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人性的迷失—二十世纪世界丑闻纪实



## 小序

人类作为世间万物之灵，拥有许多无与伦比的美德，诸如与人为善、平等互爱、克己奉公、舍己为人、富贵不淫、刚正不阿等等，它们能催人奋起，创造辉煌。

同时，毋庸讳言，人类也有一些与生俱来的弱点，如自私、贪婪、嫉妒、傲慢等等。对这些弱点，如若不能很好地予以约束控制，而任其自由泛滥、恶性膨胀，就将引发犯罪，轻则祸己，重则误国殃民。

本书即择取世界诸国由于人性迷失所致丑闻中的荦荦大端予以详细披露，诸如争权夺利，明争暗斗，尔虞我诈，不择手段；财迷心窍，鲸吞公款，营私舞弊，受贿失廉；弄权窃国，倒行逆施，独裁专制，纵暴害良；沉湎酒色，玩弄女性，穷奢极欲，作风腐败；见利忘义，践踏法律，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等等，不知凡几。

这些形形色色、层出不穷的丑闻昭示人们，要减少或杜绝此类丑恶现象的发生，必须不断提高人类自身的素质。巴尔扎克说过：“只有那些晓得控制他们的缺点，不让那些缺点控制自己的人才是强者。”所以人只有克服自身的弱点，才能使自己日臻完美。同时，必须大力加强外在的约束监督机制，依靠新闻舆论和法制法规鞭挞、惩处那些胆大妄为者，警戒世人，切莫重蹈覆辙。作者编著此书的目的也就在于此。

李建中

1993年8月1日

## 后记

今天，人类社会的航船在经历无数次狂风暴雨，绕过种种暗礁险滩之后，正劈波斩浪，驶向20世纪的终点，即将开始21世纪的航程。20世纪只不过是人类漫长历史的短暂瞬间。然而，20世纪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所引起的革命性变化，是以往任何一个世纪所无法比拟的，它标志着人类在从自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漫长探索中，取得了新的巨大的进展。

20世纪是人类进行伟大社会变革的世纪。在这个世纪之初，资本主义制度主宰着全球，它已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科学社会主义首先是无产阶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思考，而后付诸于实践。无疑，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是20世纪人类社会最显著的政治现象。资本主义在20世纪遇到空前严峻的挑战，这不仅来自于对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竞争，更主要的是来自于它自身的弊端和矛盾。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各国多次进行各种改革，确立和发展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并抓住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契机，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但是，本世纪中仍然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强权政治、经济丑闻和政变风云。

20世纪又是人类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的世纪，人类创造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生产力。各种新兴产业层出不穷，无数新产品仿佛被魔咒呼唤出来，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人类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从事提供自然原料产品的第一产业世代代曾是人类经济活动的主体，但在20世纪已日渐萎缩；从事原料加工、制造业的第二产业在经历19世纪和20世纪前期的迅猛发展后，到20世纪后期发展速度放慢；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提供服务的

第三产业却如日中天，处于大发展的黄金时期，在大多数国家的经济中已经或正在占据统治地位。

20 世纪是人类进行伟大科技革命并取得累累硕果的世纪。20 世纪初，爱因斯坦相继提出了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证实了空间与时间、质量和物质运动之间的本质统一性；普朗克、爱因斯坦、玻尔等一批科学家经过不懈努力，建立了量子力学，使人类对物体的认识从宏观世界深入到原子世界的微观世界。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产生，吹响了 20 世纪物理学革命的号角，并引起涉及各学科的自然科学革命。现代科学的发展，还导致了一些新型综合性的基础理论的产生，如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三论的出现不仅扩大了科学门类，而且为人类探索自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武器，转而又推动自然科学研究向纵深发展。

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最终促成了 20 世纪中叶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原子能的开发和利用，开辟了原子能时代，电子计算机的研制成功和不断改进，标志着人类在探索人工智能的道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人造卫星的发射成功和人类首次登上月球，宣告人类正在跨出地球的摇篮，开始进入宇宙的无限空间。进入六七十年代以后，以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为主要内容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方兴未艾，取得巨大进展，并对人类的日常生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另外，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也极大地改变了 20 世纪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但是，广泛持久的政治与社会改革，经济的巨大增长，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虽然改变了 20 世纪的人类生活，但是并没有消除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没有给人类带来普遍、持久的和平。以反对殖民经济、殖民压迫、争取民族独立为主要内容的民族主义运动持续高涨，并在 20 世纪中期汇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洪流，在亚洲、非洲等地区建立起一系列新兴民族国家。20 世纪大国之间的冲突依然如故。这个世纪，围绕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导致了协约国和同盟国两大军事集团。40 年代以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导致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集团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集团的出现。80 年代以后，国际格局再次发生重大变化，世界正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在 20 世纪，国际矛盾的尖锐和激化，给 20 世纪的人类带来了空前的浩劫。尤其是原子弹的研制成功，宣告核武器时代的开始。从此，核武器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高悬在人类的头顶之上，人类一直生活在核战争和世界毁灭的恐怖阴云之下。

除此之外，20 世纪的人类还面临着其他的威胁和挑战：自然资源遭到极大浪费和破坏，大片森林被滥砍滥伐，动、植物的种类迅速减少，大片土地沙漠化，淡水资源贫乏，大气、河流和土地遭到严重的污染……

人类即将走过 20 世纪，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应该为人类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同时，更应该为人类所经历的灾难及面临的挑战而感到颤栗，并由此而振作、而奋争。

我们期待着，人类将拥有一个更加文明、更加进步、更加和平、更加美好的新的 21 世纪……

周乾  
1994 年 10 月

人性的迷失 二十世纪世界丑闻纪实

## 袁世凯八十三天皇帝梦

1916年6月6日，窃国大盗袁世凯因尿中毒一命呜呼，终年58岁。

死讯传出，国人无不奔走相告，拍手称快。南方起义各省更是“三军雀跃，万众欢腾”。可北京政府却隆重其事，决定对袁予以厚葬。

8月23日，袁贼灵柩被安葬在河南漳德洹上村北面的太平庄。墓地按皇陵格式布局，由河南巡按使田文烈负责营建。自南而北，首先是上题“袁公林”的牌楼，门内是宽敞的白石甬道，道旁分置12对望柱、石马、石虎、石狮、文臣武将。再前是碑亭，内竖徐世昌所题“大总统袁公世凯之墓”碑。其后又一座大门，有铜鼎炉一座，享堂7间。再后是墓台，设石供桌、石香炉，最后是高1.2丈的圆形宝顶。园内遍植松柏花草，所有建筑均以绿色琉璃瓦覆盖。整个丧葬共耗资70多万元，极尽奢侈。然而，豪华的殡葬仪式、宏伟的墓地建筑，并未使人产生任何缅怀崇敬之情，反给后世留下了更多耻笑诟骂的话柄。

## 军功仕进谋术发家

袁世凯，字慰亭，别号容庵，1859年9月16日出生于河南项城县袁寨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里。自幼娇生惯养，贪图吃喝玩乐，顽劣异常，放荡成性，无心读书，不思上进。两次乡试均名落孙山，遂投至淮军吴长庆幕中，另谋升官发财之道。

甲午中日战争后，清廷决定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式武装。袁世凯投机取巧，立即组织幕友编译兵书，并上书当朝权贵，极言改革军制、按西法练兵之必要。1895年底，经王公大臣举荐，袁世凯前往天津小站主持练兵事宜，招兵买马，将“定武军”扩编为7000多人的“新建陆军”，同时网罗死党，把徐世昌、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曹锟、张勋、赵秉钧、梁士诒、杨士琦等人招至麾下，多方笼络，形成小站系军阀集团。1897年，袁世凯以练兵有功官升直隶按察使。

其后，在光绪帝支持下，变法维新成为一时风气，朝中的许多达官显宦都参与其事，惯于见风使舵的袁世凯见有机可乘，便冒充激进，随声附和。可在判定维新派必然失败之后，却又暗中向荣禄、慈禧告密，卖身投靠，用维新志士的鲜血染红了他的顶戴花翎。

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挟持光绪皇帝慌忙出逃西安，一路上担惊受怕，忍饥挨饿，受尽颠沛流离之苦。袁世凯在血腥镇压义和团、与西方列强巧妙周旋的同时，还不忘向慈禧上奏问安，并送去几十万两白银、绸缎、粮食等物品。第二年慈禧一行就道返京时，袁世凯又派张勋带兵前往护驾，而且亲自先期赶到直隶省界恭候。慈禧见其如此忠心，就当文武大臣的面夸奖说：“你们瞧，这才是真正的大忠臣哩！”

就这样，袁世凯逐渐获得了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集团的信任，开始步步高升。1902年，被授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后又身兼参预政务大臣、会办练兵大臣、督办电政大臣、督办关内外铁路大臣等职，直接掌握了清政府的许多重要部门，其所练北洋六镇军队控制了包括直隶、京师、山东及奉天一部分在内的大片地盘。另外，在他的引荐下，徐世昌、梁士诒、冯国璋、段祺瑞等北洋班子成员也一个个被安插到朝廷和各省区的重要岗位上，形成

了一个实力雄厚、堪与清政府分庭抗礼的封建军阀集团。

但树大招风。袁世凯手握重兵，身兼多职，党羽成群，权倾朝野，终于引起了满族王公权贵的猜忌与不满。1908年，光绪、慈禧相继去世后，袁世凯终于失势，于1909年1月2日被摄政王载沣以宣统帝名义着令开缺“回籍养病”。

袁世凯被迫退居河南漳德洹上村后，整日或下棋谈天，诗酒唱和，或扶杖漫步，听莺钓鱼……过着一种貌似闲云野鹤式的生活，目的在于欺骗清政府，借以消除对他的注意力。实际上，他无时无刻不在窥伺着方向，等待着时机，企图东山再起，重握军政大权，而且相信这个日子终有一天会到来。

光阴似水流年。袁世凯在等待、盼望、焦虑中度过了2年多时间。

1911年10月10日，革命风暴席卷武昌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成功地发动了武装起义。次日，消息传到洹上村，恰值袁世凯在家中举行寿宴，他赶紧命人撤去酒席，停止唱戏，开始纵论时势。袁世凯细细分析说，摄政王载沣少不更事，内阁总理大臣奕山免昏庸无能，湖广总督瑞澂与第八镇统制张彪亦无甚大才，看来这一事件不太好办呢！当下就有人提出，处理此事“非宫保出任不可”。袁世凯慌忙摇手说，莫谈国事。其实他是满心欢喜，散席后就作了准备重新出山的周密布置，特别派人赴京孝敬了奕山免一笔很大的数目。

此后，“非袁莫属”、“非袁即亡”的论调就传遍全国。在清廷讨论局势的内阁会议上，受了重贿的奕山免正式提议起用袁世凯，认为袁有气魄，北洋军队又都是他一手编练，如果让他到湖办剿办，肯定能旗开得胜，否则拖延时机，后果不堪设想。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也竭力附和。被派往汉口前线镇压起义的冯国璋则按照袁世凯密令“慢慢走，等等看”的六字方针，按兵不动，坐待事态的发展变化。

在袁氏党羽的内外逼迫之下，1911年10月14日，清廷被迫发布上谕，起用袁世凯，任命其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可袁世凯为报复载沣，一面上奏说：“捧读诏书，弥增感激”，一面却以“足疾”尚未痊愈为借口，不肯立即出山。而此时武昌起义所点燃的星星之火已渐成燎原之势，所以摄政王载沣急得坐卧不安，团团乱转，无奈，只得派徐世昌前往彰德劝驾促行。徐世昌本系袁氏死党，当然与袁沆瀣一气。他到彰德后与袁世凯商定下了借机要挟、夺取军政大权的阴谋。于是回京后，当奕山免问起有关情况时，徐世昌故意装出一副生气的样子说：“慰亭太不象话，好像没有他就不行了，以后再别去找他了。”奕山免连忙追问袁世凯怎么说的，徐世昌这才把他与袁世凯商定的6个要挟条件和盘托出。载沣和其他一些嫉袁的亲贵尽管心有不满，但眼见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将要摧毁清朝统治的大厦，所以不得不向袁世凯屈服，答应由其组织责任内阁。

袁世凯看到所提条件基本得到满足，良机已到，就于10月30日离开彰德南下视师。11月8日资政院开会，正式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谁知袁世凯在就任总理大臣后，并不满足，而是得寸进尺，试图谋取更大的权力。真是“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

## 议和逼宫 窃据总统

袁世凯复出后，在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相互搏击中，再次进行巧妙

卑鄙的政治投机，试图利用双方的矛盾和弱点，不断抬高自己的身价，来个一箭双雕，一方面逼迫清政府向他支出全部政权，另一方面诱使革命派屈服妥协，最终建立起以他为首的中央政府。

1911年11月，北洋军经过充分准备，一举攻下了汉阳。武汉三镇仅剩武昌仍控制在革命军手中。但袁世凯却迟迟不发兵攻打武昌，反而提出要同革命军方面进行“和平谈判”。在英国驻汉口领事的撮合下，袁世凯派出唐绍仪为代表，与革命军方面的伍廷芳，先后在武汉、上海进行接触。革命军方面提出谈判必须以袁世凯承认共和制为先决条件，同时表示“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而袁世凯的代表却要求革命军方面承认君主立宪。双方争执不下，只得决定通过召开国民会议来解决。

恰在此时，孙中山从海外归来了，并在12月27日举行的17省代表会议上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给了袁世凯当头一棒，认为自己受了革命党的欺骗。他立即宣布免去唐绍仪和谈代表资格，不承认原订协议，停止谈判，制造紧张气氛。并指使冯国璋、段祺瑞等48名北洋将领联名发表通电，声称若采用共和政体，必誓死抵抗。

在北洋将领的恫吓威胁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纷纷逼迫孙中山让步。在内外压力下，孙中山不得不电袁表示，“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赞成重开议和谈判。不久，南北双方即达成协议：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绝对赞成共和主义”，孙中山就宣布辞职，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继任人。

在得到革命党人推举其为临时总统的确切保证后，袁世凯就鼓动亲信爪牙毫不留情地进行逼宫。

1912年1月19日，内阁外务大臣胡惟德、邮传大臣梁士诒、民政大臣赵秉钧在御前会议上一齐向清廷发难，威胁说：“人心已去，君主制度恐难保全”，建议由袁世凯在天津建立临时政府以代替清朝，当部分满蒙王公大臣予以严词拒绝时，赵秉钧勃然大怒，指斥王公亲贵会而不议，议而不决，扬言再这样下去他就要辞职不干了，说完拔腿而走，胡、梁也跟着拂袖而去。

为逼迫清廷早作让步，袁世凯还贿赂收买太监小德张和贪官奕山、那桐等整日在隆裕太后面前虚张声势，危言耸听，从内部进行恫吓。此外，袁世凯密令段祺瑞联合北洋军其余将领电奏赞成共和，反对帝制。于是，段祺瑞等人接二连三地致电清廷，宣称若再阻挠压制共和，部队将“立即暴动”。1月26日，段祺瑞纠合46名北洋将领联名通电，要清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否则将“率领全军将士到京，与败坏大局之王公大臣剖陈利害”。段祺瑞等人的连连兵谏，刀光剑影，令人生畏，吓得隆裕太后手脚冰凉，不知所措。她苦苦哀求袁世凯说：“宫保得看在先皇脸上，救我寡母孤儿的性命。”袁世凯听了假惺惺地说：“太后放心，袁某人世受皇恩，岂敢忘义？只是今日时势所趋，推袁某人为大总统，只好权且虚以委蛇，其心还在于大清。大清帝国要亡于南方孙文之辈的革命党手里，还不如暂时逊位，由袁某人料理一个时期，袁某人当尽臣节，保证皇室的种种优待条件。”听了袁世凯这番软中带硬的话语，隆裕太后感到袁已是志在必得，自己别无选择，只得于1912年2月12日含泪宣布宣统皇帝溥仪退位。

第二天，孙中山就履行诺言，向南京政府临时参议院提请辞职，举荐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14日，17省代表一致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并委派教育总长蔡元培等人为专使前往北京，迎袁南下就职。袁世凯暗中授意曹錕部队在京中发动暴乱，放火抢劫，一时北京城中火光冲天，

枪声四起。袁世凯就以此为借口拒绝南下，并坚决表示要以北京为首都。临时政府被迫再作让步，同意建都北京。3月10日，袁世凯趾高气扬地在北京正式就任临时大总统，发誓要“竭尽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内心却又在一心想着何日能将溥仪抖落的皇袍披到自己身上，登上金銮宝座过一过皇帝瘾。

### 处心积虑 阴谋复辟

人心不足蛇吞象。袁世凯绞尽脑汁夺取临时总统的职位后，又开始在共和的招牌下干破坏民主的勾当，在总统的名义下做当皇帝的准备。

1913年3月20日，他指使武士英在上海火车站暗杀了积极鼓吹内阁制并领导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的宋教仁。接着又通过扑灭“二次革命”，彻底打败了国民党，扫除了政敌。借此良机，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强迫国会进行正式大总统选举。为确保大选成功，袁世凯不仅在会场周围部署了大量荷枪实弹的士兵，还纠集了由几千名流氓、地痞、便衣组成的所谓“公民团”，将国会围得水泄不通，叫嚷着：“今天不选出公民中意的总统，选举人休想出场一步。”果然，直到中午，总统还没有选出来，有的议员就想出去吃饭，却遭到“公民团”的阻拦反对。于是那些议员们困在会场内饥肠辘辘，直饿得眼前金星乱冒，最可怜的是那些鸦片议员，涕泪交流，丑态百出。一直拖到晚上10点，饥饿难忍的议员们才以简单多数法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立即宣布废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另行制订公布了《中华民国约法》和《大总统选举法》，使总统皇帝化，总统权力几与皇帝等同。在此情况下，袁世凯就情不自禁地开始做起皇帝梦来了，当时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典型地反映了袁世凯的这种心态。传说：袁世凯有午睡的习惯，每天总要睡上一二个小时，醒来时要喝几口茶以醒脑回神。他有一只雕刻精美的玉杯，由贴身书童按时献茶进去。一天，书童进房献茶时，忽然眼睛一花，看见一只极大的癞蛤蟆趴卧在床上，似在熟睡。书童大吃一惊，手一松，把玉杯掉在地上砸碎了。幸而袁世凯鼾睡未醒，书童蹑足退出屋来，急忙去找一位老家人，求他帮忙出个主意，挽救这场临头大祸。老家人仔细想了想，就如此这般地教给他一套应对的话。当袁世凯醒来想喝茶时，不见那只常用的玉杯，就问书童：“玉杯子哪儿去了？”书童老老实实地回答说：“砸碎了。”袁世凯厉声喝道：“什么，砸碎了？”书童点点头，然后不慌不忙地说：“大总统，小的在这里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袁世凯双目圆睁，满脸怒容，不耐烦地说：“什么奇怪的事情？你说，快给我说！”书童不拿正眼瞧他，却指手划脚地说道：“我正端茶进来的时候，一眼看见床上躺着的不是大总统。”“是什么？混帐东西！”“我不敢往下说。”“你不说，看我打断你的狗腿！”“是……是一条五爪大金龙。”“胡说！”袁世凯怒吼一声，打断书童的话，但脸上的怒容已消失殆尽，眉眼间露出隐隐笑意，他沉吟片刻，从抽屉中抽出100元钞票赏给书童，并再三叮嘱此事不要在外面乱说。

由于袁世凯经常念叨“共和办不下去了”，早已窥透其心思的段芝贵、杨士琦、袁乃宽、夏寿田等一帮谄媚小人就老是在他的周围或旁敲侧击，或直言不讳提出帝制问题。开始袁世凯还装模作样，扭扭捏捏，渐渐也说非帝



制不可，最后干脆告诉他们：“你们斟酌去办吧！”于是，这些一心想当开国元勋的走狗们，在袁世凯的直接支持和袁克定的具体策划下，开始大干特干复辟封建帝制的勾当。

夏寿田按袁之旨意，首先找到历来主张君主立宪的杨度，要他出面组织一团体鼓吹帝制，为复辟鸣锣开道。1915年4月，杨度赤膊上阵，写了篇《君宪救国论》。袁世凯阅后大为赞赏，下令把文章交汉口段芝贵秘密付印，然后分发各省文武长官们参考，又亲自给杨度题了“旷世逸才”4个大字，由政事堂负责制成金匾，送到杨府去。

杨度接匾后，赶忙到总统府谢恩。袁世凯留他吃饭，虚情假意地说：“哲子（杨度字哲子）啊，不瞒你说，自以为归隐洵上以后，便可安度晚年，以尽岁齿。谁知碰到国难当头，非常时期，你们又硬要拉我出山，收拾残局，拥戴我为民国大总统，奈鄙人才疏德薄，大负众望，日日想还政于民。谁知这副担子总卸不下，你们又要拥戴我称什么皇帝，外国人也纷纷说共和不适于中国国情，叫我如何是好？真是骑虎难下啊！哲子，你是国体的研究专家，你要认为帝制好，怕八九就不离十了。你那篇文章写得好，有道理，洋洋大论，连我都被你说服了，不想做皇帝，但责无旁贷啊。你邀几个人组织一个团体研究一下，帝制要真的有那么好，就帝制，我袁某人唯国家的前途为是。当然还有谁能匡扶社稷就更好了，袁某自当让贤。”袁世凯一口气把要复辟帝制的话说得冠冕堂皇有理有据。杨度对袁世凯时至今日还不肯说真心话感到好笑，不过想到今后自己能以当朝宰相面目出现便干劲倍增。他立即把袁意告知孙毓筠，接着又把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严复拉进来当配角，共同发起组织筹安1915年8月23日，筹安会正式宣告成立，杨度任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刘、李、胡、严为理事，并通电各省派代表赴京研讨国体。

筹安会出现，举国惶恐，人人皆知帝制即将死尸还魂。黎元洪等极少数既不赞成又不敢站出来反对帝制的人，建议袁世凯实行总统世袭制，试图以妥协退让换取袁世凯保留共和制度。广大民众则纷纷成立保卫共和制度的团体组织，并撰文揭露筹安会阴谋，要求诛斩杨度等“妖孽”。早已逃至广州的君主立宪派主将梁启超也写了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寄给天津《顺天日报》发表，放胆攻击袁世凯复辟帝制、倒行逆施的罪行。

杨度、孙毓筠等自恃有袁世凯撑腰，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抛弃“研究讨论”的外衣，把部分来京的各省代表和旅京人士组织成各种名目的所谓“公民请愿团”，于9月2日向参议院递交请愿书，要求改变国体。

改变国体就意味着背叛中华民国，对此袁世凯尚不敢表现得过于露骨，况且时机还不成熟，所以，9月6日，他特派杨士琦为代表到参议院发表宣言称，他的大总统是国民公举的，如果国民多数要公推他做皇帝，他也只得服从。国民请愿是正确的，不过他身为总统，主动叫国民请愿改革“国体”，与地位“似难相容”，难以启齿，云云。“犹抱琵琶半遮面”。

### 倒行逆施 自取灭亡

为继续盗用全国人民的名义作为帝制自为的遮羞布，在筹安会组织人员向参议院请愿之前，袁世凯还秘密组建了一个由内务总长朱启铃、税务督办梁士诒、镇安上将军督理奉天军务段芝贵等10人参加的中枢班子。

1915年9月19日，梁士诒就纠集一批狐群狗党，在安福胡同成立了全

国请愿联合会，由沈云需任会长，他自己在幕后操纵。他嘱咐袁世凯表面上尽管唱红脸反对帝制，由他唱白脸，制造民意。

在请愿联合会的煽动蛊惑下，短短几天之内全国各地五花八门的请愿团体纷纷登台亮相，其成员上自王公贵族、遗老遗少、文武百官，下至贩夫走卒、无业游民、地痞流氓、三教九流，行行齐全。拉到的人，列入了请愿名单，就被请去吃饭、看戏，此外还大有大份、小有小份地送钱，所以连北京的乞丐和八大胡同的妓女也分别组成了请愿团，手持彩旗，狂呼乱叫着聚集到新华门外，跪呈劝进表，恳求袁世凯顺应民意，早登帝位。强奸民意的电报如雪片般飞向北京，“请求”袁世凯赶紧做皇帝，“挽救人心不古的世风，挽救国家内忧外患的危险局面”。

既然出现了“全国性要求”的场面，袁世凯就觉得再也不能违拗“民意”了，决定按既定计划举行“正式的”、“合法的”国民代表会议，投票表决关于国体和选举皇帝问题。

1915年12月11日，在刀丛枪林中，参议院举行全体会议，汇集了出席全国国民代表会议的人数和国体投票的总票数。上午11点半，推举袁世凯为皇帝的参议院总推戴书和其他推戴书一齐呈袁。下午，袁即下达申令，以“功业不足称述”等为由假意推让。参议院知其用意所在，立即再次递呈推戴书。这次袁世凯再也没有“谦让”，12日他就当仁不让地下令承认帝位，并在申令中厚颜无耻地自我辩解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13日上午，袁世凯在中南海居仁堂按照封建礼节，接受了文武百官的朝贺。

随后，袁世凯便紧锣密鼓地开始为登基作准备。为此，成立了以朱启钤为首的大典筹备处。下令改太和殿为承运殿、中和殿为体元殿、保和殿为建极殿，重新予以油漆装饰，还花费80万元定制了2袭金绣龙袍，花12万元雕刻了1颗镌有“延膺天命、万祚无疆”的玉玺……总计，大典筹备专款足足用去2千万元。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袁世凯专等1916年元旦正式登基称帝了。可就在此时，风暴骤起。1915年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人在云南率先树起了讨伐袁世凯的大旗。他们通电要求取消帝制，严惩杨度等13人，宣布云南独立，组织中华民国护国军出师讨袁。

云南独立，宣告了所谓“民意”的破产，敲响了帝制的丧钟。袁世凯气急败坏，急令政事堂、参议院通电予以驳斥，并下令褫夺蔡锷、唐继尧等人一切官爵，调兵遣将进行镇压。与此同时，袁世凯无视国民的反抗，一意孤行，继续加紧称帝的准备工作。1916年元旦，他将总统府改名为新华宫，对内称中华帝国，启用洪宪纪元，径自做起皇帝来了。可前线的战况着实令人泄气，袁军在川南、陕西连连败北，革命党人又在其他省份策划起义，再加上西方列强的口头警告，使袁世凯应接不暇，焦头烂额。1916年2月23日，他被迫忍痛宣布暂缓帝制活动，准备待形势好转后再续前梦。

局势一度似乎确是在按袁世凯的设想发展，川、湘、桂、滇前线捷报频传。可惜好景不长，形势便急转直下。陆荣廷在柳州通电宣布广西独立，龙觐光征滇军随之被消灭，此举给前线袁军以沉重打击，普遍产生厌战心理。将领们也接受段祺瑞密示，屯兵不前，且日索饷械，与袁为难。再请张勋发兵增援，亦遭拒绝。至此，袁世凯才悲哀地意识到自己苦心经营培养并依为生命的北洋军队再也不是恃了。更令袁世凯震动丧气的，是冯国璋、靳云鹏、李纯、朱端、汤芑铭5将军联名电请速取消帝制，惩办祸首，以安人心。袁

世凯看到此电，惊得魂飞魄散，他绝望地对夏寿田说：“完了，一切都完了！我昨天晚上看见天上有一颗巨星掉下来，这是我生平所见的第二次。第一次文忠公（李鸿章）死了，这次也许轮到我了！”

袁世凯自感不妙，于3月17日将智多星杨士琦找来问计。杨士琦也感到已回天无力，劝袁世凯取消帝制。袁世凯一看势难挽回，遂于3月22日发表撤销帝制申令，第二天又宣布废止洪宪年号。

这样，袁世凯从改元洪宪到自行废止该年号，前后仅83天。他当了83天闭门天子，做了一场皇帝梦，登基大典尚未举行，“圣旨”未出宫门一步，就被全国人民从君主的宝座上赶了下来。

但袁世凯在被迫撤销帝制后却又自居总统职位，继续擅权独裁，表面同意举行和谈，暗底里准备再战，使人民的反对情绪更趋高昂。为了彻底打倒袁世凯，各地纷纷发动起义武装讨袁，社会舆论也掀起了决不承认袁为总统，要其下台的高潮……讨袁的烈火已经燎原，迫袁下台的呼声响彻云霄。袁世凯已处于四面楚歌、众叛亲离的境地。5月22日，被袁世凯视为心腹的四川督抚陈宦突然通电宣布四川独立，并特别强调与袁个人断绝关系。29日，袁的另一忠实走狗汤芑铭又宣布湖南独立。这2个凶讯使本已重病在身的袁世凯羞愤交加，病势立即转剧，6月初就卧床不起，6月6日凌晨开始处于弥留状态，徐世昌、段祺瑞等人闻讯急忙赶到居仁堂袁世凯病榻前。徐世昌问他总统继承人应是谁，袁世凯含混地说了“约法”二字就不能再言。上午10点，终于在全国人民的反对和唾骂声中一命归西，结束了他丑恶的一生。

## 曹锟贿选总统

1923年10月9日，天高云淡，风清气爽。保定街头，彩旗招展，横幅高悬，丝弦悠扬，锣鼓喧天。位于城中的直鲁豫巡阅使公署更是张灯结彩，喜气洋洋，红纱流苏大宫灯映照着朱漆大门，五色民国旗在水泥大旗杆顶端猎猎作响，门前搭起的一座高大典礼台上，摆满了鲜花，台四周还装饰了许多五彩灯泡和三角小旗，分外引人注目。

到底有什么大喜事值得举城庆贺的呢？原来，刚“当选”为民国大总统的直鲁豫巡阅使、直隶督军曹锟今天就要在这里举行接受大总统证书的典礼仪式，然后将北上赴京，正式就任大总统之职。

### 走马上任 沐猴而冠

上午8点30分，授受证书仪式开始。鸣礼炮108响，之后西洋军鼓军号、东方锣鼓唢呐齐声大作。在阵阵欢快的鼓乐声中，曹锟昂首挺胸从巡阅使公署大堂走出，缓步登上典礼台。专程从北京来保定的国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早已恭候在台上，见到曹锟赶忙上前施礼，礼毕即宣布：“依大总统选举法，举行大总统选举。曹大总统众望所归，以480票当选。中外欢腾，百姓仰戴，永奠邦基，造福民国……”。吴景濂说罢，双手恭敬地将大总统当选证书呈上。

曹锟两手微颤着接过内装当选证书的桐木匣子，凝视良久，方才放下。

第二天清晨，当整个保定城还处于一片漆黑之中时，城外的火车站却已是灯火通明。曹锟身穿特制的三色大礼帽，斜披红色缓带，胸前挂满勋章，在僚属和军警的前呼后拥下来到了车站。

为防不测，曹锟命令先发出两辆探险车开道。3点30分，在两列装满武装士兵的列车护卫下，曹锟的专车才鸣笛启程。

7点45分，专列徐徐停靠在北京前门火车站。前来迎接的高凌尉、吴毓麟、李鼎新、冯玉祥等直系要员依次登上列车向曹锟致敬问安。被浆得笔挺的衬衣尖领卡得很不舒服的曹锟，见状缓缓站起身，与他们一一握手寒暄。

然后，在众人的簇拥下，曹锟走下站台，坐上专备的黄色汽车，穿越正阳门，向中南海驰去。沿途交通管制，并仿古代礼制以黄土覆道，以示尊崇，不伦不类，令人哑然失笑。

至中南海，先在怀仁堂举行简短的总统就职仪式。曹锟站在堂前的石阶上，双手捧着早已写好的稿子照本宣读，正副议长吴景濂、张伯烈率领部分众议员鹄立阶下，洗耳恭听，并对曹锟三鞠躬行贺礼。仪式结束，曹锟又在高凌尉、冯玉祥诸人陪伴下，乘车前往位于象坊桥的国会进行宣誓。

铺张扬厉的总统就职仪式终于宣告结束，身心疲惫的曹锟这才住进中南海延庆楼，开始正式行使大总统的权力。他端坐在办公室里，手抚八字翘胡，眼望桌上那大大小小15颗总统印玺，不禁心花怒放，笑逐颜开，回想自己从一个社会底层的布贩子几经“奋斗”，终于成为今日唯我独尊的一国之主，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哪！

### 卖布小贩 直系首领

曹锟，字仲珊，直隶大沽口人，1862年出生。年幼时曾入私塾学习过几年，粗通文字。16岁时，因家贫失学，于是就在天津、大沽地区手推小车，以贩布为生。可他性喜打浑戏谑，常舞棒弄棍，与一帮地痞流氓鬼混在一起寻衅滋事，所以生意越做越亏，人越变越坏。

20岁那年，终因调戏良家妇女闯下祸端，为避祸投入了淮军。不久，被选送入天津北洋武备学堂深造。1890年毕业后，回到军中任哨官。1895年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又投至袁的麾下，充任帮带。由于他曾社会上厮混多年，精通吹拍钻营之道，故极力设法结交袁世凯。一次，他得知卸职后隐居在天津宜兴埠的曹克忠与袁世凯是两代世交，就备了份厚礼跑到天津拜见曹克忠，要求认宗攀亲。最后，曹克忠答应认曹锟为族孙，并由其姨太太出面向袁世凯说情。有了这层关系，再加上曹锟花言巧语，矢力效忠，所以颇得袁世凯赏识，开始成为其手下的得力干将。1907年，曹锟官升新军第三镇统制，率部驻扎北京城。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逼清帝退位，窃取了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为达到不南下就职的目的，袁世凯授意曹锟制造政治借口。曹锟心领神会，纵兵哗变，在京城烧杀掳掠3日，俾使袁世凯阴谋得逞。为表彰其“功绩”，袁世凯赏赐曹锟12尊金佛，并颁授白鹰勋章1枚。

曹锟的出色表现赢得了袁世凯的充分信任。1914年，袁世凯命令曹锟亲率第三师（原第三镇所改）坐镇湖南岳州，监视南方革命党人的活动，不久又擢拔其为长江上游警备司令。曹锟由此对袁世凯更加忠心耿耿。正当袁世凯急欲登基称帝之际，曹锟便与张绍曾于1915年9月联名上书请改国体，为袁贼复辟制造舆论。因此袁世凯称帝后立即授曹锟为一等伯爵，以示优遇。

可惜好景不长，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称帝失败，羞愤而死，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执掌实权。曹锟一看换了主子，赶紧见风使舵，派老七曹瑛携带大批财宝进京，通过靳云鹏贿赂段祺瑞。这一招立竿见影，7月曹锟就受命率部回驻保定。9月16日，段祺瑞正式委任曹锟为直隶督军。

此时的曹锟，不仅手握重兵，而且坐镇地处京畿门户的保定，成为北方诸省最具影响的督军。正是凭借这一资本，在此后的军阀纷争中，曹锟纵横捭阖，左右逢源，力量不断壮大。1917年5月，段祺瑞与黎元洪之间的矛盾加剧，形成为“府院之争”。为捞得好处，曹锟一方面与部分地方军阀一起公开宣告独立，另一方面又暗中与黎元洪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期间还多次派代表出席张勋在徐州召集的“督军团”会议，赞成清室复辟。及至段祺瑞“马厂誓师”讨伐张勋，以副总统一职为诱饵游说其出兵时，曹锟又摇身一变，欣然答应就任西路讨逆军总司令，并在保定城内到处张贴布告痛斥张勋。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曹锟投机再获成功，不仅保住了直隶督军一职，还谋得了省长的位置。

段祺瑞重新执政后，继续推行袁世凯的以武力统一全国的政策。而直系军阀、代理大总统冯国璋为保全自己的势力和影响，坚决主张奉行和平统一路线，在冯、段双方的角逐中，曹锟故伎重演，先投靠冯国璋，发表通电倡议南北停战。可当段祺瑞再次以副总统一职相诱时，曹锟又像变色龙一样转变态度，向段靠拢，积极主战，提出：“并力平南，反对和议”，并立即付诸行动。1918年2月，曹锟让其弟曹锐代理直隶督军，以吴佩孚为先锋，亲自督师南征。在南下讨伐途中，他又伙同南方省区军阀联名通电，吁请已

被迫辞职的段祺瑞再起组阁。3月，冯国璋在重重压力下不得不请段祺瑞重新出山。可在段组阁后，曹锟却突然称病，提出要辞去两湖宣抚使一职，撤军北归。原来，曹锟自恃征南有功，以为段祺瑞再组政府后副总统兼直隶督军的宝座非他莫属。哪料到段祺瑞重新执政后，不仅迟迟不履行委以副总统一职的诺言，还把其部下力战攻取的湖南地盘划给了皖系军阀张敬尧，更有甚者，段祺瑞试图调虎离山，让自己的心腹徐树铮出任直隶督军。曹锟岂能咽下这口窝囊气，故断然以辞职、撤兵相威胁。段祺瑞一看大势不妙，赶紧停止调虎离山，派徐树铮南下汉口消除“误会”。不久，又亲赴汉口，借犒军之名进行游说。曹锟不为所动，于5月底将其司令部全体人员撤走，同时鼓动南方诸省督军罢战议和。8月，曹锟主将吴佩孚率先在衡阳前线举兵不前。9月，湖南前线将领联名通电请冯国璋大总统颁布停战令。

在此情势下，段祺瑞已无计可施，只得亲自写信给安福国会，推荐曹锟为副总统候选人，并特拨150万元军费作选举运动费，想以此打动曹锟，使其回心转意。但国会中的交通系、研究系议员对段祺瑞的要求阳奉阴违，部分安福系议员在看到报载曹锟将以10万元重金纳刘喜奎为妾的消息后也大发牢骚，觉得一个唱戏的尚且身价10万元，而一张副总统选票却只有2000元，所以也决定不投曹锟的票了。曹锟听说后，气得破口大骂：“你们选我出来保你们的江山，叫我掏腰包是不应该的。选徐世昌的运动费在借款项下开支，选我的运动费在我的军费项下开支，也是不合理的。况且，我已经汇过80万了，没有力量再拿出钱了。”

结果，由于“钱”的缘故，选举那天，国会议员们纷纷溜之大吉。交通系头子周自齐带了40多名议员竟然兴趣盎然地逛公园去了，其他人也不知去向。因不足法定人数，选举会只能推迟召开。可等到再开选举会时，周自齐又带大批议员出游天津，国会仍不足法定人数。安福系赶紧派人追至天津，在一家妓院中找到正在喝酒行乐的议员们，连拖带拉才将他们一个个“请”回北京，北京城内甚至还动用了军警搜寻躲避起来的议员。即便如此，到会议员与法定人数间仍有很大距离，所以选举会最终还是无法举行，陷于流产。曹锟“赔了夫人又折兵”，白做了一场副总统的美梦，只能打落牙齿往自个儿肚里吞。

1919年底，冯国璋在北京病故，曹锟自然而然地成了直系军阀的新首脑。这既为他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政治活动舞台，同时又使直系与皖系之间的矛盾纠纷进一步尖锐化。

## 倒阁逼宫 贿选总统

因选举副总统一事，曹锟对段祺瑞耿耿于怀，伺机报复。

1920年5月，吴佩孚从南方撤兵北归，回师保定。7月13日，曹锟即与奉系张作霖通电结盟，合兵共战段祺瑞。19日，段祺瑞因军事失败被迫辞职下野，北京政府落入直、奉军阀手中。但紧接着曹、张两人又因争夺地盘、分赃不均而兵戎相见，结果张作霖失败，退回关外。

曹锟通过两次战争，打败了皖、奉两大对手，控制了整个北方政局，势力迅速扩展，权力欲也随之极度膨胀。过去梦寐以求的副总统一职如今对他来说已毫无吸引力，现在他只想当大总统了。

曹锟本打算在就任直鲁豫巡阅使后就把大总统徐世昌赶下台，由自己替

而代之。可身为直系军阀第二号首领的吴佩孚却主张，先以恢复旧法统为名赶走徐世昌，抬出黎元洪，然后再利用恢复的旧国会将曹锟推上总统宝座，这样比较名正言顺。曹锟深以为许，依计而行，却没料到1922年6月黎元洪重新上台后想方设法延长自己的任期，赖在总统的位子上不走。这可把迫不及待想当大总统的曹锟急坏了。他煞费心机，决定以倒阁手段逼迫黎元洪早日下台。于是，在曹锟的暗中阻挠下，黎元洪提出的唐绍仪、王宠惠、汪大燮、张绍曾诸内阁不是胎死腹中，就是短命夭亡，政府机器无法照常运转，黎元洪也就政令不行。

在不断倒阁的同时，曹锟加紧“逼宫”。他先授意内阁中的直系代表高凌尉等集体辞职，又指使陆军巡阅使冯玉祥、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等人以内阁无人负责为借口，率军警500人冲入新华门，直接向大总统黎元洪索要军饷，并鼓动京中警察罢岗，撤去总统府卫士，切断东厂胡同黎元洪住宅的水电。此外，曹锟部属还以“每人5个馒头，小头目5角钱，普通人2角”的办法，收买了社会上几百名乞丐、无赖，组成所谓的“公民团”、“请愿团”，让他们去包围黎元洪住处，进行示威，高呼“黎元洪退位！”“无能总统下台！”等口号，鼓噪喧哗，竟日不息。最后，陆军巡阅使冯玉祥、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同时提出辞职，使京中秩序大乱。黎元洪眼看自身性命难保，急忙于1923年6月13日乘火车离京去天津。

然而，黎元洪乘坐的列车刚驶进天津新站，曹锟的爪牙、直隶省长王承斌立即奉命率千余军警包围了火车站，摘去专列的机头，然后登车威逼黎元洪交出大总统印玺。黎元洪气得浑身发抖，欲开枪自杀，被眼明手快的随员制止。进退失据之中，黎元洪只得交待说他在离京前已把大总统15颗印玺全交给了住在东交民巷法国医院的姨太太。接着，王承斌又掏出早已拟就的辞职书，要黎元洪签字，扬言：“如不答应，就不放行！”此时的黎元洪已成为他人掌中玩物，所以只得签字。就这样，曹锟终于如愿赶走了黎元洪，为自己早践总统大位扫清了道路。

就在黎元洪离京赴津的当天，曹锟电令冯玉祥、王怀庆“尊崇保护”国会——实质是要让国会选他为大总统。尽管自1922年8月1日国会正式开会以来，曹锟就对议员们进行贿赂收买，但800人中只有200人愿遵从其旨意，大部分议员对曹锟明目张胆地倒阁逼宫、劫车夺印深为不满，决定离京出走。曹锟见国会有分崩离析之危险，立即命令军警占领各车站，不要让一位议员出京他走，同时密谋在6月19日国会召开制宪会议时实行逼选。可就在他们自以为得计之时，风声走漏，在京议员彼此转告，相约决不出席制宪会议，致使曹锟逼选阴谋再成泡影。

合法大选没指望，逼选又落了空，使一心想圆总统梦的曹锟茶饭不思，坐卧不安，最后，有幕僚提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莫若进行贿选。曹锟连连点头称赞，立即令手下四处出动，收买议员。其参谋长王坦找到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开门见山地说：“曹经略使赚了一辈子钱，不买个总统当，买什么呢？有钱买个总统当，才叫有钱会花钱呢！花钱买个总统当，比要钱得个贪污的名字臭一辈子强得多呀。”并许诺说：“只要选举成功，你们要多少钱给多少钱，要什么官给什么官。”吴景濂经不住巨款高官的诱惑，满口应承，答应愿为此竭尽全力，对愿意受贿投票的议员，曹锟决定一律聘请为直鲁豫巡阅使署顾问，从1923年1月起按月发给津贴200元。

为便于开展贿选准备工作，6月28日，曹锟的亲信们又秘密设立了一个

大选筹备处，下设财政、交际、外交、文书等股，分头活动，相机行事。

可就在曹锟及其爪牙紧锣密鼓筹划贿选事宜的时候，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结成反直同盟，在上海成立了“赴沪国会筹备处”，号召在京议员南下制宪。张作霖还独自出资 70 万，宣布赴沪议员从 7 月起可每月领取 300 元。于是，在北京的议员又蠢蠢欲动，300 多人突破军警的围追堵截悄然南下，宪法会议又一次面临难产的危险。

曹锟骑虎难下，只得再次提高筹码，宣布：各位议员每参加一次宪法会议即可得出席费 20 元，每周均参加常会者可得 100 元，外加其他各项费用每月可得 600 元；南下议员如若回京，不仅出席费照发，还可提供川资 500 元。这一招果然灵验。不仅留京议员一改往日消极之态度，频频与会，南下赴沪议员得讯也纷纷就道返京。没几天，就有 500 多位议员被曹锟高价收买。

10 月 1 日，设在北京甘石桥的议员俱乐部共向准备参加选举的议员发出了 573 张支票，除每张 5000 元面额的普通支票外，还有少许 1 万元及 1 万元以上的特殊支票。

10 月 5 日是选举日。一清早，大批军警就在西单牌楼至宣外大街之间拉起了警戒线。国会所在的顺直门内、象坊桥东西两口更是戒备森严，军警林立。众议院会场内外到处都是明岗暗哨，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亲临现场监督，规定不论是议员还是服务人员，各色人等进入会场均须接受搜查，一经入场不得擅自退出，院内备有丰盛的午餐供他们享用。这种如临大敌的架势吓得大批议员事到临头而畏葸不前。结果，到上午 8 点半预定开会时间，签到的议员还寥寥无几，大选主席吴景濂只得宣布推迟开会时间，可直至中午时分到场议员也仅 400 多人。王怀庆觉得再拖下去此次选举必定流产，赶紧命人分头去拉议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到下午 1 点 20 分，才凑够选举所必需的法定人数，到会议员 593 人。

俗话说，吃了人家嘴软，拿了人家手短。那些受贿的议员绝大多数不加思索就投了曹锟的票，结果曹锟如愿以偿，以 480 票“当选”为总统。

## 举国声讨 挂冠而去

曹锟化费 1356 万巨资贿选总统，史无前例，举国震惊。人们痛骂曹锟为“贿选总统”，国会是“猪仔国会”，议员是“猪仔议员”。著名人士、各界团体和反直军阀纷纷通电予以谴责。孙中山发表宣言指出：“中国人民全体，视曹锟之选举为潜窃叛逆之行为，必予以抗拒惩戒之。”上海、杭州、广东、太原、芜湖等城市都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痛斥曹锟的丑恶之举，杭州青年还发起了铸像除奸活动。奉天军阀张作霖、浙江军阀卢永祥、四川军阀熊克武、云南军阀唐继尧、广东军阀杨希闵等也先后通电反对贿选，宣布与曹锟断交。在国人的一片唾骂声中，曹锟无地自容，狼狈不堪。偏在这时，列强公使也趁火打劫，催促他迅速解决临城劫车案，救出遭绑架的外国人。更令他气恼的是自身内部内讧不断，纷争不息。原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和原内阁内务总长高凌尉都自恃帮助贿选有功，要当国务总理，双方手下为此在众议院大打出手。在天津的曹锟四弟曹锐和驻扎在洛阳的直系第二号首领吴佩孚也提出了各自的总理人选，弄得曹锟左右为难，举棋不定，最后只得任命吴佩孚推荐的孙宝琦为国务总理。

好不容易论功行赏完毕，曹锟刚想喘口气歇歇，却不料浙江军阀卢永祥



于 1924 年 9 月 3 日发表通电，兴师讨伐。曹锟调兵遣将，苦战 40 天才将其击败。但江南硝烟甫消，关外烽火又起。10 月 15 日，奉天军阀张作霖又分兵六路进攻关内。曹锟急召吴佩孚进京，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兄弟，我已经老了，辛苦你摄行陆海军大元帅职权，一切便宜行事。”吴佩孚遂肩负讨逆军总司令之重任，率领彭寿莘、王怀庆、冯玉祥三路大军北上拒敌。

见吴佩孚如此赤胆忠心，曹锟满心欢喜，以为自己可以好好睡几个安稳觉了。

孰料，10 月 22 日深夜，正当曹锟在酣睡之中时，被侍从唤醒，告之曰：“大总统府外被重重军兵包围。总统府门前也有重兵，不知是何人的军队。”曹锟一听，大惊失色，连忙摇电话询问。可电话线早已被切断，外界情况无从了解。挨到天蒙蒙亮，侍从又进来报告说：“总统府四墙外全是军兵，听说景山上还支有 4 门大炮，炮口正对着咱总统府。”

“啊！”曹锟闻言，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

直到天大亮，曹锟才确知，是冯玉祥的第三路军北伐途中回师北京，发动了政变。

正在山海关前线指挥作战的吴佩孚得知后院起火的消息，立即率部分亲兵反攻北京，结果被冯玉祥及其盟军击退，从而粉碎了曹锟的最后一线希望。

11 月 1 日，冯玉祥派人传话给曹锟，限其在 24 小时内辞去大总统职务，迁出总统府。第二天，冯玉祥又派警备司令鹿钟麟等人去中南海延庆楼，向曹锟收回总统印玺。

曹锟回想起发动这次政变的冯玉祥、王承斌等人当初都是竭力拥护他贿选当大总统的，而今却又逼他辞职，不禁痛骂道：“去年是你们捧我上台的，今年你们怎么又叫我下台？”

鹿钟麟根本不理他这一套，只是说：“请你交出总统印玺，迁出总统府，保证生命安全。如不然，即断行最后处置。”

曹锟想到随着总统职位的丢失，曹氏家族的赫赫权势以及曹家苦心经营搜刮来的巨额财富——2000 公顷土地、纱厂、饼干公司、电灯公司、火油公司、五金行、珠宝古玩店、盐场、当铺、粮店、房产等——统统将抄没归公，不禁大放悲声，涕泪交流。可他哭也罢，闹也罢，最终还是乖乖地把一年多前从黎元洪手中夺来的 15 颗总统印玺交了出来。随后通电全国，宣布：“本大总统承国民所托之重，莅职以来，时切兢兢，冀有树立，以慰国人之望。无如时局多艰，德薄能鲜，近复患病，精力不支，实难胜此艰巨之任。惟有退避贤路，以谢国人，谨掬诚向贵院辞去大总统职务，理合咨请查照，此咨参议院众议院。”

就这样，绞尽脑汁、耗费巨资贿选上台的曹锟，在做了 1 年零 22 天的大总统后就被赶下了台，像转马灯似地很快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而他贿选总统的丑事却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 南朝鲜“全”家大舞弊

1988年11月23日，黑云压层，寒风刺骨。位于汉城以东150公里处的南朝鲜风景名胜雪岳山，显得比往日更为寥寂，除了偶而从空谷中传来的几声鸟鸣外，几无人迹。

下午2点多，山脚下突然开来了大批军车，从车上跳下数千名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他们三三两两地在山上山下拉起了一道道警戒线，仿佛是专为权贵显要游览此处开道作警卫似的。果然，3点左右，从汉城方向来了一辆高级小卧车，经过山口直驶密林深处的百潭寺。小车在寺门前缓缓停下，从车内走出一对颇有风度的老年夫妇，那男的西装革履，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女的也是一副贵夫人打扮，只是双眉紧锁，神情黯然。寺中主持将这对夫妇恭迎入内，安置在以前香客所住的房间里。

自从这对老年夫妇上山住进百潭寺之后，原先冬季人迹罕至的雪岳山一下又热闹起来。许多新闻记者聚集在寺庙周围，试图进寺采访，却遭警察阻拦拒绝。无奈，记者们只得在四周架起远距离摄影机或望远镜，希望能从中觅得蛛丝马迹，以飨读者和观众。

那么，令记者们如此感兴趣的这对老年夫妇到底是谁呢？原来，他俩皆为别人，正是前不久刚下台的南朝鲜总统全斗焕及其妻子李顺子。那作为前任总统大可继续过一种养尊处优的生活，又何必到这山间野寺来过清苦的日子呢？个中缘由，恐怕还得从头讲起。

## 窃国弄权 高压统治

全斗焕，1931年1月出生在南朝鲜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里，家中仅靠几亩薄地聊以度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武装占领朝鲜半岛，实行残酷的剥削压迫，使广大朝鲜农民陷入了灾难的深渊。为觅得一线生机，全斗焕全家迁居大邱市。其父亲行医开药铺所赚得的一些钱除维持家庭基本生活开支外，就用于供全斗焕进大邱工业学校学习。

1951年，全斗焕考入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步入军界。尔后，由于他紧紧追随总统朴正熙，死心塌地地为其服务，甚至称朴正熙为自己的父亲，因而深受朴之青睐，被委以陆军保安司令的要职。可惜，由于朴正熙长明的专制独裁统治，已使南朝鲜变得民怨沸腾，危机四伏，上层领导集团内部更是四分五裂，矛盾重重。结果，朴正熙于1979年10月26日晚，在中央情报部宫井洞餐厅，被其亲信、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所枪杀。朴正熙一死，本就动荡不宁的南朝鲜政局更趋混乱。情报部长金载圭、陆军参谋总长郑升和、内阁总理崔圭夏都虎视眈眈地盯住了总统的宝座。然而，就在他们相互勾结又相互算计争夺之时，铁腕人物、陆军保安司令全斗焕抢先一步采取了行动。全斗焕一得到朴正熙被刺的消息，即在其司令部成立了紧急指挥中心。设计逮捕了“刺客”金载圭等人。随后，经过精心筹划，又于12月12日率领一批少壮派军官发动“肃军政变”，血洗陆军本部，夜捉参谋总长郑升和，并乘机解除了国防部长卢载弦的职务，篡夺了军权，成为南朝鲜真正的实权人物。已由总理升为总统的崔圭夏尽管对全斗焕的嚣张气焰极为不满，可惜手中无军权，故只能任其摆布，成为傀儡。

然而，饱受独裁之苦的南朝鲜人民却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他们刚为朴

正熙之死而额手相庆，希望由此结束长期的军人独裁统治，想不到如今又来了个全斗焕。所以，他们忍无可忍，愤起而斗争。汉城、釜山、大邱等大中城市的学生、工人、职员和农村农民纷纷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独裁、要民主运动。

全斗焕非常恐慌，决定予以弹压。1980年5月17日，他颁布了第10号“非常戒严令”，宣布停止一切政治活动，关闭所有大专院校，逮捕金大中等在野党领袖。

可这些高压手段引发了更激烈的反抗。金大中家乡光州市的群众当晚就举行示威游行，以石块、钢管、土炸弹、燃烧瓶等为武器，与武装军警展开搏斗。5月20日、21日，光州市各界群众30万人再次举行大规模示威，并冲进军械库夺取武器，向前来镇压的军队还击。最后，起义群众把军警赶至城外，占领了整座城市。全斗焕狗急跳墙，于5月24日派遣大批伞兵部队和防暴警察血洗光州城，打死195人，打伤1472人，残酷镇压了这场爱国民主运动。

在人民群众的累累白骨之上，全斗焕建立起了南朝鲜的又一个独裁政权。1980年8月，光州事件刚过去3个月，全斗焕便将傀儡总统崔圭夏一脚踹下台，自己坐上了总统的金交椅。

可入主青瓦台后，全斗焕又觉得自己的这顶总统桂冠戴得不够名正言顺，于是又下令修改宪法，并于1981年3月通过自己一手操纵的“选举”，正式当选为南朝鲜第12届总统。

在总统就职仪式上，全斗焕声称要“建立一个体现正义的社会”，“开创一个廉政的时代”，“要把南朝鲜人民从昔日的政治高压和腐败透顶中解放出来”。

然而言而无信、背信弃义正是一切流氓政治家的共同特征。

全斗焕执政后，滥用权力，压制民主，残害无辜，践踏人权，其手段之酷烈、狡猾，与其恩师朴正熙相比简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1986年初，和平民主党、统一民主党等南朝鲜在野党，为彻底扫除军人集团独裁统治的“法律”依据，发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共有1000万人参加的签名运动，要求立即修改“宪法”，直接选举总统。波澜壮阔的“改宪”运动搅得全斗焕心神不定，坐卧不安，只得再次动用军警进行残酷镇压，并将签名运动的领导人——和平民主党总裁全大中和统一民主党总裁金泳三软禁了起来。

但强权与高压又岂能阻挡住民主的潮流，专制独裁注定不能长久，1986年2月，统治菲律宾20年之久的马科斯在举国上下的反对声中被迫下台，惶惶去国流亡。这一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南朝鲜人民的斗志，反独裁的民主运动再起高潮，席卷全国。

面对日益高涨的民众运动，全斗焕招架不住了，只得表示：到1988年任期届满时他将自动引退，不再谋求连任。

1988年2月25日，在将权力移交给值得信赖的卢泰愚，妥善安排“后事”后，全斗焕终于心不甘地离开了盘踞7载的青瓦台总统府。他原以为离职后就可一了百了、安然无事地颐养天年了，可哪里知道等着他的却是一场更令人心惊肉跳的黑幕揭发运动。

**黑幕初揭 胞弟现丑**

随着“全”记政权的垮台，全斗焕“廉洁”政府的内幕开始大白于天下，首先曝光的是前总统的胞弟全敬焕。

事实上，早在全斗焕卸任前，南朝鲜新闻媒介就已披露了全敬焕打着总统的招牌侵吞公款的不法行为，只因其时全斗焕尚在台上，故对该案的调查处理极为草率，最后竟以撤去其所任“新村运动”中央本部会长一职敷衍了事。

全斗焕倒台后，人们旧案重提。和平民主党、统一民主党、新民主共和党等3个主要在野党再次呼吁当局立即拘捕全敬焕，彻底清查其经济舞弊行为，依法予以严惩。迫于舆论压力，执政的民主正义党只得同意立即对“新村运动”领导人舞弊案进行调查，通过对200多名有关人员的查讯，初步掌握了全敬焕的犯罪线索。1988年3月29日，汉城总检察厅正式传讯全敬焕。

这天，全敬焕乘坐一辆黑色轿车来到地处汉城市中心的总检察厅门前。刚下来，他就对闻讯聚集在那儿的记者们低声说：“我愧对韩国人！”不料，这句话更勾起了人们的心头之火。人群中窜出一位汉子，冲上前去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全敬焕失去了往日的威风，竟然一声不吭，用手捂着脸，垂头丧气地走进了检察厅的大门。

在法庭上，全敬焕一开始态度强硬，拒不认罪，声称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无可厚非。只是在检察官出示了他的秘密帐簿和重要证人的证词后，他才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软了下来，招供了部分犯罪事实。

3月31日，警方以“特殊经济犯罪”的罪名逮捕了全敬焕。同时被捕的还有“新村运动”中央本部前任经理郑章熙、宣传部长文清、新闻社前总务部长黄兴植、南朝鲜“社会体育振兴会”前任经理宣柱润等。

据调查，全敬焕在担任“新村运动”中央本部事务总长及会长的6年多时间里，先后侵吞官方及民间钱财173次，款额达78亿南朝鲜元。以他为首的犯罪团伙共有63人，涉及政府官员、财经界人士和亲朋好友等。他们的不法罪行主要有下列各项：

一、利用权势，强迫政府机关出资扶持私人企业，从中大发横财。1981年1月全敬焕刚担任“新村运动”中央本部的领导职务，就强行收购了原属他人的“新村新闻社”，取得了51%的控股股份，然后又强制内各部动用国家预算包销该新闻社出版的《新村周刊》，7年中共计耗用公款88亿南朝鲜元。此外，全敬焕胁迫文化公报部为其创办《新村月刊》投资32亿南朝鲜元，让国防部用军款订购他的《社会体育》杂志发给各级部队作为政训材料，自己从中牟利。

二、盗骗国有土地，滥加开发。全敬焕先以“新村运动”的名义向政府申请无偿使用仁川湾永宗岛上250万平方米的国有土地，获批准后却又转手倒给了与“新村运动”无半点联系，同样由他担任会长的“指导者育成财团”，用于开办“青少年综合训练所”。可在建设训练所的过程中，突然发现原有土地不够使用，于是全敬焕等人就擅自决定围海填地，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

三、直接挪用贪污国家经费。全敬焕曾将“社会体育振兴会”16亿南朝鲜元的经费挪用于“新村运动”中央本部举行各种体育比赛，致使该会自身无力开展正常的活动。此外，全敬焕还贪污了“新村运动”的海外研修费用4.7亿南朝鲜元。

“新村运动”本是朴正熙在70年代初成立的一个旨在推进农村经济文化建设的民间组织。为此，政府每年都要拨出专款，并允许它无偿使用“国有设施”。全敬焕担任该会领导职务后，借助乃兄的权势，四处活动，八方伸手，在短期内就使“新村运动”发展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势力，人们讥讽其为“政府中的政府”。正因为全敬焕是个通天人物，所以不论是政府官员，还是产业巨子，都对他曲意奉承，竭力巴结，对“新村运动”的一切活动格外照顾。总计在1981年至1987年间，中央政府共为“新村运动”提供了480亿南朝鲜元的经费，各级地方政府也划拨了200多亿元，再加上财经界捐献的200多亿元，累计达880亿南朝鲜元，可“新村运动”历年决算总额只有700多亿元，尚有余款100多亿元。据此推测，全敬焕贪污舞弊远不止78亿元。此外，全敬焕的姻亲、“新村运动”新闻社前总务部长黄兴植在被侦讯期间的反常举动，也足以说明“新村运动”案中还有不可见人的黑幕未被揭开。黄兴植是全敬焕秘密帐目的总管，对全敬焕如何侵吞公款的内情一清二楚。因此，为保全姻亲，他事先写下了“请为我找一条路，在我向全国人民道歉后，让我安详地死去”的遗书，两度试图自杀，可惜均未能如愿。

1988年4月2日，南朝鲜司法机关对全敬焕提起公诉，指控他利用自己是总统胞弟的特殊身份，担任了本应由专门人员担任的“新村运动”本部的主要领导职务，并以工作为借口，伙同他人随意将国库资金和企业捐款挪作他用，中饱私囊，使国家财产蒙受了巨大损失，根据特定经济犯罪加重处罚的规定，应予严惩。8月22日，经过详尽的调查取证，汉城刑事地方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全敬焕15年徒刑，罚款21.4亿南朝鲜元，并加征税金13.4亿南朝鲜元。

全敬焕大叫冤枉，提出上诉。结果，汉城高等法院将其减判为7年徒刑，罚款32亿南朝鲜元。

全敬焕的被判刑服法，拉开了揭露全斗焕家族营私舞弊案的序幕。

### “全”家贪污世所罕见

全敬焕被法院审判定罪后，各在野党和新闻媒介乘胜追击，将全斗焕家族及其亲戚贪赃在法的罪行一桩桩、一件件地抖露出来，活生生地勾画出了一幅男贪女图的群丑图。

我们先来看全斗焕一方的皇亲是如何非法聚敛钱财的。

全基焕——全斗焕的胞兄。他从过伍，当过交警；也种过田，养过猪，可以说是个极平常的人。可在他弟弟升任总统后，他一下跳出了整日以稻粱谋生的处境，不仅全家移居汉城，而且竟然当上了“泛韩旅行社”的副总经理。他依仗权势，影响干预上自政府部长下至地方警察的人事安排，从中收取巨额贿赂；强夺汉城鹭梁津水产市场经营权，贪污近30亿南朝鲜元，偷漏税103亿元；利用各种关系为一些企业搞到开业许可证或减免税金的优惠，条件是每办成一件酌情收取“辛苦费”0.1亿至1亿元。1988年11月12日，全基焕以“业务上滥用公款罪”嫌疑被汉城地方检察厅南部支厅拘捕。次年5月9日，汉城地方法院判处其4年徒刑并罚款10亿南朝鲜元。

全淳焕——全斗焕的堂兄。他先接受3700万元的贿赂，答应为二德综合建筑公司搞到建设26万坪高尔夫球场的许可证。1986年事成之后，他又要求该公司再支付“酬金”15亿南朝鲜元。此外，他以帮人到大法院打赢官司

为名收取了2亿南朝鲜元的股票。1988年11月7日，全斗焕以受贿罪、违反律师法罪被捕。最后，法院念其年老体衰且是初犯，从轻判处1年半徒刑，缓期3年执行，另退赔1000万南朝鲜元。

全禹焕——全斗焕的堂弟。他本是一个小碾米作坊主，在全斗焕入主青瓦台总统府后，竟然摇身一变成了“韩国粮谷加工协会中央委员会”会长，1982年又当上了大田水产株式会社总经理。他为一家旅馆办理营业许可证受贿5000万南朝鲜元，以帮助获得3处高速公路休息室的设置权为由收取交际费2500万南朝鲜元，总计共贪污受贿近10亿元。1988年11月12日，警方以诈骗罪、违反律师法罪拘捕了全禹焕。法院经审讯判处其10个月徒刑，退赔550万南朝鲜元。

金永道——全斗焕的外甥。他是个木匠，却生财有道，以帮助6名被关押刑事犯获释为诱饵，敲诈罪犯家属，获取“保释费”2850万南朝鲜元，1988年10月26日被逮捕。

与这些皇亲相比，总统夫人一方的国戚们捞取不义之财的手段也毫不逊色。

全斗焕的岳丈李圭东在同意京畿道华城郡用2亿元公款买下一片松树林地的同时，一次就收受了明星财团1亿元的“赠款”。他只说了一句“我的老家也应搞一个游乐中心”，南朝鲜中央建设部、交通部和地方政府就“大动干戈”，专门拨款31.7亿南朝鲜元准备将其故乡建成一个旅游胜地。

全斗焕的妻叔李圭升，为三湖财团说情延期偿还银行贷款，几句话就获得了5亿南朝鲜元的“报酬”，后退还4.5亿元。法院判其2年徒刑，并勒令退出赃款5000万元。

全斗焕的妻弟李昌锡，原为一小小职员，1983年开始垄断经营浦项钢铁公司，一年便贪污29.07亿元，偷税17.7亿元。1989年初，法院判处李昌锡3年徒刑，缓期5年执行，罚款35亿元。

全斗焕的连襟洪淳斗，为航空货物企业协会说情，使有关方面放弃对该协会纳税情况的调查，收取好处费3.16亿元。1989年，法院判处洪淳斗1年半徒刑，退出赃款3.16亿元。

总之，凡与全斗焕沾亲带故的，什么七姑八姨、五叔六舅，都打着总统的金字招牌捞到了好处，占到了便宜，从而构成了一个“权力型”的犯罪家族，而这个犯罪家族的魁首就是全斗焕夫妇，尤其是全斗焕。

全斗焕在执政的7年多时间里，共获得政治基金5000亿南朝鲜元，而他下台后交出的基金余额仅139亿元。尽管全斗焕一再声称这笔巨款他都用在选举和管理民主正义党方面了，但由于他拒绝公开这些钱的具体用途，故民众普遍怀疑全斗焕心中有鬼，很可能将大笔基金变作个人财物了。

全斗焕自任董事长的“日海财团”是一个为其筹划政事的智囊机构。初成立时，月薪仅有180万元的圭斗焕竟财大气粗地个人认捐了35亿元，令人吃惊。此外，全斗焕巧立名目，带强迫性地动员南朝鲜各大财团、公司为“日海财团”捐助了598亿元，可其中的大部分款项日后都下落不明。全斗焕还在南朝鲜各地耗资109亿元修建了5处豪华行宫。他在汉城市西部的私宅——延禧洞，占地1.1万平方米，盖有4栋楼房，是动用公款28亿元修建起来的。他甚至拨出3亿元公款为全氏祖坟植树种草，修葺美化，以光宗耀祖。7年中，青瓦台总统府也屡次改建，光装饰费用就高达76亿元。

除这些重大违法事件外，以“廉洁奉公”自许的全斗焕背后还收受了财

经界人士“赠送”的价值数千万元的高档礼物，如名贵的屏风、银盘等。

再说第一夫人李顺子在丈夫上台后的第二年，也倡建了一个名为“新一代育英会”的妇女组织，自任会长，以振兴幼儿教育为名招兵买马，募集资金。由于有总统夫人的牌子，育英会发展迅速，不仅在各级地方设立了分会，吸收了15000名会员，而且通过会员交纳会费聚敛了一笔相当可观的款项。该会章程规定：一般会员每年须交纳会费1万元，终身会员则需一次性交纳20万元。另外，还有近千名荣誉会员，他们大都是富甲一方的商界巨子，为“联络感情”，获取更多的好处，当然会毫不吝啬地捐出巨额赞助金。除“育英会”外，李顺子还以帮助治疗幼儿先天性心脏病为名建立了“新一代心脏财团”，自任理事长，其组织形式和筹资方法与“育英会”基本相同。由于这2个组织的帐目都是由李顺子本人一手掌管的，所以她通过“育英会”和“心脏财团”到底贪污了多少钱，人们不得而知。不过，据略知内情的人推测估计不下百亿元。

### 隐居古寺“谢罪”天下

全斗焕家族舞弊丑闻曝光时正值南朝鲜第13届国会议员改选前夕，所以影响巨大。结果在国会选举中，执政的民主正义党只得到125个议席，不足半数，而金大中领导的和平民主党却获得了70个议席，金泳三的统一民主党和金钟泌的新民主共和党也分别获得了59席、35席。这3个在野党在国会内结成了反对党联盟，迫使民主正义党同意设立国会特别委员会调查光州事件和第五共和国权力型舞弊案，追究前总统的责任。南朝鲜各界群众也再次掀起了民主斗争的高潮。汉城、大邱、光州等城市的大学都成立了“逮捕光州事件和第五共和国舞弊事件主犯全斗焕李顺子斗争本部”，进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民主统一民众运动联合会”、“民主化运动青年联合会”等20多个群众团体也纷纷集会，强烈要求政府逮捕惩处全斗焕夫妇。

对此，卢泰愚总统深感棘手。他虽曾是全斗焕的心腹，当初也是由全斗焕推定当“接班人”的，但如今“全”家丑闻的揭露已严重威胁到了自己以及民主正义党的执政地位。在这两难处境下，卢泰愚权衡再三，确定了“政治解决全斗焕时期后遗症”的三项措施：力劝全斗焕向国民道歉，交出财产，退隐乡里；发表要求国民豁免全斗焕的“特别讲话”；对内阁和民主正义党领导班子进行大改组。试图以此消解民愤，稳定政局，同时又使全斗焕免遭司法处理。

于是，在内外压力下，1988年11月23日，全斗焕在汉城延禧洞私邸通过电视转播向国民发表“道歉声明”。他说：“我以十分凄惶的心情站在各位国民的面前。在过去的9个月里，我日日夜夜都沉浸在痛苦的反省和刻骨铭之痛的悔恨中……”。他为自己执政期间犯下的践踏人权、贪污腐败等罪行向国民赔礼道歉，并宣布交出“全部财产”：在汉城的住宅和地皮、330万美元现款、2张高尔夫俱乐部会员证、由他经管的139亿南朝鲜元政治基金等。在宣读道歉书的27分钟内，全斗焕两次潸然泪下，泣不成声，最后一读完结束语“各位国民，我实在罪不容恕”，就赶紧转身离去。

大约20分钟后，全斗焕偕夫人李顺子一起步出私邸，准备前往隐居地——位于江原道仁济郡的雪岳山百潭寺。李顺子迈出家门的时候，百感交集，痛哭流涕，直到坐上停在门口的小卧车仍饮泣不止。而全斗焕双唇紧闭，神

情漠然,甚至没有向前来送行的民主正义党代表委员尹吉童夫妇和 10 多位邻居道一声谢。

刚踏入百潭寺寺门,全斗焕就对前来迎接的主持说:“在下罪孽深重,愿后代慎此教训,勿蹈覆辙。”为表示自己的决心,全斗焕夫妇居住在一间面积仅 7 平方米房间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更没有暖气,房内仅有的摆设就是一张矮腿书桌和两把椅子、两个蜡烛台。

当天,全斗焕夫妇便在零度以下的气温中度过了第一个不眠之夜。次日凌晨 4 点,又按照寺规与僧人们一同起床。4 点半开始到大雄宝殿拜佛诵经 1 小时。7 点半用早餐,所谓早餐就是用大豆、大麦做的“杂粮饭”和大酱汤、盐渍野芝麻叶之类,中、晚餐也大同小异。除了这些安排之外,其余均是“自由时间”。日复一日,每天的活动几乎都是如此。

对这种艰苦而单调乏味的生活,从小受过磨难的全斗焕倒能随遇而安,而自幼娇生惯养的李顺子却觉得无法忍受,所以每天凌晨的早课念佛只坚持了几天就称病不去了。此外,由于百潭寺地处高山之上,即便夏天也是凉气袭人,冬天更是朔风劲吹,砭人肌骨,这时候在木条搭就的厕所里方便简直是苦不堪言。如需洗澡,也只能蹲伏在大木桶中,用山上所化雪水擦洗,个中滋味,恐怕非亲身经历所无法体会。所以,12 月 26 日,当女儿、女婿携外孙女第一次上山来探视时,李顺子竟与女儿抱头痛哭,大放悲声。

为了避免触景生情、感伤怀旧,全斗焕在寺中不看电视,不听广播,不读报刊和政治书籍,只以临池练字、诵读佛经作为消遣,有时也带几个贴身警卫去附近寺庙转转,或到后院灶房去烧烧火、劈劈柴。

1989 年 2 月 6 日,全斗焕开始为在他执政期间无辜受难的亡灵作百日祈祷。5 月 16 日静修结束,百潭寺数百名僧众为此举行大法会。全斗焕在仪式上热泪盈眶,唏嘘不已。事后他向记者发表谈话说:“寺庙虽然没有洗澡设备,生活条件并不怎么好,但我的身体却比当总统时更好。这都是因为我受了佛祖教诲后醒悟过来,能够保持心境平和的缘故。”

全斗焕的此番“自我流放”确实得到了一些软心肠人的同情。一位高僧甚至说,前总统如今已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了。

然而,更多的南朝鲜人似乎并没有被全斗焕的“忏悔”表演所打动。各在野党和广大民众依然强烈要求全斗焕就其执政时期的一些重大问题到国会接受质询,认罪服法。更有部分大学生和佛教徒聚集在百潭寺前的入口处,要求把全斗焕夫妇从佛门胜地驱逐出去,依法予以惩处。

如此看来,全斗焕夫妇能否在寺内真正过上一种心境平和、无怨无嗔的生活尚在未定之中。



## 洛克希德贿赂案

### 引子

1976年7月27日清早，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检事松田升急匆匆地驾车来到东京目白前首相田中角荣的私邸，称有急事要见田中先生。待田中不紧不慢地踱进会客室落座后，松田升就开门见山地说：“我是东京地方检察厅的，今天奉命前来请你到检察厅去一趟。”田中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近来举国上下对所谓的洛克希德案闹得沸沸扬扬，检察厅此番召自己去莫非与此事有关？不过再一想，觉得也没什么大事，至多是传询而已，所以田中角荣潇洒大方地答应了。

稍作准备后，他便随同松田升前往东京地方检察厅。7点半左右，他们乘坐的黑色小轿车就到达了目的地。自洛案曝光以来，东京地方检察厅已成为新闻界关注的热点，各路记者经常光顾，门庭若市。听说检察厅今天又要传询某位洛案证人，但不知是谁？噢，汽车来了！早已等候在那里的记者们“哗”地一声就围了上去。待车门打开，只见前首相田中角荣走下车来。众记者始料未及，所以面面相觑，一时不知所措，过了好一会才赶紧按动相机快门，摄下这转瞬即逝的一幕。田中却不失政治家的优雅风度，仍像往常一样举起右手与记者们打招呼，然后在松田升的催促声中步入检察厅。

8时50分，东京地方检察厅检事正高濑礼二在办公室向田中角荣亮出逮捕证说，本厅以违犯外汇法嫌疑逮捕你。“什么？！……”田中角荣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目，如同遭到了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目瞪口呆，神情一片茫然。

紧接着，东京地方检察厅又拘捕了田中的前秘书髯本敏夫和70年代初曾任内阁运输相、运输政务次官的桥本登美三郎、佐藤孝行三人。

“前首相田中角荣被捕！”东京各电视台、各广播电台、各大报社争先恐后以最快的速度报道了这一非同寻常的新闻。日本列岛顿时为之震惊，人们难以理解：这位曾被誉为“庶民宰相”的政坛巨星何以会落得个如此难堪的下场？实际上，田中被捕有着复杂的背景因素。

### 事出有因 戏中有戏

1976年2月初，美国参议院跨国公司小组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丘克在国会揭露说，美国洛克希德公司为推销其产品，不惜以巨额回扣、政治捐款、津贴等名义收买外国皇室成员、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等，运动他们去影响本国政府部门或私人企业购买该公司生产的飞机及军火。

洛克希德公司创建于1913年，属美国西南部新兴的加利福尼亚财团，总部设在加州伯班克。它既生产民用飞机，也制造一些尖端武器以及其它的军用产品。但该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经常大起大落，特别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度陷于严重的危机之中。为了摆脱困境，洛克希德公司在尼克松政府庇护下，不择手段进行行贿推销。此招果然灵验，公司在国内外的销售额很快就走出低谷，呈直线上升的趋势，至1974年已名列全美500家最大工业企业的第49位。但树大招风，早就对加利福尼亚财团及其政治代表心怀不满的东部政治势力，发现了洛克希德公司重金贿赂收买国内外政要的行为，如获至

宝，大作文章，首先由民主党参议员丘克在国会进行揭露，然后进一步要求国会对此进行彻底调查。结果在国会调查过程中，洛克希德公司承认：从1970年到1975年，它共向国外政界、企业界要人行贿逾2亿美元。其中，自1969年至1975年，该公司为了向日本全日空公司推销“三星”喷气式客机，曾向日本政界幕后人物儿玉誉士夫和丸红、国际兴业等公司赠送了30多亿日元的活动费，“日本政府的高层官僚中也有一二个人得到了钱。”

这一消息传到日本，立即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当时日本国会正在举行例会，审查三木武夫内阁提出的反危机议案。但政府高官中有人接受洛克希德公司“赠款”的消息打乱了预定的会议日程，国会大厅内如同油锅炸开了一般，议员们情绪激昂，议论纷纷。在野党议员最为活跃，坚决主张追究执政党和政府领导层的责任，将事情弄个水落石出。正因经济萧条等难题迟迟不得解决而遭到自民党内外一致指责的三木首相，为摆脱困境、重新唤起国民和党内同仁的信任，当场信誓旦旦地表示：“此事也关系到日本的政治声誉，有必要把问题查清。”

1976年2月16日、17日，根据初步掌握的情况，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先后传询了洛克希德贿赂案有关人员：国际兴业公司老板小佐野贤治，全日空公司总经理若狭得治和副总经理渡边尚次，丸红公司董事长桧山广、总经理松尾泰一郎、专务大久保利春和伊藤宏。但7人均守口如瓶，否认有洛克希德公司向他们行贿或通过他们贿赂政府高官的事情。

追查行动受挫。

2月19日，三木首相在会见记者时表示，他有处理洛案的决心和策略。在当天举行的内阁临时会议上决定设立洛克希德问题阁僚联络会议，同时在自民党内组建洛克希德问题调查特别委员会。日本外务省也通过外交渠道要求美国政府提供与此案有关的详细材料，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婉言拒绝。

无奈，日本众参两院通过决议，要求美国参议院提供包括接受赠款的日本高官名单在内的一切有关洛克希德事件的资料。三木武夫也在国会慷慨激昂地说：“我将亲自把全体国民的意愿通过书信转告给福特总统，请求他协助。”事后，三木背着自民党干事长中曾根等人，直接致函美国总统福特，请求能惠予合作查明洛案真相，福特总统应允给予协助。

1976年3月24日，日美两国政府签订“司法相互协助协定”。日本最高检察院据此获得了洛克希德事件中有关日本的大量资料。

原来，1972年上半年日本两家最大的航空公司——日本航空公司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相继宣布，它们将向美国的飞机制造厂家订购近20架飞机。资金技术力量雄厚且与这两家公司关系密切的美国波音公司、麦道公司认为，这笔大宗生意非它们莫属。而实力稍逊的洛克希德公司为打开日本市场，也竭力希望能在其中占据一席之地，特别希望能同全日空公司建立业务联系。但它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获得订单，只得求助于金钱贿赂这一无坚不摧的秘密武器。于是，1972年8月20日，洛克希德公司董事长卡尔·科特奇安亲自出马，来到日本东京。先后与洛克希德公司在日本的代理商——丸红公司董事长桧山广、专务大久保利春进行了接触，还会见了日本政界黑幕人物儿玉誉士夫和田中首相老友、兴业公司总裁小佐野贤治等人，请求他们与洛克希德公司合作，帮助在日本推销“三星”飞机，并许诺事成之后必有重谢。这些人立即对田中首相等政界要人进行游说，让他们对全日空公司施加影响。经过四处活动，10月底全日空航空公司最终决定购买洛克希德公司的“三

星”飞机。在这场秘密商战中，洛克希德公司一共花费了1500万美元用于铺路开道、打通关节。其中，丸红公司获回扣320万美元，儿玉收取酬金710万美元，小佐野收受“谢礼”170万美元，还有260万美元通过丸红公司用于向政治家行贿，全日空公司也收取了一笔好处费。在此前后，洛克希德公司还进行了其它一些幕后行贿推销活动。

1976年5月14日，日本众议院正式成立调查洛克希德事件特别委员会。司法检察部门按该委员会的指示，根据手头已掌握的材料，对洛克希德事件分立四案查处，向日本政坛幕后人物儿玉誉士夫和兴业公司总裁小佐野贤治行贿的分别立为“儿玉案”和“小佐野案”，通过全日空公司和丸红公司向受托人行贿的分别立为“全日空案”和“丸红案”。

5月下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控告小佐野贤治、若狭得治、桧山广等人犯有“伪证罪”。不久，这些公司大亨们相继被东京地方检察厅收捕入狱。但这些先期被捕者都是企业界人士，至多只能算是洛案中的“行贿者”，那么政界“受贿者”到底又是哪些人呢？人们迫切希望能够早日廓清迷雾，得见“庐山真面目”。

实际上，自洛克希德贿赂案被揭露以后，日本最高检察厅、东京高级检察厅、东京地方检察厅即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案情的侦讯工作。待小佐野等人被捕后，他们就加紧审讯，试图以此为突破口，挖出政界要人受贿的确凿证据。皇天不负有心人，丸红公司的桧山广、大久保利春和伊藤宏三人在刑讯逼供之下，首先招供。供词说，应洛克希德公司董事长科特奇安的要求，桧山广于1972年8月23日在儿玉誉士夫的陪同下，曾前往首相私邸拜会田中首相。他对田中说，洛克希德公司销售“三星”飞机的目标是全日空航空公司，如果首相全力支持洛克希德公司的话，该公司可提供5亿日元的佣金。田中连声答应，并让他的秘书髙本敏夫作为联系人。后来，全日空公司果然购买了“三星”喷气式客机，洛克希德公司按约支付给丸红公司5亿日元酬金。这笔钱由丸红公司专务伊藤宏转交给了田中首相的秘书髙本敏夫，具体交款时间、地点、金额如下：

1973年8月10日，路上，1亿日元；

1973年10月12日，路上，1.5亿日元；

1974年1月21日，路上，1.25亿日元；

1974年3月1日，伊藤家中，1.25亿日元。

每次伊藤都事先把现金装在一个纸箱里边，然后按照约定时间、地点交给前来接头的髙本敏夫。由于前三次都是在路上进行交接的，所以当时在场的还有伊藤和髙本两人的司机。

经周密侦查，司法检察当局最后确定接受洛克希德公司贿赂的涉嫌者有包括前首相田中角荣在内的政界企业界要员16人，洛案基本线索已被查清。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内阁法务大臣稻叶修满怀信心地告诉记者：“若拿相扑的力士来比喻，现已逮捕的人物不过是‘十两’（级别较低的相扑力士名称——作者注）或‘前头’（同前注）。超级力士还没出场，好戏还在后头。”这番话实际上是向世人暗示，检察厅就要向政界大亨开刀了。

果然，时隔不久，就出现了本文开头那戏剧性的一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曾经揭露过两起与当时执政党要员直接有关的贪污受贿案。第一起是发生于1948年的“昭电事件”，结果断送了芦田均首相的政治生命。第二起是发生在1954年的造船贪污案，当时任自民党干事长

的佐藤荣作被指控受贿 200 万日元，虽经法相干预免于被捕，但仍被传至法庭受审。除这两起所谓的大案被曝光以外，再无巨案揭出。这是因为单一保守党——自民党连续执政的局面把金钱权力体制掩盖了起来，使其更易保守秘密。而此番洛案的被揭露以及前首相田中的被捕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特大事件。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固然是战后日本金钱政治体制恶性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不可否认这是自民党内愈演愈烈的派系斗争的结果。日本一位著名评论家说过：“一个政治家，尤其是一个首相的被逮捕，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有其政治上的原因。不是由于他犯罪才被逮捕，而是由于大的‘政治’力量起作用，检察当局才决定逮捕他的。”此话决非虚妄。1976 年 12 月日本众议院将重新选举。因此，从年初开始各政党就拉开架势，展开了幕前幕后的活动。在自民党内部，各派系之间的争斗更是激烈。田中准备依靠“大（平）角（荣）联合的力量在 11 月份逼三木内阁下台，然后把政局引向能使他自己重返总裁——首相宝座的轨道。但三木武夫决非甘心受人摆弄之辈，尽管要他下台的压力很大，但他决意继续执政，表示豁出老命也要干到底，万不得已时也要与田中派拚个鱼死网破，谁也甭想捞到好处。就在这节骨眼上，2 月初从美国传来的洛克希德公司在 1969 年至 1975 年间向日本政要行贿的丑闻，这对三木来说不啻是大旱之望云霓。如果抓住洛桑彻底查清，既可转移国人视线，还可以捞取“廉洁”的政治资本，或许更可以借机除去党内强劲对手，一箭三雕，何乐而不为，所以三木对朝野要求追查洛案的呼声采取了积极响应的态度。而三木的这一方针又正好与美国福特政府对洛案问题的政策合拍。以东部财团为靠山的福特总统也想借洛案事件来打击对手——加利福尼亚财团。此外，田中执政时曾倡导“资源自主外交”，试图摆脱美国国际石油资本的原油保护伞，冒犯了美国东部财团的利益，干扰了它的亚洲战略。现在田中又在蠢蠢欲动，试图东山再起，这是美国所不愿看到的。于是，福特政府决定与日本政府联手合作，利用洛案粉碎田中复出的美梦。这样，国内外诸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终于使田中在劫难逃。

### 追忆往事 幡然醒悟

1976 年 7 月 27 日上午，当东京地方检察厅检事正高濑礼二宣读逮捕令时，田中角荣由于事先未估计到会出现这种情况，不免一时失措。但他毕竟是位历经风雨的政治家，所以很快镇定下来，当场向自民党总部和本派“七日会”写了退党退会书。而后，田中脸带愤懑之色走出东京地方检察厅大门，在警察护卫下登牢前往东京小菅拘留所，开始那度日如年的铁窗生活。

是日中午，三木首相就田中逮捕之事向记者发表谈话，指出：自民党此次因前任总裁被拘捕而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他将“尽全力查清洛克希德案件真相”，挽回自民党在国民心目中的声誉。虽然三木在讲话时竭力装出一副将为本党前途忍辱负重、励精图治的诚恳模样，但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痛打党内“落水狗”也。

三木武夫由于初步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而沾沾自喜，田中角荣则因身陷囹圄而咬牙切齿。他住的那间单人牢房，仅 4 平方米大小，墙上开着一个很小的铁格窗子，一条薄被、一条毯子就成了全部卧具。整天呆在这阴暗窄小、寂静单调的房间里，面对高墙铁窗，田中不禁浮想联翩，近 60 年的坎坷经历一一映入脑海。

1918年5月4日，田中角荣出生在本州岛新潟县刹羽郡二田村，那儿是有名的“雪国”，正是这种风刀雪剑的恶劣环境砥砺了田中顽强不屈、努力上进的意志。田中家世代务农，无冻馁之虞。但他父亲田中角次讨厌干繁重的农活，而想做生意发大财，于是他开始养鱼、贩卖牲畜，赚了一笔钱。可天有不测风云，后来因饲养荷兰种牛失败而债台高筑，一贫如洗。

严酷的生活现实，迫使田中角荣高小毕业后就告别了心爱的书本和课桌，开始闯荡人生。1934年，年仅16岁的田中只身一人来到东京谋生，先在一家公司当杂役工，不久改行做推销员。19岁时，自创建筑设计公司。在紧张工作之余，田中仍挤出时间到夜读学校学习，终于获得了土木科毕业文凭。1938年，田中角荣应征入伍，踏上了中国东北的土地。1941年因病退役，随即与大他将近10岁的坂木结婚，接手经营岳丈家濒临倒闭的建筑木材公司，易名为“田中土木建筑股份公司”，自任总经理。在田中的苦心经营下，该公司起死回生，业务蒸蒸日上，在战后20年间发展成为一家大企业，田中因此而成为百万富翁。

1946年，日本举行战后第一次大选。田中在他人的鼓励下初涉政坛，竞选国会众议员，结果一败涂地。第二年，田中卷土重来，再次出马竞选，终于获胜。1948年，年方30的田中出任第二届吉田内阁法务省政务次官。一条前途似锦的仕宦大道展现在他面前。

可命运偏偏捉弄人。就在这一年，田中因所谓的贪污罪被捕入狱，最后虽被无罪开释，但两年的宝贵时光已悄然而逝。

十年弹指一挥间。1957年，岸信介第一次组阁时，将邮政大臣之职委以田中。岸信介下台，接任的池田勇人起初以“田中乃车夫马丁之辈”为由不予叙用。后经大平正芳极力举荐，田中才得以连任两届池田内阁大藏大臣，政绩斐然，被同僚誉为“明白的角荣”。此后，田中在自民党和佐藤内阁中屡任高职，吸引、纠集了一批追随者，蓄势待发。

1972年7月，羽毛丰满的田中角荣终于“揭竿而起”，率领佐藤派内的田中系，击败仓促应战的福田赳夫，出任自民党总裁，实现了多年的夙愿。就任内阁首相后，田中对内推行“改造列岛方案”，对外提倡“资源独立外交”，准备一展鸿图，赢得生前身后名。怎奈事与愿违，内政外交政策的施行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于是，1974年10月田中角荣被迫带着深深的遗憾辞职下台，挂冠而去。离职后，他卧薪尝胆，期望有朝一日能再登首相宝座，完成未竟的事业。一年多后，继任的三木内阁终于陷入危机，田中心中的希望之火顿时升腾起来。可就在这关键时刻，美国却抛出了“洛克希德贿赂案”。三木武夫像抓到了救命稻草一样，大喜过望，不动声色地授意检察方面深追细究，事到临头还打电话给田中说：“你有违反外汇管理法的嫌疑，东京地方检察厅只是想叫你去谈谈情况。”……想到这儿，田中恍然大悟，原来是政敌三木设计把自己送进了牢房。否则，即使是最高检察当局，对逮捕一位前首相、现众议院议员也不得不三思而行，决不会如此草率从事。

唉！想不到事隔28年之后还会来一个“二进宫”，真是命运多舛啊！

田中在拘留所唉声叹气，苦度光阴。东京地方检察厅却在为确认他的犯罪事实顺藤摸瓜，收集证据。

按图索骥 起诉田中

根据桧山广等人的供词，检察厅首先提审了田中前秘书髙本敏夫。髙本详细交代了他同伊藤宏 4 次交接赠款的经过，并说明他每次外出均由田中家者司机笠原政则开车。

于是，7 月 31 日，东京地方检察厅检事坪内利彦在检察厅传问了笠原政则。

坪内问，在 1973 年 8 月至 1974 年 3 月间，你曾经开车送髙本敏夫到什么地方去过吗？

笠原想了好久回答说，送过。

坪内顺手递给笠原一张纸，让他回忆一下到底去过哪些地方，当时车上载过特殊的物件没有。

笠原顿时陷入了沉思，他一边慢慢画着行车路线图，一边默默思索。过了好一会儿，他忽然一拍脑袋说：有了，一次髙本要我开车把他送到富士见町公寓去。车子刚停稳，髙本就下车去了，我就坐在司机席上低头翻阅杂志等候。忽然背后传来一阵敲击车门的声音，回头一望见髙本双手抱着一个不小的纸箱，我赶紧跳下车，接过纸箱，放进车尾的行李箱。还有一次，髙本要我把车开到钻石饭店方向一座楼前的坡路上停候，不久后面就驶来了一辆绿色的“赛德利克”轿车，车上下来一个人把一个纸箱交给了髙本。

第二天，8 月 1 日，笠原继续到检察厅接受查询。

坪内问他：对那辆绿色轿车的司机还有印象吗？笠原回答：印象不太深，不过如有照片大概还能认出来。坪内就把伊藤宏司机松冈克浩的照片拿给他看。笠原点头说：不错，就是这个人。

接着，笠原又追忆了另几次奉髙本之命驾车外出的情形，时间均在 1974 年 5 月之前。

这一天，坪内与笠原一直谈到下午 7 点多华灯初放才分手。在为时两天的查询过程中，笠原政则一共写下了 4 页证词。由于确切的出车时间无法搞清，所以这份证词当时没有入档，而由笠原本人带走了。笠原临离开办公室时还表示，容他回去好好想想，如忆及什么新情况再来汇报。

孰料，8 月 2 日早晨，一位卡车司机在通往潞玉县的一条山间公路上发现停着一辆没有熄火的小轿车，车窗紧闭，里面仅有司机一人，好像已经处于昏迷状态。他赶紧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当地警察署。警察赶到现场，发现人已死去，经勘察断定，死者是用塑料管把轿车排出的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引入车内自杀的。再经查证，确认死者是田中家的司机笠原政则。

家庭生活幸福美满，接受检察厅查询时亦无任何反常情绪的笠原为什么要突然自杀呢？

新闻报道对此大肆渲染，作了种种推测。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笠原之所以自杀，是由于他事后才发现自己在检察厅所作证词对主人田中相当不利，但已覆水难收。更可怕的是，自己作为田中受贿的直接见证人，将来必然还要被传唤作庭，面对已忠心耿耿为之服务 12 年的田中先生，届时他将如何启齿？想来想去，还不如一死了之，来个“死人口里无对证”。

笠原虽死，侦讯取证工作照常进行。

在充分掌握有关证据的基础上，1976 年 8 月 16 日，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对田中角荣等人提起公诉。

这天上午，东京地方检察厅再次成为新闻界瞩目的焦点。检事正办公室内各路记者济济一堂，检事正高濑礼二正襟危坐，操着生硬的语气宣读已拟

就的起诉书：因丸红公司与美国洛克希德公司共谋，以金钱托请时任首相的田中角荣等政府高官对全日空公司购买“三星”飞机一事施加影响，而田中角荣指令其秘书髙本敏夫对洛克希德公司的5亿日元贿赂款照单全收，故本厅“以行贿罪对桧山广、大久保利春和伊藤宏起诉，以受托受贿和违犯外汇法罪对田中角荣起诉”。

8月17日下午，东京地方法院依法批准已被起诉的被告田中角荣的保释请求。于是，田中家人在交纳了2.3亿日元保释金后，把田中及其秘书髙本从拘留所接回家中，从而结束了20天的铁窗生活。

田中角荣一回家，首先向高堂老母请安问好，然后对专程前来看望他的自民党领导人及其他亲朋好友一一表示感谢和歉意，使众人深受感动。稍事休息后，田中便不惜重金聘请专家学者、著名律师组成阵营强大的辩护团，准备与东京地方检察厅在法庭上展开大辩论，达到推翻原告指控、无罪开释的目的。

## 七年公审 一波三折

1977年1月27日，东京地方法院分设两个法庭开始公审“丸红案”和“全日空案”。桧山广、大久保利春、伊藤宏、田中角荣、髙本敏夫等人作为“丸红案”被告出庭受审。若狭得治、桥本登美三郎、佐藤孝行等人作为“全日空案”被告到庭受审。1月27日这天，尽管雨雪纷纷，寒气袭人，但还是有许多记者和市民从四面八方赶到东京地方法院第701号法庭，旁听洛案的首次公审。

上午10时整，随着一声铃响，审判长冈田光了等3名法官健步迈入法庭，在法官席上就座，随即宣布正式开庭。

首先确认被告人的身份，然后由东京地方检察厅作为原告方宣读起诉书。田中凝神细听，还不时低头作些记录。

起诉书宣读完毕，田中律师辩护团中的健将新关胜芳就站出来为田中角荣辩护。他指出，根据日本法律，起诉书中所指控的“受托受贿罪”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两点方可成立：其一，被告人确实接受了行贿方的托请并接受了贿赂；其二，被告人确实有相关方面的“职务权限”。如前一项条件成立而后一项条件不具备，则被告仍然无罪。现在，田中是否受托接受了5亿日元赠款尚且不论，退一步讲，即使这是事实，检察厅所控的“受托受贿罪”也不能成立。因为，查遍日本宪法、内阁法、行政组织法等所有法律条文，足可证明“内阁总理大臣对民间航空公司购买民用飞机没有干涉的职权”。据此法庭应当驳回诉状，宣告田中无罪。

下午，由当事人田中角荣进行法庭申述。田中走上陈述席，手拿早先写好的文稿照本宣科，全盘否定检察厅的指控，声明自己既未让秘书髙本收受过洛克希德公司的什么酬金，更没有受托指示全日空公司购买洛克希德公司生产的“三星”飞机。读着读着，田中不禁热血上涌，心潮起伏，拿稿子的手开始颤抖起来。他停顿片刻，抿了一下嘴唇，然后干脆将稿子放在讲台上，继续朗声说道：“控告我是没有用的，我身为前首相、国会众议员，事先没有得到任何通告，就被逮捕起诉，令人痛恨之极。”那些心怀叵测的人企图用卑鄙无耻的手段葬送我的政治生涯，而我的故乡——新潟县第三选区的选民们却始终信任我，在我落难之时依然推选我为众议员，所以，“此刻，我

不能不想起雪国人们的深情厚意……”。讲到这儿，田中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眼中满含热泪，颀欷不已。真可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田中的这番举动使东京地方检察厅主任检事吉永祐介等人原本绽开的笑脸凝固住了，被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田中玩的是什么花招。坐在旁听席上的观众也是哑雀无声，倾听田中哭诉，好像是在观赏一场精彩的戏剧演出。

过了一会，田中强压住满腔悲愤，掏出手帕擦干眼泪说：“控告我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我强烈希望法庭彻底查明本案的真相。”

从此，东京地方法院开始了对洛克希德案的马拉松式审判。及至 1981 年春，庭审断断续续已进行了 120 多次。在审理过程中，检察方面坚持认为，田中对全日空公司选定和引进特定的机种有进行行政指导的职务权限，而且已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田中收受了洛克希德公司的赠款。对此，田中辩护团竭力否认。诉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双方各执一词，争吵不休。

1981 年 4 月 8 日，第 125 次庭审开始举行。东京地方检察厅将 4 年多来搜集到的有关田中受贿的人证物证一手抛出，希望法院早日了结此案。但他们的如意算盘落了空，田中律师辩护团在法庭上亮出了一手“绝招”——清水日记。清水，即指髻本公用车司机清水孝士，所谓日记就是清水亲手记载的行车备忘录。

清水日记彻底否定了髻本曾 4 次亲手替田中取回 5 亿日元贿款的时间可能性，因为髻本在被控领取贿款的时间里正坐了清水的车到别处去了。

“简言之，在检察官所主张的日期和场所，秘书髻本都在别处，交接现款是不可能的。所以，秘书髻本接收 5 亿日元不是事实”，既然如此，田中受托受贿之说就是无稽之谈，不值一驳。

田中律师新关胜芳的辩词逻辑严密，推断有据，非常有说服力，就连坐在被告席上的田中也不禁为之暗中叫好。

4 月 15 日，日记作者清水本人也出庭作证，他肯定髻本在被控为田中取回贿款的时间里正坐在他开的公用车上。

“这……”检察当局被这本有根有据的日记弄得瞠目结舌，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

在此后半年的时间里，案情审理转而对田中有利，新闻舆论关于“田中无罪”的说法占了上风。

然而好景不长，正当田中及其律师辩护团感到胜券在握的时候，检察当局也使出了“杀手锏”。同年 10 月 28 日，法院进行第 146 次庭审时，被告髻本的前妻三惠子突然出庭作证。她说：“髻本当时对我说过，确实替田中接受了 5 亿日元”，并揭露髻本曾经在家中销毁了担任首相秘书期间的记事本、日程表和文件等证据。从而大大地动摇了髻本“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使案情审理再起波澜，田中一方又处劣势。

髻本敏夫在被告席上眼睁睁地看着昔日的爱妻作反证，使自己陷入有口难辩的境地，气得七窍生烟。唉，真是世上最毒妇人心啊！由于遭到这突如其来的强烈刺激，髻本不久就因脑溢血而病倒，从此再也未能出庭。

1982 年 1 月 26 日，东京地方法院首先判处参与行贿的若狭得治、桧山广等 6 名被告有罪。然后，开始对涉嫌“全日空案”的前运输相桥本登美三郎和运输政务次官佐藤孝行进行量刑定罪。



桥本与佐藤在 1970 年 1 月至 1972 年 7 月任职期间，滥用职权，“受托”在行政上作了有利于全日空公司的工作。为表谢意，全日空公司总经理若狭得治事后将从洛克希德公司处索取的 3000 万日元，交由丸红公司的伊藤宏，让他转赠给桥本登美三郎、佐藤孝行、榑本敏夫等政府官员。东京地方检察厅据此指控桥本和佐藤犯有“受托受贿罪”。

法院认为美国司法部门提供的有关材料以及全日空公司总经理等人的供词证言均具法律效力，故而于 1982 年 6 月 8 日以受托受贿罪，判处桥本有期徒刑两年零三个月、佐藤有期徒刑两年。

是为“六·八宣判”。

此判给以后对田中的判决蒙上了不祥的阴影。这是因为：其一，“六·八宣判”表明日本司法部门委托美国同行所获取的有关洛克希德公司向日方要人托请行贿的证词证言都具有法律效力，这一原则很可能同样适用于对田中的宣判。其二，在这次对桥本、佐藤两位政府官员的判决中，法院完全采纳了检察方面提出的立证。这是否意味着将来对田中定罪时，法院也将全盘接受东京地方检察厅认为田中“有罪”的立证呢？其三，在审理“全日空案”的过程中，有证据表明，田中秘书榑本还接受了来自全日空公司的“谢礼”，这说明田中角荣与“全日空案”也有某种牵连。

种种迹象表明，形势对田中相当不利，看来他已难逃被判有罪的厄运。

### 一审定罪 政途断送

“六·八审判”虽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但因田中是日本政坛巨擘，并非一般阁员，所以对此案的审理必然要受到来自政治方面的牵制和影响。

田中角荣素以平民政治家自居，为人讲义气、通情理、重信用，因而深得人心，大家都愿意与他结交相识。自从 60 年代在自民党内形成以他为核心的“田中派”以来，不仅队伍日益壮大，人数远远超过党内其它派系，而且英才荟萃，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法律，各方面人才应有尽有，被人戏称为“田中军团”。即使 1976 年 7 月田中因洛案揭出被捕并宣布退出自民党，田中派也没有随之分崩离析，而是在稍受冲击后继续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如若不信，请看下列统计数字：1972 年底田中派国会议员有 93 人，1977 年一度降至 74 人，1980 年回升到 90 人，到 1983 年 10 月猛增到 118 人，占当时自民党议员总数的四分之一强。“幕后将军”田中角荣凭借这支无可匹敌的政治力量，在日本政坛上运筹帷幄，呼风唤雨，从 1978 年开始先后推出了大平正芳、铃木善幸、中曾根康弘和竹下登 4 位首相。在 1982 年底组成的中曾根内阁中，田中派及亲田中派议员竟占了 7 席，刚好是阁员总数的三分之一。此外，10 余年内，政府内阁中与司法密切相关的法务大臣一职几乎都由亲田中议员担任。

因此，完全可以说，田中派的行动牵一发而动全身，它不仅可能打破自民党内派系势力的现状，而且将影响到自民党在议会大选中的结果，从而削弱自民党控制政局的实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田中到底如何判决，关系非同一般，自民党政府当然要慎之又慎，不敢贸然行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自 1977 年 1 月首次开庭以来直至 1983 年 10 月，法院对田中受贿案的审理时断时续，一直没有定论。以致日本舆论普遍认为，洛克希德案已成为田中及其政治势力手中的一张牌，田中认为有利就审，不利就停。这种见解虽

有偏颇之处，却也并非全无道理。

不可否认，田中是日本政治舞台上一位不可小觑的人物，田中军团更是举足轻重。但也应看到：洛案被揭出及田中被捕本身即是政治倾轧的产物，既然斗争的帷幕已经拉开，戏就一定要继续演下去，而且非得要有结果。另外，日本的政治制度决定了司法系统的相当独立性。所以田中角荣要想无罪获释已几无可能，唯一可考虑的仅是量刑轻重而已。

果不其然，1983年1月26日，在法院第184次公审中，东京地方检察厅根据6年来的查证，提出了一份洋洋洒洒、长达30余万言的对田中“论罪书”，要求法院判处田中5年徒刑，并追征5亿日元罚款。

在这种形势下，东京地方法院决定于1983年10月12日再次开庭，对田中受贿罪作出一审判决。

10月12日这天，从目白田中角荣私邸到霞关东京法院，一路上戒备森严，法庭内外更是警察林立，严加设防。国内外1000多名新闻记者蜂拥而至，法院在庭院里搭了9个临时帐篷才把这些无冕之王安顿下来，地上的电视台转播车、广播电台广播车和空中的采访直升机，构成了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新闻报道系统。法院门前更是人山人海、拥挤不堪，大家都想一睹审判田中的盛况，怎奈法庭场地有限，最后只得抽籤决定入场人员。

上午9时10分，田中面带微笑步出家门，向聚集在周围的人群频频招手致意，然后在警察的夹道护送下，坐车前往霞关。

10时整，法院宣布开庭。审判长冈田光了在千百双眼睛的注视下宣读判决书：“田中在任首相期间，受日本丸红公司的委托，‘通融’全日本航空公司购买‘三星’式客机，事成后，接受了美国洛克希德公司5亿日元的贿赂，犯下了受贿罪和违反外汇管理罪，罚款5亿日元，立即执行，同时判处田中有期徒刑4年。”

宣判之后，根据重新保释的法律规定，田中律师团立即向法院提出了第二次保释申请，获得批准，于是田中在交付3亿日元保释金后离开法庭回家。

日本法院实行三审制度，东京地方法院的判决是一审判决，被告如对该判决不服，可在规定期限内继续上诉至东京高级法院、直至日本最高法院。所以，田中一到家就通过律师辩护团提出上诉，并表示：“我确信，无需多久，即可通过上级审判证明我的清白。今后，我也绝不后退，我决心斗争到底。”

对田中的一审判决在全日本，尤其在东京引起强烈反响。12日晚上，几千名群众在目白田中住宅周围举行提灯游行，以示庆祝。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共产党等在野党纷纷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声明和谈话，一致认为对田中的判决乃是民心所向，号召全国民众团结起来，摧毁自民党腐败的金权政治体制，并要求田中引咎辞去众议员职务，以谢国人。自民党内的田中反对派们更是趁火打劫，明枪暗箭齐发，意图削弱田中派势力。当初决意把田中送上审判台的三木前首相自然不甘落后，充当了这次讨伐联军的急先锋，他直言不讳地提出：“田中角荣先生应本着自己的良心……迅速辞去议员职务”，想趁机把田中一脚踹出政坛。曾败于田中手下的福田前首相虽不像三木那样锋芒毕露，但绵里藏针，更具挑战性。他旁敲侧击地说：“田中先生是当过首相的政治家。我确信不疑，他会考虑内外形势，从而采取与其政治家身份相称的行动。”一时千夫所指皆田中也。

面对民众的谴责、政敌的攻伐，田中默然无言，惟有寄希望于上诉获胜，

以讨回“清白”。但岁月催人老，洛案曝光以来的6年时光已使他渐生花发，身体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如此下去，怎堪经受可能将长达10年的二审、终审？

果然，1985年2月27日，67岁的田中终因心力交瘁，中风病倒，导致半身瘫痪，从此只能辗转于病榻与轮椅之上。几乎与此同时，由于竹下登暗中另立山头以及田中女儿真纪子与田中情妇兼秘书佐藤昭子的明争暗斗，致使田中为之骄傲的坚强后盾——“田中军团”大伤元气，面临瓦解的威胁。田中为此忧心忡忡。

在内忧外患中，终于迎来了二审判决。1987年7月29日，东京高级法院驳回田中上诉，维持一审原判。田中仍表不服，继续上诉日本最高法院。斗转星移，转眼又到了1989年。是年，田中角荣已年届七十有一，回首往事，感慨万端。想当年自己雄姿英发，叱咤于日本政坛之上，而今因天灾人祸，已是风烛残年，恐怕已无望东山再起。既然如此，还不如告别政坛，退隐林下，颐养天年。所以1989年10月14日田中角荣授权女婿、国会议员田中直纪向记者宣布：他已决定不再参加下届众议院选举，在本次议员任期届满后将退出政界。这就意味着，不论最高法院终审判决结果如何，田中角荣的政治生命已被洛克希德贿赂案所彻底葬送。

## 里库路特旋风

70年代的洛克希德贿赂案曾使田中角荣身败名裂，成为一名假释罪犯而饮恨退出政界。但是，若将它与80年代的里库路特股票丑闻相比，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了。

于1988年6月揭出、次年5月基本结案的里库路特行贿受贿案，涉及面之广、震动之大，在日本均史无前例，从而再次暴露了这个“金权政治王国”的腐败透顶。

### 首相辞职 谢罪天下

1989年4月25日上午11点半，日本首相竹下登在东京永田町首相官邸举行记者招待会，心情沉重地宣布：“里库路特问题延续到今天，已引起国民对政府的越来越不信任。对于招致这样的事态，我作为政府的最高首脑和自民党总裁，痛感责任重大。为恢复国民对政府的信任，我决定辞职。”

竹下首相准备辞职的消息一公布，日本发行量最大的《读卖新闻》就发表评论指出：“去年夏天以来，政局一直被里库路特案拖着团团转。如今首相终于在深陷泥潭的境况中要下台了。政界特别是保守政权结构性的腐败问题、受‘污染’的根子既深又广的丑闻，终于暴露出来了。”广大公众也对竹下的辞职决定反应冷淡，说：“他早该引咎辞职了！”

竹下闻之黯然泪下。这位被誉为自民党“新一代领袖”的政坛强人，时年才65岁，自1958年当选国会众议员起，已在日本政界摸爬滚打30余载，历任要职，政治斗争技巧娴熟。1987年11月，中曾根内阁任期届满，竹下击败党内两位实力最强的人物宫泽喜一和安倍晋太郎，荣任日本国第74届首相。

按日本宪法，首相任期一届两年，连选连任，但不得超过两届。从1987年11月算起，竹下任首相尚不足一年半，他怎么肯把好不容易戴到自己头上的首相桂冠摘下来拱手交给别人呢？

显然，竹下辞职实出无奈。在他决定去职后，有记者问他：“里库路特问题曝光后您是否想过事态会发展到首相辞职这样的地步！”竹下直言相告：“我从未想到里库路特问题会形成今天这样的不信任政府的波涛。”

确实，竹下首相是在春风得意、准备一展鸿图之际，被一场他所未曾料及的政治旋风刮下台的。那么，这场不期而至的政治旋风是如何形成的呢？

### 新闻记者 勇揭丑闻

1988年3月的一天，位于日本神奈川县川崎市火车站西口的一座崭新高层建筑内，张灯结彩，人头攒动，笑语喧哗，热闹非凡，原来里库路特公司正在这里举行庆祝川崎情报服务大楼竣工的典礼仪式。

可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向神奈川县警察局举报说，现川崎市副市长小松秀熙在担任该市企划调整局局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里库路特公司在川崎火车站西口技术开发区内购地建楼提供了诸多便利。为此，里库路特公司在1984年12月以每股1200日元的优惠价向小松局长转让了下属宇宙公司尚未上市的股票3万股。1986年10月，宇宙公司的股票得到证券交易所的认可，

公开上市出售，小松遂以每股 5000 日元的高价将手中股票抛出，获利 1 亿多日元。神奈川县警察局和横滨市地方检察厅接到举报后，决定进行内部侦察，对外封锁消息。

警察当局的谨慎行事，自然能蒙蔽住一般人的眼睛，却无法逃脱新闻记者的灵敏嗅觉。3 月下旬，《朝日新闻》横滨分社负责采访警察当局的年轻记者铃木首先察觉到了警察局的异常举动，遂对神奈川县警察局二处主要成员进行跟踪调查，初步获知小松副市长与里库路特公司间可能有不正常的钱权交易。4 月 19 日，铃木将此事向横滨分社副社长山本作了汇报，引起了山本的高度重视，指示要紧抓不放，务必弄个水落石出。

可正当记者们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神奈川县警察局却以此乃“普通经济行为”、“缺乏确凿证据”为由，把该案搁置了起来，停止追查，事情很可能就此不了了之。

怎么办？5 月中旬，山本召集分社全体成员举行了一次决定命运的会议。山本认为：“案情真相不白，几乎是灰色的，甚至是黑色的。如果我们现在就此罢手，那么内幕全都会隐藏在黑暗中，因此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去核对每一件事实，搜集每一个文件，然后在《朝日新闻》上发表。”对此，大家均表赞同。于是，山本指示几位记者分头到川崎市政府，神奈川县警察局、横滨地方检察厅、证券交易所及里库路特公司了解情况，顺藤摸瓜，力图彻底揭开这一事件的内幕真相。

会后，大家就活动开了。山本获悉里库路特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清楚有关股票交易的事，就派青年记者矶田直接到他家中进行采访。不料这位职员再三推脱躲避，最后在矶田的软磨硬缠下，他才拿出一份打印材料让矶田从速过目。材料上写道：1984 年 12 月，里库路特公司将其所属宇宙公司的未上市股票低价转让给了 76 名政界、财界要人及其他社会名流，并开列了这 76 人的名单及转让股票的数额，小松秀熙的大名赫然在内。

根据这一情况，《朝日新闻》杜记者先后 6 次登门采访小松副市长，进行核实调查。小松对记者的采访则给予种种刁难，一口否认有接受里库路特公司股票之事，继则在证据面前被迫承认接受过该公司的转让股票，但又认为这是正常的、法律所允许的买卖。

紧接着，记者们又经过半个月的调查取证，在确认市政府高官与企业相勾结进行钱权交易情况属实后，于 6 月 18 日在《朝日新闻》上发表了题为《川崎市副市长小松秀熙以权谋私，接受里库路特公司贿赂》的记者调查报告，揭开了里库路特贿赂案的序幕。

尽管《朝日新闻》并没把这一丑闻报道登在头版，但消息还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日本列岛，各新闻媒介对此竞相进行采访报道。在新闻舆论的压力下，6 月 19 日，川崎市市长伊藤举行记者招待会，表示要对小松副市长接受未上市股票一事进行彻底调查。精明强干、踌躇满志地准备竞选下一届市长的小松秀熙顿感大祸临头，赶紧于 6 月 20 日向伊藤市长提出辞呈，以求体面下台，结果遭到拒绝。当天，小松被宣布革去副市长一职，川崎市议会同时决定成立专门委员会清查他的问题。

初战告捷，山本等记者深受鼓舞，但他们并没有以此为满足，而是决定锲而不舍，继续进行追踪采访，由下而上，将涉嫌此案的人物一个个拉出来登报亮相。

从此，《朝日新闻》不断有有关里案的新闻爆出。

6月25日，该报披露了前文部省大臣森喜郎接受里库路特公司股票的情况。

6月30日，该报又一下端出了4位涉嫌政治家：自民党政调会长渡边美智雄以长子名义从里库路特公司购进未上市股票5000股，获利2600万日元；前农林水产相加藤6月以次女、秘书名义购进1万股，获利6000万日元；前防卫厅长官加藤竇一购进5000股，获利2000万日元；民社党委员长冢本三郎购进5000股，获利2600万日元。

7月6日，该报头版头条披露了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大藏省大臣宫泽喜一和自民党干事长安倍晋太郎3位政界巨头参与丑闻的内幕。

7月7日，该报再次在头版头条刊登了竹下登首相涉嫌里案及里库路特公司董事长江副浩正因丑闻败露而被迫辞职的消息。

《朝日新闻》的这一系列报道如同一颗原子弹，强烈震撼了日本列岛，里案逐渐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

### 朝野人士穷追猛打

日本是一个“送礼”盛行的社会，因而在送礼与行贿之间没有明确的界线。法律规定，政治家接受捐款，只要公布数目及其用途，即可免税；政治家也可自由进行股票交易，甚至通过买卖未上市股票获利。不过，如果政治家与公司企业之间利用股票之类进行钱权交易即属违法，构成为行贿受贿罪。

所以自6月中旬里库路特案被揭出后，日本朝野各界就强烈要求国会和司法当局彻底清查此案。自民党最大政敌社会党领袖土井多贺子大声疾呼，要求国会追查这一涉及政界高官的股票交易丑闻。社会党为此组成了自己的调查班子。民社党众议员濑崎弥之也在其秘书、儿子协助下，单枪匹马地展开了调查。

经过多方了解，濑崎议员获悉里库路特公司在1985年春天还发行了一笔股票。为了拉拢利用政财界要人，公司从所发行股票中收回了76万股“环流股”，于1986年9、10月间把它们全都转让给了包括13位国会议员在内的数十名大人物。濑崎将这一访查结果在众议院税制问题调查特别委员会上公布了出来，这下打中了里库路特公司的要害。因为1984年12月里库路特公司向76名政财界要人、社会名流转让的股票，离上市尚有近2年时间，还无法判定股票正式上市后的价格涨落情况，故而投机嫌疑不大，人们不一定把它看作是行贿受贿。而1986年秋的这次股票转让则不同，转让时间就在股票上市前夕，转让对象又几乎是清一色的政财界要人，投机色彩极浓，持股者只需在股票上市后转手出让即可牟取暴利，所以是货真价实的行贿受贿。里库路特公司深恐事情闹大，便派所属宇宙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松原弘携巨款登门拜访濑崎议员，试图用金钱封住他的口。但刚正不阿、疾恶如仇的濑崎根本不为所动，反而更坚定了与邪恶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他知道里库路特公司一定会再来进行游说收买，就与日本电视台的朋友取得联系，在自己公寓的接待室里安装了摄像机。果然不出所料，1988年8月30日，松原弘第六次造访濑崎。刚在会客室落座，松原就对濑崎说：“先生从事政治活动，想必有很多破费吧！”言毕，就从公文包中取出500万日元现金和一包点心，推到濑崎面前。濑崎不动声色，平静地问道：“贵公司认为敝人的身价大概

值多少？”松原不知就里，随口回答说：“愿先生一生奉公，我们将终生奉养。”谁知逕崎迅即变色，严词斥责了他的无耻行径，松原只得悻悻离去。他哪里知道，秘密安装的摄像机已把刚才那一幕悄然摄录在案。

9月5日，逕崎众议员在国会举行记者招待会，向社会公布此事。当日晚间，日本电视新闻节目播放了有关逕崎会客室的录像资料。舆论为之大哗，要求彻底清查里案的社会呼声更趋高涨。

9月8日，逕崎正式向东京地方检察厅控告松原弘及江副浩正等人的反社会罪行。东京地方检察厅随即调集精兵强将组成了特别搜查部，正式立案侦察。10月20日，该检察厅以贿赂嫌疑逮捕了松原弘，并搜查了位于东京银座的里库路特公司本部，运走多达1700个纸箱的有关材料。里库路特股票丑闻内幕渐渐大白于天下。

### 行贿受贿官商勾结

里库路特公司原系一个默默无闻的“大学新闻广告社”，1960年春天由刚从东京大学教育系毕业的江副浩正创办。最初连他自己在内总共才3名正式职员，以一间8平方米的斗室为办公地址，主要业务是为大学毕业生提供求职咨询。由于60年代是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时期，各公司企业求职需求旺盛，从而为江副这一小小的广告社提供了用武之地。1963年，该社以英文“招募”（recruitment）一词的读音更名为“日本里库路特门特中心”。第二年，为了顺口，又将“门特”二字去掉，正式打出“里库路特公司”的招牌。经过艰难奋斗，惨淡经营，里库路特公司终于从60年代的一个小企业发展成为70年代的中型企业，到80年代又迅速跻身于大企业的行列，共拥有大小子公司27家，职工26500人，经营范围涉及广告信息、房地产、旅游等，1987年年营业额达30亿美元，获利近4亿美元，被人誉为日本信息产业界的暴发户。

在奋斗求生存的过程中，江副浩正渐渐懂得，日本是一个由党阀、财阀派系分割而又相互制约的社会，是一个金钱与权力可以互换的社会，要想在竞争激烈的商界打开局面，就必须同政治权力结合。所以他在致富之后，就积极投门结友，以重金厚礼在政界、财界寻觅靠山，以钱开路，用钱买权，以权变钱，小出大进。具体手段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在政治家为筹集政治资金而举办酒会时大量购买酒会券；二是向政治家或政治团体提供巨额政治捐款；三是向于己有利的人低价转让本公司未上市股票，让购买者一经抛售即可致富。

在里库路特公司的“银弹”攻势面前，日本政财界的大亨要员纷纷“缴械投降”，利用手中权力为里库路特公司谋取不法利益。

80年代初，日本就业情报市场上雇佣信息泛滥成灾，刊出的广告常常名不副实，由此引起不少纠纷。为了加强对就业情报行业的管理，防止求职广告杂志间的不正当竞争，日本劳动省职业安定局准备修订《职业安定法》，严格有关就业情报刊物的发行条例。这势必将损害信息产业界大户——里库路特公司的利益。于是，里库路特公司决定立即开始对劳动省有关官员进行收买，阻止法令的修订工作。公司先邀请职业安定局局长加藤孝及其下属、业务指导课课长鹿野茂去打高尔夫球，相机进行疏通。然后，又请他们吃饭。待加藤孝有所松动后，再由江副浩正出马亲自宴请加藤。里库路特公司的收

买工作马上见效，1984年4月劳动省就决定暂缓修订《职业安定法》，只要有关企业加强自我约束。作为谢礼，1986年10月30日，里库路特公司以每股3000日元的低价向加藤孝转让了本公司未上市股票3000股，第二天股票正式上市，加藤立即抛售，一夜之间就净赚690万日元。

除劳动省外，里库路特公司还在文部省进行贿赂收买，为自己捞取经济和政治上的好处。1976年，里库路特公司聘请文部省管理局振兴课课长高石邦男为本公司讲师，然后在他的指导下出版发行了《专科学校指南》，开辟了新的财源。但因这类学校开停无常，且情报常有出入，故求学者控告里库路特公司的事时有发生。高石作为该公司高参，除在业务上予以指点外，还经常为公司平息纠纷，排忧解难。1986年6月高石升任文部省事务次官后，仍与里库路特公司保持密切联系，还聘请江副浩正为教育课程审议会委员、大学审议会委员。为感谢高石，江副浩正于1986年9月30日向其优惠转让未上市股票1万股，11月中旬高石抛售后净获利4000万日元。在里库路特公司和文部省的幕后交易中，前文部大臣森喜郎也起过穿针引线作用，所以里库路特公司同样向其低价转让了本公司未上市股票3万股。

再者，进入80年代后，为使里库路特公司迅速成为一个掌握新型计算机技术、电讯技术的现代信息库，精明异常的江副浩正又把目标瞄准了拥有先进设备和雄厚技术力量的日本电讯电话公司。1984年6月18日，江副亲自致函电讯电话公司总裁真藤恒，请求进行全面合作，真藤答应予以考虑。1985年4月电讯电话公司由国营企业改为半官半民的私营企业后，江副又先后两次与真藤进行会晤，要求真藤对里库路特公司开始搞的高信息产业给予全面支持，真藤欣然应允，多次指示公司董事式场英和长谷川寿彦在转售线路和大型电子计算机方面对里库路特公司“多多关照”。结果，里库路特公司轻而易举地获得了电讯电话公司专用线路的出租权，据此占领了市场，压倒了竞争对手。作为报答，1986年9月江副将里库路特宇宙公司未公开上市的1万股股票转让给了真藤的私人秘书村田幸藏，村田将抛售后所得2200万日元中的900万转存在了真藤的私人帐户上。与此同时，江副向电讯电话公司董事兼通信事业部部长长谷川寿彦转让股票1万股，使其牟利2000万日元。然后，在长谷川的帮助下，江副把本公司新置的大型电子计算机安装在电讯电话公司的大楼里，省去了大笔线路建设费和另建新机房的费用。

当然，里库路特公司最主要的行贿对象还是那些能呼风唤雨的政界巨头。据《朝日新闻》的不完全统计，该公司先后向60多位国会议员行贿，数额达13.3亿多日元。政府及政党最高层领导中，前首相中曾根以其秘书名义购进里库路特公司未上市股票2.9万股，股票上市后即抛售其中2.3万股，获利6385万日元，加上各种捐款4575万日元，一共从里库路特公司获得近1.1亿日元政治资金。中曾根内阁官房长官藤波孝生，接受里库路特公司转让股票1.2万股、政治捐款2000万日元。自民党干事长安倍晋太郎接受股票1.7万股、捐款5000万日元。

除上述政要外，接受里库路特公司股票较多的还有：前自民党政调会会长渡边美智雄、中曾根内阁防卫厅长官加藤竇一、中曾根内阁农林水产大臣加藤六月、竹下内阁副官房长官渡边秀央、民社党委员长冢本三郎等。

社会名流中，经济同友会副代表干事诸井虔和牛尾治郎、日本经济新闻社社长森田康、读卖新闻社副社长丸山岩、东京大学教授兼政府税制调查会特别委员公文俊平、政府税制调查会特别委员饭田清等数10名财界、舆论界



权贵也都程度不同地接受了里库路特公司未上市的股票。

### 法网恢恢 疏而有漏

1988年11月，东京地方检察厅特别搜查部根据已掌握的初步情况，成立了劳动省、文部省、日本电讯电话公司、政界4个专门小组，分头进行深入调查。与此同时，日本众议院也成立了“调查里库路特问题特别委员会”，开始传讯嫌疑犯及有关证人。在司法部门、新闻界及在野党的共同努力下，案情急速向纵深发展，在日本刮起了一股强劲的旋风，一批闻人耍人或中箭落马、丢官去职，或锒铛入狱、名誉扫地。

12月初，竹下内阁副首相兼大藏大臣宫泽喜一首先被端了出来。原来，1986年9月30日，宫泽的秘书服部恒雄以宫泽本人的名义低价购进了里库路特公司未上市的1万股股票，转手抛售后获利5200万日元。当时，宫泽也没想到用自己的名字登记买股票有何不妥。待到股票丑闻被揭出，那些以秘书或家属名义接受廉价股票的政界要人纷纷把责任推给别人，唯独这位主管金融证券业务的大藏大臣无话可说，在国会回答议员质询时支支吾吾，前言不搭后语，狼狈不堪。有在野党议员问：“您购买股票的3000万日元是自筹的还是里库路特公司贷给您的？”宫泽称是自筹的。可是当在野党议员要其出示付款证明书时，宫泽却左翻右摸找不出来，额头上开始沁出点点汗珠。在野党议员断定宫泽是在撒弥天大谎，就放胆威胁说，如果他交不出购买股票的物证，他们就拒绝参加在参议院审议政府提出的税改法案。宫泽被逼入了死胡同，被迫于12月9日向竹下首相提出辞呈，成为因里库路特案辞职的第一位内阁阁员。

宫泽辞职下台使竹下内阁和自民党陷入难堪的境地。为了摆脱被动局面，改善内阁形象，竹下立即着手改组内阁，明确表示绝不让与里案有染的人入阁。

12月27日下午，经过精心挑选酝酿的竹下新内阁宣告成立。在当晚举行的新内阁第一次会议上，竹下再次强调：“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要建立政治道德，恢复国民对政治的信任。”他希望大家协力同心，共度难关。众阁员均表示当为此披肝沥胆，不遗余力。尤其是新任法务大臣、素有清廉美称的长谷川峻在随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就他与里案有无牵连问题作答时，洒脱幽默地说：“正因为没有关系，所以才出现在你们面前。”其言掷地有声，令人肃然起敬。

然而颇具讽刺意义的是，第二天日本报界就爆出了一大新闻，揭露长谷川峻及其政治后援团体“迫娼会”从70年代初起就每月接受里库路特公司4万日元的政治捐款。长谷川峻以政治捐款乃秘书代办为由推说他本人对此一无所知，但作为追究里库路特公司贿赂案的主管大臣却接受了该公司政治捐款这一事实显然令人感到困惑。所以，12月30日上午，走马上任仅4天的长谷川峻就向竹下首相递交了辞呈。事后，他对新闻界解释说，作为追究里库路特问题的主管大臣，“因不知道曾接受里库路特公司政治捐款一事，导致了说谎的结果，有负被任命为大臣的期待，惭愧不已，深表歉意，故辞去法务相职务。”

长谷川峻风波刚平息，1989年1月29日，国务大臣、经济企划厅长官原田宪又因接受里库路特公司的后援会会费问题而被迫辞职。

短短 2 个月之内竟然有 3 位内阁大臣被迫去职，充分说明了里案波及范围之广，危害之烈。

1989 年 2 月 23 日上午，日本最高检察院、东京高等检察院、东京地方检察厅与法务大臣举行联席会议，认定江副浩灭低价转让未上市股票是一种行贿行为。下午，江副浩正即以行贿嫌疑罪被东京地方检察厅缉拿归案。同日被逮捕的还有日本电讯电话公司董事长谷川寿彦、式场英和劳动省前业务指导课课长鹿野茂。

3 月 6 日晚，日本电讯电话公司董事长真藤恒及其秘书村田幸藏被押上警车，拘捕入狱。

3 月 8 日，前劳动省事务次官加藤孝以受贿嫌疑被东京地方检察厅逮捕。

3 月 28 日晚，前文部省事务次官高石邦男也因受贿嫌疑而锒铛入狱。

在涉嫌里案的政要中，除宫泽等少数人“犯傻”外，绝大多数人都把责任全部推到秘书头上，为自己开脱罪责。前中曾根内阁官房长官藤波孝生就是这样一位狡猾的政客。尽管新闻媒介不断披露其涉嫌股票丑闻的材料，但他自恃无真凭实据落入警方之手，故而老是强调此乃其秘书所为，与他无干。但纸是包不住火的。1989 年 3 月 31 日，东京地方检察厅经深入侦查宣布：根据藤波秘书德田英治的交代和江副浩正本人的日记、供词业已查明，里库路特公司向藤波秘书德田转让的 1.2 万股股票是以藤波本人为对象的，且藤波已将出售股票所得 2500 万日元用于购买房子。此外，藤波在 1986 年夏季、1987 年年底两次共接受里库路特公司政治捐款 2000 万日元，并以秘书名义存入了银行。谎言终于被戳穿，检察机关随即对藤波提出起诉。

### 直捣中枢“大厦”倾圮

政财界要员的相继被捕和藤波孝生“秘书盾牌”的被打破，标志着里案的侦破工作开始进入新的阶段。社会舆论普遍认为，好戏还在后头，必须乘胜追击，把深藏幕后的巨头挖出来。

1989 年 3 月 31 日，《朝日新闻》再次刊出爆炸性新闻《里库路特公司购买了 2000 万日元竹下“鼓励会”的宴会券》。原来，1987 年 5 月 21 日，时任自民党干事长的竹下登为了为将来出任首相作准备，在东京举行了一次盛大酒会，与会者达 13000 人，宴会券每张 3000 日元。举办这种酒会本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政治家借机聚敛活动资金，与会者则进行政治投资。善于窥测风向的江副浩正早就意识到了竹下登作为政坛明星的价值所在，所以慷慨解囊，里库路特公司一下购买了近 700 张宴会券，价值 2000 万日元，其子公司宇宙公司也购买了 3000 万日元。

4 月 6 日，《每日新闻》也刊载消息说，1987 年 5 月底，竹下登的后援组织“岩手长期政策恳谈会”在岩手县盛冈市同样举行了一次大型酒会。在此次酒会上，里库路特公司购买了 3000 万日元的入场券，为掩人耳目，特将其中的 2000 万日元作为“代管金”，通过竹下密友、内阁官房副长官小泽一郎的事务所交给了竹下事务所。

4 月 7 日，时事社以《又发现新的事实》为题，报道里库路特公司曾经向竹下登提供了 2500 万日元的政治捐款。

报界接二连三地披露首相与里库路特公司的肮脏关系，使竹下登这位以“竹子上下均有节”为座右铭的“政治阿信”声望大跌，面临严重的“信任

危机”，国民对其内阁的支持率从 1988 年 10 月的 41% 暴跌到 3%。

竹下政权岌岌可危，各在野党乘机猛攻。4 月 7 日下午，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社民联的首脑在国立京都国际会议厅举行会谈，一致要求竹下内阁下台，解散众议院，重新进行大选，以实现局势的转变。

与此同时，自民党内也一片混乱，离心倾向日益加剧。由于担心受竹下丑闻的牵连，一些年轻议员和地方议会、组织纷纷退党，建立以后援会团体为中心的傀儡新党。4 月 8 日，自民党资深政治家、前国务大臣河本敏夫直言不讳地指出。为了早日结束由里案引起的混乱局面，竹下首相应顺从民意辞职下台。

为摆脱四面楚歌的处境，竹下决定接受谋臣们的建议，主动向国民交代自己与里案的关系，并向国民表示歉意，以此获取谅解，挽回影响。于是，4 月 11 日上午，竹下登首相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就里库路特公司政治捐款问题和其他有关情况一一作了说明，公开承认 1985 年到 1987 年间他及其身边人从里库路特公司共得到了总额为 1.51 亿日元的政治捐赠。在这次答辩中，竹下该交代的坦白，该澄清的解释，该承认的认帐，态度相当谦恭，以致当在野党议员最后问他是否已交代清楚了时，他也未敢理直气壮地说一个“是”字。

竹下登的“苦肉计”收到了相当效果，使朝野上下对他的追究暂告一段落。而另一位里案重大涉嫌者、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却因态度强硬而引火烧身。

中曾根与里案的关系非同一般，除了报界已揭露的从里库路特公司处接受了近 1.1 亿日元政治资金外，1988 年夏天中曾根及其长子、参议员中曾根弘文还一度接受了里库路特公司分别开出的 500 万日元和 100 万日元的支票。在真藤恒被捕之后，人们又怀疑他是否接受过里库路特公司的贿款、为该公司从美国购进两台大型电子计算机开过方便之门？为此，在野党一直强烈要求国会传讯中曾根，而中曾根认为这样做有损其作为前首相和自民党最高顾问的尊严，故而坚决不干。竹下登也担心如果细究下去可能会使自民党和政府内阁从根本上发生动摇，所以极力回避让中曾根到国会作证，试图保其过关。可是，在野党态度也很强硬，一致表示：中曾根一天不到国会作证讲清与里库路特公司的瓜葛，他们就一天不参加参议院 1989 年度政府财政预算的审议工作。

竹下登处在夹缝中，好生为难，尽管心急如焚，却又一筹莫展，只能“忍”着，期望随着时间的流逝事态能出现某种转机。不料，4 月 14 日，检察当局获悉，从 1986 年 2 月至 1988 年 8 月里库路特公司向自民党干事长安倍晋太郎的夫人安倍洋子共提供了 900 万日元的“顾问费”。这对已经摇摇欲坠的竹下内阁来说无疑又是沉重的一击。

4 月 19 日，社会、公明等在野党再次召开协议会，商讨共同取代自民党的政治纲领。

4 月 21 日，自民党与在野党就国会通过 1989 年度预算草案问题举行的谈判宣告破裂。同一天，日本经济同友会代表干事石原俊举行记者招待会，指出：“政治改革应该交给双手没有被里库路特事件弄脏的人来办。”初次表达了经济界要竹下登下台的意向。

4 月 22 日，新闻界又揭露 1987 年竹下登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时曾通过其秘书青木伊平向里库路特公司“借款”5000 万日元，这对竹下来说是致命的一击。政界、财界及广大国民由此一致强烈要求竹下辞职。

在这种形势下，4月25日，竹下被迫宣布：一俟国会通过1989年度财政预算他就辞职引退。

5月29日，东京地方检察厅宣布里库路特案件的侦查工作结束。在历时264天的侦查期间，共有3800多人接受查讯，逮捕14人，向法院起诉17人（包括以简化形式起诉的4人），其中有国会议员2人，43位政治家、文官、记者、商人被迫辞职。

在上述被捕、起诉、辞职的人当中，虽然也有公民党成员及财经界、新闻界人士，但以执政的自民党要人居多，该党因此而声誉骤降，党内一时竟然无人站出来收拾残局，直至6月2日才最后确定由原外相宇野宗佑继任日本首相。

6月12日，法务大臣谷川和穗和法务省刑事局局长根来泰周向国会提交关于里库路特事件的最后报告，指出：1984年12月里库路特公司向包括3名国会议员在内的76人转让了该公司未上市的股票，由于转让离股票正式上市尚有22个月，无法确定能否获利，故行贿受贿罪不能成立。1986年9月至10月，里库路特公司又向包括13名国会议员在内的79人转让了即将上市的股票，但除中曾根内阁官房长官藤波孝生、公明党议员池田克也外，其余人接受转让股票与各自职权范围无直接联系，不能证明其中存在等价交换关系，因此也不能认定是行贿受贿。至于政治捐款，除以简化形式起诉的4名议员秘书外，尚未发现其他人违反《政治资金限制法》。

这样，由于缺乏所谓“具体罪证”和法制上的疏漏，涉嫌里案的政财界要人大部分逃脱了法律的制裁，广大日本国民对此表示强烈的失望和愤慨，决定利用即将到来的参院选举回敬执政的自民党。

1989年7月23日，日本举行第15届参议院选举，结果在此次改选的126个议席中，自民党仅得到36席，比原来减少33个席位，而反对党社会党却获得了46席，比原来增加24席，成为在参议院中可以与自民党分庭抗礼的第二大党，34年来自民党在参议院一直占据的过半数席位的优势随之消失。这表明：在自民党重新收复失地之前，只要在野各党联手对付自民党，自民党在参议院就将无所作为。

7月24日上午，上任才53天的宇野宗佑首相在东京自民党总部宣布，由于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的失利，他决定引咎辞职。8月8日，前文部省大臣海部俊树出任新首相，这已是1989年以来的第3个自民党政权。

里库路特旋风给自民党带来的冲击和重创由此可见一斑。

## 死无葬身之地的马科斯

万顷碧波中的夏威夷，美国的黄昏从这里开始。

红日西垂，残阳如血，暮蔼开始悄悄降临檀香山山岗。但见花木丛中，一幢幢各具特色的私人别墅鳞次栉比，直达山巅。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及其夫人伊梅尔达的住宅就座落在其中，这幢价值 150 万美元的私人别墅尽管对一般人来说已是极尽奢华，但与菲律宾总统府马拉卡南宫相比显然有着天壤之别，再加住宅外有明岗暗哨严密把守，行动没有自由，这使穷奢极欲、颐指气使惯了的马科斯夫妇黯然神伤，烦恼丛生，经常相对垂泪，长吁短叹，惟有从对往昔的美好回忆中获得些许安慰。

### 马科斯王朝

费迪南德·埃·马科斯，1917年9月11日出生于菲律宾最北部伊罗戈斯省萨拉特镇的一个官僚家庭，天资聪颖，擅长演说，1939年毕业于菲津宾大学法律系。在1940年举行的全国律师资格会考中以最佳成绩夺魁，从此名噪国内。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马科斯毅然脱下律师黑袍列身戎伍，组织游击队进行抗日斗争。

战后，马科斯开始投身政治活动。1949年，当选为众议员，并担任进口控制委员会主席。1954年5月1日，经过11天的闪电式恋爱，马科斯与身材高挑、模样俊俏、被誉为“塔克洛班玫瑰”的伊梅尔达喜结连理。从此，马科斯在伊梅尔达的全力配合下官运亨通，扶摇直上。1959年出任参议员，1963年被推举为参议院议长。1965年11月以压倒优势击败对手莱逊，当选为菲律宾独立后的第六任总统。

马科斯执政之初倒也颇有作为，实行“土地改革”，发动“绿色革命”，注重教育，启迪民智，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权势欲恶性膨胀起来，开始恋栈总统的职位，推行独裁统治。1972年，马科斯眼看第二届总统任期即将届满，就悍然宣布实行军管，逮捕了反对派领袖贝尼尼奥·阿基诺和数以千计的所谓“颠覆分子”，并禁止集会、游行、罢工。第二年又颁布新宪法，改美国式总统制为英国式责任内阁制，规定总统在军管期间兼任总理。1981年军管被迫取消后，为确保权力不被削减，马科斯再次修改宪法，把政体改为法国式总统制，规定总统在非常时期拥有绝对权力，任期6年，不受连任一次的限制。

为维护专制统治，马科期任人唯亲，培植死党。其夫人伊梅尔达从1975年起任大马尼拉市市长，1978年被非正式定为总统继承人，1979年被任命为由各部部长组成的内阁会议主席，成为菲律宾第二号最有权势的人物。他俩唯一的儿子朋朋担任伊罗戈斯省省长。伊梅尔达的兄弟科科伊先担任莱特省省长，后又任驻中国大使、驻美大使。以马科斯为首的新社会党控制了国会88%的议席和全国90%的省市市长职位。海陆空三军司令、总参谋氏、总统府警备司令、国家安全情报局长、首都警察部队司令等军界要职也大都由忠于他的伊罗戈斯省同乡担任。

在马科斯的严酷统治下，议会形同虚设，政党活动绝对禁止，大批反对他的政界人士、记者、学生身陷囹圄，“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与此同时，马科斯夫妇依仗权势，使用一切手段营私舞弊，侵吞公款，

搜刮民财，敲诈百姓。

马科斯在担任国会议员时，就曾有人给了他一个“10%先生”的绰号。当上总统后，尤其是1972年实行军管后，“10%”逐渐公开化、制度化，以致菲律宾的任何事业、投资、生意都必须给马家烧香进贡，打点回扣，否则，一个行政命令或电话就可使你破产倒闭。

从50年代中期起，日本开始向菲律宾支付战争赔款，总额为5亿多美元，分20年付清。结果，马科斯夫妇设法将其中的很大一部分纳入了自己的腰包。70年代初，日本又向菲律宾提供了共达50亿美元的援助，主要用于购买日本的钢铁、机器、饲料和纤维。在此过程中，伊梅尔达又大做手脚，收取了大笔佣金和贿金。

世界银行向菲律宾提供的数10亿美元贷款，其中相当部分不是被马科斯夫妇乱花一气，就是变作了通往私人银行账户的滚滚财源。

马科斯在位20年，使菲律宾这个本无债务的国家光欠外债就高达265亿美元，5500万菲律宾人中，70%贫困潦倒，难于谋生，大批菲律宾姑娘穷得吃不饱饭，只好卖良为娼，还有不少人当了国际邮购新娘。而马科斯夫妇通过巧取豪夺，聚敛了大批财富。马科斯就任总统前，仅拥有财产3万美元。到1986年倒台时，拥有财产估计不下百亿美元，其中贪污金额就达30亿美元，数额之巨实属罕见。

## 阿基诺事件

1983年是马科斯执政的第18个年头，长期的独裁统治已使他在国内很不得人心。恰在此时，他的劲敌阿基诺要结束流亡生活回国了。

阿基诺1955年从政，曾任市长、省长、参议员，1970年成为反对党领袖。两年后，他向马科斯提出挑战，公开宣布其独裁统治的12条罪状，并组织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马科斯惊恐万状，以“策划谋杀、颠覆以及非法拥有武器”罪将阿基诺逮捕入狱，判处死刑终因美国反对，没敢下手。在关押7年多之后，于1980年将其驱逐出国。

1981年马科斯宣布取消军管后，流亡美国的阿基诺决心回到祖国去，通过合法手段与马科斯一决雌雄。马科斯闻讯，赶紧派夫人伊梅尔达赴纽约会见阿基诺，威胁利诱兼施，要他留在美国安心做寓公，声言如若回马尼拉必有生命危险。但阿基诺决心已定，不为所动。1983年8月21日，他乘波音767飞机踏上了回国的航程。

这天，马尼拉国际机场森严壁垒，大约5000名航空保安部队士兵把守了机场的各个出口，停机坪上还有一批荷枪实弹的军人在来回巡逻。尽管政府严密封锁消息，但机场外还是聚集了几万名欢迎群众，阿基诺的老母也在其中。

下午1点50分，阿基诺乘坐的飞机安全着落，缓缓滑向候机楼的8号通道。待通道门与机舱门接通开启，3个戎装军人鱼贯进入机舱内。一位士兵认出了坐在椅子上的阿基诺，问：“你是阿基诺先生吧？”阿基诺点头称是。“我们是来接你的，请跟我们走！”士兵带着阿基诺朝舱外走去。同行的朋友、记者企图跟在后面，但被舱门外的便衣拦住了。

30秒钟后，当阿基诺下到舷梯的第11个台阶时，走在他后面的士兵突然拔出手枪向其脑后射击，阿基诺中弹从舷梯上摔下，扑倒在地上，鲜血从

头部迸涌而出，瞬间便咽了气。几乎与此同时，从停在机侧的深蓝色中型军车上被推下一个人来，当他正踉跄着向前行走的时候，枪声再次响起，他也仰卧倒在血泊之中。深蓝色中型军车的后门迅即打开，从里面跳下几名士兵，将阿基诺尸体拖上车，然后飞速离去。军车已开出很远，守在机场的士兵才朝车子所去的方向胡乱开枪。从枪击开始到运走阿基诺尸体，前后仅 5 分钟。

阿基诺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杀，全世界为之震惊，在菲律宾更是掀起了一场狂涛巨澜。千千万万的人走上街头，高声怒吼，进行抗议。出租车司机身着 T 恤衫，商人佩带着摩洛哥人腰刀，肩并肩走在反马科斯的示威游行行列里。阿基诺下葬之日，50 万人前去向其遗体告别，200 万人步行 20 余公里为其送灵。人们站在房顶上、窗户口，振臂高呼咒诅马科斯的口号。晚上，成百上千的青少年冲向总统府马拉卡南宫，向里面投掷石块、瓶子，与警察发生武装冲突。

为了平息风暴，8 月 23 日下午，马科斯装模作样地下令成立了一个以最高法院法官费尔南多为首的 5 人司法委员会，调查阿基诺被杀案。由于这 5 人全是马科斯的亲信，所以人们非常怀疑它的公正性。

8 月 30 日，马科斯政府发表公报，宣布躺在阿基诺身边的那个人就是凶手，名叫罗兰多·加尔曼，此人是个职业罪犯，这次很可能是受菲律宾共产党的指使刺杀了阿基诺。

然而，公众对这个结论根本不相信，强烈要求追查真正的凶手。于是，10 月 14 日，又成立了一个以前上诉法院法官阿格拉瓦女士为首的 5 人民间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一成立就受到了巨大的压力，经常有人打匿名电话、写匿名信，进行威胁恫吓。委员会顶住压力，在 1 年时间里共举行了 183 次公开或秘密的听证会，汇集了 2 万多页的证词和证据材料。

1984 年 10 月 23 日，阿格拉瓦女士和委员会其余 4 位成员分别提交了 1 份报告，一致认为所谓共产党嫌疑犯加尔曼不可能是谋杀阿基诺的凶手。

1985 年 1 月，菲律宾检察院正式向法院控告马科斯最得力的鹰犬、武装部队参谋长贝尔等 25 名军人和 1 位政府官员，说他们与谋杀案有牵连。贝尔随即离职待查。

2 月 1 日，法院正式受理此案，但听证工作遇到了阻碍。一些关键证人，包括“凶手”加尔曼的亲友、枪击现场的航空公司职员等，均在作证前突然失踪。由于没有证人，听证会被迫一再延期。

12 月 2 日，法院对阿基诺案作出正式判决；全体被告均无被指控的罪行。

判决书刚宣读完毕，法庭内外顿时扰乱成一片。法庭内人们击掌跺脚、嘘声不断，法庭外汽车喇叭震天响，以表达对判决结果的极度不满。

马科斯一手遮天、自我包庇的行为进一步激发了人民群众的反政府活动，也壮大了反对派的队伍，使原来四分五裂的各反对党在斗争中为了共同的目标逐渐团结起来。1984 年，国民议会改选，结果反对党一举夺得了全部议席的三分之一，从原来的 11 席增加到 60 多席，显示了不可忽视的力量。

## 政治大决斗

马科斯眼看人心日渐转移到反对党一边，自己的统治基础有瓦解的危险，就决定铤而走险，于 1986 年 2 月提前 1 年半举行总统大选。这是战后发生在菲律宾的一场最激烈、最惊险的政治决斗。

角逐一方是执政的新社会党总统候选人马科斯和副总统候选人、菲律宾最具声望的政治家之一托伦蒂诺，另一方是非律宾最大反对党统一民族民主组织的正副总统候选人科拉松·阿基诺和劳雷尔。

马科斯开始时对反对党的竞选活动并不介意，因为他拥有执政党的有利地位，掌握着电台、电视台、主要报纸等舆论工具，有1.6亿美元的竞选经费，尤其是掌握着一支令人可畏的武装力量，所以他公然嘲笑科拉松·阿基诺说：“我和女士们对话一向感到愉快。”并攻击阿基诺夫人毫无从政经验，对经济和管理国家一窍不通，与菲共新人民军有勾搭，如她掌握政权，国家就将陷于混乱分裂，共产党就会在菲律宾上台。阿基诺夫人与劳雷尔不畏强暴，深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他们在全国各地辛勤奔波，或会见选民，或发表演说，号召人民在“贪婪和腐朽的政权”与“自由、开放和负责的政府”之间作出抉择。阿基诺夫人毫不讳言自己是个家庭主妇，“对政治我是外行，但作为围着锅台转的家庭主妇，我精通日常经济”。她还针对马科斯的讥讽回敬说：“他们说我没有能力和经验来管理这个处于危难中的国家，那么请大家看看，在自称有丰富经验的那个人的统治下，这个国家现在被搞成了什么样子！”阿基诺夫人的竞选讲演雄辩流畅，充满号召力，获得广泛好评。

民意测验表明，阿基诺夫人的支持率大大高于马科斯。这下马科斯有些慌了，立即召集会议研究竞选策略，决定在其办公室安装最先进的计算机系统，并向全国各个村庄派驻竞选工作人员，随时汇报竞选动态。

恰在此时，国际盟友美国也开始对马科斯政权失去信心，产生不满。

美国与菲律宾的关系一直很特殊。在菲律宾不仅有美军的苏比克海军基地、克拉克空军基地，美国还一直想把菲律宾建成它的“民主橱窗”以影响整个亚洲。但近几年来，马科斯不仅利用基地问题与美国讨价还价，而且“民主政治”建设搞得一团糟，随处可见反政府游行、愤怒的脸庞和破烂不堪的街道村庄，尤其是阿基诺被刺事件发生后，菲律宾陷入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之中。美国政府根据情报判断马科斯政权已岌岌可危、不可长久，就开始耍弄小动作败坏马科斯的声誉。国会议员公开揭露马科斯通过贪污手段在美国蓄置财产，更有人根据美国军方文件披露马科斯在二战结束前曾因“以欺诈手段募捐钱财”而被一名美军上尉逮捕过。

马科斯对此极为恼怒，指责这是“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对菲律宾内政进行的“赤裸裸的、露骨的干涉”。

在这微妙的国际国内形势下，紧张热烈的竞选活动到1986年2月5日午夜宣告结束。

2月7日上午7点大选开始，阿基诺夫人一早就来到她家甘蔗园旁的一个投票站投票，并满怀信心地对记者说：“我希望在就职仪式上再看到你们。”同日，马科斯一家也乘坐直升飞机回到家乡参加选举。这一天，全菲律宾大约有2600万选民在全国86000个投票站投了票。

美国总统里根派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卢加尔为首的观察员代表团到菲律宾监督选举过程。有44人组成的代表19个国家的国际观察团也来到马尼拉。各国驻菲使馆的外交官奉本国政府指示全部出动。此外，还有1000多名记者从世界各地赶来采访这个国际瞩目的新闻事件。

在投票选举的过程中，马科斯竞选班子使出浑身解数进行舞弊。在不少地方，马科斯的竞选人员就站在选举站门口，给每个准备投票的人递上一个信封，上面印着“圣诞快乐”的字样，虽然时值2月，圣诞节已过去近2个



月了。信封里装着1张大额钞票和1张已经签上选举马科斯的选票。在有些地方，带枪打手竟然出现在票箱旁监督选民投票，有的人投了科拉松·阿基诺一票后就挨了枪子儿，运气好的就被揍一顿了事。其他诸如涂改选票、抢夺票箱、雇佣“选民”，临时更改投票地点等手段也屡见不鲜。

投票结束以后，分别由政府的选举委员会和一个不属任何党派的国民自由选举运动负责计票。到2月10日，政府选举委员会宣布说，在已统计出来的约28%的选票中，马科斯和阿基诺夫人的得票率分别为55%和45%。而国民自由选举运动的统计表明，阿基诺夫人和马科斯的得票率分别为54%和46%。为什么差距这么大，显然是有人在其中做了手脚。

2月15日，计票工作结束，国民议会宣布，马科斯以多得150万张选票的优势击败科拉松·阿基诺，赢得了本届大选。马科斯称“这是我一生中经历过的最为艰苦的战斗之一”，并匆匆宣布将于2月25日举行就职仪式。

阿基诺夫人立即发表声明，表示不承认选举结果。2月16日，她在马尼拉有40万人参加的群众集会上，再次抗议马科斯的欺骗宣传，宣布自己以压倒优势当选菲律宾总统，并号召全国各阶层人士——工人、学生、商人、职员罢工、罢课、罢市、罢报、罢银行，抵制此次大选结果，迫使马科斯总统辞职。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科·阿基诺得到了举国上下的同声支持，而马科斯却遭到了大多数人的致谴责。

国际舆论也迅速作出反应。许多国家对选举中出现的舞弊和暴力行为感到震惊，表示遗憾。日本报纸称这次总统选举是“菲律宾历史上最肮脏的一次选举”。英国、法国、西德、澳大利亚、新加坡、泰国等不少国家的人士纷纷发表谈话，指出马科斯依靠非法手段赢得的“胜利”一钱不值。美国参众两院分别通过决议，谴责菲律宾的大选是一场十足的骗局，要求政府中止对马科斯的援助。

可见，在这场政治较量中，马科斯并没捞到什么好处。

## 一国竟二主

菲律宾朝野双方尖锐对立，厉兵秣马，气氛极度紧张。到2月22日，局势发生了突变。当晚6时，马科斯的铁杆心腹——国防部长恩里莱和武装部队参谋长拉莫斯发动兵变，在国防部大楼举行记者招待会明确宣布反对马科斯，支持阿基诺夫人，并迅速与之建立了联系。

几小时后，马科斯发表电视讲话，要求恩里莱和拉莫斯立即停止这种愚蠢行动，主动投降。

23日早晨，恩里莱和拉莫斯率兵变部队从国防部大楼转移到菲律宾保安队总部和联合警察司令部所在地克拉梅兵营。马科斯忙命恢复原职的武装部队参谋长贝尔采取果断行动。贝尔遂命令塔蒂曼尔将军指挥的海军陆战队出动坦克包围克拉梅兵营。但全副武装的士兵不久就被闻讯而来的成千上万群众所包围。结果，坦克部队并没有冲向兵营，而是朝相反方向退去。

24日，又有大批陆军、空军官兵集体投向兵变部队。马科斯迭遭挫折，懊丧已极。无奈之下，他只得在总统府通过电视直播宣布，从晚上6时起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可他话音未落，电视节目突然中断了。原来，电视台也被反叛部队占领。

人们对马科斯的戒严令置若罔闻，纷纷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

傍晚，拉莫斯派出2架战斗直升机高速从海上方向低空掠过总统府。飞机发出的轰鸣声震耳欲聋，使马科斯在心理上遭受巨大的打击。

晚上，形势急转直下，军政官员纷纷倒戈。在25万军队中，投向兵变一方的已达85%。政府各机构部门中，90%的人宣布脱离马科斯政府。菲律宾驻世界各国外交使节纷纷声明，他们不再代表马科斯政权。甚至连马科斯的发言人克里斯托瓦尔也公开表示，马科斯应“顺应菲律宾民意和国际舆论”，辞去总统之职。

在大洋彼岸，美国政府经过仔细研究，确认马科斯时代已经结束，因而在24日下午（华盛顿时间24日上午）由白宫发言人斯皮克斯向记者们发表了里根总统关于菲律宾局势的声明。斯皮克斯说，里根总统在接到了关于忠于马科斯的贝尔将军“可能向盘踞在离菲律宾首都不远的2名叛军的军事领导人及其支持者发动攻击的不安消息”之后，发表了一份要求马科斯辞职的声明。声明说：“试图通过暴力来延长现政府的寿命是枉费心机。解决该危机的唯一办法是向新政府和平移交权力。”这声明等于是给马科斯下了一道催命符。

此时的马科斯真是四面楚歌，山穷水尽。他抚今追昔，彻夜难眠。25日凌晨3时，马科斯通过热线电话向里根总统的好友、参议员拉克索尔特求计，问白宫刚发表的要他辞职的声明是否真的？美国能否作出让他与阿基诺夫人分享权力的安排，如做名誉总统？如果他出走，美国能否保证他全家的安全？得到的回答是：“美国态度很明确，现在再想分享权力已晚，但安全出走不成问题。”马科斯沉默良久，最后有气无力地说出了“我非常非常失望”这句话。

2月25日上午10时40分，马尼拉郊外的菲律宾俱乐部，阿基诺夫人在众人的欢呼声中，由最高法院法官劳迪奥·特安基主持仪式，宣誓就任菲律宾总统。他说：“如果说我们人民的权力和自由14年前是在沉沉子夜之中被盗走，那么今天，人民在朗朗白昼之下堂而皇之地把它们收回了。大厅里挤满了上千名官员和各界名流，驻菲大使馆一等秘书也以“私人身份”出席了仪式。

1个多小时后，马拉卡南宫典礼厅，马科斯在阴森凄凉的气氛中也举行了就职仪式。没有一个外交使节到场祝贺，27名内阁部长中也只有8名出席，连副总统、总理、议长这样的重要人物也没有露面。礼毕，马科斯走上阳台，对寥寥无几的追随者发表讲话说：“此时此刻，没有人比我更自豪，不管我们面对何种挑战、何种障碍，我要对你们，对所有其他人说，我们必将战而胜之。”伊梅尔达则激动地哽咽着发誓说，她要为人民服务，“直至最后一口气”。整个典礼充满了悲凉气氛。

## 死无葬身地

马科斯夫妇从阳台回到屋内，环顾左右，前来祝贺的人早已离去，冷冷清清，而总统府外几十万群众的怒吼声却不绝于耳，间或还能听到阵阵枪声。喊声、枪声使马科斯夫妇不寒而栗。

当天下午，拉莫斯的空军又向总统府发射了一枚火箭。至此，马科斯只得痛下决心——走。下午5时，他首先打电话给恩里莱，表示愿意让权，条

件是保证他一家人出走的安全。恩里莱表示同意。然后，马科斯又打电话给美国驻菲律宾大使，要求赶快派飞机来。晚上9时许，4架“愉快的绿色巨人”式直升飞机在夜幕中降落在总统府大院里，马科斯和家人及其心腹贝尔将军等90人匆匆钻进飞机，飞往位于马尼拉西北的克拉克美国空军基地。

“马科斯逃走了！”消息迅速传遍马尼拉市的每一个角落。数百万市民自发走上街头，载歌载舞，欢庆胜利。广大群众推开卫兵冲进总统府，把马科斯夫妇的巨幅画像或挥拳击破，或扔进屋外的鱼池，打开伊梅尔达的地下储藏室，人们恍如走进了一家小型百货商店，只见成排成排的架子上各种服饰鞋帽、穿戴用品琳琅满目，五彩缤纷，计有上衣2500件、貂皮大衣15件、裤子3500条、胸罩500个、阳伞65把、手套68双、太阳眼镜71副、手提包888个，还有5架子五光十色的皮箱、大瓶大桶昂贵的进口化妆品。尽管人们平时对马科斯夫妇的奢侈生活已有所耳闻，但在亲眼目睹现场后仍不免大吃一惊。

再说马科斯夫妇乘坐直升飞机抵达克拉克美军基地后，还想回伊罗戈斯省去，但事态的发展迫使他们打消了这个念头。于是，只能转乘美国的洲际运输机，经关岛前往夏威夷檀香山。刚下飞机，马科斯一家及其随行人员就被安排在檀香山郊外的希卡姆空军基地招待所。可是，他们的300箱行李却被夏威夷海关扣留了。其中有22箱比索新钞（约值120万美元），2张折合180万美元的菲律宾银行存款证，满满15箱黄金、钻石、珠宝、钟表，还有大量珍贵艺术品、证券、房地产契……美国海关将这些东西一一登记造册，并于3月18日将这份长达2300页的资产清单交给了菲律宾新政府。

阿基诺夫人领导的新政府上台后，立即下令冻结马科斯及其亲友在国内的全部资产，并成立了一个以萨隆加为首的廉政委员会，专门清查马科斯家族在国内外的财产。

经过3年的艰苦调查，廉政委员会初步查明马科斯家族的资财有：

在菲律宾，房地产4500亩、土地5000亩、农场23处、公司232家、电视台18家、广播电台36家、飞机29架、游艇13艘、现金10亿美元。黄金数吨、珠宝折合10亿美元。

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区4栋办公大楼、洛杉矶贝弗利山庄别墅、夏威夷檀香山别墅。现金及珠宝7亿美元。

在瑞士，银行存款10亿美元。

在澳大利亚，5亿多美元。

在巴西、至少有3亿美元。

此外，在香港、印尼、荷兰、英国、巴哈马等国家和地区，马科斯家族也有大量财产存款。

这些发现，与马科斯家族实际拥有的资产到底相距多远，恐怕谁也说不清。据保守估计，马科斯的财产大概有100亿美元，如完全收回能偿付菲律宾外债的40%。

马科斯一行初抵檀香山时，受到了夏威夷州州长夫妇和希卡姆基地高级官员的隆重欢迎，生活条件虽不能与国内相比，但尚算舒适优雅，檀香山市长还断言：马科斯在该市定居的可能性高达99%。

但随着时光流逝，马科斯对美国迟迟不归还扣压的300箱行李等做法逐渐表示不满，而里根政府对这位流亡者的态度也渐趋冷淡，甚至表示美国并不打算给马科斯以任何外交特权”。

在此情况下，马科斯只得与西班牙、墨西哥、巴拿马、印尼、新加坡等国政府协商，要求允许前往政治避难。科·阿基诺政府得知该情况后，立即照会有关国家指出，谁收留马科斯，菲律宾就同谁断交。这样，即使愿意接纳马科斯的国家最终也只能表示爱莫能助。

重病缠身的马科斯在他国异乡离群索居，凄惶惶，孤伶伶，度日如年，不时流露出强烈的思乡之情，盼望能早日归国。

1988年5月4日，马科斯95岁的老母在马尼拉市郊病逝。马科斯夫妇闻讯后坚决要求回国为母奔丧，并扬言要偷乘飞机回去。但阿基诺夫人在同国会两院领导人及内阁危机委员会磋商后宣布：“基于国家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这一考虑，不允许我让前总统此时回国。”

1989年5月19日，患有肺炎、心脏病的马科斯生命垂危。其支持者在美驻菲使馆前示威，要求美国和菲律宾政府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允许马科斯魂归故土。但阿基诺夫人依然表示，“为了避免发生不幸事件”，菲律宾政府不允许马科斯归国，其死后遗体也不准运回。

9月28日，马科斯终因心力衰竭在檀香山溘然长逝，终年72岁。由于美国有关当局应菲律宾政府的要求下达了不准空运马科斯遗体的禁令，故而伊梅尔达于10月15日为亡夫举行葬礼后，只得将马科斯的灵柩暂厝在火奴鲁鲁岛庙宇纪念公园谷地一个装有空调的临时陵墓里。这表明，马科斯的亡灵很可能要在这里飘荡很长时间后才能魂归故土家园。

## 国际信用商业银行案

1991年7月5日下午1点，伦敦国际信用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国商）正在照常营业，客户进进出出，川流不息，营业员聚精会神，忙个不停。谁也没有预感到，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 东窗事发 风暴骤起

突然，外面的大街上传来一阵紧似一阵的警笛长鸣声。靠窗的几位职员为好奇心所驱使，探头朝外张望，只见一长溜汽车，由警车开道，正呼啸而来，到国商大楼前嘎然而止，一大批武装警察和身穿制服的人跳下车子，涌入大楼，几名警察随即把守住大门，禁止任何人出入。

如此兴师动众，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国商职员望着一涌而入的警察及官员，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就在这时，一位长官模样的人高声宣布：“各位先生，不必惊慌。我是英格兰银行的清盘官员，奉命前来查封国际信用商业银行。请各位配合我们，全部库存资金一律冻结，全部文件档案一律查封。交结完毕后，各位尽可回家，明天就不必上班了，但必须随时听候传唤。至于原因嘛，对不起，无可奉告。有关方面会正式宣布的。”

什么，银行要关门倒闭！众职员一听到这消息，顿时目瞪口呆，慌作一团，许多人不禁潸然泪下。因为这不仅意味着他们将丢掉饭碗，另谋生路，而且意味着他们要穷10年。几十年心血储存在银行里的积蓄也将被冻结，甚至可能化为乌有。他们欲哭无泪，欲喊无声，只能听任清盘官员差遣，乖乖地支出手中掌管的一切。

与此同时，国商在英国各地开设的25家分行也都被逐一查封，英国海关官员奉命将这些银行在英国的2.5亿英镑存款全部封存冻结。在武装警察的监护下，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会同财政部、海关，开始对这些银行进行全面彻底的清查。

英格兰银行行长利·彭伯顿在查封国商之后正式宣布，之所以采取这一超常行动是由于发现了过去数年间国商参与大规模诈骗的确凿证据，目前已将有关材料提交英格兰最高法院，对此案的调查则由英格兰银行具体负责。

英国对国商采取的突击行动在国际金融界引发了一场大风暴。紧接着，卢森堡、开曼群岛、美国、法国、西班牙、瑞士等国商务最多的国家和地区也采取了类似行动，冻结资产总额200亿美元。在短短20多天的时间里，全世界69个国家和地区查封或停止了国商200多个分行的业务活动。规模之大，速度之快，令人惊叹。

实际上，这一国际性的行动是经过长期调查、周密安排才得以实施的，而并非如世人想象的那么简单。

国商组建于1972年，初创时申报资金仅为1000万美元，为人所鄙视。孰料，20年后，其资产总值已扩至200多亿美元，分支机构遍布世界73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世人瞩目的全球性银行集团。它的迅速崛起早就引起了有关当局的警觉，怀疑有不法行为，只是苦于没有真凭实据，故而一直无从下手，事有凑巧，1991年春夏之交，英国国商分行新雇了一名职员。这位新职员在翻看帐目时惊奇地发现，从年初以来国商业务帐目上记载的一些交易没

有任何合同文件或者其他文字资料可供查证。他当即怀疑这些帐面交易可能是无中生有的虚构，于是就把这一情况私下通知了英格兰银行的官员。英格兰银行接到举报后，立即指令普赖斯·沃尔特豪斯审计公司暗查国商的帐目。审计公司找到已离职的国商高级职员，在他们的帮助下，掌握了国商做假帐的证据，发现国商隐瞒亏损多年，估计亏损额可达 25 亿至 40 亿美元。1991 年 6 月 25 日，一份审计报告就送到了英格兰银行行长彭伯顿的办公桌上。

彭伯顿不敢怠慢，赶紧向财政大臣汇报国商查帐的初步结果，两人都认为，按照银行法，国商隐瞒亏损，已犯了欺骗罪，必须迅速采取措施予以制止。随后，英格兰银行与卢森堡、开曼群岛等 6 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管理当局进行了紧急磋商，一致决定：立即采取联合行动，查封国商集团的全部分行和分支机构，诉诸法律，对国商进行清盘。为了保守秘密，防止国商抽逃资金、储户挤兑存款和金融发生混乱，7 国同时行动，在行动前几小时才通报世界各国、各地区的金融管理机构，并把行动时间定在 7 月 5 日。

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这一狂飙突击式的国际行动沉重打击了欺骗愚弄世人的金融帝国——国商集团。

### 托庇权贵 作假欺世

国商集团的创始人是巴基斯坦银行家哈桑·阿贝迪，此人最大的特长是能竭力巴结那些对他有用的人物。例如，在 60 年代，他为了给拉台尔银行拉来阿拉伯富翁的存款，曾只身飞往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用一块精美华丽的手工地毯作为礼物敲开了阿布扎比统治者的宫殿大门，受到阿布扎比统治者希克·扎耶德的召见，结果拉台尔银行成为在阿布扎比开设分行的第一家外国银行。

正当阿贝迪在拉合尔银行如鱼得水、步步高升之际，1972 年初，阿里·布托政府宣布巴基斯坦实行国有化政策，拉合尔银行也被收归国有，阿贝迪因被怀疑有不法行为而遭警方监视。正是在这被监控的空闲时期，阿贝迪萌生了成立国际信用商业银行的设想，并决心使之成为“第一个真正的全球银行”。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相当的资金要想办银行简直是异想天开。正当阿贝迪为此伤透脑筋的时候，机会来了。阿布扎比统治者希克·扎耶德存放在地窖里的钱不慎被老鼠吃掉了，他的顾问就劝他把其余近 200 万美元的钱存到银行里去。扎耶德一下就想到了阿贝迪，阿贝迪喜出望外，照单全收，另从美国银行处搞到 60 多万美元的资助，这样实际共有 250 万美元资金，对外却虚报为 1000 万美元，于 1972 年 12 月宣布国商正式开业，总部设在卢森堡。

尽管国商创业时资金短缺，先天不足，但生逢其时，不久石油危机的爆发使油价扶摇直上，阿贝迪看准时机，将有限的资金投入石油开发，获取高额利润。5 年后，他又与沙特阿拉伯富翁格尔夫·法罗恩家族联手经营，资产成倍增长，使国商一跃而为国际性银行集团，跻身于世界大银行之列。进入 80 年代后，国商大量吸收海湾产油国剩余资金，规模进一步扩大，资产总值高达 250 亿美元，储户逾百万，可谓盛极一时。

可人们哪里知道，国商的这一繁荣景象只是虚有其表。

普赖斯·沃尔特豪斯审计公司在 1991 年 7 月 22 日向法院提交的一份审查报告中指出，国商的经营管理混乱不堪，因而从 70 年代末起就陷入了亏损

状态，仅 1977～1985 年，亏损额就增加了 15 亿美元。卢森堡金融管理局也发现仅 1990 年度国商就亏损 5.26 亿美元，远远超出其资本总额 3.68 亿美元。英格兰银行委派的临时清盘人罗斯审计师估计，国商集团亏损总额可能超过 40 亿美元，连续亏损已达 15 年之久，据此推测，很可能它压根儿就没有赚过钱！

那么，国商为什么能在各国金融监督机构眼皮底下，安然度过 15 个年头，并给人以蒸蒸日上的假象呢？

道理其实很简单，就是它玩弄了两种手段：一是贿赂收买各国政府高官显要，拉大旗作虎皮；二是在银行业务方面大做假帐，瞒天过海。

在国商的大本营西亚中东地区，阿贝迪创业之初就与各国王室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与阿联酋总统扎耶德是 60 年代就订交的老朋友，所以每当扎耶德去巴基斯坦卡拉奇休假时，阿贝迪总是陪侍左右，或外出打猎，或坐而论道。对这样一位莫逆之交的事业，扎耶德自然鼎力相助，不仅在其银行中注入巨额资金，而且帮助阿贝迪在阿拉伯世界建立了广泛的政治联系。

在巴基斯坦，前总统齐亚·哈克及现总统伊沙克汗与阿贝迪过从甚密，因而他们的亲属受雇于国商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此外，孟加拉国前总统艾尔沙德、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与国商的关系也非同一般，据说马科斯的巨额贪污款就是假手国商转移到瑞士去的。

在美国，国商虽然早就设立了办事处，但稍知其底细的银行都不愿与它做生意，更无法吸引新的存款客户。为了迅速打开局面，阿贝迪苦思良策，最后瞄准了卡特总统密友、联邦预算局长勃特兰姆·莱斯。这不仅是由于莱斯手握重权，而且是因为莱斯拥有巨额股份的佐治亚国民银行此时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是国商收买的最佳对象。于是，阿贝迪先以年薪 10 万美元聘请莱斯为国商顾问，然后通过合伙人高斯·弗朗以 240 万美元的高价收购了莱斯在佐治亚国民银行的股份，使莱斯免受任何损失。此后，莱斯又从国商获得了 350 万美元的贷款，用以还债投资。莱斯无意中从国商得到这么多好处，自然对阿贝迪感激不尽，于是他投桃报李，利用职务之便为国商争取华盛顿诸银行的股份，并将阿贝迪引荐给卡特总统等达官贵人。从此，国商在美国有了强硬的靠山，活动范围迅速拓展，1977 年，国商以一位沙特阿拉伯富商的名义想收购华盛顿的通用财务银行，美国联邦证券管理委员会发现内有隐情故不予批准。阿贝迪遂聘请著名律师、美国前国防部长克利福德为法律顾问，再由克利福德出面作保，由几位阿拉伯富商合资购下通用财务银行，改称第一美洲银行，克利福德出任董事长。短短几年中，第一美洲银行又兼并了另外 8 家地方银行，组成第一美洲银行集团，成为哥伦比亚特区首屈一指的大银行。

在中南美洲，前巴拿马国防军司令诺列加、秘鲁前总统加西亚、秘鲁前中央银行行长菲格罗亚、阿根廷现总统梅内姆等都与国商存在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在欧洲，英国前首相卡拉汉等人也与国商有瓜葛。

在非洲，赞比亚前外长、喀麦隆前海关关长等更是直接出任国商分行董事长、总经理等要职。

就这样，国商通过高薪延聘、巨额贿赂、帮做生意等手法收买拉拢各国要人，精心编织了一张庞大的、遍布全球的政治关系网。有了这张保护网，国商的一切活动就无往而不胜，即使出了问题，也能安然过关。以致在这次

全球性查封国商行动后不久，就有一些国家的政府发表声明，称当地国商分行并未参与任何非法活动，可继续营业。巴基斯坦政府更是断然拒绝了美国试图引渡阿贝迪去美国受审的要求，足见国商势力之大。

除此之外，国商获得“成功”的另一法门就是大做假帐，瞒天过海。细言之，则有以下几种惯用伎俩：

**虚报收益。**国商曾利用一个名为“福克”的公司获取资金，然后虚构帐户，把这些资金作为客户偿还国商的贷款利息再存入国商，以此表明其有“正常收益”。实际上，“福克”公司本身就是国商持股企业，它只是另打慈善企业招牌，为国商效犬马之劳而已。

**无记录存款。**即存款来源无案可查，有的储户纯粹是无中生有的捏造。例如，国商有一个名叫“通勃威德”的储户，存款高达3.58亿美元，可此人从未露过面，亦无通讯地址，估计这就是一个虚构的储户，其数亿美元的存款当然也是子虚乌有的假象。

**不记录存款。**即有存款而不按规定入帐，只把它们记录在部分经理或行政人员的私人档案内。据查，仅国商一位前行政总裁就私藏了6000份这样的银行档案。

**虚构贷款。**在国商的帐本上有一位名叫卡利里的贷户，共借支1.5亿美元，但既找不到此人的贷款合同，也没有任何往来书信，这极有可能又是国商的杜撰，而那笔巨款却不知所终。

**以股东或相关人员名义贷款。**据帐面记载，1988年至1989年，国商一些大股东及相关人员在银行的存款大幅度减少，由8亿美元减至3.26亿美元；与此同时，他们的借贷数目却在直线上升，从2.6亿美元激增至6.47亿美元。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些所谓的贷款大多没有按常规所必须具备的契约文件，因而常给人以可乘之机。据说，一位名叫阿布达罕的股东以其沙特阿拉伯的房地产作抵押，从卢森堡国商分行借贷了3.13亿美元。但事后经调查发现，那所谓的“房地产”原来只是一块不毛之地，几无价值可言，对此国商只能自食其果。

就这样，国商把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资金滥用、转移一空，成了将上百万储户推向绝境的“超级钱坑”。

## 为非作歹 罪行累累

为了填补资金出缺的大漏洞，只能不断地注入新资金，于是国商开始吸引需要“特殊服务”的客户，手段之一是利用非法的秘密帐户为国际贩毒集团“洗钱”，因而被国际舆论冠以“可卡因银行”的蔑称。当然这一肮脏勾当的揭露还是几年以前的事。

1988年10月的一个晚上，美国佛罗里达州坦帕市已笼罩在一片醉人的夜幕下，座落在地区法院对面的一栋豪华公寓里灯火通明，高朋满座。原来是房屋主人、黑道人物罗伯特·穆斯纳正在举办家庭舞会，招待一些金融界的名流，其中包括佛罗里达国商分行的5位最高层主管。为使晚会能给来宾留下深刻印象，穆斯纳请来了几位脱衣舞女进行现场表演，大家尽情玩乐，直到灯火阑珊时才散场。当国商银行的5位负责人意犹未尽地步出电梯走向停车场时，迎面来了一群海关人员和联邦调查局特工，为首者宣布：“欢迎来到坦帕市，你们被捕了。”5位银行家至此才如梦方醒，这所谓的晚会原



来是场“鸿门宴”。确实，罗伯特·穆斯纳根本不是什么专搞洗钱勾当的“志同道合”者，而是美国海关的便衣侦探，真名叫罗伯特·马佐尔，他受命打入金融界，在充分掌握了国商为贩毒组织洗钱的证据后，才设下了这个圈套。经过一年多审讯，被捕的5位国商分行负责人承认他们银行曾为哥伦比亚贩毒集团“洗黑钱”3200万美元。结果，这5位银行家锒铛入狱，国商分行被罚款1500万美元。

其实，佛罗里达国商洗钱案在国商集团全部“洗钱业务”中，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据英、美情报部门最近透露，美国中央情报局1986年就发现了国商洗钱的不法行动。英格兰银行也早就掌握了这方面的线索，但为了“顺藤摸瓜”，查清欧洲贩毒网的情况，所以迟迟没对国商采取制裁行动。另据报道，在金三角活动的毒品大王坤沙集团也可能把数百万美元存进了香港国商分行。巴拿马铁腕人物诺列加也是通过国商巴拿马分行洗贩毒黑钱的。

除为贩毒者“洗钱”外，国商获取资金的另一惊人之举是参与军火走私。80年代初，英国反间谍机构军情五处发现了国商在这方面的蛛丝马迹，便开始密切监视国商的资金转帐情况。1986年又派2名特工打入国商内部卧底了解详情，后来这2个人担任了国商伦敦一家分行的经理。经过5年潜伏侦察，发现仅这个分行就有几十个帐户与恐怖组织和军火商有来往。据英国报纸透露，国商常为中东国家购买武器牵线搭桥，尤其在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巴基斯坦等国购买尖端武器的过程中起过非同寻常的作用。美国情报部门也指出，有确凿证据表明，国商有一个遍布全世界的秘密现金传送网，事实上这一资金传送网已运转了10余年，它不仅为亚非拉一些国家购买诸如核武器部件之类提供资金存储提取服务，而且还提供运输保险服务。

曾服务于国商卡拉奇分行的阿拉伯人麦特发最近在美国《时代》周刊撰文披露了一件惊心动魄的往事。

80年代初，正在纽约求学的麦特发偶然结识了2名同是阿拉伯人的国商职员。经他们介绍，麦特发加入了国商。工作一段时间后，银行派他去受训，先在美国进修心理学、电子监听仪器操作等间谍课程，而后又到巴基斯坦学习爆炸、格斗及各种武器的使用。受训完毕，麦特发成为国商卡拉奇分行职员，受命去过英国、印度及拉美许多国家，任务是接运“货物”，至于是什么货，他一概不知。1989年4月，已得到提拔重用的麦特发，负责带领一个小分队在卡拉奇本地接送一批重要货物。货是从海上来的，所以麦特发预先花200万美元巨资打点了卡拉奇港的海关人员，然后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率人堂而皇之地进入港区。黑暗中，只见一艘集装箱船慢慢靠上码头，行动组成员迅即开动巨型吊车将船上的一个个大木箱装上卡车，卡车马上呼啸着开往卡拉奇国际机场。机场上，一架没有任何标志的波音707飞机早已在开舱等候，待木箱装上，诸事完毕，机场即宣布一个巴基斯坦国际航班“因故”临时取消，于是装着神秘木箱的飞机“顶了上去”，沿着被取消的那个航班的路线，使用它的无线电频号，飞越大西洋，安全抵达目的地美国，再由当地国商派人将货取走。

木箱里装的是什么？估计就是军火。

由于有各地关系网严密接送，这类运输活动往往干得神不知鬼不觉，当然也有偶尔失手的时候，有几宗军火走私交易就是由于中间环节出了问题，结果不仅货物被有关国家政府扣留，用于购买军火的巨额转帐资金随即也被冻结，得不偿失。

贩毒、走私军火与国际恐怖行动是一个三头连体怪胎，国商集团既然已涉足贩毒、走私军火，就不可能与国际恐怖集团无缘。事实上的确如此，为国际恐怖组织开设帐户以牟取暴利，是国商的又一非法活动。诸如爱尔兰共和军、黎巴嫩真主党等国际著名恐怖集团都在国商开户存了款。国商允许恐怖组织在其银行存款，目的是吸收更多的资金，获取更多的利润，而国际恐怖组织则利用国商掩护其非法活动，二者各取所需，狼狈为奸。

正因为国商能够提供这些“特殊服务”，所以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及官方机构为了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也纷纷找上门来，拍板定交，美国中央情报局即为此行中人。

1982年的某一天，美国中央情报局中美洲站站长克拉里奇驱车来到巴拿马国防军司令部，造访诺列加将军。因为在此之前，诺列加已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谈妥，同意协助美国执行秘密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游击队的计划，把美国送来的经费转交给尼游击队。克拉里奇此行的使命就是指示诺列加在国商巴拿马分行开几个私人帐户，以便资金转移。几天后，克拉里奇特地把诺列加介绍给国商巴拿马分行经理安哈·阿万。从此，诺列加与国商有了非同一般的关系，利用自己在国商开设的秘密帐户为尼加拉瓜反政府游击队转送中央情报局暗中提供的经费，直到1989年他被美国主子抛弃。

从这一事件中，人们不难发现美国中央情报局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

当然，中央情报局与国商的往来并非仅局限于中美洲一地，在时间上也要早得多。尚在70年代中期，中央情报局就成了国商的主顾，通过其在国商分行开设的帐户，向各国为中央情报局效劳的人员提供活动经费，为一些国家的亲美反对派提供资助。

1979年苏联派兵入侵阿富汗后，中央情报局又商请国商总裁阿贝迪出面疏通巴基斯坦政府，通过国商和巴基斯坦有关部门，向阿富汗游击队输送资金、物资和军火。

从那以后，中央情报局就把国商当成了可靠的资金输送渠道，利用它向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反共组织提供援助。据美国参议院调查恐怖、贩毒活动小组的法律顾问布林姆说，中央情报局通过国商“为破坏苏联稳定的种种秘密活动”提供资金。此外，波兰的团结工会和东欧其他国家的反共团体，也通过国商获得了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资助。

所以人们完全有理由发问，既然国商已因其罪行累累而遭查封，那么是否也应追究与此有染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等西方情报机构的责任呢？

## 风波所及 冲击巨大

国商案发，正值西方7国首脑会议刚在英国降下帷幕，踌躇满志的梅杰首相随即就被卷进了政治旋涡，处境极为尴尬。

因国商被查封而蒙受损失的英国各界人士纷纷指责保守党政府失职、无能，反对党工党更是紧抓住这一问题不放，对梅杰首相及其政府一路穷追猛打，谴责他们故意隐瞒真相，欺骗国人。人们强烈要求政府澄清以下几个关键问题：政府是什么时候才知道国商有不法行为的？为何迟迟不作处理？是否有意掩盖丑闻？

对此，梅杰政府的解释前后矛盾，无法自圆其说。英格兰银行行长彭伯顿在7月5日宣布查封国商时，曾信誓旦旦地声明他是6月24日才知道国商

犯有欺骗不法行为的。但 7 月 18 日英国报纸就揭露说，早在去年就有 2 名国商高级职员分别向财政部写信，举报国商的犯罪活动。当时的财政大臣正是现任首相梅杰，他肯定知道这一情况。梅杰赶紧在下院辩解说，他没看见也不知道有这 2 封检举信。可就业大臣却承认见过这 2 封信，当时就转给工商部了，工商大臣又说转给财政部了。这下财政部再也无法抵赖，只好脱辞说当时没有及时向财政大臣梅杰汇报此事，而且那 2 封信七转八转，现在不知道弄到哪儿去了，答应对此进行调查，务求水落石出。

7 月 20 日，英国报界再次披露说，1990 年 4 月英格兰银行曾经查处过国商的一桩欺骗事件。于是，舆论再度大哗。在 22 日下院举行的质询会上，工党领袖金诺克要求首相对此作出解释，梅杰竟然无言以对，只好一味推说他不知道此事。最后，只能由彭伯顿代人受过，承认确有此事，只不过他没向当时的财政大臣梅杰汇报，并且辩解说，当时之所以没对国商采取大规模行动，原因在于国商的那起欺骗活动“还没达到应该吊销执照的程度”。

但事实毕竟是事实，谎言虽能蒙骗一时，却无法永远掩盖下去。据可靠消息透露，早在 1988 年，英国情报部门就掌握了国商为贩毒组织，独裁统治者洗钱的真凭实据。另外，英国军火工业部门一直在通过国商的帐户进行军火交易，对如此重大的事英国政府难道也一无所知吗？因此，英国舆论界普遍认为，政府之所以对国商丑闻长期秘而不宣，百般推倭，其中肯定另有隐情，随着丑闻真相的进一步揭露，或许将在英国刮起更强劲的政治风暴。

国商事件在英伦三岛闹得沸沸扬扬、不可开交，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由此引起的震动并不亚于英国。首先，美国现政府和前政府中有不少高层人士程度不同地卷入了这一丑闻。前总统卡特、前联邦预算局长莱斯、前国防部长克利福德和现任亚特兰大市市长安德鲁·扬都曾是国商的座上客。莱斯和克利福德是国商的合伙人，安德鲁·扬则是其兼职顾问，他们 3 人自然在法院调查之列。至于卡特前总统与国商的关系如何，尚不清楚。不过，1988 年阿贝迪在伦敦患心脏病时，卡特曾专程前往探视，并邀请斯坦福大学有关专家为其治疗，可见两人交情不浅。其次，也是最令美国政府难堪的是中央情报局与国商之间的肮脏勾当。美国国会调查恐怖和毒品问题小组委员会发现。政府在审理国商佛罗里达分行洗钱案时，为掩盖中央情报局与国商的关系，不仅没有彻底清查国商的问题，而且不准法庭出示有关中央情报局与国商关系的证据。该小组委员会法律顾问布林姆在一项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在正式开庭审理佛罗里达国商分行洗钱案前，布什政府司法部官员曾授意国商在受审时做一个“不答辩、不认罪”的申诉，即对所指控罪名不置可否，以免牵涉他人。交换条件颇为优厚：凡美国政府了解的国商的违法活动，一概免于起诉，已由检察官提起诉讼的，一律撤销。试想，如果不是由于卷入过深，美国政府会作出如此巨大的让步吗？

另一方面，国商被查封后，立即使数万家企业的贸易活动受到严重影响，国际市场也一度出现混乱，以致在英国、印度、香港、日本及非洲的一些港口出现了以下的情况：运到的货无法卸船，卸下来的货物又重新装船；该运走的货物装上了船却不能启航；成山的货物堆在港区无人提走。

当然，在这场风波中，受害最深的还是广大小额储户。如果国商倒闭清盘，他们的存款就可能变为一堆废纸，或者只能收回小部分款项。

所以广大储户和客户强烈要求妥善公正地处理国商丑闻案，充分维护他们的权益，严惩这一事件的罪魁祸首。

在储、客户的据理力争下，各有关国家答应为抢救国商而作出努力。同时，英国、美国、卢森堡等国金融管理机构纷纷向法院提起诉讼，指控阿贝迪等国商高层领导犯有诈骗等罪行，此外，美国前国防部长、第一美洲银行集团总裁克利福德，前联邦预算局长莱斯，前中央情报局官员，英国前首相卡拉汉，秘鲁前中央银行行长菲格罗亚，孟加拉国前总统艾尔沙德等一批涉嫌与国商犯罪活动有牵连的人也被送上了被告席。

这将是一场空前规模的全球大审判。

然而，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审判很可能是雷声大雨点小，甚或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为即使是要审判国商高层人士恐怕也很难做到。国商早已获悉有英、美等国间谍混入支行卧底，所以早已将大批对其不利的文件档案付诸一炬。此外，作为主要当事人的阿贝迪年事已高，重病缠身，已无法离开巴基斯坦前往美国受审。更何况信德省首席部长已公开表示，巴基斯坦政府不会把阿贝迪引渡给美国。既然审判国商案的主犯都如此艰难，要审判涉嫌此案的各国政要自然是难上加难。

## 从“驸马爷”到阶下囚的丘尔巴诺夫

1988年9月5日，前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开始公开审理前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尤里·米哈伊洛维奇·丘尔巴诺夫等人贪污受贿、滥用职权一案。

消息传出，在前苏联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特别是前苏联的普通百姓无不为之拍手叫好、击节称快，认为政府这下终于动真格了，打到了一只“大老虎”。此案如此轰动，非为别的，就因为案中主角丘尔巴诺夫乃前苏联最高领导人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之东床快婿也，故而人们也将此案叫作“驸马案”。

### 攀龙附凤 青云直上

丘尔巴诺夫，1936年11月11日出生于莫斯科，他父亲是该市的一个区委书记，母亲则是普通的家庭妇女。像他这样的家庭出身在首都莫斯科可以说是寻常得很，并无可炫耀之处。但大小毕竟也是个官职，享有一些特权。况且“县官不如现管”，故而家里人来客往的也都是有一些有身份的人。丘尔巴诺夫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耳濡目染，不免受到影响，于是从小就有了种优越感。技校毕业后，进飞机制造厂当了名工人。在厂里，他埋头苦干，努力上进，给领导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先后担任团小组长和车间团支部书记。后来，他又穿上军装列身戎伍，1961年到内务部任职，军衔上尉。此时的丘尔巴诺夫已随着阅历的增长渐渐懂得，仅靠自己的技校毕业文凭再要想升官晋级恐怕是难上加难，“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为了今后的前途必须再一次寒窗苦读，所以他报名参加了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函授班的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1964年毕业文凭终于到手，丘尔巴诺夫就“跳槽”从内务部转到莫斯科团市委任督导员，不久即升任前苏联团中央宣传处处长，可以说在他身后留下了一串闪闪发光的足迹。可丘尔巴诺夫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认为苏维埃团中央这样的“小池难养大鱼”，所以在1970年又重返内务部。

在前苏联，有权就有一切。权力就意味着金钱、地位，与之共生的则是任人唯亲、裙带关系。在这样的社会中，要想厕身特权阶层，没有强有力的政治靠山，无异是白日做梦，对于这一点，出身于普通干部家庭的丘尔巴诺夫自然有更深切的体会。因此，不甘下位但无靠山的丘尔巴诺夫要在权力的金字塔上迅速升迁，只能选择“曲线救国”这条路了。他首先结识了自己的顶头上司、前苏联内务部部长尼古拉·谢洛科夫大将的公子伊戈尔，试图通过他接近最高首长，博取好感。为此，丘尔巴诺夫曲意巴结，与伊戈尔打得火热，两人经常一起出没于莫斯科的高档舞厅、饭店酒吧，俨然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俗话说，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行。就在丘尔巴诺夫与伊戈尔巧妙周旋想捞到加官晋级的敲门砖时，一个偶然的会使他时来运转，所有难题全都迎刃而解。事情是这样的：1970年9月的一个晚上，丘尔巴诺夫与伊戈尔又在莫斯科建筑师之家饭店里喝酒闲聊，忽然从门外走进几个女郎。伊戈尔见了赶紧离座与她们打招呼，因为其中有一位正是勃列日涅夫的掌上明珠加莉娅。待大家一一落座后，热情洋溢的伊戈尔又兴致勃勃地为丘尔巴诺夫和加莉娅等人相互作了介绍。大家一边喝酒灌饮料，一边海阔天空地胡侃神聊，气氛热烈而融洽。其间，有人建议早已和妻子离异的丘尔巴诺夫与

加莉娅交个朋友，博得众人喝采。尽管加莉娅已徐娘半老，且丑陋臃肿，但对一心想往上爬的丘尔巴诺夫来说正中下怀，求之不得，所以他欣然同意。而加莉娅见丘尔巴诺夫身材魁梧，仪表不凡，也是心中窃喜，含笑默允。就这样，34岁的丘尔巴诺夫与41岁的加莉娅开始了带有政治色彩的恋爱。

实际上，加莉娅是莫斯科上层社会人人皆知的风流女郎。年轻时，不听父母劝阻，坠入一位马戏团演员的情网不能自拔，匆匆结婚后因性格不合又匆匆离婚，后来又与莫斯科大剧院的一位舞蹈家缔结连理，谁知这又是一位负心汉，所以她被迫再次饮下离婚的苦酒。对这位任性胡来的女儿，勃列日涅夫也感到束手无策，只希望女儿能早日找到一个如意郎君，有个幸福的归宿，结束这种飘忽不定的单身生活。现在终于有位青年军官与女儿好上了，真是谢天谢地。于是他立即通过老友、内务部长谢洛科夫对未来女婿的出身和表现等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结果令人非常满意。总书记龙颜悦然，谢洛科夫赶紧从中撮合。1971年4月，丘尔巴诺夫与加莉娅正式登记结婚，成为总书记的“驸马爷”。勃列日涅夫对这桩婚事非常重视，不仅大事操办，而且还把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赠送给他的一辆“斯科达”牌高级轿车作为礼物转送给丘尔巴诺夫，并吩咐有关部门为新婚夫妇在莫斯科市中心政府公寓内安排一套4居室的高级住宅。

面对岳丈大人的恩赐，丘尔巴诺夫受宠若惊，并进一步领悟到了背靠大树好乘凉的道理，所以，在将加莉娅俘获到手后，就将主要目标对准了岳父母。一有空闲，他就跑去陪总书记夫妇散步聊天，旅行度假，察言观色，侍候入微、胜过亲生儿子，深得勃列日涅夫夫妇的欢心。

对这样的好女婿，勃列日涅夫自然恩宠有加，决定着意栽培，努力为他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他找来了内务部长谢洛科夫，授意他立即提拔丘尔巴诺夫担任内务部副部长。谢洛科夫对总书记爱婿心切深表理解，同时指出此事不宜操之过急，要慢慢来，否则对翁婿两人都不利。勃列日涅夫听后不得不点头称是，但还是要谢洛科夫多加照拂，内务部长一口答应。

果不其然，事过不久，丘尔巴诺夫就开始以惊人的速度扶摇直上。1972年4月，他被提前授予上校军衔。1973年11月，荣升少将。1975年就任内务部内卫军政治部副主任，后擢升为主任。1977年10月晋升为中将，11月升迁内务部副部长。1980年，被任命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授上将军衔，坐上了内务部的第二把交椅，实际上却扮演着“第一小提琴手”的角色。

与此同时，丘尔巴诺夫在苏共党内的地位也在快速上升。在1976年举行的前苏共25大上，才具平平的丘尔巴诺夫竟然被推举为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81年举行的苏共26大上，又被选为苏共中央候补委员，同时兼任中央监察委员。

这样，丘尔巴诺夫在短短10年的时间里，凭着乘龙快婿这一特殊身份，不费吹灰之力就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理想。

### 巧取豪夺 中饱私囊

随着官职的不断升迁，丘尔巴诺夫的野心越来越大，贪欲越来越旺，渐渐变得骄横狂妄，不可一世。

1980年初的一天，他径直走进谢洛科夫部长的办公室，厚着脸皮说：“我现在已是内务部第一副部长了，可坐的还是那种破‘伏尔加’车，实在有失

体面。不过，这对我来讲倒还不算啥，可在别人看来，我是勃列日涅夫的女婿，还在坐这种车，那样与他的脸面是否有些过不去？”公然要求换一辆更高级的轿车，谢洛科夫以国家规定不能擅自违反为由加以拒绝。丘尔巴诺夫志在必得，就操起克里姆林宫专线电话对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说：“阿列克赛·尼古拉耶维奇，能不能请您帮忙给我解决一辆‘海鸥’牌轿车？我想这件事就不必惊动我岳父了吧？”对这位有恃无恐的“驸马”，柯西金也惹不起，只能满足他的无理要求。于是，第二天早晨，一辆崭新的“海鸥”牌高级轿车就出现在丘尔巴诺夫家门口。丘尔巴诺夫步出家门，满面笑容地打开车门上了车，然后在警车的护卫下，沿着宽阔的大街横冲直撞地向前驶去。

丘尔巴诺夫不但骄横狂妄，而且无所顾忌、沽名钓誉。克里姆林宫丰盛的宴会，他几乎一场不拉，欢送外国贵宾的隆重仪式他也经常露面。只要有名有利，他都要沾边。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他只光顾了一下贵宾席，事后就成了国家奖金获得者。阿富汗他只去转了一圈，回国后胸前就多了1枚战斗红旗勋章。在10年不到的时间里，丘尔巴诺夫竟然共获得了39枚国内外的各种勋章、奖章。

当然，最使丘尔巴诺夫感兴趣的还是到各地、各部门去进行视察检查。因为他的身份特殊，所以每到一地，人们都要争先恐后地巴结他，不仅以国家元首的规格予以隆重接待，好吃好喝，玩乐自便，而且临走之时还总要“意思意思”，土特产品之类自不必说，另外还有一个“红包”，里面尽是令人眼红的巨额钞票，目的就是希望这位“驸马爷”能在总书记面前为自己美言几句。

例如有一次，丘尔巴诺夫到中亚地区的一个州去“检查”政府救灾工作，在该州州委第一书记卡里莫夫陪同下来到加兹利镇的一家商店里。店里的顾客虽不知他是何许人也，但从他的言谈举止判断准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于是纷纷向他诉说这儿商品短缺，严重影响老百姓日常生活。离开现场，丘尔巴诺夫装出一副气愤的样子，威胁卡里莫夫：“我要向中央报告这个严重问题。”卡里莫夫一听慌了手脚，赶紧哀求丘尔巴诺夫手下留情。当天晚上，州委州政府举行盛大宴会款待丘尔巴诺夫，并在宴会结束之际由卡里莫夫亲自向丘尔巴诺夫塞上了一个装有一万卢布的信封。丘尔巴诺夫这才绽露笑容，转怒为喜，答应那件事就到此为止，不再追究。

就这样，丘尔巴诺夫每到一地，几乎都要施用一番这种化权势为金钱的把戏，结果是屡试不爽，每次都是满载而归。

更令人发指的是，作为打击犯罪活动部门的主要领导人，丘尔巴诺夫竟然为了一己之私利，视党纪国法于不顾，自觉地充当了某些犯罪集团的直接庇护者。

在地处中亚的乌兹别克共和国，从70年代起到80年代初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而有组织的贪污盗窃集团，其首要分子就是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拉希多夫。在这儿，上自共和国党中央书记、部长会议主席，下至工厂厂长、商场经理，各级各部门几乎是无人不行贿受贿，无人不贪污盗窃。这些人利用权势上下勾结，串通一气，把堂堂办公室变成了权钱物交易的肮脏场所，以至于在乌兹别克流传着一个公开的秘密：离开贿赂就一事无成。官职、党证、住房、奖章、文凭，乃至主席团席位，都可以变成买卖的商品。

对乌兹别克乌烟瘴气的内幕丑剧，苏联内务部早有所耳闻，所以就派遣

第一副部长专程前往摸底调查。对于丘尔巴诺夫的大驾光临，拉希多夫集团一开始深为惊慌，但不久就释然放心了，因为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暗中了解到，这位“ 驹马爷 ”原来也是个贪图钱财的好酒之徒，于是他们决定“ 对症下药 ”，不惜重金进行腐蚀拉拢。

丘尔巴诺夫刚到达共和国首府塔什干，拉希多夫等高层领导就倾巢而动，以欢迎国宾的规格为这位“ 钦差大臣 ”设宴洗尘。美酒佳酿，山珍海味，觥筹交错，连吹带捧，把深爱杯中之物的丘尔巴诺夫灌得酩酊大醉。

最后丘尔巴诺夫在警卫的搀扶下才高一脚、低一脚地回到下榻旅馆，倒头便睡。睡梦中，他忽然觉得口渴难熬，便强睁开双眼准备叫人，可尚未出声，就有一双手把早已准备好的茶水递到了他面前。丘尔巴诺夫细眼一瞧，原来是乌兹别克党中央办公厅主任乌马罗夫。乌马罗夫侍丘尔巴诺夫喝完水，就把随身带来的一只公文包往床上一放，说：“ 这是拉希多夫送给您的礼物。” 说完就转身告辞了。丘尔巴诺夫一听是礼物，酒也差不多醒了，他赶紧拉过公文包，打开一看里面尽是卢布，粗粗一点大概有 10 万。面对如此丰厚的“ 礼物 ”，丘尔巴诺夫吓了一跳，想拒之不收，但又实在无法抵御金钱的诱惑，最后只能自欺欺人地喃喃自语道：“ 既然已经说了这是礼品，我就权且作为礼品收下，却之不恭。只要天知地知、我知他知就行了。” 说罢，就把这份厚礼收了起来。

第二天早晨，拉希多夫前来陪同丘尔巴诺夫视察。两人见面后，彼此寒暄了一下，谁也没提昨晚的事。深谙此道的拉希多夫见状满心欢喜，知道他们的“ 金钱计 ”已开始发挥作用。果然，丘尔巴诺夫结束视察返回莫斯科后，一直风平浪静，中央并未对乌兹别克采取任何行动。拉希多夫等人从此也就紧抓住丘尔巴诺夫这顶保护伞不放，金钱、美酒、珍宝、古玩等不断“ 进贡 ”，丘尔巴诺夫也借口视察或度假经常光顾乌兹别克，双方相互利用，沆瀣一气。

### 溜须拍马 打击异己

丘尔巴诺夫在索贿受贿的同时，也深知在关键时刻行贿的重要性。1980 年 11 月 13 日，正逢内务部长谢洛科夫 70 大寿，精于此道的丘尔巴诺夫看准这是一个讨好部长大人的天赐良机，就准备送一份厚礼。送什么好呢？他把自己的心腹、内务部管理局局长卡利宁叫到办公室，要他设法搞一件不同凡响的礼品，卡利宁马上想到了国家珍宝库中一块精致的名贵金表。几天后，丘尔巴诺夫通过某种关系把这块金表摆上了莫斯科珠宝店的柜台，卡利宁当即以 4000 卢布将其买下，然后再交给丘尔巴诺夫，购表所需的 4000 卢布则在国家赠礼帐单上一笔勾销。就这样，丘尔巴诺夫以“ 机关工作人员 ”名义赠送的这块金表在生日宴会之后戴到了谢洛科夫的手腕上。

对于己有利的顶头上司丘尔巴诺夫竭力奉承巴结，而对他的丑恶行为敢于仗义执言者却每每受到无情打击。

内务部政治思想工作局局长扎祖林对一个时期以来内务部机关存在的作风松散、歪风盛行的局面深表忧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副部长丘尔巴诺夫有关。所以在 1979 年 11 月召开的内务部意识形态工作会议上，扎祖林对丘尔巴诺夫的思想、工作作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赢得了绝大部分与会者的赞同。可会议刚结束不久，扎祖林就接到了由内务部领导签署的关于解除他职务的通知。扎祖林虽然对此早有思想准备，却没料到丘尔巴诺夫的打



击报复会来得这么快。他坚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所以直接向苏共中央提出申诉。党中央有关领导听了他的详细汇报后宣布解职命令无效，要他回去安心工作。可几个月后，扎祖林又收到了内务部解除他职务的通知。当他去找丘尔巴诺夫时，丘尔巴诺夫气焰嚣张地对他说：“你还去党中央告状吗？去告好了！老实告诉你，党中央信任的是我，而不是你。”扎祖林不服，再次申诉，结果却正如丘尔巴诺夫所说，党中央再也没有出面干预。就这样，扎祖林不仅被解除了职务，还连降了数级。

不过，相对于克雷洛夫中将军的命运来说，扎祖林还算是幸运的。

克雷洛夫于1967年进入内务部，担任谢洛科夫的部长助理。他不仅才智出众，在内务部主持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成绩斐然，深得谢洛科夫赏识，而且为人正直，对丘尔巴诺夫不学无术、依仗权势、为非作歹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经常指名道姓地提出批评，甚至在内务部办公会议上予以大胆揭露。对此丘尔巴诺夫怀恨在心，把克雷洛夫当作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在他俩的冲突中，谢洛科夫明哲保身，采取了超然的态度。最后，为缓解日益尖锐的矛盾，他又息事宁人地把克雷洛夫调至内务部科学院担任院长，以避免与丘尔巴诺夫发生直接对抗。但丘尔巴诺夫不甘心就此罢休。1979年初，他亲自组织一个7人委员会到科学院检查工作。该委员会成员都是丘尔巴诺夫的狐群狗党，他们到科学院后既不看科研成果，也不听工作汇报，却死命抓住财务工作上的一些漏洞不放，上纲上线。丘尔巴诺夫当面向克雷洛夫提出两种选择：要么离开内务部，要么上法庭。克雷洛夫被逼无奈，求助于谢洛科夫，遭到拒绝。1979年4月19日，他只得退役辞职。翌日，这位年轻有为的将军就在极度的愤懑和失望中开枪自杀了。

### 树倒猢猻散 驸马成囚犯

世上没有不倒的树。正当丘尔巴诺夫炙手可热、春风得意的时候，1982年11月他的“保护伞”勃列日涅夫撒手西去。继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安德罗波夫，面对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政治体制日趋僵化的严峻局面，励精图治，锐意改革，所采取的一个重大措施就是严明纪律，整肃党风，对党内长期存在的滥用职权、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等丑恶现象进行公开的揭露和批判，情节严重者则绳之以法。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全国共有70多位中央部长和州委第一书记被撤职查办。与勃列日涅夫关系非同一般、深受其重用的内务部长谢洛科夫因贪赃枉法而被革去职务，不久又被苏共中央除名，并取消大将军衔。谢洛科夫自知罪不能赦，就在1984年12月选择了开枪自杀的道路。在这场雷厉风行的“清扫”运动中，丘尔巴诺夫自然也受到了冲击。1983年，他被免去内务部第一副部长职务，改任内卫军政治部主任。大势不妙，看来随着运动的逐步深入，自己的所作所为也将大白于天下，到那时候银铛入狱势所难免。可就在丘尔巴诺夫胆颤心惊、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1984年2月坚决主张清查“驸马”问题的安德罗波夫因病逝世了。接任者是对勃列日涅夫怀有知遇之恩的契尔年科。契尔年科尽管基本奉行了安德罗波夫时期形成的方针政策，但在对“驸马”问题的处理上碍于情面，不得不网开一面，将最高检察院上报的有关丘尔巴诺夫贪污受贿的材料束之高阁，不予批复，从而使丘尔巴诺夫得以继续逍遥法外。但帐总有清算的时候。1985年3月，年迈多病的契尔年科去世，54岁的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

中央总书记。这位年轻的总书记上台伊始，就推行其所谓“新思维”，在前苏联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彻底改革”运动。为换取民众对改革的支持，戈尔巴乔夫继续对党政机关存在的严重官僚主义、腐败堕落等现象进行严厉打击。于是，“驸马爷”丘尔巴诺夫首当其冲，于1986年9月被拘留审查，次年1月经最高检察院批准予以逮捕。

1988年9月5日，骄横不可一世的丘尔巴诺夫终于被押上了被告席，衣衫不整，垂头丧气，失去了往日的威仪。与他同时出庭受审的乌兹别克共和国前8名高级官员更是脸色苍白，浑身打颤。法庭在验证了9名被告的身份后，由最高检察院总检察长助理、国家公诉人斯博耶夫宣读起诉书。起诉书长达1500页，国家公诉人用了4天时间才宣读完毕，指控丘尔巴诺夫及其同伙犯有贪污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

据统计，丘尔巴诺夫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共收受贿赂近百万卢布，其中从乌兹别克就受贿65.7万卢布。原乌兹别克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胡代别尔德耶夫在法庭作证说：“丘尔巴诺夫与总书记的特殊关系我们都很清楚。因此，他来乌兹别克时，我很想和他建立较好的个人关系，在这种时候小里小气是不体面的，我送给他5万卢布，还有一套高级茶具。”原乌兹别克纳沃伊州州委第一书记叶辛也承认：“给丘尔巴诺夫留个好印象很重要。再说，我们是新建州，将来有许多事情可以求他帮忙。于是我送他一件镶金的长袍，衣兜里还装了3万卢布。”但他们二人行贿的数目与原乌兹别克内务部副部长别格尔曼相比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了，别格尔曼一人竟向丘尔巴诺夫行贿20多万卢布。丘尔巴诺夫四处“出巡”，处处收贿，来者一概不拒，所以他自己也供认，每次从外地巡视回到家中，就会发现衣兜里、口袋中都是卢布，是谁送的，什么时候塞进去的，他已无法记清。

经过充分的法庭调查和激烈的辩论，1988年12月30日，前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正式宣布：判处丘尔巴诺夫有期徒刑12年，并没收其非法所得的全部财产。

丘尔巴诺夫，这位前苏联的“驸马爷”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 纳粹党一手策划的国会纵火案

1933年2月27日晚，德国首都柏林在喧嚣了一整天后渐渐沉寂下来。忙碌劳累的人们大多已酣然入睡，梦入他乡，只有少数夜间工作人员和一些“夜猫子”才偶而出现在清冷的街头。位于市中心的勃兰登堡门附近也是行人稀少，万籁俱寂，国会大厦像一个庞然大物蹲伏在昏暗的路灯光中。

### 大厦失火

时针指向9点零5分，突然间，国会大厦后门附近的国会食堂亮堂起来。火舌从窗户中窜出，撕破了层层夜幕。不一会儿，整座大楼差不多都已笼罩在浓烟烈火之中。

一位神学院的大学生正好路经此地，见大楼失火，立即报告了正在附近值勤的一名警察。可这位警察竟然无动于衷，头也不回地就走掉了。就在神学院大学生感到莫名其妙、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不远处又出现了两个晃动的人影，大概他们也发现了国会大厦失火的情况，所以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走近一看，一位是警察，另一位则是工人打扮，于是三人一起赶到邻近的派出所报了火警。

勃兰登堡凯旋门派出所在9点15分接到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的火警报告，巡查部长拉泰特带了两位下属迅即奔赴国会大厦。差不多与此同时，离国会大厦较近的第六、第七消防队也接到了消防总署的紧急命令，倾巢而动。一时间，本已沉寂多时的柏林中心区警笛声声，鸣号不断，居民们从睡梦中被惊醒，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率先赶到现场的拉泰特与随后到达的消防队员一看情况，准备从南侧的2号便门进入大厦。但这儿铁将军把门，不得而入。恰在此时，国会守卫长舒克拉诺维支来了，于是众人在他的引领下绕到北侧，打开5号便门涌入国会大厦。

一进入大楼，警察和消防队员就向着火处奔去，但见整个大厦西部烟雾弥漫，“噼噼啪啪”声不绝于耳。拉泰特觉得火势甚劲，仅靠三四十人扑救恐怕无济于事，就掉头走出5号便门，去再搬救兵。

舒克拉诺维支与一名警察一边扑火一边摸索前行察看火势。走着走着，忽然见火光中有个人影窜进了俾斯麦厅。两人见状，立即追上去，端枪高喊：

“谁？站住！举起手来！”

那人停住脚步，战战兢兢地回过身来，原来是个面容枯槁的青年男子。

“是你放的火吗？”舒克拉诺维支问道。

那青年点头称是。

“你为什么要放火？”舒克拉诺维支又问。

“这是信号！这是革命的烽火！我要使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因此而振作起来！”青年振振有词地回答说。

当下搜身，发现了一张德国共产党印制的传单和一份荷兰护照，上面写着“范·德·卢勃，1909年1月13日生，莱登·荷兰”。警察就以纵火犯嫌疑逮捕了这位名叫卢勃的年轻人。

这时，拉泰特去搬请的增援消防队已到，舒克拉诺维支便打开2号便门放他们进来。在众人的奋力扑救下，食堂、休息室等处的火焰很快就被扑灭了，惟有会议大厅仍在熊熊燃烧，一时难以扑救。直到深夜11点，大火才被

完全扑灭。但此时的国会大厦已变得一片狼籍，面目全非。

### 趁火打击

在消防队员奋力灭火的过程中，普鲁士警察部长，戈林的首席助手鲁道夫·狄尔斯接到情况通报后来到了现场，并立即传询了一些国会大厦的管理工作人员和闻讯赶来的纳粹党国会议员。

狄尔斯问国会大厦守卫温特：“最后离开大楼的是谁？”

温特不加思索地回答说：“是共产党议员托格勒和凯纳。”

“他俩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大概是晚上 10 时。”

几位纳粹党国会议员也证实，当天上午托格勒在办公室会见了一个陌生男子，而且共产党议员团会议室这几天门庭若市，很多人进进出出，似乎是在商量极为重要的事情。

9 点 35 分左右，国会议长、普鲁士内务部长赫尔曼·戈林也驱车来到国会大厦。他一下车就宣布这是“共产党反对新政府的罪行”，并对狄尔斯说：“共产党的革命开始了！我们一分钟也不能坐待。我们要毫不留情地对付他们。共产党的干部一经查获，当场格杀勿论！”

10 点 20 分，刚就任德国总理不久的希特勒在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陪同下姗姗来迟。在幸免于难的议长室听取了戈林等人的汇报后，希特勒情绪激昂地断言：“毫无疑问，这是共产党的暴行。在这场骚乱之后，共产党就要举行武装起义。”

戈林赶紧接过话头，邀功说：“考虑到事态严重，我已经出动警察，对所有公共建筑物实行戒备，逮捕可疑分子。”

希特勒赞许地点点头，继续高声说：“共产党纵火国会大厦，想烧掉这座精美绝伦的古建筑，我非让他们知道我的厉害不可！谁跟我们作对，就叫他彻底完蛋！”恰在此时，政府副总理、中央党领袖巴本急匆匆地赶来了。希特勒望着巴本，不无深意地说：“副总理先生，看到了吧？这是共产党人干的勾当，这是天意！光耀德国历史的伟大转折到来了！”

紧接着，普鲁士邦政府首脑在内务部召开了治安对策会议。会上，警察部长狄尔斯汇报了德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有关情况，并提出了一份逮捕名单。警务局长格劳尔特则建议立即敦促总统颁布一项“反对纵火和恐怖活动紧急法”，为大规模逮捕行动确立法律依据。

第二天，即 2 月 28 日，在希特勒的压力下，年迈的兴登堡总统被迫签署了“关于保护国民和国家的紧急法令”。该法虽然在形式上只适用于“防止共产党危害国家的暴力行动”，实际上是在德国实行非常状态。它不仅限制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还限制新闻出版、集会和结社的权利，允许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允许搜查私人住宅，甚至可以没收私人财产。法令第五条特别强调对叛国罪、投毒罪、破坏罪要从严惩处，直至判处死刑，对阴谋杀害政府成员或严重违反社会治安的人也将处以极刑或无期徒刑。

与此同时，由戈培尔控制的纳粹宣传机器一齐开动，为趁机打击共产党等左翼政治力量大造舆论。2 月 28 日上午 9 时半，内务部新闻局发表了一份由戈培尔亲自起草的公告。内称：

“侦查结果表明，2 月 27 日 21 时 15 分国会大厦发生的火灾纯系纵火。

这次纵火，从其胆量和规模来说，是共产党人空前的破坏行为。

……

纵火国会大厦，本来会成为共产党发动血腥暴乱的起爆剂，但是，由于政府采取了紧急措施，这个肮脏的阴谋彻底破产了。纵火犯已被当场拿获，他是荷兰共产党员范·德·卢勃。

他的共产党员身份，除本人自供外，还可以从他外衣兜里搜出的党证得到证明。

希望知道范·德·卢勃同谋者的公民，赶快到就近的警察或司法机关报告。尽到公民义务者，可得2万马克。”

待一切准备就绪后，希特勒一伙就赤膊上阵了。查禁德国共产党出版的一切报刊，占领德共拥有的印刷厂，封闭德共办事处，搜捕所谓涉嫌国会纵火案的数千名共产党员、社会民主党人、和平主义者及进步知识分子等。

德国共产党国会议员团主席、著名的演说家托格勒，在纵火案发生的第二天主动去柏林警察局说明情况，不料一去而不复返，被警察当场收捕。

3月3日，德国共产党主席恩斯特·台尔曼也被逮捕入狱。

几天之后，柏林波茨坦大街“巴伐利亚宫”饭店服务员黑尔默向警察局告密说，他曾看到卢勃同3个身份不明的男人经常光顾“巴伐利亚宫”饭店，既然卢勃是共产党人，那其余3人肯定也是布尔什维克。于是，警察在“巴伐利亚宫”饭店设下圈套，逮捕了那3个老顾客。经查证，发现3人的真实身份是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布拉戈伊·波波夫和华西尔·泰涅夫。季米特洛夫等3名保加利亚共产党人被捕的消息一公布，就有几十人前往作证说，他们在饭店里、大街上以及国会内，都看见过这3个人同托格勒、卢勃在一起聚首密谋。

截至3月中旬，已有1万名共产党人遭到逮捕。

## 法庭较量

对纳粹党借纵火事件任意逮捕共产党等反对派人士的行径，世界正义力量表示愤慨。

在巴黎，克拉腊·马尔罗、让·盖埃诺等知名人士成立了一个特别核心小组，经过周密调查，用数种语言发表了一份《褐皮书》，指出国会大厦是纳粹党人自己纵火焚毁的，目的在于嫁祸于人，以此迫使兴登堡总统在紧急法上签字，为他们实行独裁统治开辟道路。

在伦敦，反法西斯委员会委托国际调查委员会对国会纵火案进行起诉。由法国、英国、美国、比利时、瑞典等国著名律师组成的调查委员会，根据30名证人的证词、纳粹官方的报道和收集来的大量材料得出结论认为，德国共产党跟此桩纵火案毫无关联，“国会大厦是由纳粹党领导人焚烧的，要不就是根据他们的指示焚烧的”，卢勃虽然是纵火者之一，但他只是纳粹党人，更确切地说只是戈林手中掌握的一个工具，因此戈林才应该是该案的主要被告。

“伦敦反审判”和世界正义者的调查活动，揭穿了德国纳粹分子的鬼蜮伎俩。

但希特勒一伙一意孤行，于1933年9月21日，在莱比锡国家法院第四刑庭开始对国会纵火案进行公开审理，试图从“无情的”判决中大捞一把。

曾任萨克森州政府司法部长、总理的威廉·宾格尔博士充任法庭庭长，最高检察长是卡尔·维尔纳博士，站在被告席上的是卢勃、托格勒、季米特洛夫、波波夫和泰涅夫 5 人。

维尔纳首先宣读起诉书，指控 5 名被告秉承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的意旨，共同策划了国会纵火案，其中卢勃是具体执行者。

在维尔纳读完长达 235 页的诉状后，宾格尔随即询问神情忧郁、目光呆滞的卢勃：“为什么要向国会大厦放火？”

“因为我认为这样做，就可以引发德国工人阶级的起义。”卢勃怯声答道。

“那么你是共产党员吗？”

“不是，共产党已丧失了革命精神，他们没有斗争的勇气。”

27 日晚在国会大厦逮捕卢勃的警察也作证说当时在卢勃身上并没有发现共产党员的党证。

“是不是还有其他人同你一起纵火？”宾格尔继续问道。

“没有，就是我一个人干的。”

“你是否见过季米特洛夫？”

“没有。”

“那托格勒你总见过吧？”

卢勃先是沉默不语，然后才慢吞吞地说：“也没有见过。”

这样，关于卢勃是共产党员并伙同他人一起作案的指控就失去了立论的根据。

9 月 22 日，国会大厦守卫温特出庭作证，说托格勒和凯纳是在晚上 8 点半走出 5 号便门的，晚上 10 点出去的不是他俩而是一个纳粹议员，现场调查时他把问题听错了。这样，对托格勒的怀疑也减少了。

9 月 23 日上午，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以无畏的气概、雄辩的语言慷慨陈词，充分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尊严，驳斥纳粹法西斯分子强加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

他首先声明自己是一个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革命战士，然后简述了领导保加利亚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经历，最后强调：“虽然共产党把武装起义作为革命的手段之一，但每个读过共产党纲领的人都不难发现，共产党是反对输出革命的。……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反对个人恐怖活动。诚然，我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但正因为如此，我才不是冒险分子，不是阴谋家，不是纵火犯……。”

季米特洛夫的陈述简洁明了，富有说服力，庭审形势为之一变。

11 月 4 日，法庭再次开庭。

这一天，审判大厅内气氛非同一般，因为普鲁士邦政府总理兼内务部长、权势显赫的赫尔曼·戈林作为证人出庭了，此外旁听席上端坐着盖世太保头子狄尔斯、柏林警察总监列维卓夫和各国的外交官。

10 时 30 分，宾格尔宣布开庭，传证人戈林作证。

“铁腕赫尔曼”身穿亚麻织成的淡褐色猎装，脚套囊囊作响的皮靴，走上证人席，先傲然扫视了众人一眼，然后不紧不慢地说：

“诸位法官先生、最高检察长先生，本人今天以双重身份出庭作证。其一，我是起火现场的重要目击者，略知当时的情景；其二，本人乃国会议长，对我有权保护的国会大厦不能置之不理。但是，我要强调指出，奇怪的是，

竟然有人断言我的朋友戈倍尔先生制定了焚烧国会的计划。而我，一个国会议长，又心甘情愿地执行了这个计划。这是无耻的诽谤，诸位先生，我要强调指出，这是无耻的诽谤！试问，世界上有放火烧自家房子的蠢货吗？”

戈林晃动着肥硕的脑袋，不时佐以有力的手势，唾沫横飞，大放厥词。

“我有幸拜读了国外那本《褐皮书》，同时翻阅了所谓伦敦审判的材料。可以断定，无耻的诽谤就是从那里贩卖来的。那个奇怪的审讯都网罗了一些什么样的证人呢？嗯？当然是一些赤色分子、一些刽子手。诸位先生，我要强调指出，是一些刽子手！”

未了，戈林又老调重弹说：“国会大厦一起火，我就预感到这是共产党的阴谋。当有人报告我说，托格勒和凯纳在起火前离开大厦时，我心里完全有了把握，当即下令逮捕犯罪分子——狡猾的共产党人。不管这一审判如何结束，我都会找到罪犯，向他们追究责任。诸位先生，我要强调指出，向他们追究责任！”

看着戈林跳梁小丑似的拙劣表演，季米特洛夫既感到好笑，又深为气愤。因为他事先仔细研究过起诉书中关于卢勃纵火顺序的陈述，发现卢勃从纵火到被捕不过 20 分钟时间，却在如此庞大的国会大厦里来回奔跑，放了 20 多处火，并酿成了议会厅的大火灾，这是不可想象的。很显然，在卢勃纵火的同时，有许多人在暗中相助，里面大有文章。因此，季米特洛夫胸有成竹，对戈林的不耻谰言予以严词驳斥。

他说：“总理先生，在国会大厦起火的第二天，你曾经断言，范·德·卢勃被捕时，在他身上搜出的不仅有他的护照，而且还有他的党证，请问总理先生，您当时是从哪里知道卢勃身上有党证的？是警察向您报告的吗？”

“还有，请问戈林先生，你们为什么还没有弄清案情之前就一口咬定是共产党干的呢？你们究竟获得了哪些可以公布于众的确凿的证据呢？”

接着，季米特洛夫以嘲弄的口吻问道：“内务部长先生在 2 月 28 日以及在此后的几天里做了些什么，可能是在寻找同谋者吧？”

“我本人不是刑事官员，而是位负责的部长，”戈林回答说，“因此，对我说来，重要的根本不是去发现几个小混蛋，而是去注意那些对罪恶世界负有责任的政党。……到你们党里去捉拿罪犯。你们的党是犯罪的党，应该消灭它！”

“难道你不认为这样做，是违犯德国宪法吗？”

残酷无情的戈林钻进了季米特洛夫的圈套，在围绕政治的舌战中迷失了方向。最后他恼羞成怒，狂叫道：

“在我的眼里，你是一个应该立即被吊在绞刑架上的骗子！”

宾格尔马上插话，提醒季米特洛夫不得在法庭上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

季米特洛夫继续蔑视地说：“我很满意国会议长先生的回答。”

“滚出去，你这个混蛋！滚出去！”戈林吼叫着。

法庭上顿时骚动起来，工作人员赶紧上前准备把季米特洛夫拉出大厅。

季米特洛夫大义凛然，严正指出：“我的目的是：反驳这个诬说季米特洛夫、托格勒、泰涅夫、波波夫、德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同纵火案有关的起诉书。人们只要稍微思考一下，谁也不会相信他们的狡辩，议会大厅的大火是另外有人用现代化燃烧物点着的，与卢勃毫无关系，卢勃只在餐厅中放了把小火，他之所以成为替罪羊，是因为有人在暗中操纵，法西斯才是真正的纵火犯！”

戈林这下更是气急败坏，一个劲地咆哮着：“你给我滚出去！”

季米特洛夫朗声笑道：“你大概害怕了吧，国会议长先生……？！”

宾格尔见此情形，赶紧宣布休庭。人们一哄而散，各国记者争先恐后挤出法庭，急着赶回去发出有关报道。

就这样，在季米特洛夫等人的严词抗争下，在世界进步力量的舆论压力下，国会纵火案的审理只得偃旗息鼓、草草收场了。1933年12月23日，莱比锡国家法院宣布：范·德·卢勃因犯有叛逆罪和纵火罪被判处死刑，剥夺公民权利终身，其他4名被告因证据不足，予以无罪释放。”

判决结果宣布后，庭长宾格尔还装模作样地补充说：“国会纵火案现已审理完毕。审判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德国司法机关的客观性，……说明了法庭是尊重证据、量刑判罪的。……德国共产党企图孤注一掷，把焚烧国会大厦作为起义的信号，这一阴谋幸而没有得逞。荷兰人范·德·卢勃被当场抓获，根据2月28日颁布的《关于保护国民和国家的紧急法令》，理应判处死刑。审讯期间，不少证人提出，他们在起火当天看到托格勒和范·德·卢勃在一起，但这最终未能得到证实，波波夫和泰涅夫的情况也是如此。至于季米特洛夫，尽管他起火时不在柏林，但这并不能排除他没有参与纵火。由于他同德国共产党的关系密切，长期在德国从事非法活动，法庭对他的怀疑依然存在。诸位先生，这就是我对判决的简单说明。”

季米特洛夫听了宾格尔的这番表白，不禁哑然失笑，揶揄道：“庭长先生的这番话使我非常满意。是啊，法庭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它既要让豺狼吃饱，又要防止绵羊被吞噬，今天的判决就是试图解决这一棘手矛盾的失败尝试。可是，斥责共产党人是纵火者，却从反面证明了纵火的恰恰就是民社党人自己，这才是历史无情而公正的判决。”

## 历史真相

柏林国会大厦纵火案发生迄今已60年了。在这60年间，后人根据事件发生前后的形势变化和许多知情者的事后回忆，探赜索隐，披沙拣金，拂去历史的尘埃，终于使这一事件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原来这是希特勒政府一手策划导演的反革命阴谋。

1933年1月30日，为了摆脱日趋严重的社会危机，德国资产阶级保守派被迫任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纳粹党）领袖阿道夫·希特勒为政府总理，打算暂时利用一下纳粹势力，待危机一过就将他们踢出政府。因为魏玛宪法明确规定总统有权任免政府总理和各部部长，有权解散国会，况且纳粹党在新内阁11个职位中只占了3席，所以身为总理的希特勒能耐再大也跳不出兴登堡总统这位如来佛的手掌。

实际上，兴登堡等人完全打错了算盘。希特勒绝非好相与之辈，而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政客，出任总理仅是其全盘夺权计划的第一步，最终目标则是要在德国建立起纳粹的独裁统治。要做到这一点，最简捷保险的办法就是获得国会2/3多数的支持，通过《授权法》，使国会将立法权移交给内阁。但当时纳粹党和共同组阁的民族党在国会583个议席中只占有247席，连半数都未到，而左翼的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却分别据有100和121个席位，要改变这种状况惟有重新进行议会大选。于是希特勒政府宣布解散议会，于1933年3月5日重新举行选举，并制定了一系列限制和反对共产党的措施，向共



产党发动挑衅，诱使其挥戈上阵，为打击镇压制造借口。可惜一连串的挑衅均未产生实效，黔驴技穷之际，戈培尔献出一条毒计：“难道就不能制造一起‘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尝试’吗？”一语惊醒梦中人，希特勒连声叫妙，赶紧叫戈培尔制订一个嫁祸于人的具体计划。

恰在此时，被派至柏林工作的“荷兰国际共产主义集团”成员范·德·卢勃在一家小酒馆里宣称自己曾在几处政府大厦放过火，下一步就要焚烧德国国会大厦。这番话由冲锋队员报告给了戈培尔、戈林。戈培尔得知这一情况，不禁喜上眉梢、计上心头，决定好好利用这位神经不太正常的荷兰人，让他去国会大厦纵火，然后借刀杀人。

于是，2月27日晚上近9点，先由卡尔·恩斯特率领10名冲锋队成员，通过议长办公室的地下暖气管道来到国会大厦，在一些关键的地方喷洒上了汽油和易燃化学品。不久，卢勃由国会守卫长舒克拉诺维支领着从2号便门进入国会大厦，首先在餐厅放火，冲锋队员则在别处点火协助。最后他们都从原路退了回去，只剩下卢勃一人仍在烟雾中狂奔乱跑……

这天晚上，为“静候佳音”，戈林特意留在威廉大街的内务部办公室里“加班”。他眼睁睁地望着墙上的挂钟已指向9点15分，而国会大厦方面还无任何动静，不禁暗暗着急起来。过了几分钟，秘书终于冲进来报告说：“阿德曼卫士从国会大厦打来电话，说是大厦起火啦！”“什么？！”戈林故意装出一副怒不可遏的样子，“我养了一群饭桶，怎么大厦起火啦？简直是糟透了！”内心却一阵窃喜，吩咐司机赶紧备车去现场察看。……

3月5日，议会选举照常进行。结果，纳粹党共获得288个议席，加上民族党的52席，虽然仍不足三分之二多数，但问题已可迎刃而解，随着81名共产党议员和12名社会民主党议员的相继被捕，以希特勒为首的执政党轻而易举地在国会占据了绝对优势。3月23日，希特勒梦寐以求的《授权法》获得顺利通过。从此，德国开始陷入纳粹专制独裁统治的重轭之下。

## 巴舍尔州长之死

1987年10月11日，星期天，秋日的日内瓦，天高云淡，风景如画，车水马龙，游人如织。

座落在花草树木、喷泉雕塑中的“美丽海滩”饭店，因其以“为那些视生活为艺术的人们”提供一流服务为宗旨而名噪四方，故常常贵宾盈门，客流不断。

这天早晨，在该饭店餐厅内，昨日刚从汉堡赶来的西德《明星》画刊记者塞巴斯蒂安·克瑙尔及其摄影师，正在等待同住该饭店的一位西德政治家如约前来接受采访。可苦苦等了2个小时，却始终未见采访对象的身影。于是，克瑙尔开始接连不断地往其房间挂电话，但话筒中也是一片盲音，无人来接。怎么回事？难道这位先生一大早就出门去了，不太可能，上楼去看看究竟。

### 大饭店神秘死者

于是，克瑙尔来到了这位先生居住的317客房门前，只见门把手上静静地挂着“请勿打扰”的牌子。哦，客人未走。举手敲门，却没回音。克瑙尔满腹狐疑地拧开了房门，探头一看，不远处的过道上有一只鞋。不好，人在里面。如此贸然闯入是极不礼貌的行为，赶紧收身关门。可奇怪的是，房间里还是悄无声息。这下克瑙尔倒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莫非房间里出了什么事？记者的职业敏感性在他脑海里一闪而过。他赶紧回到2楼自己居住的房间取来照相机和闪光灯，然后再幽灵般地飘进317房间。

屋子里，墨绿色的窗帘低垂着，仅留下一条缝，透进些许亮光，只见席梦思床上扔着一件蓝白相间的睡衣，枕头边倒扣着一本书床头柜的电话机旁零乱地放着几页笔记本用纸。浴室的门敞开着，克瑙尔走近一看，不由得激灵灵打了个冷战。只见浴室的地上放着另一只鞋，浴池里躺着一个身穿衣服的中年男子，双眼紧闭，右手拿着毛巾，左手放在胸前，脑袋无力地斜靠在池边上。显然，他已死去多时。

克瑙尔稍楞片刻，便举起相机摄下了这一极具新闻价值的场面。

浴池中的死者是谁，不用介绍广大读者也能猜到。对，他就是克瑙尔久候不来的采访对象——不久前刚辞去西德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州长一职的乌韦·巴舍尔。

这位西德最年轻的前州长、未来联邦总理的强有力竞争者，为什么突然魂归西天？又为什么死在异国他乡的豪华大饭店里？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

不仅波恩对此感到震惊，整个西德都为之战栗。

### 巴舍尔其人其事

乌韦·巴舍尔，1944年5月31日在战火弥漫中降生于柏林附近的防空洞内。由于家境不甚富裕，所以自小历经磨难，这也就从一个方面奠定了他立志出人头地的雄心。

年轻时，巴舍尔虽然学业平平，但志存高远，他的人生目标就是有朝一

日成为一人之下、千万人之上的联邦总理。为此，他在中学时代就开始从事极富政治色彩的活动，初尝了权力游戏的苦乐。16岁时，巴舍尔加入了西德主要资产阶级右翼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外围青年组织——青年联盟。两年后，正式加入基督教民主联盟。23岁，出任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青年联盟主席。25岁，获选州基督教民主联盟副主席。27岁，入围州议会。29岁，被推举为州议会党团主席。35岁，被任命为州财政部长和内政部长。1982年，升任州长，时年仅38岁，成为西德政界炙手可热的明星人物。

仕途的顺达，使巴舍尔夺取联邦总理宝座的政治欲望更趋强烈。为了实现这一最高理想，他苦心孤诣，处心积虑。所娶妻子是德意志帝国创始人、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后裔弗雷娅，攻读博士学位也以法学、政治学为主攻方向，并以“在特别考虑到三权鼎立学说的情况下，石荷州州长所处的地位”为政治学博士论文选题，可见其用心所在。

也正是由于这种强烈的政治欲望，使得巴舍尔注重权力远甚于自己的生命。

1986年9月，他的孩子放风筝时不慎把风筝挂到了树上，嚷着要爸爸去取下来。巴舍尔就上树去取，结果不知怎么搞的从6米高的地方摔了下来，当场摔断4根肋骨，胸腔大量积血，情况非常严重。可巴舍尔在去医院稍作处理后，就强忍着伤痛，急匆匆地赶到州府主持召开了州内阁会议。这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行为赢得了人们的由衷赞叹。

还有一次，1987年5月31日，在参加石荷州议会竞选时，巴舍尔等人乘坐的飞机突然坠落，同机的3人当场殒命，巴舍尔侥幸得以生还，但也受了重伤。可为了继续进行竞选，他没等身体完全康复，就溜出了医院，东奔西走，忙碌不停，或与选民面对面进行恳谈交流，或在群众集会上发表长篇演说，一站就是几小时，全无伤者病痛的样子，给广大选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可就在乌韦·巴舍尔满怀信心地朝着既定目标奋勇向前的时候，他猛然发现在自己的前进道路上出现了一个颇具威胁性的人物——比耶恩·恩霍尔姆。这使得巴舍尔坐卧不安，茶饭不香，整天闷闷不乐，愁眉不展。

### 施毒计欲除政敌

时年50岁的比耶恩·恩霍尔姆是瑞典移民的后代，出身贫寒，所以连中学都未能读完就被迫进印刷厂当了工人，挣钱糊口。只是在加入造纸印刷工会后，才得以进入汉堡经济和政治大学攻读政治学硕士学位，圆了学业有成之梦。

1962年，25岁的恩霍尔姆正式加入社会民主党，勤奋工作，乐于奉献，深得领导赏识。1981年，施密特总理任命其为联邦教育部长。可惜好景不长，第二年社会民主党就在议会大选中失利，恩霍尔姆被迫于1983年回到石荷州首府基尔，准备在这个联邦德国最北部的州积蓄力量，与基民盟的巴舍尔一决雌雄，夺取州长职位。

不可否认，恩霍尔姆作为一个乡土味很浓的社会民主党人在选民中有一定影响，但尚非乌韦·巴舍尔的对手。可以说，他要想在石荷州这块基民盟的根据地上击败巴舍尔，可能性近乎于零。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成其为对手的对手，乌韦·巴舍尔也无法容忍，他的眼里掺不得一粒沙子。因为他看到

在民意测验中，自己在诸如“令人感到好感”、“有吸引力”、“温和”等形象得分方面低于恩霍尔姆，于是就气不打从一处来，一定要把恩霍尔姆搞臭搞垮。可采用什么办法呢？经过一番冥思苦索，巴舍尔终于想到了政治斗争中一件屡试不爽的武器——隐私曝光。为此，他请来了“竞选策略专家”、曾任不来梅一家亲基民盟报社总编的普法伊费尔。此公虽是一位无党派人士，却素为基民盟所看重。因为他对官场内幕了如指掌，那些明争暗斗的伎俩手段、贪污受贿的隐私丑闻，他心中都有本帐，而且嗅觉特别敏锐，所以他的揭发文章往往使那些高官显宦不寒而栗。巴舍尔将这么一位“行家里手”罗致幕下，委以州长新闻副官一职，美其名曰是为了“观察新闻媒介的动向”，以便直接向州长提供心理、宣传等方面的“竞选建议”，实际则是要利用其特长设法“降低”对手在选民中的声誉。

普法伊费尔名义上仅是州长的新闻副官，但由于其肩负的特殊使命，因而拥有广泛的权力。他可以出入警察局查阅人事档案材料，可以随时向州政府各行政主管部门了解情况，可以指派州长秘书干这干那，可以过问基民盟竞选组织宣传发动工作……总之，凡州长权力可及之处他都伸手，俨然是一位“站着的”州长。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乌韦·巴舍尔认为普法伊费尔堪当重任。于是，1987年1月中旬的一天，巴舍尔将普法伊费尔招至州长办公室面授机宜。他先漫无边际地介绍自己及州政府各位部长的收入和纳税情况，讲着讲着就自然地谈到了恩霍尔姆的收支问题。普法伊费尔心有灵犀一点通，当然明白这次谈话的重点所在。他立即派人详细调查了比耶恩·恩霍尔姆从1983年4月至1987年1月的收入和纳税情况。

一个星期后，乌韦·巴舍尔就根据调查得来的数据在办公室向普法伊费尔口授了一份指控恩霍尔姆偷税漏税的检举信，准备待本州一位忠实可靠的基民盟成员签名后，一式3份分别投寄给税务局长、财政部长和他本人。后来了解到即便是匿名揭发信，税务局也会立案调查，所以未具真名就把该信投出去了。

匿名信虽寄出去了，可巴舍尔觉得还不解恨。因为光经济问题尚无法置恩霍尔姆于死地，必须多管齐下。于是，巴舍尔又神色诡秘地把普法伊费尔叫进了办公室，向他透露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消息：恩霍尔姆生活放荡，有同性恋行为。为此，巴舍尔要普法伊费尔物色一个能提供有关这方面详情的人，或者干脆委托某私人侦缉事务所日夜监视恩霍尔姆的一举一动，以获得确凿证据，最好是能有照片为凭。

普法伊费尔得令照办，几经周折，最终选择了一家开在不来梅哈芬市的名字叫“哈里·皮尔”的侦缉事务所。1987年1月25日，普法伊费尔专程前往哈芬，与该事务所负责人进行洽谈，敲定了这笔酬金达5万马克的交易。因5万马克已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所以老谋深算的巴舍尔指示普法伊费尔切不可从州政府财政中支出，而可以去求助于他的老朋友、西德化妆业大王——施瓦茨科普夫公司总经理巴尔豪斯。巴尔豪斯果然一口应承，答应这笔钱由他以调查公司内部安全问题为名支付。

“哈里·皮尔”侦缉事务所在收到普法伊费尔1.5万马克的定金后，立即付诸行动，派出2名暗探，每天乘坐型号、色彩不同的轿车，随带步话器和照相机，对恩霍尔姆实行跟踪侦察。准备一俟出现其猥亵女性、乱搞同性恋的场面，就“咔嚓、咔嚓”摄入镜头，记录在案。可10天的跟踪竟使他们

大失所望，恩霍尔姆无任何不轨举动，侦缉事务所只得放弃这徒劳无功的行动。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大概是侦探破案小说看得太多的缘故，巴舍尔潜移默化，脑袋里也装了不少栽赃诬陷、嫁祸于人的诡计。1987年5月1日，他与普法伊费尔一起驱车来到自己住所附近的一个小湖边，预演了一出“苦肉计”的好戏。巴舍尔让普法伊费尔把他牢牢地绑在一棵树上，嘴里塞上布团，故意造成惨遭绑架的假象，引导社会舆论把怀疑的目光对准自己的竞选对手。为达到以假乱真的目的，巴舍尔与普法伊费尔对这一行动的每个细节及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都进行了反复的推敲研究。可惜后来由于巴舍尔再次坠机身受重伤，使这台好戏未能上演，枉费了一番苦心。

不过，巴舍尔实在不甘心就此罢手。为了打击恩霍尔姆，他又几次三番地催促普法伊费尔去设法弄些窃听器来，把它们安装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准备一切安排停当后，就让女秘书去叫保安人员来进行检查，届时就可借题发挥、诋毁他人了。

就这样，乌韦·巴舍尔凭着自己的“小聪明”，策划了一个又一个损人利己的阴谋。他从自己2次飞机坠地、6次车祸而不死的经历中得出了一个结论，即：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天将降大任于己也。然而，就在他得意洋洋、自我陶醉的时候，一场意想不到的政治风暴正悄无声息地劈面向他袭来。

### 《明镜》发难露马脚

1987年9月初，距石荷州议会选举只有半个月不到的时间了，基督教民主联盟与社会民主党的竞选活动已进入白热化阶段。政治分析家们普遍认为，若无意外，基民盟将在这场龙虎斗中稳操胜券。

可就在选举前一周，西德最有影响的政治刊物《明镜》周刊，在头版以醒目的大字标题《基尔“水门事件”》，报道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在野社会民主党人比耶恩·恩霍尔姆被暗中盯梢的消息，引起西德朝野各界人士的严重关注。

《明镜》周刊报道说，1987年年初的一天，人们看到在社民党石荷州领导人恩霍尔姆的私人住宅前停着一辆陌生的轿车，车内2个男人探头探脑，神色可疑，其中一个还不时举起相机，对着恩霍尔姆的居所拍照。

同年2月10日，恩霍尔姆驱车前往基尔附近的一个小乡镇，拜访该镇的镇长。日落时分，他的保安人员突然发现在附近的十字路口，停着一辆高级轿车，车旁有个男子正拿着相机朝这边拍照。警惕性颇高的保安人员立即召来了警察，经查问得知那摄影者和轿车中的另一男子都是“哈里·皮尔”私人侦缉事务所的暗探。事后，州警察当局试图查出这一“盯梢事件”的幕后主使音，结果却是不了了之。而社民党在自己进行的调查中，发现“哈里·皮尔”侦缉事务所的大主顾之一是施瓦茨科普夫公司，该公司总经理巴尔豪斯与事务所常有接触。考虑到巴尔豪斯及其公司历来反对社民党在石荷州执政，所以社民党就怀疑是施瓦茨科普夫公司在授意“哈里·皮尔”事务所对恩霍尔姆进行盯梢，要求该事务所就“盯梢事件”作出解释。可“哈里·皮尔”事务所老板以保护顾客权益为借口拒绝吐露内情，倒是巴尔豪斯不打自招，承认他确实与该侦缉事务所达成了一笔交易，目的在于调查本公司内部安全情况，至于侦缉事务所拿了他的钱具体干了些什么，他不想知道，也没

必要知道。

《明镜》周刊还报道了其他一些线索，包括基民盟系报纸对社民党等党派无中生有的攻击和居心险恶的挑拨等。

《明镜》周刊于选举前夕揭露出的“盯梢事件”，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波，反对党内马上有人联想到了美国的“水门事件”，并把怀疑的矛头指向了社民党的政治对手基民盟。

面对沸沸扬扬的社会舆论，作为基民盟州领导人和一州之长，巴舍尔理应立即下令对“盯梢事件”展开彻底调查，以表明基民盟的清白。可他不仅对事态的发展保持沉默，反而一意孤行，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就在《明镜》周刊披露“盯梢事件”的第二天，巴舍尔还一再指示普法伊费尔尽快为他弄到窃听器，准备实施蓄谋已久的栽赃诬陷计划。

巴舍尔利令智昏，我行我素，而嗅觉灵敏的“竞选策略专家”普法伊费尔已预感到一场风暴即将来临，如果继续追随巴舍尔为虎作伥，势将成为他的殉葬品，必须立即抽身，找一条退路。于是，他对巴舍尔设法搞窃听器的要求阳奉阴违，虚与委蛇，并且打点行装悄悄离开了石荷州，临行前在州府留下了这么一句话：他白天不在，要立即前往汉堡处理“州长的事”。所谓处理“州长的事”，实际上是他在汉堡公证处留下了一份记录，一五一十地告发了巴舍尔的竞选丑闻。然后，普法伊费尔又住进《明镜》周刊的客店，把自己了解掌握的全部情况一古脑儿兜售给了《明镜》周刊。

## 丑闻揭出乱阵脚

《明镜》周刊是亲社民党的杂志，因而对恩霍尔姆被盯梢一事深表愤慨，决心弄个水落石出。正当它准备进一步组织人员进行明查暗访时，“盯梢事件”的知情者普法伊费尔主动送上门来了。周刊老板大喜过望，立即下令充实加强调查班子，在普法伊费尔所提供情况的基础上，进行全面深入调查和追踪报道。

于是，1987年9月13日下午，恰逢石荷州议会选举日，《明镜》周刊抡出了一篇题为《且看现任州长的竞选手段》的文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而巴舍尔还蒙在鼓里浑然不知。当时他正和州基民盟的其他高层领导会聚一堂，准备迎接竞选获胜的喜讯。突然电话铃响了，一位助手拿起话筒，对方不愿透露自己的姓名，却非要巴舍尔亲自接电话。巴舍尔接过话筒，听着听着，额头上开始沁出点点汗珠，支在桌面上的一只手也颤抖起来。好不容易放下话筒，他就催促助手赶快去买刚出版的《明镜》周刊。不一会儿，所要的《明镜》周刊买来了，展开一看，州长新闻副官普法伊费尔的文章赫然在目！普法伊费尔在文章中控告巴舍尔采用种种不可见人的卑鄙手段来对付反对党——社会民主党。譬如，他雇佣私人侦探调查反对党领导人的生活隐私，向有关部门写匿名信诬告反对党领导人偷税漏税，准备在自己电话机上装窃听器，然后贼喊捉贼，以此嫁祸于反对党，等等。

看着看着，巴舍尔简直肺都要气炸了，昔日里他把普法伊费尔作为心腹看待，无话不谈，现在他竟然背叛反水，给自己当头一棒，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不过转眼一想，选举结果尚未揭晓，万万不可胡来，只能先忍一忍再说。在焦虑不安中终于等来了选举结果，一看，基民盟比上次选举少了6.5%的选票，在议会中仅获得33个席位，加上联合执政的自民党的4席，刚及

全部议席的一半，而社民党大获全胜，独得 36 席。巴舍尔深感失望，垂头丧气。

紧接着出现普法伊费尔指名道姓的揭露文章，《明镜》周刊又抛出了一篇篇矛头直指巴舍尔的檄文，报纸、电视、电台等新闻媒介也推波助澜，一时间，“德国水门事件”、“基尔水门事件”成了人们竞相议论的话题，由此在西德引发了一场政治地震。

在这场地震的震中——石荷州，社民党和其他一些反对基民盟的小党纷纷指责巴舍尔欺世盗名，要求他辞职下台，并为此负担政治和法律责任。与基民盟联合执政的自民党领导人被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波弄得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不得不找到巴舍尔，请其道明真相。这场地震还波及到了首都波恩，动摇了联邦政府内基民盟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基础，联邦总理兼基民盟主席科尔及巴舍尔的恩师、联邦财政部长施托尔滕贝格都感受到了来自各方的重重压力。为稳定局势，科尔总理赶紧打电话给巴舍尔，叮嘱他一定要稳住，不要乱了方寸，要拉住自民党，不能让它倒向社民党。施托尔滕贝格也一个劲地给巴舍尔鼓气，让他顶住。

有科尔总理作坚强的后盾，再加上自己 20 余年从政生涯的磨练，使得巴舍尔有恃无恐、处变不惊。他开始振作精神，鼓起余勇，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和公众的信任，对普法伊费尔的指控全力展开反击。

首先，他在一切公开场合进行“辟谣”，宣称他与普法伊费尔仅是泛泛之交，普氏在《明镜》周刊载文披露的事完全是一派胡言，是对他的恶意诽谤，他准备诉诸法院，对簿公堂。紧接着，巴舍尔销声匿迹了几天，苦心构思反控计划。在推敲了每一个细节后，他找来了 7 个证人，立下了字据。9 月 18 日，他就以诽谤罪向法院正式控告普法伊费尔和《明镜》周刊的编辑，并召开记者招待会，在摄像机和不停闪烁的闪光灯下出示了一件件有关人士提供的“证明”，全面推翻普法伊费尔揭露的事实，强调自己是清白无辜的，完全是普法伊费尔阴谋的受害者，希望社会能主持正义。

当天下午，石荷州检察院派人搜查了普法伊费尔及其女友、州府女秘书施罗德在《明镜》周刊的客房，带走了数十份材料。州法院也应巴舍尔之请，作出了禁止普法伊费尔再度指控巴舍尔的决定，违者罚款 50 万马克。

普法伊费尔处境艰难，决定易地再战。于是他携带女友和重要的证据材料出走汉堡，前往葡萄牙的一个秘密住所。在那儿，他抛出了一件件决定巴舍尔命运的材料。

为了证明匿名信一事巴舍尔不仅知情而且是其一手策划，普法伊费尔出示了一张巴舍尔亲笔写的列有州长、部长及恩霍尔姆收入情况的便条。

对于“盯梢事件”，普法伊费尔向新闻界亮出了另外一张纸条。纸上用线条标出了几个反对党之间的关系，并有显然是巴舍尔本人笔迹的“对巴舍尔的威胁”几个字。普法伊费尔解释说，他就是按照巴舍尔的谈话指示精神而采取行动的。

关于窃听器一事，普法伊费尔揭露说，巴舍尔曾多次打电话催他去搞。州府女秘书施罗德也向检察院作证说，她曾通过交换机偶然听到州长与普法伊费尔的一次电话交谈，其中提到了窃听器一事。

在这场揭露与反揭露的斗争中，尽管巴舍尔竭尽所能，百般狡辩，但在几个关键的问题上他无法自圆其说，因而招致越来越多人的怀疑和不满，开始陷入困境。

## 怆然辞职入地狱

事实证明，即便巴舍尔没有亲自参与普法伊费尔指控的那些不光彩行为，至少他也是知情者，应对此负政治责任。因此，石荷州基民盟领导层内开始窃窃私语巴舍尔的接班人问题。巴舍尔感受到了党内同仁侧目而视的目光，如坐针毡，遂于9月25日下午1时许正式宣布辞去石荷州州长职务。

巴舍尔突然辞职，使联邦总理科尔、联邦财政部长施托尔滕贝格及整个基民盟大吃一惊。就连他的政敌、社民党州领导人恩霍尔姆也感到意外。尽管人们普遍认为，随着事态的发展，巴舍尔的州长职位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但都没有想到他如此快地就交出了大权。

巴舍尔辞职了，他放弃了20余年来孜孜以求的执掌联邦总理大权的雄心壮志，心中满怀酸苦、如丧家犬一般独自离开了已工作5年的州长办公室，前往大西洋中的加那利群岛度假，以求暂时忘却那份耻辱和尴尬。真是“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巴舍尔一去职，原来为其作假证的人全都反供，交代真情实况，加上新发现的材料，基本证实了普法伊费尔的控告。

石荷州基民盟面对此种局面颇为难堪，最终决定，从全局着想挖掉一块烂肉那样抛弃巴舍尔。于是在巴舍尔缺席的情况下，基民盟州议会党团投票表决，要求巴舍尔主动放弃州议员资格，交换条件是放弃对他的起诉。远在加那利群岛的巴舍尔于10月9日得知这一消息，恼怒异常。但究竟何去何从，却又颇费踌躇。不同意吧，起诉吃官司，州议员恐怕也很难再当下去；同意吧，却又无异于自动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正在巴舍尔感到进退两难的关头，他收到了一个神秘的电话。一个自称罗伯特·罗洛夫的人，说他准备在日内瓦机场与巴舍尔谋面，届时将向巴舍尔提供证据证明普法伊费尔的指控纯系子虚乌有。处于崩溃边缘的巴舍尔一听欣喜异常，立即乘机于10月10日下午抵达日内瓦，住进了“美丽海滩”饭店，并与妻子、兄弟通了电话，告知已与罗洛夫碰了一次头，准备找机会再谈一次。可第二天上午，当《明星》画刊记者克瑙尔应约前来采访时，发现巴舍尔已在浴缸中魂归西天。

从死亡现场及巴舍尔生前留下的日记看，似乎这是一起蓄意谋杀案。因为死者是和衣倒在水中的，浴缸边只有一只鞋，另一只鞋却在过道上。另外，客房门没有反锁，现场也找不到自杀遗书及药瓶之类的东西。但奇怪的是，死亡现场并没有暴力搏斗的痕迹，死者身上无任何伤痕，且表情安详，解剖医生则在死者的胃液中发现了安眠药的成份。

那么，巴舍尔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呢？正当人们对此感到疑惑不解的时候，西德安乐死协会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为人们提供了答案。该书所介绍的第一种安乐死方法就是巴舍尔这种情况，作者在书中还提醒试图安乐死的人，在走向人生终点时最好是一人外出，找一家高级旅馆，在不受外界任何影响的情况下悄然离世。

这样，谜底就完全解开了，可以说巴舍尔的死是双重自杀法，即在服用了过量安眠药后，再淹没在浴缸里，以达到彻底自杀的目的。但巴舍尔又想伪装成他杀，为此他苦心编写了假日记，留下了一些将给某些人带来麻烦的假情况，并且设计安排了谋杀现场，生前争强好胜、弄虚作假结果身败名裂



的巴舍尔临死尚不忘欺骗愚弄公众一番，着实令人可悲可叹！

## 案中有案的“发展路口”事件

1981年5月10日，法国社会党候选人弗朗索瓦·密特朗一举击败现任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入主爱丽舍宫，成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位左翼政党总统，从此结束了右翼势力长期独霸法国政坛的局面。选举结果于当晚公布后，巴黎劳动人民顶着狂风暴雨纷纷涌向街头、广场，欢呼雀跃，载歌载舞，竟夜不息，通宵达旦，出现了盛况空前的庆祝场面。

密特朗就任总统后，趁热打铁，立即宣布解散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国民议会，提前进行立法选举，旨在建立一个以社会党为核心的新议会。结果如愿以偿，在6月份的投票中社会党当选议员285名，遥遥领先于其他各党，在国民议会中稳居绝对多数派地位。

6月22日，密特朗指定临时过渡政府首脑莫鲁瓦为总理，组织政府。

紧接着，密特朗及其社会党政府开始履行在总统竞选中许下的诺言，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但在改革的过程中，由于社会党在具体政策上的失误，导致左翼联盟破裂，右翼政党乘机再度活跃，夺得了1986年3月议会选举的胜利，社会党从多数派沦为少数派，密特朗只得任命右翼多数派领袖、保卫共和联盟主席雅克·希拉克为总理并组建新政府，从而打破了第五共和国政治体制建立以来同属一个政治派别的总统、总理和议会多数派共同进行统治的框架，把左翼总统和右翼政府推上了共同管理国事的航船，在法国政治史上开创了一个罕见的政治“共处”时期。但这种政治“共处”十分艰难和微妙。密特朗社会党和希拉克右翼联合政府为了各自的利益，明争暗斗，相互攻讦，试图使对方陷入难堪的境地。但由于双方都有污点，均非尽善尽美，所以又谁也无法完全压倒对方。正是这一大背景使法国有史以来最大的金融丑闻——“发展路口”案最终成了案中套案、久拖不决的巨头斗法。

### 闹剧开场 要犯逃逸

希拉克为首的右翼势力进驻马提翁大厦不久，1986年4月28日早晨，法国欧洲第一广播电台播出了一条震惊全国的独家新闻：刚卸任的前社会党政府国际合作部部长克里斯蒂昂·努西个人拥有一幢豪华气派的古堡，而按其财产收入是无力购买这样一座古堡的。司法部门对此进行侦查时发现，国际合作部所属对外援助机构“发展路口”（密特朗总统于1983年设立的专事法国对第三世界，主要是非洲国家财政援助的政府机构，希拉克就任总理后宣布予以撤销）帐目混乱，亏空至少有2000万法郎。1984年12月，由“发展路口”一手操办的第12届法非首脑会议耗资6100万法郎，而两年前举行的洛美法非首脑会议仅花费1000万法郎，短短两年间会议费用竟上涨了数倍之多。根据已经发现的许多做假单据可以断定，这是法国历史上最大的官员贪污公款案，克里斯蒂昂·努西作为主管负责人自然难辞其咎。

继欧洲第一广播电台之后，各新闻媒介进一步披露了努西挪用公款、为己谋利的丑行：他不仅用“发展路口”的资金为自己购买了古堡和田产，还为名为妇女权力问题助理的情妇在巴黎购置了一套公寓；在其担任博尔市市长期间，无论是接待外宾，还是交纳社会党党费、进行竞选活动，也都是用的“发展路口”的钱。

一般人都认为“发展路口”丑闻是欧洲第一电台凭借其新闻职业的敏感性和勇气挖掘出来的，殊不知这是一次有着深刻政治背景的“准政府行为”。4月28日中午，希拉克总理心腹、新任国际合作部部长米歇尔·奥里亚克的一席谈话足资证明。奥里亚克要求审计法院立即审理此案，并意味深长地说：“案子非要有个水落石出不可！努西背后肯定有人，不论牵涉到谁，都要拉他出来在法律面前示众！”明眼人一听便知，矛头所指乃是努西的政治后台密特朗总统。看来，总统与总理间的公开对抗已在所难免。

巴黎大法院决定受理“发展路口”案，但努西是现任国民议会议员，享有法律豁免权，法院不得对之轻易传讯，更不能拘捕。对此，巴黎大法院决定采取迂回包抄的策略，先将前国际合作部办公室主任、“发展路口”财务主管伊夫·查利埃捉拿归案，从他身上打开缺口，再扩大战果，挖出主犯。

孰料，就在巴黎大法院准备发出拘捕令的当口，内政部高级官员、全国警察总监雅克·德勒布瓦夤夜走访查利埃，交给他一本刚签发的护照、一份国际驾驶执照和一张翌日的机票，要他立即打点行装，以受法国政府委托前往办案为名出走巴西。

1986年5月14日，乔装改扮的查利埃戴着墨镜，在内政部秘密警察护卫下悄然来到巴黎国际机场，顺利通过海关，登上了飞往巴西里约热内卢的班机。次日清晨，飞机到达目的地，经过一夜休息，精神饱满的查利埃健步走下舷梯，在巴西黑手党党徒的接引下，钻进一辆黑色加长福特轿车，飞速驶往里约热内卢远郊的大森林，住进一栋占地数公顷的高级别墅。从此，查利埃在一位妩媚的巴西女郎陪伴下，时常出入于酒吧赌场、海滨浴场，悠闲自在，乐不思蜀。

### 假真护照 案中之案

查利埃在巴西过着神仙般的日子，巴黎大法院却在为不知其下落而发愁。他们哪里知道，这一次是希拉克政府愚弄了他们。原来，查利埃作为努西的心腹，本属社会党一派，后却为右翼政党所收买，向希拉克政府提供了许多有关社会党的内幕情报。正是在他的鼎力相助下，希拉克政府才得以掌握足够的材料，授意欧洲第一广播电台揭开了“发展路口”案的盖子。可等到巴黎大法院准备以查利埃为突破口审理该案时，希拉克政府又慌了手脚，赶紧安排这位反戈一击的“功臣”远走高飞，出国避难。

他们自以为这一切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不久事情就败露了。社会党立即抓住机会全力反击，要求希拉克政府及其内政部长夏尔·帕斯库瓦交出罪犯，坦白“罪恶”。努西也打破沉默，在国民议会大张挞伐：“我是清白的，政府才是有罪的！现在大家看清楚了吧。右派议员先生们，到底是谁应该接受审判，你们自思吧！”

面对社会党和舆论的重重压力，希拉克政府最终被迫决定丢卒保车，宣布已与国际刑警组织取得联系，在全世界范围内通缉查利埃。

1986年11月6日，已在巴西逍遥法外半年之久的查利埃终于被引渡回法国，一下飞机就被投入了巴黎卫生监狱。

巴黎大法院立即着手案件的审理工作。让一皮埃尔·密索大法官在查验查利埃证件时惊奇地发现，他所用的护照确由政府签发，没有丝毫涂改、伪造的痕迹，照片也是查利埃本人的，不过持照人却变成了伊夫·纳瓦罗。查

利埃所用国际驾驶执照也是这个名字，且颁发日期与护照相同。显然，有关部门在颁发护照与驾驶执照时就把查利埃的名字改成了纳瓦罗，是政府帮助查利埃出逃已确凿无疑。

消息传出，其引起的震动丝毫不亚于“发展路口”案刚揭出时的情形。人们争相议论这一政府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利用真护照作假的丑闻，加上社会党在其中煽风点火，推波助澜，舆论走向开始对政府不利。希拉克为表明政府确与此事无关，于1986年12月2日宣布解除雅克·德勒布瓦全国警察总监职务，并对其实行“司法监护”，真实目的则是为了防止德勒布瓦与外界接触、泄露对政府不利的情况。

但智者千虑，尚有一失。在狱中的查利埃对政府有关部门背信弃义的行为深为不满，就向密索大法官吐露了自己所知的秘密，供认“假真护照”乃德勒布瓦亲手所交。密索大法官再询之以德勒布瓦，德勒布瓦不敢道出真情，仅称这是“来自大老板的命令”。法庭继续追查，发现查利埃手持护照出于法国反间谍机构——领土监测局。据此，法庭于12月9日传问了领土监测局局长贝尔纳·热拉尔，问他为何要协助一名本国司法机关即将予以拘捕的要犯外逃？此举到底是受人指使还是自作主张？热拉尔局长自恃有法宝护身，因为根据法国内政部规定，领土监测局的行为即使违犯法律，它也既可拒绝出庭，又可保持沉默，所以面对密索大法官，他态度倨傲，拒绝接触任何关键问题，未了撂下“事关国防机密，恕不相告”一句话，转身就走。

受到蔑视的巴黎大法院气愤难平，认为“国防机密”一说乃自欺欺人的遁词，根本不能成立，请求巴黎上诉法院检察厅对此作出裁决。社会党更是紧追猛打，坚决要求政府首先就“假真护照”事件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并让领土监测局局长热拉尔和内政部长帕斯库瓦到议会接受质询。社会舆论则普遍认为热拉尔态度之所以如此强硬，背后肯定有人支持，恐怕也是奉命而为吧！

而政府一方为了自圆其说，采取了一个颇具喜剧效果的举动。1987年4月11日，正在巴黎卫生监狱苦度时光的查利埃意外地收到了一张总额达459100法郎的支票，注明是他1986年的工资，说白了就是领土监测局为查利埃在巴西“工作”所付的报酬。国人闻之，无不哑然失笑。

1987年5月27日，巴黎上诉法院检察厅就“国防机密”一事作出裁定：“领土监测局签发给伊夫·查利埃的护照属正当行为，送他出国确系国防机密，任何司法部门均不得继续追究此事。”次日，雅克·德勒布瓦被宣布解除“司法监护”，官复原职。

至此，被“假真护照”事件搞得手忙脚乱的希拉克政府才长长地舒了口气。

### 议会争斗 法庭候审

经过1年的调查，巴黎大法院于1987年4月30日公布了有关“发展路口”金融丑闻的案情，认定社会党前国际合作部部长克里斯蒂昂·努西犯有数项罪行，特别是在1984年第12届法非首脑会议期间非法挪用公款700多万法郎，应受到法律的制裁。

但根据宪法规定，审讯努西这样的议员须有十分之一以上的国民议会议员先联名提出要求，经由各政党议员团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审议通过，再交议

会执行局讨论，最后付诸议会表决。如果国民议会和参议院都以绝对多数票表决通过，就由国民议会议长和参议院议长各任命 12 位法官组成最高司法法庭受理。所以，要把努西治罪，必须首先解决这一法律手续问题。

1987 年 6 月 3 日，波旁宫法国国民议会大厅内座无虚席，人声鼎沸。半圆形台阶式议席的最前一排，以希拉克总理为首的 40 多名政府成员正襟危坐，表情肃然。

待大厅里吵吵嚷嚷的声音终于趋向平息的时候，希拉克总理慢步走到话筒前，从衣袋里掏出讲稿，开始发言。他历数社会党执政期间存在的种种弊端，指出努西贪污如此巨额公款，社会党政府竟然浑然不知，这是严重的失察。在新闻界对此加以揭露后，社会党又百般抵赖，包庇罪犯，令人愤慨。他强烈要求议会尽快通过议案成立最高司法法庭，将罪犯绳之以法。

中午会议休会后，希拉克就开始与右翼两大议会党团主席边用餐边研讨即将提交议会的法案文本。然后征集议员签名，短短几小时之内，256 名议员在法案上署了名。与此同时，司法部长阿尔班·查朗登致函国民议会议长和参议院议长，正式要求组成最高司法法庭审判努西。看来努西此番已在劫难逃。

面对希拉克政府和右翼党派的凌厉攻势，社会党专门成立了一个危机委员会，决定运用一切合法手段反击这场倒社会党运动。如若议会真要组成最高司法法庭，那么现任内政部长帕斯库瓦也应接受审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某些人以“国防机密”为挡箭牌而戏弄法律，更不允许某些人利用“发展路口”案来肆意攻击敌对政党。当事人努西也发表谈话称：“我对帐目混乱一事毫不知情。查利埃伪造我的签字领取款项，伙同不法商人制造假发票。我永远是无辜的！”

双方各执一端，互相攻击，闹得不可开交。好在 7 月 10 日春季议会就闭幕了，围绕“发展路口”案展开的公开争斗只得暂时偃旗息鼓，但并未彻底停止，而是在暗中蓄积力量，准备在秋季议会上再见高低。

在这一阶段的较量中，右翼党派略胜一筹，但也没占到多少便宜，涉嫌“发展路口”案的 15 人中仅有查利埃 1 人身陷囹圄，其他人则安然无恙。

查利埃对自己遭受如此不公平的对待、代人受过愤愤不平，要求将其释放出狱，遭法院拒绝后遂以绝食相抗议。巴黎大法院坚持认为，尽管查利埃身心都很虚弱，但为确保其生命安全，不能按惯例让他监外就医。无可奈何之下，查利埃的辩护律师只能直接投书司法部长查朗登，呼吁他“关注查利埃的状况。绝食以来，查利埃的体重已下降了 13 公斤。心理分析报告证明犯人正在进行慢性自杀，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挽救之”，再者，“伊夫·查利埃并非‘路口’金融案的主要受益者，却是该案的唯一在押者，岂非咄咄怪事”。

查朗登接信后，对这位昔日的“有功之臣”动了恻隐之心，要求巴黎大法院允许查利埃假释出狱就医。9 月 23 日早晨，在密索大法官签字同意后，查利埃终于离开巴黎卫生监狱前往巴黎科汕医院接受治疗，后又转送朗布埃医院。新闻记者闻讯纷纷前往采访，只见衰弱不堪的查利埃正无力地躺在担架上进行输液，身旁还站着几位监护的彪形警察。记者们对此感到疑惑不解，质问法院：既然查利埃已把自己所知的一切都作了交待，况且他并非本案主犯，为何反遭长期监禁？密索大法官牵强附会地解释说，因为“还有一个‘假真护照’问题。虽然‘国防机密’一事已不再追究，但关于查利埃本人的事情还得弄清楚”。话虽这么说，密索大法官内心还是感到很不是滋味，因为

查利埃作为从犯确已无油可榨，而主犯努西迟迟不得收审已使“发展路口”案的审理工作难以为继。在此情况下，本来雄心勃勃的密索大法官只能辞职而去。

10月7日，秋季议会开幕。右翼党派立即把他们的联合提案递交保卫共和联盟成员、国民议会议长雅克·沙邦—戴尔马，要求马上付诸表决。社会党议员群起反对，鼓起余勇与右派议员展开激烈争辩。直到第二天凌晨2点多，双方才精疲力尽、唇焦口燥地退下阵来，于是进行投票。稍许，戴尔马议长宣布：“340票赞成，211票反对，组成最高司法法庭审判前部长克里斯蒂昂·努西的提案获得通过。本文将移交参议院议长阿兰·波埃处。”可能是经过彻夜辩论已太累的缘故或是其他什么原因，戴尔马议长宣布表决结果后，偌大的议会大厅内竟然长时间哑雀无声。过了好久，当事人努西才心不甘地发言说：“这完全是一场政治阴谋。表面上是反对一个人，其实是通过一个人反对整个社会党。”可既无人附和他也没人反驳他，会议就这样草草收场。

### 肖梅事件 火烧政府

早在秋季议会开幕前，社会党就断定已无法阻止右翼议员居绝对多数的国民议会通过关于成立最高司法法庭的议案，所以他们在继续就“假真护照”事件作文章的同时，另辟蹊径，竭力寻找希拉克政府的破绽，准备以毒攻毒，以牙还牙。

10月22日，亲社会党的《星期四事件》周刊发表长篇报道，披露“假真护照”事件真相：1986年4月16日，伊夫·查利埃秘密会晤了现任内政部长夏尔·帕斯库瓦，帕斯库瓦又把他介绍给自己所在政党——保卫共和联盟的新闻专员玛丽—昂图瓦奈特·伊兹娜尔。为了感谢查利埃提供的关于努西和左翼的内部情报，新任内政部长答应“偷”一本护照帮助他出国。随后，帕斯库瓦就召见领土监测局长贝尔纳·热拉尔，要他以派查利埃赴国外就人质问题进行谈判为名义，提供假护照帮助查利埃出国。

对这一所谓内幕的报道，希拉克政府没怎么放在心上，但对社会党扔出的另一枚“重磅炸弹”却不得不小心对待了，这枚“炸弹”就是肖梅公司案。

原来，在巴黎市中心繁华的旺多姆广场上，矗立上一幢多层建筑，它便是法国最负盛名的肖梅珠宝首饰公司。该公司已有200年的历史，现有肖梅兄弟俩共同经营，业务除遍及法国各地外，纽约、伦敦、日内瓦、布鲁塞尔等国际大都市也都有其分号，可谓生意兴隆，财源茂盛。然而，1982年爆发的石油价格危机给世界市场带来了巨大冲击，钻石价格一落千丈，珠宝销路疲软不畅。肖梅公司因此而大亏其本，负债累累，但为了支撑门面，继续营业，肖梅兄弟不惜向私人高息举债，至1987年中欠债已达20亿法郎。1987年6月13日，巴黎上诉法院起诉厅以诈骗及转移资本罪逮捕了肖梅兄弟。法庭调查发现共有30多位大富翁借钱给了肖梅公司，其中有现任司法部长阿尔班·查朗登的大名。经查，查朗登与肖梅公司老板之一雅克·肖梅原系儿女亲家，所以自1982年以来他便将祖传及自己购买的一批钻石首饰存在了该公司。1985年，查朗登因决定与一家美国公司联合进行石油生产投资，就委托肖梅公司代售了部分珠宝，余者继续由该公司保存。由此之故，查朗登在回答新闻记者提问时还不无遗憾地说：“肖梅公司破产，我也是受害者。”但

调查同时表明，查朗登在肖梅公司尚有 630 万法郎存款以牟取高额利息，其妻子也在该公司立了一个 100 万法郎的帐户。试想，珠宝首饰公司并非可自由存取的银行，作为熟稔法律的司法部长怎么一下子糊涂了呢？

社会党欣喜若狂，以为找到了克敌制胜的法宝，公开要求执法犯法的阿尔班·查朗登辞去公职。前总理洛朗·法比尤斯含蓄地说：“查朗登是否辞职，勿用我多说，由他根据自己的良心决定。”10月11日，亲社会党的《世界报》向查朗登提出了8个书面问题请其回答，结果报社当晚只收到了一张写有“一切都很清楚，够了”的纸条。13日，《世界报》就以《“够了！”》为题撰文对查朗登进行了刻薄的讥讽。查朗登立即利用手中大权，令司法部发布公告，指出：“1987年10月13日的《世界报》严厉地指责了阿尔班·查朗登……是一场明显地受人操纵的运动的组成部分。因此，阿尔班·查朗登决定采取一切必要的司法行动，以挽回对他本人及家庭名誉造成的损害。为此，他委托律师向有关司法机关控告这些攻击者。”

10月23日，国民议会就查朗登问题进行大辩论。社会党议员提出议案，要求政治家们在担任公职前后各公布一下本人的财产收入情况，以证实自己是否利用职权敛财。前总理皮埃尔·梅斯迈尔语中带刺地说：“大家也可以知道，努西并未因担任过部长而成为富翁。我从进入戴高乐将军政府的那一天起，就禁止自己从事交易所和其他财政金融活动。而米歇尔·努瓦尔在出任外贸部长后，却为他3个儿子购买了国营企业私有化的5个股份，还辩解说他全家，包括6个子女，全靠他37500法郎的月薪过活。”右翼法兰西民主联盟议员菲利浦·瓦索立即反驳说：“政治家也有权利使自己富有，我们目前的制度并不要求每人都立贞节牌坊。”

由于右翼党派在议会居统治地位，致使社会党的提案胎死腹中，来得通过，左翼的反击没能产生预期效果，不过“发展路口”案已被暂时搁置一旁。

## 下不为例 不了了之

1988年2月6日，《世界报》头版以大字标题刊载文章《司法警察调查报告减轻了努西先生的责任》，内称：“发展路口”案一共挪用公款3000多万法郎，主要是查利埃模仿努西签名所支取，故罪在查利埃。努西的犯罪事实是挪用大约10万法郎公款垫付了其竞选市长和国民议会议员的费用。文章还详细罗列了查利埃所挪用巨额公款的具体用途。

社会党第一书记利奥内尔·若斯潘随即亦就司法警察当局的调查报告发表谈话指出：“这一浩大、准确、冷静的报告，与我们最初所讲完全吻合。克里斯蒂昂·努西的所作所为或许有失轻率，但他是个诚实的人。查利埃受人操纵，问题是要弄清楚从何时开始。希拉克总理先生身边总有那么一群企图挑起事端的人，最后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但右翼报刊同时发表评论认为，“发展路口”案的审理还未真正开始，设在凡尔赛宫的特别委员会正在积极工作。虽然参议院通过设立最高司法法庭的提案尚需时日，但一切都在稳步而正常地进行，所以奉劝社会党切莫要高兴得太早。

不过，由于5月份总统大选在即，所以左右翼双方都没在“路口”案上倾注太多的精力。

5月8日，71岁的密特朗以较大优势击败希拉克，成为法国历史上第一

个通过普选连任两届的总统。

5月10日下午4点30分，希拉克总理根据宪法条款规定，前往爱丽舍宫向新总统递交辞呈。希拉克刚步出总统府大门，总统府秘书长比昂戈就宣布总统已任命社会党的米歇尔·罗卡尔为新总理并负责组阁。

5月14日，密特朗总统效法7年前的做法，再次宣布解散国民议会，提前举行大选。结果，在国民议会577个席位中，社会党独得277席，共产党获27席，右翼两大政党保卫共和联盟和法兰西民主联盟共获272席，极右翼民族阵线占1席，社会党获得了相对多数地位。至此，法国政坛上左右翼“共处”的局面宣告结束，社会党收复失地，再度大权独揽。密特朗总统笑逐颜开，决定待时机成熟采用斧底抽薪之法了结长期纠缠不休的“发展路口”案。

不久，新任内政部长皮埃尔·若克斯在法国电视二台《披露真情》节目中就“假真护照”事件评论说：“假护照就是假护照，根本无所谓假真护照。大家都知道，应帕斯库瓦先生的要求，才有人为查利埃制作了一本假护照。它与‘国防机密’毫不相干。这本是出于政客的不可告人的目的而酝酿的一场阴谋，法国人民将会发现这是一场多么可鄙的政治阴谋。”若克斯词锋犀利，咄咄逼人。而同时受邀前来发表意见的前内政部长夏尔·帕斯库瓦却显得底气不足，只是淡淡地说：“我国有一位以上帝自命的总统，如果我们又有一位对这位上帝唯命是听的内政部长，那我们真应该严肃地提出一个问题了。”至于提什么问题，帕斯库瓦没有再往下说。看来他只是虚晃一枪，吓吓对方而已。

9月，皮埃尔·若克斯正式宣布当年查利埃出逃巴西的“假真护照”案解密，司法机关可依法时之进行调查审理，与该案有关系者均须接受听证和询问，不得拒绝。若签发护照者的行为触犯了法兰西共和国的法律，就必须坚决追究，绝不姑息，政府愿为此提供一切帮助。若克斯这番语调铿锵的话语使继密索大法官接管“发展路口”案的菲利浦·雅南法官信心倍增，决心将此案弄个一清二楚。

11月20日，领土监测局局长贝尔纳·热拉尔慑于巨大的压力，终于向雅南法官供认：“1986年5月，夏尔·帕斯库瓦以内政部长身份亲口向我下令，要我为伊夫·查利埃签发护照和驾驶执照。”第二天，专以揭露政界丑闻为要务的讽刺性周报《鸭鸣报》就披露了此事，指出正是帕斯库瓦亲自把那本“假真护照”交给了伊夫·查利埃。

按理说，社会党在获此重大突破后正可穷追不舍，也将帕斯库瓦送上法庭，以报右翼势力把努西推上审判台的一箭之仇。但社会党没有这样做，一则是因为帕斯库瓦是前部长、现任参议院议员，即使社会党能在国民议会通过审判他的议案，在右翼势力占优势的参议院恐怕也难以获得通过；二则是因为社会党权右翼党派一样，屁股后面确也不太干净，所以能以此起到警告对方的作用就行了，穷寇不追，以免逼人太甚，狗急跳墙，弄得两败俱伤。因此，这一次左右翼两派都只是口诛笔代而已，并没动真格。

也正是在这一心态的支配下，1989年12月7日凌晨1点30分，法国国民议会以283票赞成、168票反对，通过了社会党议员让-皮埃尔·米歇尔提出的一项修正案，主要内容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凡在1989年6月15日前的历次竞选活动中，以非法手段筹集经费或挪用经费而犯罪的，只要没有中饱私囊，没有制造假钞，没有直接搜刮，没有贪污或变相贪污，一律赦免无罪。12月15日，米歇尔修正案颁布为正式法律。



根据这项至关重要的修正案，左右翼双方在经费问题上有污点的人都得到了解脱，当然其中最大的受益者还是克里斯蒂昂·努西。1990年2月11日，法国最高法院总检察官贝泽奥提交的一份长达230页的司法报告认为：米歇尔修正案已部分赦免了努西的罪行，至于努西挪用公款一事，主要是其办公室主任查利埃模仿努西签名所为，故对努西的该指控也不能成立。1984年举行的第12届法非首脑会议确是多化了一些钱，但努西挪用公款只是用作了竞选经费，而并没有购置古堡、住宅。

至此，“发展路口”丑闻案终于划上了句号，左右两翼的争斗暂告一段落，那些丑闻主犯们毫发未损，依然高官厚禄，逍遥自在，只有查利埃等14名从犯因造假、滥用公款和滥用公众委托罪在等待受审，无怪乎查利埃要愤然控诉说：“对政治家有一种法，对其他人又有另一种法。”

## 风流主席帕金森

1983年10月中旬，执政的英国保守党在布莱克普尔举行年会。由于这是保守党的第100届年会，4个月前该党又第二次大选获胜，所以会议开得倍加隆重热烈。连任首相的撒切尔夫人等党政要员端坐在主席台上，谈笑风生，神采飞扬。保守党主席兼内阁工业贸易大臣帕金森更是活跃异常，兴高采烈，大有乘风直上、再升高职之势。然而就在他洋洋得意之际，一颗引爆的“定时炸弹”使他的美梦在瞬间便成了泡影。

### 祸起萧墙

原来，就在保守党普党同庆之际，帕金森的前私人秘书凯伊丝小姐在全英第一大报《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说明真相》的长篇大论，详尽地披露了帕金森这位声名显赫的保守党主席与她相恋8年，最终无情抛弃她的内情，揭穿了这位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的真面目。

一石激起千重浪。

凯伊丝这篇文章的发表使保守党年会顿时就炸开了锅。党内同仁和政府阁员纷纷指责帕金森始乱终弃的卑劣行径严重败坏了保守党及其政府的声誉，强烈要求帕金森辞去党政职务以赎前愆。

在强大的压力下，帕金森无路可走，只得提请辞职。撒切尔夫人到此地步也爱莫能助，不得不“挥泪斩马谕”，接受了这位心腹爱将的辞职请求。对此，英国舆论普遍认为，帕金森事件不仅使撒切尔夫人在保守党年会上所作的振奋人心的报告大打折扣，而且使该党在4个月前赢得的大选胜利黯然失色。因此完全可以说，撒切尔夫人因这桩桃色丑闻在政治上遭受了一次不小的挫折。

而作为这起风流韵事主角的帕金森尽管丢掉了官职，却颇不以为然。他在辞职一周后向记者发表谈话说：“我现在的愿望是，同妻子和家人一起重建美好的生活。我不打算辞去议员的职务。”这表明，这位风流自赏的主席尚不甘心就此完全退出英国政坛，还企盼着有朝一日能复出，再续被一个妇道人家所断送的飞黄腾达梦。

### “寡人”好色

赛西尔·帕金森，1931年出生于兰开郡一个铁路员工家庭里，曾就读于剑桥大学伊曼努尔学院。1955年，与建筑承包商的女儿安娜·贾维斯共结秦晋之好，同时在商场上通过经营证券有限公司发了一笔小财，生活无虞。1956年，帕金森加入保守党。1970年，获选英国下院议员。他英俊潇洒，魅力无穷，依靠个人奋斗起家，加之在撒切尔夫人1979年首次出任首相后紧随左右，不遗余力地鼓吹推行其政策主张，因而深受“铁娘子”的青睐，在党内的地位迅速上升。1979年，出任贸易部国务大臣。两年后，一跃而为保守党主席、主计大臣和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成为保守党及其政府内不可小觑的一位人物。1983年，帕金森又充分施展其政治才华，四处奔走呼号，为保守党再次取得大选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撒切尔夫人也由衷地称赞他是“保守党历史上一位最出类拔萃的党主席”。

然而，正是这位为撒切尔夫人所赏识、器重的“正人君子”背后却在干着人所不齿的勾当——玩弄女色。

70年代中，帕金森出任下院议员后，雇佣了芳龄20多岁的萨拉·凯伊丝小姐担任自己的秘书。凯伊丝小姐工作勤奋踏实，细致周到，与帕金森配合默契，外加性情温和、善解人意，因而深得帕金森的欢心。由于两人经常厮守在一起，凯伊丝小姐又年轻貌美，风姿绰约，使年长16岁的帕金森不由得心动神驰，想入非非。他忘记了自己已是一个有3个孩子的有妇之夫，居然像一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一样向凯伊丝小姐射出了丘比特之箭。凯伊丝也为其翩翩风度和政治地位所吸引，与之眉目传情。两人如同干柴烈火一样，迅速堕入情网，其缠绵之程度丝毫不亚于初涉爱河的年轻人。帕金森三番五次地向凯伊丝小姐倾诉衷肠，发誓海枯石烂心不变，此生非娶她为妻不可。凯伊丝也盼望着早日摆脱这种地下情妇关系，名正言顺地过一种美满的家庭生活。

1979年，凯伊丝小姐离开帕金森，前往布鲁塞尔担任英国驻欧洲使团主席杰金斯的秘书。帕金森耐不住寂寞，专程赶往布鲁塞尔，与凯伊丝鸳梦重温，并信誓旦旦地正式向她求婚。凯伊丝被其真情所感动，沉浸在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憧憬之中，只是希望帕金森能迅速与妻子贾维斯解除婚约，同自己早结良缘。帕金森温情脉脉，要她耐心等待，静候佳音。就这样，他俩这种偷鸡摸狗的暧昧关系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维持了8年之久。

### 虚情假意

1983年6月初，英国大选前夕，凯伊丝袅娜娉婷地走进帕金森的办公室，见四下无人，便附在帕金森耳边娇滴滴地轻声说：“亲爱的，今晚7点半，老地方。”帕金森抬头望着这位风韵犹存的可意人儿，轻轻地摸了摸她的手，会意地点点头。

当晚7点半，帕金森驾驶一辆黑色豪华轿车来到位于伦敦市中心的一家豪华咖啡厅。由于他是这儿的老主顾了，所以来及侍者招呼就径直上了二楼，来到后排雅座前。早已等候在那儿的凯伊丝正有点不耐烦，见恋人悄然来到，赶紧起身迎了上去，两人亲昵地依偎在一起，温存了一会儿方才落座，边呷咖啡，边窃窃私语。

帕金森本以为此次约会同以往一样，只不过是叙叙旧情、玩乐一番而已。却见凯伊丝今晚刻意修饰打扮了一番，更见妩媚，眉宇间又夹带着一丝淡淡的忧愁，正要启齿相问，凯伊丝开口了。她恳求帕金森赶紧把他俩长达8年的这段恋情告知撒切尔夫人，并指出：“这样做很有必要，因为咱俩的名字在政界中‘充分’连接在一起，难免引起别人的猜测。”至此，帕金森才恍然大悟，原来凯伊丝是要在大选即将举行之时迫使自己兑现娶她为妻的诺言，想不到她还真是一往情深呢，而自己仅是口头说说而已，还未到不爱官位爱美人的地步，所以他立时装出一副为难的表情，轻声安慰说：“别急，别急。现在大选迫在眉睫，千头万绪，撒切尔夫人忙得不可开交，哪有时间精力来力我们的事操心。我看还是待大选完毕、政府重新组阁后再提吧！”可凯伊丝依然坚持说：“让首相在组织新政府之前知道我们的事很有必要。”帕金森在这一问题上自有主见，他的考虑无疑要比凯伊丝的更深一层，所以他是绝对不会同意这样做的，不过他也不愿就此惹怒了凯伊丝，于是继续和

颜悦色地劝慰凯伊丝说：“亲爱的，请尽管放心，看在我们多年的情份上，给我一个考虑的余地，我会见机行事的。”

凯伊丝本是满怀希望而来，现在却见帕金森这副态度，不禁兴味索然，两人不欢而散。

几天后，凯伊丝又一次主动约请帕金森来到那家咖啡厅。这一次没有上次那样卿卿我我，凯伊丝未等侍者端来咖啡，就脸带羞色地轻声对帕金森说：“我有了……。”

帕金森一时未反应过来，茫然问道：“有了什么？”

凯伊丝见状，忍不住笑出声来，兴奋地指着自己的肚子说：“有了就是有了，还不明白？”

闻听此言，帕金森才明白凯伊丝真的怀孕了，自己在同她颠鸾倒凤时一直小心谨慎，不敢有半点疏忽，想不到最令人担心的情况如今还是出现了，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此事如若外传很可能引发一场风波，从而使自己陷入身败名裂的境地。想到此处，即便是经历过各种大场面的帕金森也不免心慌意乱，一时竟想不出用什么恰当的字眼来回答凯伊丝，情急之中却把真心话掏了出来：“我根本没想与你结婚。”

“什么！？……”凯伊丝满以为帕金森在得知这一喜讯后会欣喜若狂，一口应承立即与自己共结百年之好的，却万万没料到自己相亲相爱8年之久的情人此刻从嘴里吐出这么一句忘恩负义的话，大吃一惊，气得一下子就晕了过去。

帕金森见此情景，慌忙将其抱住，又是掐，又是摇。待凯伊丝悠悠醒来后，他立即换了一副面孔，改变调门说：“看把你急成这个样子，这是在同你开玩笑呢！像你这样秀色可餐的美人儿我哪舍得割舍。现在事情既然已到了这一步，我准备立即去求见撒切尔首相，把我们之间的关系原原本本地告诉她。”那么，帕金森是不是就此回心转意了呢，并不是，他这是在玩弄花招。因为他担心事情闹大了更加不可收拾，所以只能百般安慰先稳住凯伊丝，再从长计议，找到一个万全之策。凯伊丝哪知道他的这番鬼心思，见他如此说也就信以为真、破涕而笑。两人临分手之际，帕金森又假惺惺地告诉凯伊丝，为了娶她，他准备马上与太太离婚，要她好好休息，保重身体。

## 问计首相

自从得知凯伊丝怀孕的情况后，帕金森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真不知如何是好，好不容易捱到大选结束。这不，就在6月8日保守党选举获胜的当晚，帕金森就急匆匆地驱车来到了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要与撒切尔夫人单独晤谈。

在同首相略事寒暄之后，帕金森显得有些拘谨，嗫嗫嚅嚅，欲语还休。撒切尔夫人敏感地察觉到帕金森神情有异，便关心地追问说：“赛西尔，你今天是怎么啦？说起话来吞吞吐吐、前言不搭后语的，究竟有什么为难之事，在这儿但说无妨，我将尽力帮助你。”

见首相如此发问，这位平素谈笑自如、口若悬河的政治家脸腾地一下红了起来，又憋了一会儿他才结结巴巴地对撒切尔夫人说：“萨拉·凯伊丝怀孕了，这孩子是……我的……我与她早就相爱，还说过一定要娶她……。”

撒切尔夫人一听，脑袋里顿时嗡地响了一下，没想到自己如此看重、一

派绅士风度的帕金森竟然也会有这等风流快活事，真是人不可貌相！如果此事张扬出去，帕金森很可能就此而下台，使自己失去一位得力干将，更主要的是身为保守党的主席出了这种桃色丑闻，保守党本身必将蒙受耻辱。想到这儿，撒切尔夫人不由得微露愠色。

坐在一旁察颜观色的帕金森看到撒切尔夫人沉下了脸，不由得忐忑不安起来，唯恐首相大人严词斥责，见死不救。好在撒切尔夫人深知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道理，所以尽管对这位心腹爱将的荒唐事心有不满，但事已至此总不能撒手不管吧。她沉思良久，然后一字一句地向帕金森面授机宜：“此事千万不要声张！不能抛弃结发之妻，要继续与她生活在一起，同时还应尽量安抚凯伊丝小姐，可以继续与之来往，但一定要注意限度，否则你将断送自己的政治生涯……。”帕金森听罢赶紧点头称是，特别是撒切尔夫人最后表示打算让他继续留在内阁中出任大臣一职，使他深为感动。

从首相官邸出来，帕金森心头的阴云已一扫而清。他从撒切尔夫人的谆谆告诫中领会到了解决难题的妙方。

### 缓兵之计

离开唐宁街 10 号，帕金森便喜滋滋地打电话给凯伊丝，请她速到老地方一聚。

两人一见面，便携手登上咖啡厅二楼，在后排无人的雅座坐下，点了咖啡和点心。侍女招待返身离去后，帕金森乘无人之机，一把将凯伊丝搂在怀里，使劲将自己的双唇按在她性感的红唇上。帕金森的亲昵举动使凯伊丝激动得热泪盈眶，浑身颤抖。一番亲热之后，凯伊丝旧话重提，问帕金森是否已将他俩的事禀告撒切尔首相。帕金森莞尔一笑，不无得意地说：“我对你向来是言听计从，哪件事没按你的要求去做？我刚去过首相府，把我们之间的一切都向首相交了底，她非常同情我们，答应尽其努力帮助我们。”而对撒切尔夫人的具体意见，帕金森避而不谈。凯伊丝大概已为这一喜讯乐昏了头，所以丝毫没有察觉帕金森话中的破绽，而在一心幻想自己不久就能取代安娜·贾维斯成为帕金森太太、一位内阁大臣夫人了。

自此之后，帕金森与凯伊丝表面上一如既往，出双入对，花前月下，谈情说爱。在此期间，撒切尔夫人履行诺言，将贸易工业大臣一职委以帕金森。帕金森在保守党内的威信进一步提高，成为众人瞩目的显要人物。在此情况下他未免有些飘飘然，早已把自己同凯伊丝间的风流韵事丢在了脑后。

8 月初，在未同凯伊丝打声招呼的情况下，帕金森就携带妻子儿女到国外度假去了。

此时，凯伊丝的肚子是一天大如一天，臃肿的腰身已无法掩盖怀孕的事实。自从 6 月 9 日晚上帕金森亲口告诉她首相允诺帮忙成全他俩婚事的消息后，她着实高兴了一阵子。但在事后与帕金森的几次幽会中，只要她一提起结婚之事，帕金森就颇不耐烦，一再强调要相信他，要等待恰当时机。而且在温柔缠绵中，帕金森似乎已失去了往日的激情，显得有点敷衍了事。现在又长时间不见人影，听说带着家眷出国休养去了。凯伊丝越想越不对劲，莫非前一阵子帕金森对自己的热情、体贴只不过是虚情假意，意在拖延时日。想到这里，凯伊丝不寒而栗，失声痛哭，为自己的遭遇而感到悲哀。但哭罢，她又暗笑自己何必如此悲观，想当初帕金森的温顺是多么令人销魂，况且他

身为保守党主席，又兼内阁要职，即使做不到言行一致，也不至于置名誉于不顾、内心卑鄙无耻到这种地步吧？这样一想，凯伊丝又产生了侥幸心理，认为很可能是帕金森刚就任贸易工业大臣一职，政事繁杂，抽不出时间考虑他俩的事，他外出度假事先也通知过自己，只不过自己碰巧不在，相信他是个敢作敢为、值得信赖的男子汉，回来后会与从前一样和自己相亲相爱的。凯伊丝就这样沉迷在单相思中不能自拔，自我陶醉，盲目乐观。

## 反目摊牌

9月1日，帕金森一家结束休假，心情愉快地返回伦敦。

一回到家中，行装甫卸，他就想起了自己的老相好、现已辞职在家休息的凯伊丝小姐，于是给她拨了个电话，约她到老地方相会。

听到帕金森那熟悉的声音，凯伊丝激动不已，话筒都差一点掉到地上。她赶紧梳洗打扮，涂脂抹粉，一边还念念有词地说：“终于等到了这一天，赛西尔是要我的，他对我的爱是始终不渝的。”

不一会儿，两人就相继出现在咖啡厅二楼的雅座里。凯伊丝花枝招展，喜气洋洋，竭力讨好、取悦于帕金森。谁知帕金森却与往日相比判若两人，显得彬彬有礼，既无亲昵之举，又无调笑之语，以往那种似水柔情荡然无存，开言闭口所谈话题都是诸如外国风土人情之类的东西，就是避而不谈他俩的婚事。望着冷若冰霜的帕金森，凯伊丝如梦方醒，好像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来时的满腔喜悦立刻化为乌有，只是失神地楞在那儿。

当凯伊丝最后鼓起勇气，委婉地询问帕金森准备何时娶她时，帕金森毫不犹豫地告诉凯伊丝说：“我不再想和你结婚了。”

“为什么？为什么？我哪儿对不起你，哪儿配不上你？”凯伊丝心不甘地大声问道。

“错不在你，而是我有很多难言之隐……我们的关系只能到此为止，请善自珍重。”

帕金森最后这番外交辞令式的话语，如万箭穿心，深深刺痛了凯伊丝。她跌跌撞撞地走下楼梯，掩面呜咽着冲出咖啡厅，情急攻心，一头栽倒在人行道上。

紧随而出的帕金森连忙将其扶起，开车把她送回家中。

凯伊丝躺在床上，欲哭无泪，欲喊无声，只是直勾勾地望着头上的天花板……帕金森坐在她的床边，默默无言，没有一句安慰的话出口，或许根本就不想安慰她。坐了一会，他见凯伊丝已稍稍平静，就站起身，含混地说了一句：“好好休息，我还会来看你的。”不待答复，便像没事一般快步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来到街上，帕金森长舒了一口气，好像肩上卸脱了一个久甩不掉的沉重包袱，一下轻松了许多。他不禁暗自钦佩自己快刀斩乱麻的勇气来，男子汉大丈夫处事就应当干脆利落，不必婆婆妈妈，拖泥带水。况且，在英国这样的文明国度里，有权有势者抛弃糟糠之妻的大有人在，抛弃一个情妇根本就算不了什么！想到这里，他泰然自若，开车扬长而去。

## 真相大白

然而，作为一个著名政治家，这种暧昧私情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4个月后，伦敦《每日镜报》一位专门探听达官贵人隐私的记者，从蛛丝马迹中发现了帕金森与凯伊丝之间的非正常关系，他紧追不舍，终于在凯伊丝的住处对她进行了单独采访。

身怀六甲的凯伊丝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向记者和盘托出了帕金森与她有染8年，并在得知她暗结珠胎之后绝情抛弃的真实情况。

于是，在10月初的《每日镜报》上立即刊载了一则令人玩味的专栏故事：“为什么人们要赛西尔·帕金森辞去保守党主席的职务？我可以向读者保证，这和他最近使保守党圈子里的人瞠目结舌的婚姻问题没有关系。现在有消息说帕金森那个喜欢开玩笑的秘书萨拉·凯伊丝小姐再过3个月就要生孩子了。”

转瞬间，帕金森与凯伊丝小姐有染的桃色丑闻成了伦敦电台、电视台、报刊、杂志的头号新闻，也成了人们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在新闻媒介为此大动干戈的情况下，帕金森被迫于10月上旬通过律师发表简短声明，遮遮掩掩地承认他与凯伊丝之间确有私情，允诺愿为即将出生的孩子提供抚养费。

尽管帕金森的桃色丑闻使保守党及其政府感到尴尬，但保守党、政府官员以及亲保守党的舆论还是纷纷为之辩护。尤其是撒切尔夫人先后两次发表声明，宣称这仅是私生活小节，没必要大惊小怪、搞得满城风雨，她充分信任帕金森，希望他能继续留任政府职务。保守党布莱克普尔年会开幕后，大会主持者也特意安排了一些能说会道的人为帕金森评功摆好，大肆吹捧。10月13日，年会又安排帕金森发表讲话，受到了部分听众的鼓掌欢呼。于是，帕金森又趾高气扬起来。

就在他忘乎所以之时，凯伊丝小姐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她自己未经删改的声明。她说这是因为报界的评论、政界的声明以及人们的猜测使她处境艰难，出于对公众、对自身家庭的责任有必要把这件事交代个一清二楚。凯伊丝指出，帕金森通过其律师发表的关于他俩私恋的叙述歪曲了事实真相，轻描淡写，旨在推卸责任。“帕金森在我怀孕之前很久就已向我提过结婚的事了，他第一次向我求婚是在1979年。我是在持久的恋爱关系的基础上怀孕的。我所以让这种关系继续发展下去是因为我相信最终我们会结婚的。……对这一切了然于胸的撒切尔首相竟然称此乃私生活小节不必大惊小怪，令人感到不可理解，请问同为人母的首相大人你的良心何在？”

凯伊丝在此关键时刻的“亮相”行动，使帕金森的伪君子面目暴露无遗，最后被迫饮恨辞职。但撒切尔首相对这员爱将一直是信念不改，与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87年保守党赢得大选三连胜之后，帕金森又频频出现在撒切尔首相左右，似乎有东山再起之势，撒切尔夫人也确有意让他出任内阁能源大臣一职，可最终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不得不宣告作罢。从此也可以看出，尽管帕金森野心不死，但其日后重返政坛的路程将充满艰辛和坎坷，因为他的私生活和政治活动都已成了新闻舆论不断检查的对象。

## 博卡萨倒行逆施劣迹斑斑

1976年1月初，距中非共和国首都班吉约40公里的一座农村房舍中，有个老年男子正浑身一丝不挂地跪伏在地上虔诚地向神灵祈祷。

此公非为他人，就是中非共和国终身总统、自诩为“当代拿破仑”的让·贝德尔·博卡萨。

那么，作为一国之首的总统又为何这般模样地出现在一个偏僻农庄中呢？

### 皇帝之梦

原来，博卡萨当了终身总统后还不满足，想进一步做皇帝。正是这皇帝梦把他搅得神魂颠倒，想入非非。于是，一天深夜，这位终身总统突然神秘地“失踪”了，并且一连几天杳无音信。他手下的军政要员一个个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他们找遍了总统府的每个角落和首都的每座建筑，可就是不见总统的踪影。

“难道有人绑架了总统？”政府总理多米蒂昂夫人想到此处悚然一惊，赶紧亲自率领部属四出查访。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在那个村庄里发现了“失踪”的总统。

可当多米蒂昂夫人率领政府成员准备进屋晋见时，发现总统那般模样，好不尴尬，赶紧退到室外，在赤日炎炎下等待总统的召见。

站了好几个小时，才见博卡萨拄着象牙拐杖从屋内出来。乍一看，他们真不敢相信眼前站着的竟是他们的总统。只见以前大腹便便、威风十足的博卡萨现在变成了一个面容憔悴、胡子拉渣的瘦削老头。

众人不知所措，一时默然。过了好一会儿，有位部长胆怯地低声问道：“亲爱的老伯伯（指总统），您怎么啦？您有什么心事请告诉我们，我们愿为您赴汤蹈火献出一切。”

“不，不，你们帮不了我的忙。”博卡萨连连摇头说。

众官员不知总统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一再问他有什么为难的事，但说无妨。

博卡萨终于被感动了，他嗫嚅着说：“我……，我想当皇帝！”

这可是大家所没有料到的，女总理和部长们听罢此言，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最后还是总理多米蒂昂夫人打破沉默，斗胆提醒说：“这确实是个问题。可外国将会怎么看呢？您知道人们是怎样看待您当终身总统和大元帅的。”

博卡萨顿时大为不悦，脸带愠色地说：“我早知道你们谁也靠不住，谁也帮不了我的忙。”

多米蒂昂夫人想不到自己的一番好意，惹怒了总统，不久就被免去了总理的职务。从此，凡对博卡萨称帝有异议者都没有好下场，轻者被撤职驱逐，重者遭逮捕暗杀。就这样，博卡萨运用狡猾残暴的手段，逐步清除了称帝道路上的障碍，只待时机成熟，就可皇袍加身、美梦成真了。

### 政变窃国



博卡萨，1921年出生在中非班吉河下游的一个酋长家庭里，父亲因不满法国殖民当局的统治而惨遭杀害。以优异成绩从中学毕业后，博卡萨执意踏入了神学院的大门，渴望将来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牧师。但祖父竭力反对他当牧师，认为他天生具有军人的素质，应去当兵。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8岁的博卡萨便被爷爷揪着耳朵送进了法国部队。在军中博卡萨果然骁勇善战，表现出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已晋升为上尉，并荣获2枚法国荣誉勋章和1枚战争十字勋章。

战后，法国政府推行松散的殖民化政策。据此，自1891年沦为法国殖民地的中非获得了独立，于1960年8月宣布成立共和国。但法国势力还是暗中操纵控制着中非的一切，为了更好地维护法国的传统利益，法国政府准备派已在法国军中效力20余年的博卡萨回中非去组建一支忠于法国的军队。

于是，1962年，已变得比法国人更法国化了的博卡萨怀着万般留恋，告别繁华迷人的巴黎，回到了贫穷落后的祖国。当时的中非共和国总统戴维·达科是博卡萨的表兄弟，他虽然同时兼任陆军总司令一职，却因政务繁忙而无暇顾及。博卡萨的回国正好帮了他的大忙，达科乘机把军队这一摊全撻给了博卡萨。1963年，博卡萨被任命为陆军参谋长，晋升上校军衔，掌握了军队实权。

博卡萨自诩具有超人的智慧，一心想成为“中非的拿破仑”，所以一旦大权在握，权欲之心就急剧膨胀起来。他开始拉帮结派，培植扩充自己的势力。到1965年，博卡萨自觉已羽翼丰满，开始向总统达科提出挑战，频频攻击达科的内政外交。达科亦已隐隐觉察到博卡萨的狼子野心，为防患于未然，他大幅度削减了陆军的经费预算，并相应抬高了由其密友伊扎莫指挥的宪兵队的地位，以抗衡博卡萨。博卡萨对此怀恨在心，暗中加快了夺权的步伐。

1965年12月31日，达科总统在首都班吉的国家宫举行盛大晚宴，辞旧迎新。差不多所有军政要员都应邀赴会，惟独陆军参谋长博卡萨以公务繁忙为由留在军营，没有出席。

正当文武大员们酒酣耳热之际，电话中突然传来了博卡萨的声音，谎称他那儿有一份法国国防部的密件急需宪兵司令伊扎姆前去签字。伊扎姆不虞有诈，立即驱车前往，结果刚进陆军司令部大门就束手被擒。紧接着，博卡萨带领近千名步兵包围了国家宫。达科总统见势不妙，慌忙出逃，可惜时间已晚，在路上被一群荷枪实弹的陆军士兵抓获，成了任人宰割的猎物。博卡萨装备精良的陆军很快制服了群龙无首、猝不及防的宪兵，占领了首都班吉的各战略要地，控制了电台，政变获得成功。

1966年元旦清晨，班吉市民便从广播中听到了博卡萨的演讲：“从今天凌晨3时20分开始，政府已经被军队接管。……一个正义的时刻已经到来，……全体人民人人平等的新时代已经开始了！”事实果真如此吗？否！博卡萨发动政变仅是为了满足其个人私欲，所以他的上台执政只是把中非人民推入了更加苦难的深渊。

## 暴虐统治

博卡萨通过政变，轻而易举地把达科赶下了台，成立了以他为首的“革命委员会”，不久就登上了总统宝座。

初上台时，为了赢得人心，他到处许愿，乱开空头支票，宣布今后全国

人民每年只需交一次税，不必再向执政的黑非洲社会发展运动（单一党）缴纳党费，政府也不再硬从公民的工资中扣除 10% 的收入……这些许诺颇具诱惑力和欺骗性，广大人民因而也对博卡萨寄予厚望。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博卡萨的真实面目就完全暴露了出来。政府向民众征收的苛捐杂税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成倍增加，工农业生产急剧下降，债台高筑，危机重重，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强烈要求民主、改革。

面对民众的不满，博卡萨制订严刑酷法，滥施淫威。1972 年他签署了一项法令，规定：初次偷盗，割去一耳；重犯者割掉另一耳；第三次偷盗割去右手；第四次就要极刑处死。他惟恐手下执法不严，还经常亲率卫队去监狱巡视。一次，他赶到某个监狱，亲手打死了 50 个正在服刑的犯人，并命令其余犯人光着身子，捆住手脚，由他的随行士兵肆意毒打，直到他感到满意为止。整个国家一片血雨腥风。

博卡萨公开称自己是“专制君主”，禁止提“民主和选举”。从 1967 年到 1977 年，共改组政府 10 余次。通过不断改组，他一身兼任总理和国防、司法、农业、商业、运输、新闻等 14 个部的部长职位，其间撤换总理 4 人、外长 8 人，被逮捕、监禁、绑架、暗杀者不计其数。他接连废除了宪法、议会，于 1972 年自封为终身总统，用刺刀逼迫黑非洲社会进步运动全国代表会议推选他为终身主席，1974 年又自授大元帅军衔。

可博卡萨的权力欲是无止境的，终身总统、终身主席、大元帅等头衔依然无法使他感到满足，他朝思暮想能早日成为拿破仑一世那样的皇帝，君临天下，雄视百代。为此，他寝食不安，殚精竭虑，终于演出了本文开头的那幕丑剧。

## 加冕称帝

1976 年 12 月 4 日，博卡萨冒天下之大不韪，在电台亲自宣布：“从即日起，中非共和国改名为中非帝国，我本人就是博卡萨一世皇帝。”

然后，博卡萨就住进了位于班吉郊区的皇宫（原总统府复兴宫），整天不理国事，一心筹划预定的登基典礼。一天，他把各位大臣召至皇宫，垂询登基典礼的准备情况。国防部副部长拉夸马察言观色，投其所好，谄媚地说：“总统不但是我们中非国父波冈达的继承人，而且是法兰西伟大的统帅和皇帝拿破仑的精神化身，是一位屡建奇功的武士皇帝……所以，我认为这次千载难逢的大典，花再多的钱也在所不惜。”主管财政经济的科扬巴无视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赶紧接口道：“当然，当然，必须倾其国力，倾其国力。最好能把各国的元首都请来，方显得气派和庄重。”最后，博卡萨决定于 1977 年 12 月初举行登基盛典。

为了把典礼办得尽善尽美，博卡萨拨款修整了皇宫和班吉教堂，兴建了多处别墅，铺设了一条建有凯旋门、树有其铜像的御道，并包租了 22 架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前往世界各地置办庆典用品，其中有法国波尔多产高级葡萄酒 4 万瓶、红香槟 22 吨，荷兰、澳大利亚、新西兰产鲜花 2.5 万束，花瓣 200 公斤。从德、日诸国进口了 80 辆豪华轿车，定造了一辆气派非凡的古典式御坐马车。重金聘请法国能工巧匠设计制作了一张饰有展翅雄鹰的重达 2 吨的镀金宝座，定购了一顶镶嵌有 6000 粒钻石、价值 700 万美元的皇冠。由 40 名裁缝花 6 万 6 千个工时缝制而成的白色御袍，重 25 公斤，上面镶了 78

颗珍珠和近百万粒水晶珠，价值连城。此外，还委托法国服装设计大师皮埃尔·卡丹设计制作了大量礼服，从法国请来名厨操办宴席……

1977年12月4日，博卡萨望眼欲穿的加冕登基日终于来临。这天，班吉街头五色的中非国旗和蓝色的帝国旗交相辉映，作为帝国象征的镀金飞鹰随处可见。事先，博卡萨向100多个国家的元首和4000位世界名人发了请柬，并特邀罗马教皇前来主持加冕典礼。可使博卡萨大为失望的是，没有一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前来祝贺，来宾中除了一小部分政府部长外，更多的是各国驻中非的大使，罗马教皇也只指派其驻中非的“圣使”代为主持仪式。

上午9时左右，博卡萨和皇后卡特琳乘坐御马车离开皇宫前往加冕大厅——南斯拉夫援建的体育馆。仪仗队以500人的军乐队为秃导，头戴白翎绿盔、身穿白衣绿裤的骑兵卫队紧随其后，接着200辆摩托车组成的警察车队为御辇开道，御辇后又是一队长枪骑兵，最后才是皇亲国戚和各国来宾乘坐的轿车。

上午10时整，加冕典礼开始。鸣礼炮101响，在中非帝国国歌的高奏声中，博卡萨缓步登上饰金宝座，把一柄宝剑放在右手前方，左手按宪法宣誓。接着，披上皇袍，戴上皇冠，并将另一顶皇冠给单膝跪地的第一夫人卡特琳戴上。就这样，博卡萨和卡特琳成了中非帝国的终身皇帝和皇后。为使自己的帝国“世代相传、久盛不衰”，博卡萨在接受来宾朝贺后郑重宣布，立他36个孩子中的倒数第2个、年仅2岁的让·诺贝尔·博卡萨为继承人，即未来的博卡萨二世。

## 穷奢极欲

博卡萨登基称帝后，横征暴敛，肆意搜刮，过着一种荒淫奢侈的生活。

他把国库当作自己的钱柜，任意支取侵吞。全国最豪华的饭店、航空公司、棉花公司、锆石公司、咖啡公司都成了他名下的财产。他还颁布敕令，钦定每个国民都是黑非洲社会发展运动党的义务成员，年满18岁者均须缴纳党费。他把巧取豪夺得来的巨额财富存入法国和瑞士的银行，或在国外购置别墅和高级轿车，或在国内修建戒备森严、豪华气派的私人城堡。为了光宗耀祖，博卡萨在离首都80公里的故乡特地建了一座贝朗哥宫。该宫占地数百公顷，由内宫和外宫两大部分组成。外宫有发电厂、农场、养鸡场、木材加工厂等十来家企业，内宫则是博卡萨夫妇的起居所在，内有一个精致的游泳池，池的南面是二层楼的皇后寝宫，卧室中间摆着一张由全国一流雕刻家用珍贵木料精雕细刻而成的特大圆形床，只要轻轻一按床上的开关，床便会徐徐旋转，以观看四周12台电视机的节目。泳池北侧是博卡萨的居所，里面的卧室、浴室、会客室均仿照巴黎的王宫建造、装饰，十分豪华。

博卡萨共举行过12次正式婚礼，妻妾成群，以至到底有多少皇室成员连他自己也搞不清。他曾经不无自豪地告诉别人，他有16个妻子，并恬不知耻地驳斥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有关报道说：“他们说中非皇帝喜欢女人，玩弄女人……是的，我有十几个妻子，这有什么不应该？这是我的私人事情，我还感到很光荣哩！我是在为我们国家繁衍后代！”令人惊奇的是，在博卡萨的十几位妃子中竟然还有2位中国女子呢。原来，1970年10月博卡萨访问台湾时，深更半夜孤寂难熬，台湾当局就将美丽的酒吧女郎林碧春介绍给了他。博卡萨回国后即将林碧春接至中非，金屋藏娇。后林碧春之姐林碧云

陪老父前往中非探亲，不想博卡萨得陇望蜀，又把林碧云收在名下，气得林父七窍生烟，一命呜呼。

为了搜刮更多的钱财供其挥霍，1979年初博卡萨下令开征1980年的税款，并强令全国25万在校学生每人出资5000非洲法郎（折合约20美元）购买一套由皇后的工厂生产的“校服”，如有违抗，学生开除学籍，家长开除公职。

因父母已连续4个月未领到工资，广大学生实在无钱购买这种昂贵的“校服”。他们忍无可忍，于1979年1月18日涌上班吉市街头，举行示威游行，高呼：“打倒封建帝国！”“处死皇帝！”“要民主自由！”博卡萨气得发疯，命令军事大臣：“开枪！绝不手软，立即执行！”顿时，班吉街头枪声四起，血流成河，100多名无辜学生惨遭杀害，幸存者被关进监牢。4月间，博卡萨来到关满学生的恩加拉格巴监狱，手握紫檀木象牙拐仗边敲打学生，边咆哮着说：“你们竟敢说‘处死皇帝’，今天我要你们死！”不屈的学生继续高呼口号，博卡萨恼羞成怒，一声令下“开枪”，学生纷纷倒在血泊之中。被打死的人，要么扔进动物园喂狮子老虎，要么送到冰库中冷冻起来供博卡萨食用。在博卡萨暴虐统治被推翻后，人们还在皇宫的冰箱中发现了一具洗刷干净的小孩全尸和一些已被肢解的人体部位。其厨师也证实，博卡萨不仅自己食用人肉，还经常用来款待客人。真是人性全无，令人发指。

## 皇冠落地

1979年是国际儿童年，博卡萨残杀学生、一手制造的“班吉惨案”，首先被总部设在伦敦的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公诸于世，引起强烈反响。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和平组织、国际法庭等几十个国际机构和上百个国家紧急呼吁立即制止这种惨无人道的行为。5月下旬，非洲五国法官组成调查团赴中非实地考察，所发表的“中非调查报告书”证实了博卡萨所犯下的累累罪行。国内外舆论再度大哗，掀起了反对博卡萨的怒潮。

美国宣布停止实施对中非的各项援助，召回驻中非大使。法国德斯坦政府决定立即中断对博卡萨的军事、财政援助，并施加压力要其“体面”下台。

博卡萨的心腹、中非驻法大使西尔韦·班古反戈一击，在巴黎宣布成立反对博卡萨的“乌班吉人民解放阵线”。紧接着，流亡法国的中非记者巴特勒·多倡议组建了“解放中非民主主义者阵线”，博卡萨的前首相帕塔基也创建了“中非人民解放运动”组织。1979年7月上旬，中非所有反博卡萨政治组织的代表会聚贝宁首都，决定成立统一战线协调行动。

博卡萨内外交困，走投无路，无奈之中又试图改善与苏联、利比亚的关系。他扬言，如果法国抛弃他，他就投靠苏、利。法国岂能容忍这种局面的出现，1979年9月20日，就在博卡萨出访利比亚寻求外援期间，法国支持前总统达科发动政变，重新夺取了政权。

9月21日上午，远在那不勒斯的博卡萨得知国内政变的消息，呆若木鸡，除了喃喃自语“吉斯卡尔·德斯坦……吉斯卡尔·德斯坦……”外，别无它言。

达科夏出后，立即宣布：“博卡萨一世已被推翻，中非帝国已不复存在，中非恢复为共和国。”

就这样，昔日不可一世的皇帝博卡萨一下沦落成了人们惟恐避之不及的

亡国之君。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马上礼请博卡萨出境。博卡萨无家可归，想前往中立国瑞士避难，瑞士政府回电拒绝，且严加痛斥。想去法国，法国当然不愿接纳。加蓬、多哥、扎伊尔等非洲国家也都表示爱莫能助，最后，经再三恳求，西非科特迪瓦总统博瓦尼同意收留他，条件是不得从事任何政治活动，博卡萨只得应允。

1979年9月24日，丧家之犬博卡萨带领一小撮贴身随从登机飞往科特迪瓦。在机上他还心不甘地说：“我去的是厄尔巴岛，不是圣赫勒拿岛，我还会回去的。”他还幻想着不久就能像遭第一次流放的拿破仑一样东山再起、卷土重来。

## 自投罗网

博卡萨流落到科特迪瓦后，中非共和国即提出引渡要求，遭拒绝。于是，中非法院于1980年12月19日缺席判处博卡萨死刑。

在隐居科特迪瓦期间，博卡萨百无聊赖，度日如年，祈盼出头之时早日到来。1981年4月，德斯坦竞选总统连任失败，9月达科总统也被军队总参谋长科林巴推翻。消息传来，博卡萨欣喜若狂。他忘却了自己的难民身份，开始进行半公开的政治活动，并致信法国新任总统密特朗，请求他帮助弄清事情真相，还其清白。

博卡萨背信弃义、明目张胆地从事政治活动的行径使博瓦尼总统深为震怒，立即勒令其离开科特迪瓦。于是，1982年博卡萨被迫移居法国，住在离巴黎40公里的一幢高级别墅里，由法国警察和密探实行严密“保护”。尽管如此，博卡萨还是念念不忘其复辟美梦，和中非国内的反动势力以及他在法国的支持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86年的某一天，他从在法国的某个非洲组织处获知：中非人民期待救世主博卡萨重返故土。这消息对博卡萨来说就如同同一针兴奋剂，他立即着手准备秘密回国。

1986年10月22日下午1时许，乘法国警方疏于防备之机，博卡萨携妻子阿赛玛及5个孩子偷偷溜出别墅，在朋友引领下，分乘2辆轿车，穿越法比边境，抵达布鲁塞尔，然后乘坐飞机直飞罗马。深夜，又搭乘一架经班吉飞往刚果首都的班机，踏上了归国的航程。

23日清晨6时，飞机在班吉机场徐徐降落。博卡萨带着妻子、孩子步下舷梯，随着人流前往海关办公处办理入境手续。此时此刻，他深为自己能安然连闯数关、于10月24日国庆节前夕回到祖国实现重登帝位的梦想而感到庆幸。然而他高兴得太早了。当他去出口处取行李时，被候机室的人认了出来。机场保安官员立即给他戴上手铐，用警车送往位于班吉市郊的恩加拉格巴监狱。他妻子和5个孩子被拒绝入境，只能飞返巴黎。

1986年12月15日，恶贯满盈的博卡萨终于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中非刑事法院开庭对博卡萨进行公开审讯，检察官指控他犯有暗杀、谋杀、枪杀学生、吃人肉、侵吞国家财产等14条罪状。前总统达科、前首相亨利·迈杜及受害者亲属200多人先后出庭作证，揭露其滔天罪行。在大量无可辩驳的人证物证面前，博卡萨始则百般抵赖，矢口否认，继则推诿搪塞，避重就轻，妄图逃脱法律的制裁。

1987年6月12日，经过近90次的公开审讯，中非刑事法院正式宣布，判处博卡萨死刑，罚款600万非洲法郎（约合2万美元），没收其价值约31

亿非洲法郎的私人财产。

1988年2月29日，科林巴总统颁布赦免令，宣布将博卡萨的死刑减为终身劳役。

博卡萨满以为此番回国能得到民众的欢迎、重圆皇帝梦，却万没想到刚踏上国土即遭逮捕并受到严正的审判，最后落得个在监狱中了此残生的下场，真是恨之入骨，悔之不迭。

## 约翰逊服用禁药遭严惩

1988年9月，世人瞩目的第24届夏季奥运会在南朝鲜举行。各国体坛高手汇聚汉城，同场竞技，各显神通，使运动会开赛以来冷门迭爆，捷报频传。但人们最为关注的还是田径比赛，焦点则是2位国际田坛巨星：加拿大运动员本·约翰逊和美国运动员卡尔·刘易斯，他们将在百米短跑赛中两强相遇，一决雌雄。

### 世纪大战

尽管决战的时刻一直要等到9月24日，但在此之前，约翰逊和刘易斯就较上了劲，相互进行心理战。

9月18日，他俩一起出席了由奥运会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招待会。约翰逊盛气凌人，面对满屋记者侃侃而谈：“我从不不在乎小比赛的胜负。我今年的目标是奥运会金牌。这块金牌的意义比世界冠军重要得多，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取胜。……我很难预测我会跑多少秒，但若想获胜，9秒90是必须达到的。”有记者问：“你对你的竞争者刘易斯怎么看？”约翰逊带着轻蔑的口气说：“刘易斯今年不错，不过我知道，只要我跑得好，赢家就是我。我现在的状况和去年罗马世界田径锦标赛时一样好，我有十足的把握打败卡尔，获得奥运会100米金牌。”与约翰逊志在必得的倨傲态度相比，刘易斯似乎显得沉稳谦虚一些。虽然他也表示自己要竭尽全力蝉联100米跑奥运冠军，但他谈得更多的是已在1987年患癌症去世的父亲。他满怀深情地回忆说：“父亲对我有极大影响，他一直鼓励我要跑好、跑下去。当我100米取胜后，他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激动，顿时看上去充满了力量和生气，病容全消，这一记忆深印在我脑海中。因此，我要夺得金牌，以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两人各逞口舌之利，试图首先在心理上战胜对方。

9月23日，男子100米短跑进行预赛和复赛。在预赛中，卡尔·刘易斯像一匹狂奔的黑马，以10秒14的成绩在101名选手中第一个冲到终点，而本·约翰逊也许是由于6月份的腿伤尚未痊愈的缘故，只跑出了10秒37，名落孙山，差一点遭淘汰。在紧接着进行的复赛中，刘易斯一鼓作气，又以9秒99的成绩遥遥领先，分在另一组的约翰逊虽然也获得了决赛权，但成绩只有10秒17。预复赛旗开得胜使刘易斯信心倍增，行家们也一致看好刘易斯。美国《田径》杂志一位资深的评论家认为：“刘易斯自拿了上届奥运会金牌后，唱歌演出，精力分散，去年败在约翰逊手下，这给刘易斯一个巨大的刺激，他已发誓在汉城非击败对手不可，我相信他会取得胜利的。”

决赛定于9月24日下午1点半正式开始，可从早上8、9点钟起，观战的人群就川流不息地涌向主体育场了。记者们更是捷足先登，抢占有利地形，新闻中心的100多门“大炮”（摄影望远镜头）被抢租一空。到中午12时，能容纳7万观众的诺大体育场已座无虚席，甚至连走道、楼梯上都坐满了人，人们在焦急地等待那决战时刻的到来。

时光在慢慢地流淌，人们一边议论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赛场跑道。终于有人出场了，首先映入观众眼帘的是欧洲百米跑冠军、英国的克里斯蒂。1点20分，约翰逊、刘易斯入场。观众席上顿时欢声雷动，掌声如潮，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偕夫人这时也来到看台贵宾席上就座。

近 1 点半时，各位选手结束准备活动，站到了起跑线上，刘易斯在第 3 跑道，约翰逊在第 6 跑道。初看上去，刘易斯似乎有点紧张，在大口大口地呼吸，试图使自己镇静下来，而约翰逊却神态自然，他悄悄地走到刘易斯背后轻拍了他一下，刘易斯回头见是约翰逊，便展颜一笑，同时也伸出自己的手，与约翰逊的手掌碰了一下。

1 时 30 分整，广大观众翘首以待的决战时刻终于来到，谁是第一“飞人”，将立见分晓。有人通过高倍望远镜观察已经做好起跑姿势的各位飞毛腿的动作表情，只见刘易斯紧咬牙关，目视前方，戳在地上的 10 个手指在微微颤动；约翰逊则口中念念有词，双目圆瞪，肌肉毕现的大腿也在瑟瑟发抖，气氛好紧张啊！

“砰！”发号枪响了。

8 名选手像出膛的子弹一同射向远处。前 50 米，一位黑高个冲在最前面，忽然另一个黑大个紧紧赶了上来。这时跑在前面的那位黑人使出吃奶的力气，向终点奋力冲刺，后面的那位虽然紧追不舍，但终以一步之遥而屈居第二。

当选手冲过终点减速时，人们才逐渐看清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的是约翰逊，紧随其后的则是刘易斯，“飞人”之战决出了胜负。

这时，体育场巨大的电子显示屏上也亮出了第一名的成绩：9 秒 79。

真使人难以相信，约翰逊不仅打破了他本人保持的 9 秒 83 的世界纪录，而且使男子百米极限为 9 秒 80 的所谓科学预言不攻自破，从而创造了奥运史上最辉煌的成就。

顿时，汉城蚕室体育场成了旗帜的海洋，欢呼的狂潮一浪盖过一浪，直冲云霄。

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面露笑容，走下看台，亲自把一枚亮灿灿的金牌挂在约翰逊胸前，称“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兴奋的时刻！”并与约翰逊合影留念。

新闻界对约翰逊的壮举也表现出了少有的热情，特写、述评连篇累牍，妙语、盛赞铺天盖地，在记者们的笔下约翰逊简直成了国际体坛的“奥古斯都”。

但乐极生悲。正当全球为约翰逊而欢呼雀跃的时候，不祥的阴影已开始笼罩汉城。

## 轩然大波

在 24 日下午 4 时 30 分由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约翰逊曾以胜利者的口吻说：“对 9 秒 79 的成绩，我并不感到惊奇。因为在赛前的训练中，我跑得比这个成绩还快！连我妈妈都要求我跑 9 秒 78，我这次本可以达到，可我首先是胜利。我想明年我能够跑 9 秒 75！”当有记者问“你认为你的世界记录能保持几年”时，约翰逊满怀信心地宣称：“我想，在今后的 50 年到 100 年之内，我的记录没人能打破！”语惊四座，他再一次被人们的喝彩声淹没……

然而有谁知道，3 天之后，正是这位约翰逊在汉城闹出了比其奥运奇冠更使人震惊不已的丑闻：服用兴奋剂！

原来，9 月 26 日早晨，汉城奥运会药物检验中心主任朴钟世在对一份尿



样作测试时，发现内含一种极危险的违禁药——类固醇，该类药物能迅速增强肌肉力量，提高人体忍受超强度运动量的能力，但长期服用将引发癌症。朴钟世为慎重起见，又作了一次测试，结果与第一次完全相同。急忙查阅尿样的主人，发现竟是本·约翰逊。朴钟世惊得目瞪口呆，赶紧将此情况通知了加拿大体育代表团团长雷沙连。雷沙连立即通过越洋电话向马尔罗尼总理作了汇报，加拿大政府迅速行动试图挽回事态，约翰逊被暗中要求接受尿样复检，但 A、B 两管尿样检测结果仍呈阳性。至此，加拿大代表团总医师巴恩特也无话可说。药检中心遂将本·约翰逊违禁服药的情况上报国际奥委会。

27日凌晨2时15分，加拿大体育代表团主要官员，当着前来汉城观战的约翰逊母亲、妹妹及其经纪人的面，向约翰逊宣布了他的尿样化验结果。约翰逊顿时脸色苍白，表情呆滞，连说：“这不可能！这不可能！”说他什么也没吃，他什么也不知道，他的身体也许有罪，但他的脑子也许是清白的。不管约翰逊如何辩白，加拿大体育官员要他立即交出百米金牌，并宣布他已被加拿大体育代表团除名。

上午9时，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紧急会议结束。国际奥委会正式通知加拿大代表团，取消约翰逊奥运会参赛资格。

10时，国际奥委会举行记者招待会，奥委会药物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亲王郑重宣布：尿样化验结果表明，约翰逊很可能在赛前一段时间一直在服用兴奋药物，违反了国际奥委会的有关规定，故没收其百米金牌，并给以禁赛2年的处罚。3天前，曾为约翰逊所取得的非凡成就而感到骄傲的萨马兰奇主席，心情沉重但语气坚决地指出：“这是对奥运会及奥运发展的一大打击，但奥委会的决定是正确的，它显示了我们打击这些运动场歪风的决心。”

“飞人”约翰逊因服用兴奋剂而被迫回金牌、取消奥运比赛资格的特大号外迅速传遍汉城，传遍世界。许多报刊杂志还在登载文章为约翰逊夺冠分析成功秘诀呢，约翰逊丑闻迅速败露使他们措手不及，忙乱不堪，想撤版收回已断无可能，结果是贻人笑柄，声誉扫地。西欧、北美及日本的许多大公司、大企业，原先与约翰逊签有不少赞助协议、广告合同，这些将给约翰逊带来滚滚财源，现在得知约翰逊干出了这等丑事，就对他横加指责，纷纷宣布解除协议，撤销合同。准备在奥运会闭幕后邀约翰逊至东京与刘易斯再比高低的日本朗日新闻社、朝日电视台，被约翰逊此举弄得哭笑不得，直骂约翰逊令人失望之至。各国体育迷得知约翰逊服用兴奋剂的消息后，抱头痛哭者有之，呆若木鸡、百思不得其解者有之，咬牙切齿、扬言要干掉约翰逊者亦有之，而对世界上的众多赌徒来说，前后仅3天时间就好像是换了人间。原来因把赌注押在刘易斯身上而输得一文不名的人而今翻本赚了一大笔，原来因看好约翰逊而骤成富豪的人现在却又变得一贫如洗。在这翻云覆雨的剧变中，不少人或因悲伤过度或因大喜过望而断送了卿卿性命。

但遭受打击最沉重的还是加拿大和牙买加。

本·约翰逊勇夺男子百米桂冠后，加拿大举国欢庆，人们视其为民族的英雄、国家的骄傲。而当约翰逊服用违禁药物的消息传回国内时，如同晴天霹雳，使人们从喜悦的巅峰一下跌入了悲哀的深谷。一位电台播音员向渺渺太空发出了绝望的呼喊：“约翰逊，你怎么能这样子？！”加拿大总理马尔罗尼发表谈话：“所有加拿大人此刻都感到十分遗憾。”加拿大奥委会前副主席马赛尔也表示：“我为约翰逊、为加拿大、为体育而感到难过。”政府体育部长迅即宣布：“将终生禁止约翰逊参加加拿大队，并禁止他参加政府

出资的任何比赛。”有关方面随后相继推出对约翰逊的处罚措施：停止向他提供每月 500 美元的训练费，不再提供任何体育训练比赛资助。加拿大各报头版头条均以《加拿大的国耻》为题发表文章，痛斥约翰逊的可耻行为。许多加拿大人指责约翰逊由于他的丑行而使多伦多市申办 1996 年第 26 届夏季奥运会的成功希望顿时化为泡影。

在约翰逊少年时期整整生活了 14 年之久的故国——牙买加，人们同样在为他而感到哀伤，感到痛心。但牙买加人对自己在海外的游子是宽容大度的，他们表示：“约翰逊，你什么时候愿意回来，我们都会欢迎你，不管你做错了什么事，你都是牙买加的儿子。”

兴奋剂事件曝光后，约翰逊及其母亲、妹妹、教练、经纪人等即被汉城希尔顿大酒店扫地出门。27 日早晨 7 点 20 分，约翰逊一行在 20 名南朝鲜警察的护送下乘车到达金浦机场，准备转道纽约回国。当初约翰逊来汉城参加奥运会时在机场曾受到数百名记者的“轰炸式”采访，不想在他今天如过街老鼠般黯然离开汉城时，同样有几百名记者“恭候”在机场。约翰逊深感无地自容，对记者的提问未置一词，他母亲和妹妹更是掩面而过，惟恐被立此存照。10 点 50 分，他们乘坐的南朝鲜班机呼啸着升入天空，约翰逊的脑海中顿时也成了一片空白。当约翰逊取道纽约终于回到加拿大多伦多时，前来机场迎候的只有他的家属和极少数死心塌地的支持者，记者们蜂拥而上拍照提问，约翰逊依然保持沉默，迅速离开机场前往位于多伦多郊区的他姐姐的寓所，深居简出，闭门思过。

## 谁之过

本·约翰逊落得如此下场，从根本上说是其咎由自取。但如果从更深层次探讨的话，完全可以说约翰逊也是体育竞技日益商品化、政治化的牺牲品。加拿大一位体育工作者在约翰逊兴奋剂事件后发表评论指出：那些运动员的赞助人，一味要求运动员拿好名次，“我付给你那么多的钱，你怎么能以银牌应付我？”于是，运动员们只得打针吃药，以自己的名誉甚至生命为代价去夺取金牌，约翰逊就是这样使自己跌入灾难深渊的。此话不无道理。

实际上，据事后透露，不仅约翰逊身后有一个赌博集团，就是刘易斯身后也有一个黑幕集团，约翰逊和刘易斯仅是在体坛上被他们所操纵的玩偶而已。

本·约翰逊 1961 年 12 月 30 日出生于牙买加法尔默斯，14 岁时全家迁居加拿大多伦多。1976 年，被田径俱乐部教练弗朗西斯招至麾下。1978 年，年仅 17 岁的约翰逊在英联邦运动会上荣获男子百米短跑第 3 名，初露锋芒。1980 年，在泛美青年运动会上又获得第 6 名，与他同龄的美国黑人运动员刘易斯以辉煌的成绩拔得头筹。从小就不甘居人之后的约翰逊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战胜刘易斯，在世界短跑领域占据一席之地。为此，约翰逊作出了艰苦的努力，但在比赛中却总是败在刘易斯脚下，有时甚至输得更惨。1984 年美国洛杉矶奥运会，约翰逊奋力拚搏，以 10 秒 22 捧得铜牌，刘易斯以 9 秒 99 再度夺魁。距离逐渐缩小，增强了约翰逊赶超的信心。1985 年 8 月 21 日在瑞士苏黎世举行的国际田径邀请赛上，约翰逊终于扬眉吐气，首次战胜了不可一世的刘易斯。此后，直至 1987 年 8 月 30 日的罗马世界田径锦标赛，约翰逊与刘易斯曾 6 次交锋，结果取得了 5 胜 1 败的佳绩。特别是在罗马大

赛上，约翰逊以 9 秒 83 的世界新纪录奠定了“第一飞人”的基础。可刘易斯不服，相约在来年的汉城奥运会上再决高低，约翰逊慨然应战。不料，在 1988 年 2 月举行的一次室内田径赛上约翰逊负了伤，一直未能痊愈。眼看汉城大赛日益逼近，约翰逊不免忧心忡忡。5 月，他独自一人前往加勒比海的圣基德斯岛，寻找自己的私人医生马里奥·阿斯塔潘。阿斯塔潘为约翰逊作完检查，轻声安慰说：“孩子，没事的，到 6 月底你可以恢复训练。”果然，不知道阿斯塔潘大夫用了什么灵丹妙药，1 个多月后约翰逊又活跃在训练场上了。

可约翰逊万万没有想到，就在罗马大赛之后，一只巨大的黑手已悄悄向他伸来。美国某个专事体育赌博的幕后集团委托一个私人体能医学研究机构，对约翰逊的体能特质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研究。仪器测试表明，约翰逊的起跑冲力非常人所及，达 0.129 秒，肯定是靠服用某种神奇药物所致。为彻底揭穿谜底，这个黑色帮会又辗转求助于国际运动禁药研究的权威机构——苏联体育科学研究院。美国田径协会为自身利益计，也暗中参与了这项代号为“诚实约翰”的美苏合作计划。不久，一瓶暗中弄到的约翰逊的尿样就送到了莫斯科。苏联体育科学研究院马上进行测试，证实约翰逊的尿样中有“合成代谢类固醇”；并提醒美方：如果运动员在使用该类禁药的同时，服用 2 年前由苏联发明的一种保护性药物，那么 2 小时后即使精密的测试仪器也将对此无能为力。美国田径协会得知这一情况后大惊失色，迅即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药物研究单位商讨对策，同时将这一机密透露给了国际奥委会有关官员和正在筹备奥运会的南朝鲜当局。

为断送约翰逊的运动生涯、牟取暴利，美国官方、田径协会与黑帮集团相互勾结利用，制定了周密细致的“猎鲨计划”。首先是要求承制奥运药物检测设备的公司加紧研制更精密可靠的尖端仪器，其次是强令稍知底细的刘易斯闭紧嘴巴，不露丝毫口风，最后在汉城奥运会前夕派人跟踪侦察。1988 年 9 月 8 日，约翰逊一行 8 人到达日本千叶县作赛前适应训练。国际奥委会药物委员会事先与日本警方取得联系，在约翰逊下榻之处安装窃听器，并通过特殊手段每天收集他的小便，结果发现约翰逊在阿斯塔潘大夫、弗朗西斯教练的怂恿下不仅注射禁药，而且在吸食大麻等毒品。国际奥委会药物委员会据此命令有关人员加强对约翰逊严加“看护”。于是，9 月 24 日下午奥运会男子百米短跑决赛刚鸣金收兵，有关官员就催促约翰逊去验尿。约翰逊虽在赛前就补服了一种名叫“守护神”的保护药物，但毕竟做贼心虚，所以一再推托拖延，2 个多小时后才百般无奈地交出尿样，结果隐情暴露，臭名远扬。赌刘易斯定能获胜的美国黑帮集团看到 1 年多的心血“终成正果”，不禁心花怒放，因为这一下就意味着 70 亿美元的巨额赌注将尽入他们的腰包。而已身败名裂的约翰逊只能向隅而泣，凄然而归。

## 真相大白

1988 年 10 月 1 日，约翰逊在隐居数日后公开露面，接受了《多伦多太阳报》记者的采访，公开承认在汉城奥运会比赛前他曾接受过针剂和口服液两种药物治疗，到汉城进行适应性训练时又注射过一种含有人参粉等滋补药物的针剂，但他声明：“我不会给接受我的加拿大人做丢脸的事，我是无罪的。”

10月4日，在律师福特曼的陪伴下，约翰逊在多伦多市夏特通旅馆向新闻界宣读了一份声明，重申：“我从来不曾服用、也不懂得使用违禁药物，我不愿意使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的国家和那些爱护我的人遇到麻烦。”

可就在约翰逊竭力为自己洗刷罪名的时候，与他相处多年的队友、加拿大短跑女将伊萨珍科于10月9日在渥太华发表谈话指出，她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本·约翰逊在汉城奥运会上有目的地服用了兴奋剂。不仅如此，在1987年的罗马世界田径锦标赛上，约翰逊也是靠服药才夺冠的。现在约翰逊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无辜受害者，这是自欺欺人的鬼话。“本吃了类固醇、我也吃了类固醇，是阿斯塔潘大夫给我们的，我们的教练弗朗西斯虽然不是科学家，但他知道所发生的事。”与约翰逊同在多伦多田径俱乐部受训的另一队友莫厄特也向报界证实，在他们俱乐部，运动员服用兴奋剂早已是公开的秘密，约翰逊当然也不例外，弗朗西斯的“天才”之处就在于让运动员服用禁药。

为了彻底弄清约翰逊兴奋剂事件的真实情况，加拿大政府通过多种渠道进行调查。一是责成有关科学研究所对约翰逊再作尿样检测。结果化验表明，约翰逊曾长期服用类固醇，只是在汉城奥运会比赛前不久才停止。二是由皇家警察厅就运动员普遍服用违禁药物一事展开追查。经过一番明察暗访，终于发现了一个以多伦多为中心的代谢类固醇销售网，约翰逊的私人医生阿斯塔潘就从这儿购买过某种类固醇。此外，据他人告发，阿斯塔潘还长期从一个总部设在纽约的生产厂家购买违禁药物。

1989年春，各方面的调查基本结束，为全面揭露加拿大体育部门使用违禁药物的真相，使更多的人从中汲取有益的教训，多伦多最高法院决定就约翰逊兴奋剂事件进行公开听证会。

3月1日，公开听证会正式开始，第一个被传唤到庭作证的是长期担任约翰逊教练的弗朗西斯。

弗朗西斯坦白说：“我在考察了国际体育界的状况后，从1979年开始和伊萨珍科合作，试用了类固醇，开始是从多伦多医生开的处方那里获得，后来通过其他渠道弄到……我第一次见到约翰逊是70年代。1981年，约翰逊在我手下干了4年以后，成绩达到10秒25。我们面对着类固醇泛滥的世界，要使他的成绩迅速提高，就应该使用兴奋剂。我带他去一个医生那里一起讨论服用办法，约翰逊开始说他需要考虑一下，后来他同意了。”同时，弗朗西斯竭力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开脱，称：“对使用类固醇不能一刀切，它并不能自动地保证提高成绩，而只是作为运动员保持艰苦锻炼的基础。”

3月2日，弗朗西斯继续进行作证。他补充说，约翰逊等队员实际上从1981年开始就在使用类固醇。从1983年起，阿斯塔潘又在他的训练小组中实施类固醇计划。1987年罗马世界田径锦标赛期间，约翰逊再次服用了类固醇，但没被查出来。1988年5月，约翰逊肌腱拉伤后到加勒比海的小岛上进行治疗，由阿斯塔潘提供类固醇。在汉城奥运会上，约翰逊还随身带了一瓶阿斯塔潘给的康力龙。

3月6日，听证会第2次开庭，由弗朗西斯对汉城奥运会前夕约翰逊的服药情况作详细说明。

弗朗西斯介绍说，在1988年年初的1个半月内，约翰逊一直在服用类固醇Furazabol。从8月24日至9月2日，约翰逊改服另一种类固醇Astragalol，同时服用掩护性的冲洗药。在汉城百米决赛前三星期，约翰逊又注射了一种类固醇。

弗朗西斯在听证会上对约翰逊等人服用兴奋剂的事实供认不讳，但他同时再三强调，美国、苏联、民主德国、联邦德国的一些拔尖运动员也都使用过兴奋剂，只不过手段更为高明而已。另外他完全有理由怀疑约翰逊在汉城的药检被某些神秘人物做了手脚。弗朗西斯的这番话立即遭到国际奥委会官员及苏、美等国运动员的严词驳斥。

3月13日开始，女子50米和50码跑室内世界纪录保持者伊萨珍科到庭作证。伊萨珍科首先承认自己从1979年起就开始服用违禁药物，然后详细披露了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前她在训练营亲自为约翰逊注射类固醇针剂的情况，旨在说明约翰逊一直在有目的地使用兴奋剂。

进入5月份，听证会仍未结束。

常为约翰逊看病的医生杰克·萨斯曼作证说，1987年约翰逊在罗马大赛后不久到他的诊所就医，说他的胸部突然出现了一个肿块，他当时就怀疑这很可能是服用兴奋剂所带来的副作用。

曾在多伦多田径俱乐部工作过的卢宾教练也登台作证，指出阿斯塔潘大夫在约翰逊参加1987年罗马大赛时曾给了他某种“特别的东西”。

5月24日，约翰逊兴奋剂事件的另一关键人物阿斯塔潘终于登场亮相。在长达一周的时间里，阿斯塔潘将他自己所知的兴奋剂丑闻和盘托出。他说，他是1983年在多伦多结识约翰逊的，从此开始管理约翰逊等短跑运动员的服药事宜。他也深知，做这种见不得人的事风险太大，所以多留了个心眼，把自己同约翰逊、弗朗西斯等人的电话交谈都录了音，以备不时之需，现在就让这些电话录音来说话吧。阿斯塔潘此举本来是想用来洗清自己的“罪责”，结果却使他与约翰逊、弗朗西斯等人相互勾结的犯罪事实更加昭然若揭。阿斯塔潘还供称，约翰逊在百米金牌被没收后迅即和他及弗朗西斯教练在汉城希尔顿饭店住处商讨了如何采取措施隐瞒真相的事宜，后来，在乘坐飞机回国途中3人再度聚首，相约决不吐露半点真情。

阿斯塔潘的证词彻底粉碎了约翰逊精心编织的谎言。

6月12日，穷途末路的约翰逊在大庭广众之下不得不承认，1981年弗朗西斯教练第一次让他服用了一种蓝色药丸，后来他获知那是类固醇。1983年后他便开始有目的、有意识地服用兴奋剂，尽管他知道这将带来什么样的后果。1987年他在罗马大赛上创造的9秒83的世界纪录同汉城奥运会9秒79的纪录一样，也是事先服用违禁药物的结果。

至此，约翰逊兴奋剂事件已基本水落石出，接踵而来的问题是：约翰逊在罗马大赛上创造的世界纪录是否也在取消之列？约翰逊今后能否复出、在田径场上再现雄姿？

## 彻底毁灭

1989年9月5日，国际田联主席内比奥罗在巴塞罗那庄严宣布：取消约翰逊在罗马大赛上创造的9秒83的世界纪录。因为国际田联刚通过的《控制使用兴奋剂章程》修正案规定：凡运动员承认或以书面形式承认自己在过去6年内服用过任何违禁药物，那么他在世界性、洲际比赛以及地区性和全国比赛中创造的纪录均将被取消。

这一决定对约翰逊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摧毁了他心灵依傍的最后一根支柱。教练、医生、经纪人以及亲朋好友纷纷离他而去，最后只剩下律师福

特曼和管家卡米尔·阿什陪伴他苦度时光。

但约翰逊毕竟是约翰逊，在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面前，他没有倒下，而是暗暗发誓要重返赛场。为此，他每周定期去多伦多约克大学田径场进行训练，不过身手已远非过去那么矫健了。

1989年10月6日，约翰逊与赛场对手刘易斯相会在华盛顿，出席一个美国国会记者招待会。他神情严肃地指出：“我来这里，是要告诉人们，不要服用兴奋剂，否则将损害健康，毁坏名誉。我，就是个例证。”

是年11月23日，约翰逊又出现在法国巴黎的电视专题节目里，祈求有关方面能给他第二次机会，“我现在练得很刻苦，在巴塞罗那，我有信心赢得金牌，不管是谁跟我比赛。”

约翰逊悔过自新，迷途知返，获得了世人的谅解。国际奥委会药物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就表示：“没有理由不给他第二次机会。他曾经是青年人的好榜样，后来走向了反面，我希望他以清白的身份重新成为尖子运动员。”

在人们的热切关注下，1991年1月约翰逊终于又回到了田径赛场上。但是无论他作了多大的努力，却一直无法接近以往的水平。正当人们对她渐感失望的时候，1993年1月他突然跑出了5秒65的50米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可尿样检测结果证明：约翰逊故技重演，再度欺骗世人服用了违禁药物。

这第二次违例使约翰逊真正陷入了四面楚歌的绝境。

3月5日，国际田联在巴黎宣布：本·约翰逊因再次服用兴奋剂，将被终身禁止参赛。加拿大政府随后也宣布：约翰逊已没有资格再得到联邦政府给予的终生保证金，今后不得参加任何类型的田径比赛，并严厉谴责其做法损害了加拿大的声誉，“特别是加拿大成千上万进行公平竞争的运动员的声誉。”

约翰逊已从田径世界陨落，这是一个悲哀的结局。

## 肯尼迪兄弟与性感女影星

在现代美国政治中，肯尼迪家族无疑是最辉煌而又最令人尊敬的家族之一。因为约瑟夫·肯尼迪 4 个儿子中，除老大小约瑟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遇难早亡外，其余 3 个儿子日后都成了美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尤其是老二约翰·肯尼迪在 1960 年一举击败尼克松而荣登总统宝座，时年仅 43 岁。由于他春秋鼎盛、风度翩翩，因而迅速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偶像。可惜天不假年，1963 年 11 月执政仅千日的约翰·肯尼迪就在达拉斯遇刺身亡，这一悲剧性的结局更增添了他的魅力。与约翰相比，老三罗伯特似乎略逊一筹，却也是叱咤美国政坛的显要人物。他先由兄长任命为政府司法部长，襄助国政，后竞选获任纽约州国会参议员。1968 年，为完成乃兄遗愿，罗伯特积极投入竞选，争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凯歌高奏，前景看好，谁料于是年 6 月亦遭人暗算，着实令人扼腕叹息。

约翰·肯尼迪、罗伯特·肯尼迪兄弟俩在美国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成绩不俗，口碑甚好，然而在私生活方面却检点不够，风流孽债颇多。尤其是约翰，在亲朋好友中间一直以一个好色之徒和不忠的丈夫著称，以致在他被刺身亡后不久即有许多女性纷纷声称她们与这位英俊潇洒的前总统之间曾有过那么一手。

其实，纵观肯尼迪兄弟俩的浪漫史，还是数他俩与性感女影星玛丽莲·梦露的风流韵事最令人感慨沉思。

### 一举成名 艳星终成猎物

玛丽莲·梦露，原名诺玛·金·贝卡，1926 年 6 月 1 日出生在美国洛杉矶。自降生之日起，她就屡经磨难。3 岁那年，生身父亲遭车祸离开人世，而母亲因患有精神病无法正常生活，所以不得不将小梦露托付给他人抚养。在被辗转抚养的 10 余年里，梦露尝遍了人间的辛酸悲苦，受到无情虐待，甚至被强暴奸污。为早日摆脱这梦魔般的生活，1942 年，年仅 16 岁的梦露就匆匆忙忙地与年轻机匠朱姆兹·德哈蒂结了婚。可婚后生活并不像她原先设想的那样幸福美满，而是依然充满了艰辛坎坷，梦露万分失望，恨不得一死了之。唯一使她感到宽慰的是父母亲给了她一个绝妙的身材和姣好的容貌，尤其是那双勾魂摄魄的蓝灰色大眼睛和一头柔软的金黄头发，常引得人们驻足观看，梦露也幻想今后自己能成为一个电影大明星。1946 年，在同德哈蒂离异后，她就与许多女孩子一起涌入了好莱坞，试图迅速成为万人瞩目的影星，可老谋深算的电影制片商们并没有立即向她表示太多的热情。只是在坐了 4 年冷板凳之后，福克斯影片公司才让梦露在电影《沥青纠葛》中出演一位配角。尽管只有短短的几分钟，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梦露那美丽而性感的音容笑貌、天真烂漫而略带忧郁的气质，深深地吸引了广大观众，制片商也对她刮目相看。从此，玛丽莲·梦露逐渐以一个金发女郎的妩媚形象在好莱坞崛起。至 1954 年，她已成为福克斯影片公司最具票房价值的台柱演员，以性感明星驰誉影坛。

就在梦露成名的过程中，圈内外无数男人开始对她展开激烈的追逐，其中有一位就是米高梅电影公司的大明星彼得·劳福德。1951 年，劳福德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结识了梦露，立即为其美貌所倾倒，坠入爱河，从此两人常花

前月下，双宿双出。但到 1954 年与肯尼迪家族成员帕特里夏缔结婚约之后，劳福德与梦露的肉体关系只得宣告中断。为了巴结时任马萨诸塞州国会参议员的内兄约翰·肯尼迪，劳福德立即决定投其所好，待机把自己的这位老相好介绍给他。

1954 年初夏的一天，恰逢曾作过梦露代理人的费尔德曼举行家庭晚会，劳福德便怂恿约翰·肯尼迪携妻子杰奎琳前往参加，因为他知道梦露和她新婚 6 个月的丈夫、纽约北方队著名棒球运动员迪马乔也将应邀出席。当时，他们的婚姻已出现裂痕，原因是迪马乔强烈的嫉妒心，他要梦露安心做一个贤妻良母，而梦露拒绝放弃她所醉心的演员职业，两人由此经常龃龉。

在费尔德曼家的晚会上，经劳福德居中介绍，约翰·肯尼迪结识了大名鼎鼎的绝色佳人玛丽莲·梦露。约翰一见到这位卓尔不群的电影明星，就被深深吸引住了，整个晚会期间双眼几乎没有离开过梦露的身影。杰奎琳看到丈夫失魂落魄、色迷迷的样子，感到非常气愤。迪马乔也意识到了肯尼迪不怀好意的目光，所以每隔几分钟就抓住梦露的胳膊说：“走，我受够了！”要她马上回家。而玛丽莲对俊朗的约翰似乎也颇有好感，故全然不顾丈夫的规劝，继续周旋于众宾客之间，不时地与肯尼迪眉目传情一番。迪马乔忍无可忍，愤然离去。夫妻俩的关系从此江河日下，第二年就解除了婚约。

自从在费尔德曼家邂逅相遇后，约翰·肯尼迪就开始追逐玛丽莲·梦露，与之进行约会，关系日甚一日。即使是 1956 年 6 月梦露与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再度联姻后，两人还是保持着这种暧昧关系。而且只要与米勒一发生争执，梦露就会负气出走、独自驾车离开康涅狄格州的农场别墅前往纽约曼哈顿，投入约翰·肯尼迪的怀抱。

1960 年 7 月中旬，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洛杉矶举行。为争取本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约翰·肯尼迪寝食俱废，忙碌不停。可就是在这激烈政治斗争的间隙，他也不忘与丢下丈夫来到他身边的梦露寻欢作乐、偷香窃玉一番。一次，肯尼迪在与梦露成其好事后，邀彼得·劳福德等人一起外出共进晚餐。席间，满脸春色的梦露乐不可支地告诉彼得，肯尼迪的表现“非常民主”和“深入”。

跟随梦露多年的女佣莱诺·佩尔通回忆说，梦露曾经告诉她，约翰·肯尼迪总喜欢给她讲些下流的笑话，同时使劲地捏她，搂她，抚摸她的大腿。有一次，他竟然把手伸到了她的裙子底下，发现梦露没有穿内裤……

约翰·肯尼迪在当选总统之后，与梦露的幽会日趋频繁，纽约是两人经常相聚的地方。此外，约翰·肯尼迪每到加利福尼亚，就必把梦露从洛杉矶接到圣莫尼卡劳福德家中。

1962 年 5 月 24 日，星期六，照例要睡到中午才起床的玛丽莲在上午 9 点就醒了，因为她苦苦思念的约翰又来到了加州。中午时分，劳福德奉命驾车来接梦露。梦露赶紧梳妆打扮，1 个小时后，头戴黑色发套、美艳动人的梦露款款步出家门，与劳福德一起驱车前往棕榈泉，然后与肯尼迪总统双双去宾克罗斯比欢度周末。

还有一次，彼得·劳福德委派自己的经理米尔顿·埃宾斯去接梦露来参加社交名流菲菲·费尔为约翰·肯尼迪总统举办的晚餐会。埃宾斯到达梦露住处，等了 1 个半小时还不见主人出来，便鲁莽地一头撞进梦露卧室，只见她正一丝不挂地坐在化妆台前慢条斯理地涂脂抹粉呢。又过了好长时间，这位影坛巨星才化妆完毕，套上假发，戴上墨镜，徐徐而出。等他们到达目的



地，晚宴早就开始了。梦露来到楼顶聚会场所，袅娜娉婷地走向肯尼迪总统。本因等得不耐烦而怒形于色的肯尼迪，瞅见这位美人。脸上又不禁绽开了笑颜，赶紧挽起他的玉臂走进另外的房间，与会来宾一看心领神会，立即装出酒足饭饱的样子，早早地向主人告辞了。埃宾斯脑袋一时未转过弯来，对宴会草草收场感到迷惑不解。有人跟他打趣说：“只有你为美国总统准备了丰盛的‘晚宴’，不过其他人都吃不着罢了！”

连续不断、耳厮鬓磨的约会，使玛丽莲·梦露与约翰·肯尼迪的关系到了难舍难分的地步，梦露为此感到欣慰和陶醉，甚至幻想着有朝一日约翰·肯尼迪能与杰奎琳离婚、而与她共结百年之好，所以有一次她情不自禁地问自己的密友珍妮·卡门：“你想我会成为第一夫人吗？”她哪里知道，风流成性的约翰·肯尼迪可并没有把她放在心坎上。

### 兄终弟及 共同玩弄一女

进入 1962 年盛夏后，玛丽莲·梦露凭着女人特有的敏觉得，约翰·肯尼迪对自己的热情在飞速减退。以往，肯尼迪总是与她一起在彼得·劳福特的别墅中共进晚餐，然后再一起去饭店休息，同效鱼水之乐，外人绝少插足。而今，不仅巫山云雨的机会少之又少，晚餐的格调也完全变了，肯尼迪和劳福德越来越肆无忌惮，经常与一些搔首弄姿的风骚女人打得火热。一天，肯尼迪又授意彼得打电话邀请梦露去参加一个晚会。梦露随口问还有哪些贵宾光临，彼得就列举了一些人的名字。梦露一下就辨认出其中两人是高价应召女郎，因而拒绝前往。这时候，她终于明白，自己同其他许多女孩一样，也是约翰·肯尼迪手掌中的玩偶，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约翰·肯尼迪在玩够了、玩腻了之后，就使用种种手段试图疏远玛丽莲·梦露。一往情深的梦露对此深感失望，似乎失去了精神支柱一般，终日徘徊于附近的冷水峡公园，脸如死灰，神情恍惚。但她又绝不甘心就此结束这段刻骨铭心的恋情，于是开始不停地给白宫打电话、写信，希冀肯尼迪总统能回心转意、重修旧好。可她情真意切地写给约翰·肯尼迪的信函、打给他的电话，均如泥牛入海，一去无回。最后，梦露只得威胁说，要原原本本地向新闻界披露肯尼迪总统与自己的关系。约翰·肯尼迪这下慌了，赶紧派弟弟罗伯特前往洛杉矶抚慰狂躁不安的玛丽莲。

其实，罗伯特与乃兄约翰一样也早就拜倒在了玛丽莲的石榴裙下，只是碍于兄长的情面未敢放肆胡来。现在既然兄长准备从中退出，他就可以趁虚而入了。所以就在约翰对玛丽莲渐趋冷淡的过程中，罗伯特开始与玛丽莲频频接触，两人经常一起出入千劳福德的住宅和玛丽莲·梦露自己的海边别墅，甚至于在 1962 年 5 月 19 日约翰与梦露最后一次共度良宵之前，罗伯特与梦露还在更衣室里进行过一场短暂的“遭遇战”呢。而这一回约翰委托的“信使”任务，无疑又为加深他与梦露的关系提供了契机。果然，罗伯特在转述兄长意见并进行抚慰的同时，也对梦露的凄苦遭遇产生了一定的同情。于是，肉欲加怜悯使得罗伯特与梦露的关系更进了一层，而梦露也开始被对方所吸引，在一定程度上把对约翰的情感转移到了罗伯特身上。

两人的关系迅速加深。为了能经常厮守在一起，罗伯特开始千方百计地尽量在洛杉矶多呆一些时间，与梦露在彼得·劳福德的海边别墅里互诉衷肠，共度销魂好时光。劳福德家的邻居林恩·舍曼注意到“那儿有很多幽会，政

府的车经常开来，然后你会听到侍者通报‘梦露到！’”罗曼诺夫家年轻的司机派克还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他为彼得家举行的晚会工作的情景：“玛丽莲和博比（罗伯特的昵称——作者注）都参加了那次晚会。一位特工人员对我说：‘你对眼前的一切应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闭口不语。你今晚看到许多东西，但不能向外人吐露只言片语。’我后来很快就明白了其中的含意。晚会结束后，博比和玛丽莲准备一道离开彼得家。我把汽车开了过去，玛丽莲坐了进来。我当时坐在车里一动不动。不一会，我就听到博比说：‘好了，你现在可以出来了。’然后，他驱车带走了玛丽莲。”劳福德的另一位邻居彼得·戴伊也回忆说，梦露曾亲口对他说，她“狂热地”爱罗伯特。“绝对地狂热，但她不只在肉体上吸引他，而更多地具有精神性。因为人们常把她描绘成愚蠢的漂亮妞，而她想改变这种对她的认识，她认为罗伯特将使她成为一位伟大的夫人。”

正当罗伯特与梦露雨情缱绻，并虚情假意地许诺要与其正式结婚，梦露因而再次沉浸在幸福欢乐之中时，迎面而来的巨浪又一次无情地打碎了她的美妙梦想。

### 政敌窃听 匆匆抛却私情

肯尼迪兄弟俩在内政外交方面采取的某些政策措施不可避免地损害了部分权势集团的利益，因而也就遭到了这部分人的仇视。美国卡车司机工会领导人、黑手党头目吉米·霍法就是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的死对头，为了报复，他决定利用他们兄弟俩的风流韵事大做文章，使他俩最终身败名裂。于是，1961年夏天，霍法在佛罗里达主持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私人侦探、窃听专家贝尔纳·斯平内勒受命前往彼得·劳福德的海滨别墅和梦露住宅安装窃听器，弄清肯尼迪兄弟与梦露的鸳情瓜葛。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对肯尼迪兄弟不满的组织也设法对梦露的住所进行了监听。

1962年7月中旬，一位与斯平内勒有隙的侦探社雇员向彼得·劳福德透露了对他房子组织窃听的情况。至7月末，肯尼迪兄弟和彼得进一步获悉玛丽莲·梦露的卧室和住宅电话也都遭到了窃听。约翰与罗伯特立即意识到他们同梦露的暧昧关系已使自己处于一种十分窘迫的境地，对手显然已掌握了有损总统和司法部长声誉的爆炸性材料，政府面临极大的危险，必须立即采取对策予以挽救，当务之急就是彻底断绝与玛丽莲·梦露的关系。可是罗伯特·肯尼迪试图摆脱梦露的第一次尝试没有成功，玛丽莲拒绝在罗伯特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之前结束他们之间的浪漫关系。“他应当面告诉我为何要与我断绝往来，”她说，“或者在电话里告诉我，我只想知道为什么，别的我不在乎。”玛丽莲苦苦等待着罗伯特亲自向她作出解释，结果却是空等一场。万般无奈之中，她开始不停地向罗伯特办公室打电话。可罗伯特改变了私人办公室的电话号码，于是她又通过司法部总机打。电话窃听记录表明，在一个月时间里，玛丽莲共向罗伯特办公室打了8次电话，可惜都没得到回音。玛丽莲尚不死心，再往罗伯特家里打电话，结果遭到罗伯特的厉声斥责。最后，她只得求助于罗伯特的姐姐、劳福德的妻子帕特里夏。可帕特里夏也劝告她，应该迅速忘掉这件事。千万不要把罗伯特的许诺当真，同罗伯特结婚是不可能的。

玛丽莲·梦露再一次感到绝望。在被约翰·肯尼迪玩弄抛弃后，又遭罗

伯特·肯尼迪如此绝情的对待，不禁使梦露对肯尼迪兄弟产生了刻骨的仇恨。但无论如何，她总无法将罗伯特的形象从自己心目中彻底抹去，她一定要从罗伯特那儿求得一个为何要遗弃她的解释。为此，梦露通过彼得·劳福德向罗伯特发出最后通牒，如果罗伯特再不亲自向她解释结束他俩间关系的原因。她将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他们之间的暧昧私情。她暗示彼得，她有罗伯特与她谈话的录音，而且有一个记载罗伯特在调情期间所告诉她的机密材料的笔记本，如果罗伯特再无动于衷，她将毫不迟疑地把那些录音放给记者们听，并公布笔记本所记的全部秘密。

为了使处于歇斯底里状态的梦露平静下来，彼得·劳福德受罗伯特之托，作了一次又一次努力，陪她外出旅游度假，为其组织晚会聚餐，煞费苦心。8月3日（星期五）晚上，劳福德又带梦露去一家她所喜欢的餐馆与她的新闻代理人帕特·纽科姆共进晚餐。回到家后，醉醺醺的梦露极其固执地要打电话给罗伯特·肯尼迪。与他谈谈。因为她从帕特里夏那里得知，罗伯特正和家人及律师一起赶往旧金山，打算在那儿度周末。所以，梦露往罗伯特准备下榻的圣·弗朗西斯饭店挂了好几次电话。并留下了口信。但就饭店接线员所知，梦露没有从饭店得到罗伯特的回话。

事实表明，罗伯特·肯尼迪在对梦露尽情玩弄后，从其自身利益考虑，也已弃之如敝屣，恩断义绝。

### 梦露暴亡 留下未解之谜

8月8日晚上，梦露没有等到罗伯特·肯尼迪的任何回音，却收到了一个匿名电话，一位妇女恶狠狠地对她说：“你这个死不要脸的婊子！快离开博比，否则叫你自讨没趣！”并且每隔一段时间就重复一次。

经过近乎一夜的电话骚扰，梦露极度疲乏，神经高度紧张。据当时正在为梦露装修房间的诺曼·杰弗里斯回忆8月4日（星期六）早晨，他遇见梦露时，见她表情非常痛苦，就像大病了一场似的，“我想一定出了重大问题，或许她被吓破了胆，我从来未见过她这个样子。”

一天之后，即8月5日清晨4点25分，洛杉矶西区警察局值班警官杰克·克莱蒙斯就收到了一个男子的报警电话：“警察局，玛丽莲·梦露在她的住宅里身亡。”待克莱蒙斯警官急匆匆赶到梦露在贝弗里希尔斯的住宅，只见梦露的女管家穆拉里太太、心理医生格林桑、私人医生恩格尔伯格、新闻代理人纽科姆等均已在大厅里恭候，玛丽莲·梦露直挺挺地平卧在卧室的大床上，早已玉殒香消、与世长辞了。于是在这天的晨间新闻中，电台播音员宣布：“玛丽莲·梦露已经去世，可能死于安眠药过量。”

自梦露这位好莱坞红极一时的性感明星辞别人世以来，她的猝死以及肯尼迪兄弟与此事的关系，一直是人们的议论话题。随着岁月的流逝，越来越多的知情者开始打破沉默，将他们对此事的所见所闻公诸于众，因而使人们对梦露的死亡过程及死因有了一定的了解。

原来，1962年8月4日下午，也许是梦露的最后通牒起了作用，正在旧金山度假的罗伯特·肯尼迪来到了洛杉矶，与彼得·劳福德一起前往玛丽莲·梦露住处探访。根据斯平内勒那天的窃听录音可知，罗伯特与玛丽莲见面后就发生了争执，梦露追问罗伯特为什么违背诺言、不准备跟她结婚了，罗伯特则显然知道梦露房间里有窃听器，所以一边四处翻找，一边不停地说：“那

这些东西在什么地方？那些该死的东西在哪儿？……我们必须知道……这些东西对我们家族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可以作出你想要的任何安排，但我们必须找到它们。”不一会儿，劳福德也进入了梦露的房间。罗伯特因遍寻不着窃听器有点恼火，不停地喊叫着，劳福德劝他说：“静一静，静一静。”玛丽莲则大声叫嚷着要他们出去。接着，就传出了一阵沉闷的撞击声和一阵被压抑住的声音，似乎是玛丽莲被摁倒在床上……

罗伯特和彼得离开后，梦露深感烦闷，就打电话召来了心理医生格林桑。格林桑与她单独交谈了2个小时，直到觉得梦露已镇定下来才告辞。实际上梦露已陷入彻底绝望之中，不一会儿就歇斯底里大发作，边服药边发狂般地给罗伯特·肯尼迪打电话，可罗伯特就是不搭不理。大约在晚上10点多，梦露给劳福德打了最后一次电话，东拉西扯地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到午夜，穆拉里太太发觉楼上梦露的房间里依然灯火通明，可就是没有一点声息，上去一看，只见梦露躺在床上，已失去知觉，而且无法使她苏醒过来。穆拉里太太赶紧通知梦露的新闻代理人纽科姆，纽科姆大概同时将这一消息转告了彼得·劳福德。劳福德顿时就忙碌开了，首先与直升飞机公司取得联系，帮助罗伯特·肯尼迪离开这一是非之地。待罗伯特匆忙登机离去后，劳福特又迅速赶往梦露家“清扫战场”，销毁有关证据。他担心梦露濒临死亡的消息一传出，新闻记者、摄影师门蜂拥而至，很可能从梦露的日记、通讯录及遗嘱之类东西中发现她与肯尼迪兄弟暧昧关系的证据，所以必须抢先取走他所能找到的有关证据。他自己去梦露房间“收拾”一番后尚不放心，又求助于私人侦探奥塔斯，要他再派人去“扫尾”……

与此同时，大量掩盖梦露死亡真相的行动开始了。其中包括故意推迟时间把梦露死讯通知警察；在警察就梦露死亡之事进行调查时，穆拉里太太、纽科姆等深知内情的人或编排说词，或言词谨慎，或缄口不语；克莱蒙斯警官要求对梦露之死进行谋杀调查的请求遭到上级拒绝；斯平内勒拥有的关于梦露的窃听录音及其他资料被纽约检察院搜走销毁，等等。

凡此种种，足以使人怀疑，罗伯特·肯尼迪、彼得·劳福德与玛丽莲·梦露暴亡之间有某种关联。甚至有人怀疑很可能就是他俩弄死了梦露、即是说，在星朗六傍晚罗伯特、彼得离开梦露家时，梦露已被致于死地，以后的一切都是精心编撰出来的谎言。当然也有人认为、罗伯特·肯尼迪根本没必要冒极大的风险去杀死玛丽莲·梦露，梦露只是由于对生活最后失去信心而自杀。如果说罗伯特是由于害怕梦露公开她与他们兄弟俩间的肮脏关系而要除去梦露，那他又如何对付那些同样知道这些秘闻的窃听对手呢？

总之，关于玛丽莲·梦露之死，既没有正式的结论，也没有符合法律手续的证词。而今，主要的当事人都已离开人世，玛丽莲·梦露死了，约翰·肯尼迪死了，罗伯特·肯尼迪死了，彼得·劳福德也死了，留给后人的仅是一份残缺不全的有关梦露的尸检报告。

一次，一位机敏的记者设法对当年曾与梦露进行最后谈话的格休桑大夫进行了电话采访。追问在他们长达2小时的谈话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老态龙钟的格林桑依旧谨慎小心地回答说：“我不能因为开脱自己而谈论某些不该谈论的事。如果我不得已开口的话。那将是一场极其可怕的混乱。我无法向你介绍那2个小时所发生的一切，因为我根本无法和你讨论整个事件。……那将会牵涉到博比·肯尼迪。”

这番话，使笼罩在梦露死因上面的神秘色彩更加浓厚。

实际上，即使是罗伯特·肯尼迪与玛丽莲·梦露之死没有直接关联，他和他的兄长约翰·肯尼迪也是把梦露推向死亡之路的间接凶手。正是他们兄弟俩不思廉耻，追逐捕猎国色天香的梦露，始而温情脉脉，卿卿我我，山盟海誓不变心，一旦玩腻了、玩够了，或发现有损切身利益时，就弃之不顾，形同陌路。这种始乱终弃的恶劣行径使备尝人间辛酸、因严重抑郁症而病人膏肓的玛丽莲·梦露产生了无法忍受的压力，内心充满悲切和绝望，终日惶惶不安，精神几近崩溃，最后只能以一死求得永远的解脱。

## 招致灭顶之灾的水门事件

1972年2月21日，美国共和党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乘坐的“空军一号”专机徐徐降落在北京机场。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国高层领导人亲临机场迎接。当天下午，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住处会见了来访的尼克松、基辛格一行，在历时1小时的会晤中，毛泽东不无幽默地对尼克松说：“上次选举时我们投了你一票。”他还把他俩的经历作了一番有趣的对比：“两人都出身于贫苦家庭，又都成了大国的领导人，‘历史共同培育了我们。我们两人的哲学思想虽不同，但脚跟都站在地球上，都来自人民，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否来一个突破，让它不仅在今后的年月里有利于中国和美国，而且有利于全世界。”尼克松对此深表赞同，他在当晚由周恩来总理主持举行的盛大欢迎宴会上致答词时指出：“毛主席写道：‘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现在就是只争朝夕的时候了，是我们两国人民攀登那种可以缔造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界的伟大境界的高峰的时候了。”经过一系列会谈，2月27日中美两国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表示双方要加强接触，打破两国关系中存在着20余年的坚冰。使之向着全面协调和完全正常化发展。28日，尼克松在启程离开上海回国之前不无感慨地说：“这一周世界变了样。”

### 夜闯水门 风波乍起

中美关系解冻无疑是尼克松在外交方面取得的又一令人瞩目的成就，极大地提高了他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威望，他本人也因此而沾沾自喜、踌躇满志，准备在秋天的大选中蝉联总统宝座，再展鸿图，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由其密友、前政府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任主席。

至6月，竞选活动进入白热化阶段。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赞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尼克松的高达64%，而看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麦戈文的仅为30%。

尼克松仿佛已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信心倍增。为了在紧张工作之余喘口气，调节调节情绪，6月16日他乘坐专机离开华盛顿，前往南方的佛罗里达州欢度周末。

可就在他离开白宫的次日，华盛顿水门大厦内演出了一场错中错喜剧。

水门大厦是一座外部造型独特、内部装饰华丽的高级旅馆，可兼作办公室和公寓之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就设在该饭店的六楼。

6月17日深夜，几个行踪诡秘的人打开水门旅馆车库的门锁，用胶布粘住，然后躲到别处观察动静。零时45分，负责大楼守夜的黑人警卫弗兰克·威尔斯发现了卡住锁簧的胶布，以为是维修工留下的，就把胶布扯掉。然后到街对面去喝咖啡了。那几个躲在暗处的人出来一看，发现门又锁上了，非常吃惊，赶紧又把门锁打开，进入旅馆，直上六楼……1点50分。威尔斯喝完咖啡回来。发现车库的门锁又被人打开粘上了，颇感蹊跷，赶紧向警察局报案。警方接到报告后，立即出动大批警力将水门大楼团团围住，然后进行逐层搜查，在六楼抓获了5个截橡皮手套的行迹可疑分子，没收了他们随身所带的高级相机、电子窃听设备和数千美元的现钞。

6月18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相继对此事作了报道。

尼克松总统是 18 日上午在佛罗里达州比斯坎岛别墅浏览当天出版的《迈阿密先驱报》时才获知这一事件的。该报以《企图窃听民主党总部，几个迈阿密人在哥伦比亚特区被拘留》为题报道说：17 日，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所在的华盛顿水门大厦，5 位自称是“管道工”但身带电话窃听器、间谍摄影机的可疑分子被警察抓获。5 个人中，有 1 个是离职的前中央情报局雇员，有 4 个来自迈阿密，其中 3 人原籍古巴，云云。

尼克松看了报道后，只觉得此事听起来过于荒唐，戴着医用橡皮手套的古巴人居然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安装窃听器，真有些不可思议，当时他最为关心的是如何在大选中获胜，所以根本没把此事放在心上。

谁知，事态的发展大大出乎尼克松所料之外。

6 月 19 日，报纸进一步披露说，被捕的那位前中央情报局雇员名叫詹姆斯·麦科德，是尼克松“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中负责保卫房屋、文件和人员事务的安全顾问，而且从他身上搜出了面额均为 100 美元的 1300 元现金，暗示麦科德的行为与尼克松“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有某种牵连。

6 月 20 日，亲民主党的《华盛顿邮报》在头版再次刊出大字标题：白宫顾问与窃听人物有关联，内称：在水门大厦民主党总部被捕的 5 人中，有 2 人随身携带的通讯录中出现了霍华德·亨特的名字。亨特是前中央情报局情报员，1972 年 3 月 29 日以前一直在白宫任职，是尼克松核心顾问查克·科尔森的参议。《华盛顿邮报》登载该消息，其目的已显而易见，不啻是告诉人们：水门事件不仅与“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有牵连，而且与白宫顾问班子、与尼克松总统也有某种若明若暗的关系。

于是，原属一般刑事案的水门事件在不知不觉中被推上了政治舞台。

### 政敌发难 舍车保帅

本来，在美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中，明枪暗箭，尔虞我诈，什么手段都可使用，区区窃听根本算不上一回事。为了自身利益，不仅民主、共和两党之间常常相互窃听机密，就是一党内部不同派别之间也经常靠窃听获取情报。可以说，自窃听器发明以来，政治窃听事件就相伴而生了。因此，水门事件刚曝光，就有窃听专家指出：这种做法“在过去历届选举中并不少见”，不足为奇。

但这一次却不同，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在竞选活动中正处于劣势的民主党人对水门事件格外重视，他们虽不指望该事件能挽狂澜于既倒，但无论如何希望能以此给共和党人设置重重障碍。所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奥布赖恩在水门案发后立即发表声明，指责这次窃听未遂事件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政治间谍活动”，要求联邦调查局对该事件进行追查。紧接着，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对尼克松“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提出诉讼，控告它侵犯私人秘密，违反民权，要求赔偿 100 万美元损失。真实意图则是企图通过起诉把共和党推上法庭，使其在竞选的关键时期面对法院的查讯疲于奔命，而无法集中力量应付民主党的攻势。

民主党人虎视眈眈，准备利用水门事件向共和党人发难。尼克松深知个中利害，赶紧同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里曼等幕僚亲信进行磋商，研究应对措施。经过反复推敲，最后决定把水门事件的责任全部推到古巴流亡者身上。这样做有两点好处：首先，在被捕的 5 名水门窃贼中刚好有 3 个都是古巴人，

他们在 60 年代初都参加过肯尼迪总统暗中支持的阴谋推翻长斯特罗的猪湾入侵行动，所以对竭力主张与卡斯特罗重修旧好的民主党现总统候选人麦戈文深为不满，试图从民主党总部窃得机密以狠狠打击其嚣张气焰。这样的解释可以说是合情合理，无懈可击，其次，既然古巴人做了水门事件的替罪羊，无形中也消除了人们对“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怀疑，而且尚可反戈一击，指斥麦戈文的外交思想。为确保这出移花接木的妙计成功，尼克松还准备打电话给好友雷博佐，叫他把迈阿密反麦戈文古巴流亡者鼓动起来，为他们被捕的同胞募集保释金，并通过新闻媒介，大造声势，使民主党人弄巧成拙。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可就在这时候，霍尔德曼却悄然告诉尼克松，水门事件的筹划者是“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财务委员会顾问戈登·利迪。尼克松没料到果然有“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成员直接卷入其内，气得七窍生烟，连骂笨蛋。可冷静一想，觉得事已至此，骂也无益，唯一可做的就是设法弥补。于是他暗示脾气古怪却很可靠的利迪“顾全大局”，把所有的罪责全都揽到自己头上，以此保护“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主席米切尔。

待一切安排停当，6月22日，尼克松便公开声明，“白宫人员没有参与水门所发生的任何活动”，他充分相信18日米切尔所说对水门窃听事件一无所知的声明。

除此之外，他还利用总统的权力授意中央情报局阻挠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活动。一天，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及其副手弗农·沃尔特斯将军受邀到白宫作客，霍尔德曼对他俩说，民主党总部的闯入条件使总统感到为难，总统希望沃尔特斯向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格雷建议，拘留5名闯入者就“足够了”，没有必要再作任何进一步的调查。但沃尔特斯并没有奉命行事，相反却警告格雷要提防总统助手们居心叵测的说项。

屋漏偏遭连夜雨。水门事件发生后不久，爱使性子骄纵成性的米切尔夫人就开始莫名其妙地向新闻界打电话说：“我不能容忍这一切卑鄙事情”，并向丈夫发出最后通牒，要他立即摆脱政治活动。可米切尔对她的最后通牒并没作出积极的反应，米切尔夫人恼羞成怒，就不顾一切地公开宣布，她手头有一本小册子，详细记载着水门窃听偷盗计划的行动步骤，如米切尔再不就范，她就要公布其中内容以及她本人所了解的全部细节。米切尔夫人的举动引起了人们对米切尔及其主管的“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种种猜疑。米切尔一下成了舆论的焦点，似乎他就是水门事件的策划者和罪魁祸首。在舆论的压力下，7月1日尼克松只得让米切尔辞去“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 诉诸法庭 逆境取胜

民主党一口咬定水门事件是一桩颇有来历的政治丑闻，而共和党不仅矢口否认，反而谴责对手无中生有，故意制造政治事端。在吵吵嚷嚷中，华盛顿地区法院决定受理水门盗窃案，并立即开庭审理。共和党惟恐在庭审中不慎露出马脚影响大选，故而要求法院将开庭时间延迟到11月份大选投票之后，遭到拒绝。

8月11日，华盛顿地区法院首次开庭，指控6月17日深夜水门大厦的5位被捕者犯有盗窃罪。

这一裁决未遂民主党人的心愿，他们根据自己调查的结果指出，水门盗



窃案实际是一起政治阴谋活动案，其嫌疑犯至少有 13 位共和党人，其中不仅有白宫雇员霍华德·亨特这样的马前小卒，而且包括了“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及其下属专门委员会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如“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筹款委员会主席莫里思·斯坦、财政委员会主席休·斯隆和财务顾问戈登·利迪等。

9 月 15 日，联邦大陪审团向华盛顿地区法院提起公诉，指控在水门大厦被捕的 5 人及霍华德·亨特、戈登·利迪犯有同谋潜入民主党总部的罪行。但被指控的 7 人在法庭上均守口如瓶，滴水不漏，只有水门窃听盗窃小组的第 8 位成员，前中央情报局特工艾尔弗雷德·鲍德温为逃脱法律制裁，开始吐露秘密，告发他人。6 月 17 日深夜麦科德等 5 人潜入水门大楼时，鲍德温就在街对面汽车旅馆房间的阳台上上望放哨。

10 月 4 日，《洛杉矶时报》首先登载了鲍德温的供词，说米切尔主持的竞选班子的工作人员参与了水门窃听事件。10 月 10 日，《华盛顿邮报》又耸人听闻地报道说，水门窃案是“在白宫官员和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指挥下进行的……大规模政治侦察和破坏活动”的一部分。对此，白宫和“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迅即作出反应。总统新闻秘书齐格勒称这是“最荒谬的新闻报道”，米切尔的继任者克拉克·麦格雷戈则认为这篇报道“恶意可鄙”，是“集荒谬之大成”的“一堆毫无意义的谎话”。

尽管民主党及亲民主党的舆论工具竭力想把水门事件与共和党政府挂上钩，但由于尼克松第一任期的政绩口碑甚好，所以一般民众都把报刊上揭发尼克松的报道只看作是别有用心政治宣传，而没有予以认真的注意。于是在 11 月 7 日的大选中，尼克松依然获得了 60.7% 的选民票，以绝对的优势再次当选总统，水门事件终于没酿成大祸，真是大快人心事。不过，12 月 8 日的一件意外事故，差点使这颗巧妙掩盖着的“炸弹”引爆。原来，那天下午 2 点 27 分，美国航空公司的 553 次班机在芝加哥米德韦机场距离跑道 1 英里半的地方坠毁，机上 45 名乘客中有 30 人遇难身亡。死者中恰好有霍华德·亨特太太，事故调查人员在她的手提包里发现了 1 万美元现款。她的家人说，她携带这笔现款是准备去买下一家假日旅馆的营业权的。这一情况使调查当局感到迷惑不解，因为亨特家手头一直很拮据，亨特本人曾经想买下华盛顿一家广告公司的合伙权，却始终未能凑足所需的 2000 美元现款，现在突然又在他妻子身上发现了这么一笔不小的钞票，而且全是 100 元一张的，正好和从麦科德身上搜出的一模一样，莫非这笔钱也来自同一地方？好在当时人们没把这当成回事予以深究，使得尼克松等人虚惊了一场。

1973 年 1 月 20 日，尼克松第二次就任总统，满怀信心地宣布：“我们正站在世界和平的新纪元的门槛上。”一周后，基辛格与北越代表在法国巴黎正式签署停战协议，从而结束了美国历史上拖延时间最长、最不得人心的越南战争。美国人民为此普天同庆，他们热诚地期待着尼克松所许诺的“和平新纪元”的到来。但是，美国人还来不及享受一下和平的欢乐，一个新危机又产生了，那就是水门丑闻的大曝光。

四面攻伐 防线崩溃尼克松连任后错误估计了形势，虽然觉得水门事件尚未彻底了结，但总以为连大选这样的“百慕大三角区”都闯过来了，此后再无风险可言，完全可以驾驶着自己的航船乘风破浪，一往无前了。为了确保新政府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办事，他就职后所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改组内阁，大批撤换联邦政府各部门的高级官员，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到一些最重要的岗

位上，从而打破了各种势力人员分派的均衡，破坏了官僚阶层长期合作建立起来的联盟，触犯了某些权势集团的利益。引起了整个官僚机构和权势集团的强烈不满。善于窥察方向的民主党人面对这天赐良机，从总统大选失败的阴影中走出，联合东部财团和受害的权势集团，利用水门事件与尼克松“秋后算总帐”，准备给他在政治上以致命的打击。1973年2月5日，参议院投票决定，联邦预算局长的任命必须经国会认可方有效，而从前只需总统签署委任状就可以了。尼克松怒不可遏，奋起反击，利用宪法赋予总统的特权，扣留了国会已经拨出的经费开支3.5%，民主党议员乘机要求国会对尼克松竞选活动，尤其是水门闯入事件进行全面调查。2月7日，参议院以70票对0票一致同意成立一个7人特别委员会，对水门事件及1972年竞选总统的情况进行长期的调查，主席为北卡罗来纳州民主党参议员萨姆·欧文。

与此同时，华盛顿大陪审团继续就水门盗窃举行听证会，纽约大陪审团也在调查竞选总统期间的经费开支问题，联邦证券管理委员会不甘落后，插手了解政治赠款情况，新闻界更是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穷追不舍，到处采访，几乎每天都有新的、令人震惊的内幕消息见诸报端。

四面楚歌，多方受压，尼克松的处境着实不妙。为了应付来自各方面的纠缠，他授权白宫法律顾问、国内事务助理约翰·迪安全权处理有关水门事件的事务。迪安受命于危难之际，充分施展其聪明才智，为尼克松排忧解难。他既要亲自到法庭作证，又要对其他传讯者进行法律指导，提醒所有与白宫有关的人保持警惕，还要密切关注联邦大陪审团和联邦调查局调查侦讯的进展情况，以便及时采取对策，可谓披肝沥胆，费尽心机。

即便如此，尼克松觉得尚不安全，为保万无一失，他决定正式任命格雷为联邦调查局局长，让他利用职务之便，在追查水门事件的过程中继续巧加掩护。

2月28日，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开始就尼克松任命格雷为联邦调查局局长一事举行听证会。不知是什么原因，格雷在听证会上大失常态，应对不当，乱中出错。他透露，司法部长理查德·克兰丁斯特曾告诫他不要与他人谈论水门丑闻。最糟的是，格雷交代说，在中央情报局调查水门事件的过程中，白宫法律顾问迪安“可能”作了伪证。司法委员会中的民主党议员料定其中必有隐情，就坚持以迪安到场作证为批准对格雷任命的先决条件。

3月23日，在华盛顿地区法院按计划准备对“水门事件”作出判决前不久，水门大厦5位窃贼之一麦科德托人将一封信交给了约翰·赛里卡法官。麦科德在信中交代说，以前他之所以缄口不语是有人对他施加了压力，交换条件是答应事后可予宽赦。赛里卡法官当堂宣读了这封信，并将麦科德具保释放，亨特、利迪等其余6名被告则分别被判处20至40年监禁不等。

3月26日，麦科德又秘密会见了参议院特别调查委员会法律顾问塞缪尔·达什，揭露白宫法律顾问迪安和“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副主席马格鲁德事先都知道水门窃听计划。28日，在参议院特别调查委员会的一次秘密会议上，麦科德进一步指出，米切尔事先批准过水门窃听计划，她是这一事件的“总后台”。

这样，9个月来尼克松等人精心构筑的防线迅速崩溃，白宫与水门事件毫无牵连的谎言终告破产。

在这种危急的情势下，4月5日尼克松总统撤销了对格雷的任命，以免使迪安处于难堪的境地。可是，4月15日，司法部长克兰丁斯特垂头丧气地

告诉尼克松，迪安已经向联邦检察官承认了参与掩盖水门事件真相，阻挠司法调查的事实，而且坦白说总统国内问题顾问埃利希曼曾在水门事件后不久要他将亨特保险柜中的有关材料藏匿起来，并设法把亨特送往国外避难。此外，迪安还检举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知道白宫把退还给竞选委员会的25万美元用来贿赂被告一事。对迪安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尼克松深恶痛绝，立即宣布解除其白宫律师职务。

由于迪安的供词，尼克松的两员心腹大将霍尔德曼、埃利希曼被卷进了水门事件。为此两人心慌意乱，寝食不安，手足无措。尼克松也给搞得焦头烂额，走投无路，急忙召来新闻秘书齐格勒、演讲稿起草人布埃库和好友罗斯律师，企望他们3人能献出锦囊妙计，使他再次安度难关。经过几小时的讨论，3人均认为以解除两人职务为上策。尼克松好生为难，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也恳请总统慎重考虑，指出他俩辞职事小，关键的是他们去职后总统将暴露在直接被攻击的地位，最终可能遭到国会的弹劾。尼克松左思右想，找不到万全之策，最后只能忍痛解除霍尔德曼、埃利希曼的职务。

4月30日，尼克松第一次就水门事件发表电视公开讲话，不无伤感地宣布他在白宫最亲密的同事霍尔德曼、埃利希曼以及迪安、克兰丁斯特已经辞职，他已任命理查森继任司法部长，授权他任命水门案件的特别检察官，并且指天发誓，对正在被揭露的这件丑闻的内情，他和公众一样都是被蒙在鼓里，最后他悲咽着恳求民众：“请为我祈祷，为我所做的每一件事祈祷。”

尼克松满心希望，经过这样一个无罪的表白，加上以霍尔德曼、埃利希曼等人的离职为标志的清洗，以及积极地吸收一批新人加入政府、他将能说服人们相信，水门事件的调查应该很快宣告结束了，公众应对国会和新闻界施加压力，要他们把注意力转到其他方面去。可惜这只是尼克松个人的一厢情愿而已，公众已从以往几个月的态势发展中得出结论：白宫是撒谎的行家里手，所以对尼克松的言行大都嗤之以鼻。

## 电视听证 录音风波

5月初，美国《新闻周刊》登载了迪安交代的又一重要材料。迪安指出：尼克松至少两次对他说他知道水门事件；另外，去年9月他被召至总统办公室，尼克松带着赞许的目光对他说：“干得好，霍尔德曼告诉我，说你做了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这说明尼克松从一开始就亲自参与了掩盖水门丑闻的勾当，仅此一点就已构成了犯罪。所以事隔不久，在民主党举行的一个筹集竞选基金的午餐会上，衣阿华州参议员理查德·克拉克率先提出。应对尼克松总统进行弹劾，立即获得朝野的热烈响应。

5月17日，参议院特别调查委员会就水门事件开始举行电视公开听证会。简直就像真人真事的电视连续剧，在千百万美国人面前把这宗丑闻的内幕一桩桩、一件件全都抖露了出来。

5月25日，“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副主席马格鲁德承认有罪，并表示愿作为起诉方的证人出场作证。6月15日，马格鲁德果然出现在电视画面上，滔滔不绝地讲了5个小时，详细介绍了他和埃利希曼、霍尔德曼、米切尔、迪安等人如何筹集经费策划水门窃听活动，东窗事发后又如何提供伪证、以金钱收买被起诉的窃听犯、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合谋掩盖这一丑闻等等。

6月17日至23日，由于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电视听证会

暂停。6月25日恢复举行，并用一周的时间专门听取前白宫法律顾问迪安的证词。迪安对尼克松为了自己的利益置他人于不顾的做法恨之入骨，所以把自己所知有关水门事件的情况和盘托出，并指责尼克松下应该一而再、再而三地否认自己曾经参与掩饰水门事件的密谋，认为尼克松是在自欺欺人，结果必将祸国殃民。最后，迪安还揭露尼克松曾打算募集100万美元来封住水门案件各位被告的嘴。迪安的证词使全美举国上下大吃一惊。

7月16日，水门事件的局外人，霍尔德曼的前助手巴特菲尔德向参议院调查委员会检举说，从1971年以来在总统办公室进行过的谈话和来往电话都自动录了音。尼克松原以为白宫装有录音系统是一个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机密，现在竟然也被泄露了，差一点气昏了头。

参议院特别调查委员会和司法部水门事件特别检察官认定白宫的那些录音带肯定能为水门事件的调查提供重要证据，所以都向白宫发出了传票，索取录音带。但尼克松声明拒不接受传票，参议员们也紧追不放，双方围绕着录音带问题进行较量。

不久，华盛顿地区法院作出裁决，认为处理水门事件的特别检察官有权向白宫索取9盘录音带。这一裁决不仅意味着水门事件中的关键证据有可能被发现，而且意味着以此为开端特别检察官可以继续查阅、索取白宫的任何档案文件，这一点无论如何不能全盘接受，所以尼克松让新任白宫办公厅主任黑格与特别检察官考克斯商量能否作些变通，与肯尼迪家族渊源颇深的考克斯一口回绝。尼克松无路可走，只能考虑免除考克斯的职务。10月20日，黑格打电话给司法部长理查森，要他将考克斯就地免职。理查森和司法部第二号人物威廉·拉克尔肖斯不畏权势，表示宁可辞职，也不能照此办理。最后，司法部第三把手、副总检察长罗伯特·博克秉承总统意旨，宣布水门事件特别检察官的办公室予以撤销，其工作交回司法部。

总统采用高压手段将考克斯解职，此举激起了民众的公愤，舆论界更是一片责难声。全国广播公司著名评论员约翰·钱塞勒指出：“今晚是我国处于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宪法危机之中。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事件，连我国整个历史上发生过的最严重的事件都不能望其项背。”有的新闻报道干脆称之为“长刀之夜”、“星期六夜晚大屠杀”。

考克斯被解职后，尼克松打算由司法部工作人员单独从事水门事件的调查工作。但国会毫不妥协，坚持再设一个特别检察官。无奈，1973年11月1日，尼克松只得宣布任命曾任美国律师协会会长的民主党人贾瓦斯基为特别检察官，同时任命俄亥俄州参议员萨克斯比为新的司法部长。

贾瓦斯基走马上任后，继续签发传票索取白宫的录音带和文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得到了一部分，但白宫拒绝交出其余部分。

11月15日，黑格神色慌张地告诉尼克松，传票索取的一盘录音带的内容是去年6月20日总统本人同霍尔德曼的谈话，其中出现了18分钟半的空白，他们曾想用电子设备加以复原，结果没做到，这可能会带来麻烦。果不其然，华盛顿地区法院法官赛里卡和司法部特别检察官贾瓦斯基获知这一情况后，马上指定专家小组进行研究。1974年1月，专家们在结论报告中指出，录音带上的嗡嗡声是“洗去和重录至少在5个分开和相连的部分时留下的，这个录音机录的每一部分一开一关都与用手按按钮有关”。即是说，录音带上的那些空白是白宫为了掩盖真相故意洗去的，从而也证实了尼克松一开始就是水门事件的知情人，而并不像他自己所再三表白的：他是无辜的，对水

门窃听毫不知情。

令尼克松无地自容的远远不止于此。从 1973 年底到 1974 年 2 月，随着调查的逐步深入，尼克松的阴暗面开始彻底暴露在公众面前。报刊杂志、电台电视台不断披露：尼克松曾动用 100 万美元竞选经费在加利福尼亚购置私人产业，在缴纳所得税问题上也有不正当行为，还以“加强保卫措施”为名花费 1700 万美元巨资修缮自己在加州圣克利门蒂和佛罗里达州比斯坎岛的两处住宅……不管这些报道是真是假，或真假掺半，反正是进一步丑化了尼克松的形象，使之成为众矢之的。

## 面临弹劾 告别白宫

墙倒众人推。1974 年 11 月恰逢中期选举，全体众议员和三分之一的参议员需改选。一大批有望入选国会的共和党人觉得尼克松留任总统对他们的前途十分有害，应该及早摆脱这一累赘。于是，以往一贯支持尼克松的共和党保守派参议员詹姆斯·巴克利率先站出来要求尼克松辞职。他向记者发表谈话指出，他对参议院审讯的结果感到忧心忡忡，“议院将会变成 20 世纪的罗马斗兽场，表演者会全被扔去喂电狮子。”

参议院特别调查委员会和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为确定弹劾是否可行，签发一系列传票，向尼克松索取 500 卷录音带和几十份文件。特别检察官贾夫斯基为收集起诉所需罪证，也要白宫交出 700 多份文件和 40 多盘录音带。准备弹劾的听证会加速进行，美国报刊舆论的主流和大多数国会议员的意向已昭然若揭。一时乌云密布，雷声隆隆，眼看着一场暴风雨即将劈头盖脸而来。

处于内外交困中的尼克松就像汪洋大海里在风波浪尖上打转的一只小船，尽管时有船覆人亡之虞，但他还存有一丝侥幸心理，想竭力获得民众的谅解，摆脱狼狈不堪的处境。为此，他在 1974 年 4 月 30 日把提供给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部分谈话录音内容编辑成文本出版，试图以此证明他确实没有参与掩饰水门事件的密谋。可结果适得其反，人们看了这本书后普遍认为，这些录音稿恰恰证明总统对于用钱去堵住水门窃贼的嘴一事是持首肯态度的。真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徒贻人以笑柄。

1974 年 5 月 5 日，特别检察官贾夫斯基与白宫办公厅主任黑格会晤，透露水门事件大陪审团已经把尼克松总统定为未被起诉的同谋犯。

6 月 21 日，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把所有控告尼克松的罪名，所有应该听取的证据，听取完毕，所录证词长达 7000 页。

7 月 24 日，联邦最高法院以 8 票对 0 票一致通过裁决：总统不得借口“行政特权”扣留刑事诉讼中的证据，他必须接受特别检察官的传票，交出 64 卷以前未发表的白宫录音带。

7 月 27 日，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就是否应对阻碍水门案法律调查的总统进行弹劾问题表决，结果以 27 票对 11 票通过。7 月 29 日，再次投票，结果以 28 票对 10 票同意按弹劾条款中的第二款：滥用职权和违背总统宣誓的誓言，对尼克松进行弹劾。7 月 30 日，该委员会又以 21 票对 17 票同意按弹劾条款中的第三款，控告尼克松抗拒委员会传调录音带和文件，蔑视国会。然后司法委员会宣布休会，下一步将由全体众议员就上述弹劾条款逐项进行表决，公开辩论预定于 8 月 19 日举行。

至此，尼克松已彻底绝望，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主动辞职或者

被弹劾，舍此之外别无它路。如果顽抗到底，结局必然是惨遭弹劾，那样不仅要在参议院接受至少6个月的审讯，最后也不免一败涂地，而且要被量刑定罪，从高高在上的总统沦落为万人唾骂的阶下囚，其间的屈辱滋味何以堪当？思前想后，尼克松决定主动辞职。

于是，8月8日晚上9点，尼克松在他的椭圆形办公室通过电视广播向全国宣布：“没有打完仗就下战场，对我而言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不过如果我决定继续打下去，国会对我既然缺乏支持，那就会使国家大事发生瘫痪……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我在国会里已经没有足够强有力的政治基础来继续进行这种努力……因此，我将辞去总统职位，明天中午生效。”在历时15分钟的讲话中，尼克松只字不提即将临头的弹劾，对于指控他的各种罪名也是一概否认，只是说：“如果我的某些判断是错误的——有些的确是错误的——那也是我在当时认为最符合国家利益的情况下作出的。”

8月9日临近中午，尼克松亲笔签名的辞呈正式获得批准。而此时，尼克松借夫人已乘坐在“空军一号”专机上向加利福尼亚圣克利门蒂的老家飞去，凄然结束了他为时2027天的总统生涯，成为一介平民。真可谓“流水落花归去也，天上人间”、“回首恨依依，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9月8日，尼克松辞职刚届1个月，继任总统福特就出人意外地宣布：“完全、彻底、无条件地赦免前总统在任期内的所有过失。”此举虽然使尼克松免于遭受刑事起诉和审判，但他内心还是倍感痛苦。在接受赦免的声明中，他说：“回首往昔，细思那些至今依然萦回心头、令人迷惘的错综复杂的事件、决定、压力和形形色色的人物，我清楚地看到，当初我未能当机立断地、开诚布公地处理水门事件；特别是当它已发展到通过司法程序的地步，已由一件政治丑闻变为涉及整个国家的悲剧的时候。我没有能那样做。这真是我的错误。我在水门事件上的错误，给我所热爱的祖国和我所崇敬的总统工作带来了极大的苦难。……它给我带来的痛苦和遗憾是难于用笔墨形容的……这一点教训自今而后我没齿难忘。”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尼克松已悔之晚矣！

## “伊朗门”背后的交易

1986年10月27日，两位身份不明的伊朗人悄然来到位于黎巴嫩贝鲁特西区的《船桅》周刊编辑部，声称有要事面见主编哈桑·萨卜利。原来，这两位求见者是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的指定接班人，鹰派首脑蒙塔泽里的手下喽罗，此行的目的是想求助于萨卜利这位蒙塔泽里的密友，对拉夫桑贾尼等伊朗温和派领导人实施打击。一番寒暄之后，这两位伊朗人就向萨卜利低声透露了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法兰秘访德黑兰的详情。早已对美伊幕后交易有所耳闻的萨卜利一边侧耳倾听，一边若有所思。毫无疑问，麦克法兰伊朗之行是一条极有价值的爆炸性新闻，对此进行披露报道将使自己和自己的刊物声名大振，但也将由此得罪伊朗温和派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遭致杀身之祸。经过再三权衡，萨卜利决定以谈话的形式登载这一消息，而不作为头条新闻处理。于是，1986年11月4日，正值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被占领、使馆人员被扣作人质事件7周年，《船桅》周刊公布了一条令世界震惊的内幕新闻：长时期来美国一直在向伊朗运送武器装备和弹药等，为此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法兰曾于1986年5月专程秘访德黑兰。

### 《船桅》点迷津 伊朗透详情

消息传出，引起强烈反响。但人们对《船桅》这样一个没甚名气的杂志首先刊登如此重大的新闻，总觉得难以置信。

正在人们将信将疑之际，当天晚上，伊朗议长拉夫桑贾尼在德黑兰学生庆祝占领美国使馆7周年的集会上，戏剧性地宣布：《船桅》杂志所载消息完全属实。1986年5月28日，麦克法兰带着4名助手，持伪造的爱尔兰护照，装扮成机组人员，乘一架向伊朗运送武器的飞机抵达德黑兰国际机场。他们带来了美国总统里根给伊朗领导人的信件和礼物。所谓信，就是一本由里根亲笔签名的《圣经》。在签了名的那一页上，有这样一句话：“各种不同宗教的信徒要和睦相处。”至于礼物则是象征性的，就是一把“科特”式自动手枪和一块做成钥匙形状的蛋糕。手枪意味着美国可以向伊朗提供武器，蛋糕则是“打开伊美关系的钥匙”。麦克法兰一下飞机就谋求与伊朗高层领导进行接触谈判，希望通过伊朗的斡旋使美国在黎巴嫩的人质早日获释，并以此改善美伊关系。但是，“伊朗没有上当”，“我们告诉他们，不接受这批礼物。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谈的。”5天之后，麦克法兰等人即被驱逐出境。

拉夫桑贾尼的一番话，使《船桅》周刊所载美伊幕后交易的消息进一步明朗化，在西方世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中东、欧洲各国的宣传媒介对此都作了报道。在美国，新闻记者更是四出活动，打探内情，进行追踪采访，以致麦克法兰出现在哪儿，新闻记者就尾随到哪儿，并每每问他，他和他的伙伴是否是假扮机组人员、使用爱尔兰护照进入伊朗的？麦克法兰傲然回答：“我们正式代表美国政府前往伊朗，当然使用美国护照。”言词铿锵，仿佛是为国效劳的壮举似的。

其实，他们的所作所为仅是美国政府黔驴技穷后不得已而为之的下下之策，并非是什么值得骄傲的高明之举。

## 以色列牵线 美伊作交易

战后，美国为维护其在海湾地区的战略利益，一贯奉行“两个支柱”的政策，即通过武装支持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使它们成为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卫兵”。可惜，1979年2月霍梅尼回伊朗领导推翻了亲美的巴列维国王，开始奉行“既不要西方也不要东方”的政策，并将美国视为“头号大魔鬼”，极大地削弱了美国在波斯湾的影响力。是年底，卡特政府允准巴列维避居美国，同时拒绝了霍梅尼冻结巴列维在美财产并将其引渡回国的要求。从此，两国处于敌对僵持状态。1980年4月，卡特进一步宣布与伊朗断交，冻结伊朗在美一切资产，将伊朗列入支持恐怖活动国家黑名单，禁止向伊朗提供武器，并要求其西方盟国支持这一“不屈行动计划”。1981年里根上台执政后，继续对伊朗实行强硬政策，1984年还与伊朗的死对头伊拉克恢复了外交关系。但经过数年的实践，里根及其亲信们不得不承认，孤立、遏制伊朗的政策并无多少实效，只能使之越走越远。而且，美国政府发现，要使自1984年3月至1985年上半年在黎巴嫩被绑架的6名美国人质顺利获释，必须与伊朗打交道，因为真正控制黎巴嫩绑架者组织的就是伊朗伊斯兰解放运动组织。所以无论是队长远的战略利益考虑，还是为现时棘手的人质问题着想，里根政府都必须放弃对抗。转而采取与伊朗接触对话的政策。

而伊朗自1980年与伊拉克开战以来，旷日持久的战争已使其军备储存出现危机，特别是巴列维原先向美国购买的先进武器装备如飞机、导弹等损失严重、零部件奇缺，难以补充，结果使伊朗在两伊战争中大吃其亏。为扭转不利局面，伊朗也亟需与美国打通关节，进行武器交易。此外，如果伊朗再顽固坚持与伊拉克血战到底的政策，只能使苏、美、法诸大国及中东阿拉伯国家更加同情伊拉克，而使伊朗在国际上更趋孤立，国内以拉夫桑贾尼为首的温和派和以蒙塔泽里为首的强硬派之间的争斗也将随之升级。因此，为改变伊朗的国际处境、安抚国内温和派势力，霍梅尼也不得不考虑与美国改善关系。

于是，1985年7月底，年迈体弱、重病缠身的霍梅尼在家中召见了奉命回国述职的驻南北美、西欧部分大使，意味深长地指示说：“为了争取国际上的支持和伊朗的国家利益，如果大撒旦（指美国——作者注）表示愿意改变它对伊朗的不友好政策，同美国进行接触也未尝不可嘛！”8月初，美国从贝鲁特和海牙国际法庭两条渠道分别获悉：伊朗政府内部至少有一个派别对同美国恢复接触感兴趣，急切希望与美国进行谈判。

8月6日，里根总统立即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法兰、国务卿舒尔茨、国防部长温伯格、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白宫办公厅主任里甘召至白宫二楼长方形主厅进行紧急磋商。里根和凯西主张，美国应抓住这稍纵即逝的良机，与伊朗进行接触谈判，这样既能为人质获释带来希望，又可为影响霍梅尼之后的伊朗政局、恢复美国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创造条件，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而舒尔茨和温伯格认为，对这类重大而又微妙的事情切不可鲁莽草率，应仔细推敲研究，否则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后果不堪设想。但他俩的意见并没使里根放弃努力，他还是私下里口头授权麦克法兰去执行与伊朗进行接触的计划，并于年底补签了一个“总统决定”。

麦克法兰领受这一重任后，首先将自己的助手波因德克斯特海军中将、诺思中校以及乔治城大学战略研究中心伊朗问题专家里甸等罗致幕下，组成



了一个秘密工作班子。然后，通过中间人试探伊朗宗教领袖能否施展其影响，使黎巴嫩恐怖主义组织释放被绑架的美国人质。得到的答复是含糊其辞的，但伊朗人同时暗示，他们希望能从美国获得巴列维时代所购买的战斗机等武器的零部件。这一要求使华盛顿陷入难堪的境地，因为当初就是美国倡议对伊朗实行武器禁运的，现在却由美国首先破坏这一规定，那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一旦暴露，美国何以向西方盟国交代。正当华盛顿方面感到左右为难、举棋不定之际，它在中东的战略伙伴以色列设法为它解了围。以色列外交部办公厅主任戴维·金奇建议西蒙·佩雷斯总理，以色列应急美国之所急，向美国承诺它可以通过以色列同伊朗接触。因为以色列长期来一直是伊朗所需武器装备的主要提供者，关系特殊；此外，以色列情报机关“摩萨德”特工人员雅考伯·宁洛蒂长期在德黑兰潜伏活动，现在已是拥有百万家财的军火商，与伊朗官方高层往来密切。凭借这两个有利条件，以色列可以为美伊接触穿针引线、牵线搭桥。佩雷斯对此建议予以首肯，金奇随即赶赴华盛顿与麦克法兰交换看法，麦克法兰同意先通过宁洛蒂探听伊朗官方的口风。

经过一番周折，以色列从其内线处获知：伊朗总理穆萨维答应，如果美国能将一飞机的军火运送至伊朗，伊朗将在 24 小时之内设法使 1 名美国人质获释。

金奇立即将伊朗的上述意向转达给了美方，麦克法兰同意照此办理。

不久，由以色列飞行员驾驶的一架 DC—8 型运输机，即满载着“陶”式反坦克导弹、飞机零部件和弹药飞抵德黑兰。但是，第二天却未见 1 名美国人质获释。

美、以又耐心等了几天，仍无结果，只得让宁洛蒂直接询问穆萨维总理，为何言而无信？穆萨维回答说，话可不能这么讲，在机场接走那批军火的是激进的伊朗革命卫队，而非伊朗政府；况且，人质并不由伊朗政府直接控制，当然不可能如愿获释。但如果再提供一飞机军火给伊朗，他愿意再试一下。宁洛蒂以伊朗未能履行运送 1 次军火释放 1 名人质为由予以拒绝。穆萨维赶紧表示，伊朗将送一张 1000 万美元的支票给以色列，作为第一批军火的费用。

1985 年 9 月 14 日，又一架 DC—8 型运输机满载 400 余枚“陶”式反坦克导弹，降落在伊朗大不里士机场。当天，被绑架了 16 个月的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牧师本杰明·韦尔首先获释。

尽管为换取 1 名人质，美国付出了较大代价，也颇费了一番周折，但里根总统还是为此而高兴，马上打电话给佩雷斯，对以色列所给予的合作表示衷心感谢。

随后，美国通过以色列第 3 次将价值 1000 万至 1500 万美元的武器装备运到了伊朗。但这一次同第 1 次一样，又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没有人质获释。美国对伊朗再次耍弄手腕深为不满，在最后一分钟取消了飞机第 4 次起飞的命令。

是年 12 月 4 日，因与白宫办公厅主任里甘意见不合，麦克法兰辞去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职务，由波因德克斯特接替。差不多同一时期，金奇、宁洛蒂也在官场权力之争中失宠，被撵出舞台，由以色列总统的恐怖主义问题顾问阿米兰·尼尔取代。另外，美国最高领导层内部在是否继续同伊朗打交道这一问题上的矛盾分歧再度激化，使得美伊间的接触不得不暂告中断。直至 1986 年 1 月中旬，里根总统才断然决定恢复同伊朗的武器交易。

于是，1986年2月，一艘满载导弹及飞机零部件的货轮又从以色列埃拉特港出发，经红海、阿拉伯海到达伊朗的阿巴斯港。可惜这批“货”送到后，仍未见人质获释。里根总统不禁暗暗着急，为迅速打开局面，他决定派麦克法兰作为专使随运载军火的飞机前往德黑兰，与伊朗官方进行直接谈判。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出现了《船桅》周刊和拉夫桑贾尼所披露的那戏剧性一幕。

当然，麦克法兰的德黑兰之行并没能达到切实改善美伊关系的目的，但以武器换人质的做法还是获得了首肯。

1986年7月2日，又1架满载武器弹药的巨型运输机轰然降落在德黑兰机场。7月26日，第2名美国人质劳伦斯·詹科牧师在黎巴嫩获释。

10月7日，瑞典军火商租用丹麦的“摩尔苏”货轮，从以色列埃拉特港装上26箱用于维修美制坦克大炮的零部件，启程开往伊朗阿巴斯港。11月2日，第3名美国人质、美国大学医院院长戴维·雅各布森获释。

但人质看来是放不完的，因为不断有新的“货源”补充。在詹科获得自由之后，白宫不久又给伊朗送去500枚导弹，并通令国务院全神守候更多人质被释放的消息。消息终于等到了，却是又有3名美国人在贝鲁特被绑架。

据有关人士透露，截至1986年11月4日美伊秘密交易被揭发，美国至少已向伊朗出售了2008枚“陶”式反坦克导弹、235枚“隼”式地对空导弹和大批作战飞机、坦克的零部件。付出如此高昂代价的结果是3名美国人质得以回国与亲人团聚，同时美方获得了1200万至3000万美元的购货款。

### 狂风起波澜 苦挨过难关

里根等人原以为，美伊以武器换人质的活动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由国际军火商具体进行的，可以确保万无一失，神不知鬼不觉地实施下去。可实际情况却与舒尔茨、温伯格所料差不多，伊朗领导集团内部的斗争终于使这一秘密交易成了世人瞩目的大丑闻。

西方国家认为，当初美国将伊朗列为世界恐怖主义活动的大本营，呼吁它们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实行武器禁运，而今美国为了其被扣在黎巴嫩的人质，竟背着盟国与伊朗进行秘密交易，这种自食其言、背信弃义的做法使他们感到非常失望、极端愤怒。法国总理府发言人就指出，美国以后在教训别人应该怎样对待恐怖主义时，“最好先看看自己的所作所为”。

在中东阿拉伯世界，华盛顿这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行径同样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埃及、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等国纷纷指责美国。约旦国王侯赛因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已完全失去了在中东地区的信誉，已经透露出来的情况与我以前所得到的每个保证截然相反。”

在美国国内，美伊幕后交易被揭出后，好似一场飓风席卷了北美大陆，抨击和责难的狂潮汹涌而至。5000多名新闻记者云集华盛顿，进行追根究底的采访报道，他们借用10余年前的“水门”事件，将这一政治丑闻命名为“伊朗门”事件。公众舆论和政界人士普遍认为，里根政府此举不仅有悖于政府自身一贯倡导奉行的反恐怖主义政策，而且破坏了美国对伊朗禁运武器的法律和在两伊战争中恪守中立的政策，另外这一秘密活动绕过了国会，而与联邦法律相抵触。朝野上下特别是民主党占多数的参众两院，强烈要求政府对此作出解释，澄清事实真相。

里根总统被这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搅得心烦意乱、坐立不安，但还是不

声不响地硬抗了好几天，只是后来一看情势不对，才迫不得已走上电视为自己辩护。1986年11月13日晚，他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承认18个月来美国与伊朗确有秘密外交接触，并证实他曾于5月派遣麦克法兰秘访德黑兰。

这位演员出身的总统以往在电视上总是显得潇洒大方，表情丰富，胸有成竹，谈笑自如，可这一次不知道怎么搞的，失去了往日的风采，表情严肃，吐辞迟缓。他一口咬定美国向伊朗输送的少量武器是单纯防御性的，并再三强调美国与伊朗进行秘密接触是出于以下的考虑：恢复与伊朗的关系，结束两伊战争，消除中东恐怖主义，使美国人质安全获释。

尽管里根在讲话中语气委婉，言词恳切，但并未能平息社会各界的不满，反而引出了更多的问题。11月16日，在新闻界的穷追猛打和参众两院的重重压力下，白宫又承认中央情报局直接参与了美伊武器秘密交易。什么？！一听中央情报局又掺乎其内，美国国会气得火冒三丈。因为早在1984年，中央情报局与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之间就签有协议，规定情报局局长须及时向情报委员会通报经总统批准的任何情报活动。现在，它竟然风声不漏地背着国会与伊朗做开了交易，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必须对此事予以彻底清查。

于是，11月21日里根被迫命令司法部长米斯对美国向伊朗出售军火一事进行全面调查。

25日中午，里根举行白宫记者招待会，直截了当地宣布，由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波因德克斯特空军中将其助手诺思中校参与了一起他没有授权甚至一无所知的事件，所以他决定接受波因德克斯特的辞呈，并解除诺思的职务。讲完这番话，里根抬头扫视了一下会场，然后心情沉重地说：“在执行一项旨在解决中东悲剧性局势的政策过程中出现这样的事，我感到很痛心。”

随后，司法部长米斯向记者通报对该事件的初步调查结果。他宣布，有证据表明，在1986年1月至10月之间，诺思把伊朗所付的1000万至3000万美元军火款项存入了瑞士的某个银行，然后又分批转存到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银行户头上，用以购买军火物资。对此，里根总统和中央情报局毫无所知。“美国政府中唯一确切知道这件事的人是经手人、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奥利弗·诺思中校，他的顶头上司、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波因德克斯特知道某些此类性质的事情，但没有进一步过问，也未企图加以制止。”

米斯的此番讲话拉开了潘朵拉魔盒的盖子，使美伊武器交易事件迅速扩大为“伊朗—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双料丑闻。新闻记者们敏锐地感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所以招待会尚未正式结束就纷纷离座，冲出会场向世界报道这一最新消息。

同一天，里根为表示自己问心无愧，宣布授权成立一个以前参议员托尔为首的特别委员会，专门调查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在“伊朗门”丑闻中的作用。

26日，为暂时摆脱一下华盛顿的沉闷空气，里根携夫人南希乘坐“空军一号”专机前往加利福尼亚山顶牧场欢度感恩节，但以往令人心旷神怡的田园风光并未能使里根焦虑不安的情绪平复下来。第2天上午，他随手打开当天出版的《洛杉矶时报》一看，不禁倒吸了口冷气。报载诺思在被解职前一天，即11月24日，乘大家外出度周末的机会，偷偷摸进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销毁了一批绝密文件。《洛杉矶时报》最后就此评论说，这些文件肯定对调查政府中有多少人卷入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转移资金一事至关重

要。

《洛杉矶时报》的这一消息迅速传遍全美，结果使“伊一瓜”丑闻再起波澜，人们纷纷提出诘问：诺思为何要销毁罪证？他的这一行动是否有人指使？里根在宣布解除波因德克斯特、诺思2人职务后，为何不立即派专人接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机密文件？难道这仅仅是出于一时疏忽吗？

鹊起的社会批评使里根焦头烂额，穷于应付。12月2日，应国会要求，里根宣布将任命一位特别检察官调查美伊秘密交易案中的非法行为。12月16日、17日，参众两院分别宣布组成各自的专门调查委员会。一刹时，伊朗门事件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除特别检察官外，共有司法部、托尔委员会、参议院专门委员会、众议院专门委员会4套班子在进行内查外调、明察暗访，秘密或公开的听证会一个接着一个，被传讯的证人也像走马灯似地换个不停，一一登台亮相。

在听证会上，“伊朗门”事件的2个关键人物——波因德克斯特和诺思，常援引美国宪法第5修正案——“不得迫使任何人在任何刑事案件中提供对本身不利的证据”——作为掩盖自身罪行的护身符，拒绝回答任何实质性问题，妨碍了调查的进一步展开。相对而言，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法兰大有“好汉做事好汉当”的勇气，他表示：“我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我可以把一切都告诉国会。”因此在作证时麦克法兰基本上是有问必答，其证词可靠程度也较高。可结果发现，他越是吐露真情，调查人员就越是抓住他不放，而对那些信口雌黄作假证或以沉默作回答的反倒奈何不得。更令人气愤的是，因为麦克法兰的证词常与他人的证词大相径庭，故时常受到质疑。每当这时候，麦克法兰极其希望白宫有关方面能助他一臂之力，设法弄清产生不同证词的原因。可白宫方面冷若冰霜，无丝毫反应。国务卿舒尔茨、司法部长米斯、白宫办公厅主任里甘等人甚至还落井下石，矢口否认麦克法兰所作证词的可靠性。一向对里根总统忠心耿耿的麦克法兰就这样被白宫轻蔑地抛弃了。世态炎凉人情薄，麦克法兰为此伤透了心，整日长吁短叹，忧郁寡欢，有时甚至独自向隅而泣。为寻求永远的解脱，1987年2月9日清晨，他吞服了25至30片镇静药品“企图自杀”，结果被妻子发现，急送马里兰州贝塞斯达海军医疗中心，经抢救从黄泉路上被拉了回来。这样，麦克法兰暂时逃脱了被迫前往托尔委员会作证的命运。

麦克法兰想死而未得死，偏偏有人不想死却被阎王爷找了去，此人就是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

凯西是“伊朗门”事件中的又一关键人物，正是他鼓动如簧之舌使里根最终决定与伊朗恢复接触、进行幕后交易。丑闻败露后，年已74岁的凯西自然就成了被调查的重点对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电脑资料显示，凯西与诺思曾进行过多次交谈，因此他不仅对美伊以武器换人质的交易一清二楚，而且熟知诺思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转移款项的情况。但他在听证会上常常避重就轻，闪烁其词。1986年12月15日，在预定去参议院专门委员会作证的前两天，凯西突然中风病倒，住进了医院，第2天作了脑肿瘤摘除手术。术后凯西元气大伤，不久就半身不遂，说话困难，丧失了出庭作证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他于1981年1月底辞去了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职务。尽管人们期望能创造奇迹，让凯西重新站立起来协助解开“伊朗门”事件的重重谜团，可天命难违，1987年5月6日这位权势熏天的前情报局长终因脑肿瘤并发肺炎而呜呼哀哉了。

老友故世，里根不免伤悲。但在祝祷亡友之灵早日升入天国的同时，里根大概也在暗暗为自己感到庆幸，因为随着凯西的逝去，一些重要的证据也消失在黄泉路上了。

### 托尔报告出 里甘挂冠去

经过3个月的调查取证，1987年2月26日，托尔委员会率先向里根总统和新闻界提交了一份厚达282页的报告。

托尔报告主要谈了美伊之间的秘密武器交易问题，对里根总统一再为其中东政策辩护表示异议，指出有关伊朗的行动“几乎从一开始就成了一系列的以武器换人质的交易”，虽然目前尚“无法判断”里根总统是否事先批准了1985年那几次向伊朗运送武器的行动，但“总的说来，本委员会认为有理由得出里根确实在事先批准了这些行动的结论”。尽管里根总统允许美伊秘密接触的直接目的是希望美国人质能早日从黎巴嫩获释，但“这一段令人痛心的历史有力地证明美国根本就不该卷入这些武器交易”。

关于向伊朗出售武器后将所得款项转交尼反政府武装问题，托尔报告认为，整个事件“一直是，而且在有些方面仍然是很令人费解的，整个事件无法完全解释清楚”，同时指出主要当事人诺思按时间先后次序写的所谓大事记破绽百出，令人无法卒读，这再次证明“诺思中校要么出于自愿，要么受命于他人而在积极设法掩盖真情实况”。

托尔报告对里根总统进行了貌似严厉实则温和的批评：里根总统一心想救出美国人质，就偏听偏信了国家安全委员会那伙人的“馊主意”，同意向伊朗出售军火；在具体执行时，他又放手让那帮人胡来，不闻不问；尽管国务卿与国防部长对此一再提出异议，但里根置之不理，一意孤行，没有经过多方论证、深入探讨就贸然行事；到后来，他竟然瞒过国会，干脆将持有不同看法的国务卿、国防部长也丢在一边，令人不可思议。总之，总统应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荒唐行为及其后果负责。报告同时指出，里根总统对将出售军火所得款项转移给尼反政府军一事并不知情，美伊秘密武器交易事件败露后他也没有撒谎，更没有参与掩盖活动。

对里根的幕僚长、白宫办公厅主任里甘，托尔报告进行了猛烈抨击：“他个人积极参与国家安全事务，出席几乎所有有关处理美伊武器交易的会议。他本应同其他任何人一样，坚持遵循有条不紊的程序。他必须对向伊朗出售武器一事公之于众之后白宫所出现的混乱局面负主要责任。”

托尔报告发表后，在美国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总统在这件事上愚弄了民众，他未能按照宪法要求的责任忠实地执行法律，他在“伊朗门”事件中的所作所为表明他已同政府的日常工作严重脱节，已无法洞察各种政策间的细微差别。《华盛顿邮报》辛辣地讽刺说，从“伊朗门”事件中人们可得出这么一个印象：里根政府仿佛是“坐在汽车的后座里，汽车正冲下山去，却无人在前面把握方向盘”。民主党议员们更是幸灾乐祸，口诛笔伐，萨姆·纳恩带着教训的口吻正告里根：“你必须更多地过问，你的作风必须改一改；你必须充分过问，才能从广义上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你必须充分过问，才能确保你至少能仲裁你自己的顾问们之间的争论。”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鲍勃·多尔对此颇有同感，他认为：“需要立即采取的一个步骤是，总统要让所有的人都明白，他牢牢地掌握着舵轮——管事的是他，

做决定的是他，而且有各种强有力的后续措施来保证这些决定得到忠实的贯彻执行。”英、法、意等国报界也普遍认为，托尔委员会关于美伊秘密交易的调查结果“使里根总统的信誉受到严重损害”，报告描绘了一个什么事也不管、什么事也不知道的总统及一个为所欲为、漏洞百出的政府形象。

路透社在托尔调查报告发表后第2天还分析指出：“托尔调查委员会发表对白宫办公厅主任里甘不利的评论，可能表明里甘在白宫任职的丧钟已经敲响了。”

但里甘似乎对自己的处境不甚明了。他自恃与总统是多年密友，交情深厚，在任上又始终惟总统马首是瞻，察言观色，办事老到，甚得里根欢心，所以气壮如牛地宣称他以前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将出售军火款项转给尼加拉瓜反政府军之事，并发誓“决不蒙羞离开白宫”。但由于他平时对别人脾气暴戾，惟我独尊，刚愎自用，专断独裁，甚至连第一夫人南希也不放在眼里，因而树敌太多，结冤过深。现在既然他与“伊朗门”事件有染，南希及众多白宫同僚便群起而攻，必欲除之而后快。为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里根总统只得于1987年2月27日宣布，由前参议员霍华德·贝克接替里甘出任白宫办公厅主任。里甘从电视上获知这一消息后，无可奈何地向里根递交了辞呈：“亲爱的总统先生，我就此辞去美国总统办公厅主任一职。”

里甘被免职是托尔报告公布后里根总统为消除危机而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紧接着，3月4日，里根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表了可能是他一生中最为艰难的一次讲话，作为对托尔报告的答复。

76岁的里根紧锁双眉，语调诚恳地告诉美国公众：“我已经研究了托尔委员会的报告。其调查结果是真实的、有说服力的，批评是激烈的，我全部接受。我今晚想同你们谈谈我对这些调查结果的想法……”

“让我们从最有争议的一点谈起。几个月前，我曾对美国人民说，我没有用武器去交换人质。今天，我的心和我最大的意愿仍然告诉我：这是真的。而事实和证据却告诉我：情况并非如此。”

“正如托尔委员会报告所说的那样，开始时以打开美伊关系为目的的战略在执行过程中变成了以武器换人质的行动。这既违反了我本人的信念和政策，也违反了我们原来设想的战略。产生这种结果虽事出有因，却是不能原谅的，这是一个错误。”

现在再谈托尔委员会调查结果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即把资金转交给尼加拉瓜反政府力量的问题。托尔委员会无法弄清楚这笔钱是怎么回事，因此，这方面的一些事实将留待法院任命的独立的律师和国会的两个调查委员会继续进行调查。我相信关于这个问题的真相将会大白于天下。正如我对托尔委员会所说的，我对把资金转交给尼加拉瓜反政府力量一事是一无所知的。但是，作为总统，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末了，里根似乎是在安慰自己，又似乎是在提醒国人，颇有意味地说：“一个人犯了错误时应当这样做：受了挫折后要汲取教训，然后再继续前进。这是处理难题的最妥当的办法。这丝毫不减少继续进行其他调查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国家和我国人民该干什么还得干什么。”

里根的讲话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朝野对其政府的批评压力，但无法一举消除对他本人的信任危机，层层迷雾依然笼罩在华盛顿上空。

## 国会听证会 众丑齐亮相

1987年3月18日，美国参、众两院专门调查委员会宣布，不久将就“伊朗门”事件举行一次公开听证会，为使知情者提供有用证词，委员会批准给予波因德克斯特和诺思有限豁免权。

5月5日上午，公开听证会在紧锣密鼓中拉开了帷幕。首先登台的是曾任负责近东和南亚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帮办、空军少将理查德·西科德。这位精明能干的飞将军曾陪同麦克法兰秘访德黑兰，也曾亲自驾机将军火运至伊朗，甚至亲自安排了向尼加拉瓜反政府军运送武器的事宜，因而是“伊朗门”事件的重要知情者。

西科德坦然承认他和诺思共同控制在瑞士银行秘密帐户上的大约3000万美元资金。美国向伊朗出售了价值1200万美元的武器，净赚1800万美元。其中350万美元直接用于向伊朗运送武器，另350万美元则转给了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100万美元用于各类开销，瑞士银行帐户上尚剩800万美元，余下200万美元则不知所终。他着重声明：“我是在诺思中校的敦促下，出于爱国动机参与上述行动的……本届政府完全了解并同意我出面组织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援助的行动。”话锋直指里根。

5月8日至11日，自杀未遂的麦克法兰再次亮相。也许是已对里根的薄情寡义感到寒心，麦克法兰这次更是无所顾忌，尽其所知，倾吐而出。他证实，在1984年春季国会通过2年内禁止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军援的法案后，里根就指示诺思等人继续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总统公开和私下里多次表示他不愿失信于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指示要保证尼反政府武装继续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直到国会再次同意支持他们为止。”

从6月23日开始，听证会进入第二阶段。“伊朗门”丑闻的2位关键人物诺思和波因德克斯特先后粉墨登场，公演了一出人间活宝剧。

7月7日至13日，身着橄榄绿色海军陆战队军服、胸前挂满勋章奖章的诺思出现在电视公开听证会上。只见他挥洒自如，侃侃而谈，时而阐述自己的坚定信念，时而表白对国家的忠贞不贰，强调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爱国举动，因而无愧于心。他这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拙劣表演竟然赢得了数千万电视观众的好感，一个欺世盗名的小丑一下成了万人钦慕的“爱国英雄”。传言，当时每4个美国人中，就有1人希望诺思能成为他家的乘龙快婿或贵客上宾，令人可笑之至。

诺思在听证会上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曾编造假材料、篡改“伊朗门”事件行动大事记、大量销毁机密文件等，并恬不知耻地宣称：“秘密行动的要旨就是说谎和欺骗。”

他说，从1986年1月起，他曾先后起草了5份备忘录送交波因德克斯特，要求总统批准把向伊朗出售武器所得款项转移给尼加拉瓜反政府军。得到批准后，他又组织指挥了实施行动。1986年10月，当他预感到有可能东窗事发时就开始销毁有关文件，5份备忘录中4份已被付之一炬，仅有1份被司法部调查人员在办公室发现，但留有批示字迹的封面已被撕去。

诺思回忆说，1985年12月初，他在波因德克斯特的办公室偶尔看到过一份总统签署的、至今未公开的文件，里面明确指示美国之所以愿向伊朗提供武器就是要换回被扣压在黎巴嫩的人质。

诺思还承认，1986年11月中旬，为帮助白宫逃脱国会调查，他参与伪造了一份“伊朗门”行动大事记。此事，麦克法兰、波因德克斯特、凯西、

米斯等人都一清二楚。

诺思称已故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是“伊—瓜”事件的主要策划者，就是他授权西科德管理美伊武器交易帐目，并将盈余款项转交给尼反政府军。后来，他又把一套总帐交给了自己，上面详细记载了援助尼反政府武装及其他秘密行动的资金流动情况。他同时还叮嘱自己，今后如果秘密行动败露，要勇于站出来承担责任，以保护最高领导。

诺思在听证会上一再强调：“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上司批准的……我到这里来就是打算把我所知道的和盘托出，我对我做的事负责，但对我没做的事决不承揽半分。”

7月15日，波因德克斯特在众目睽睽之下步入作证会会场。或许是做了亏心事的缘故，波因德克斯特再也不像以往那样神采飞扬了，而显得神色紧张，心慌意乱。他承认，援尼计划是他亲自批准的，从未向里根总统汇报过，不过，“如果我向他提出要求，他当时是会批准这一决定的”。之所以要向总统隐瞒此事，是为了以后一旦事情泄露，总统有“加以否认的可能性”，保护总统“在政治上不受到损害”。但是，关于通过向伊朗出售武器以交换人质一事，里根总统曾经在1985年12月5日签署过允准执行的正式文件。只是在1年后，“伊朗门”事件曝光，为“保护总统”免使其“政治上十分难堪”，才销毁了这一文件。

1987年8月3日，为期3个月、花费数百万美元的公开听证会，在听取了29人的证词后终于降下了帷幕。美国公众普遍认为这是一出前松后紧、平淡无奇、有头无尾的电视“连续剧”。

11月18日，参众两院专门委员会发表最后正式调查报告。这份长达690页的报告详述了“伊朗门”事件的前因后果，揭露了美国政府高层蔑视法律、胡作非为、隐瞒真相、欺骗公众的恶劣行径，指出波因德克斯特和诺思在这一事件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根本责任必须由里根总统承担。

这一调查报告的正式公布表明对“伊朗门”丑闻的调查已经结束，此后，事件将移交司法当局审理。

### 法网疏而漏 案了似未了

1988年3月16日，负责调查“伊朗门”事件的特别检察官沃尔什经过长期调查，对该事件的4位关键人物——诺思、波因德克斯特、西科德和美裔伊朗籍军火商哈吉姆提起公诉。

沃尔什在起诉书中指控诺思犯有非法接受价值4300美元旅行支票、提供假情况妨碍国会调查，私自篡改、转移、销毁政府文件，私自将卖给伊朗军火的1400万美元利润转给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等12项罪名。如果罪名全部成立，诺思将遭到法律的严惩。诺思一看大势不妙，再也顾不上庇护主子了，狗急跳墙地声称：“我从来没有触犯过法律，我是国会和总统外交权力之争下的牺牲品。如果有必要，我将抗争到底。”并扬言：只要政府不中止对他的审讯，他就要揭露“令人难堪的秘密”。这一威胁还真管用。1989年5月4日，华盛顿地方法院陪审团经过12天的审议，正式裁决诺思犯有阻挠国会调查、私自销毁文件、接受贿赂3项罪名。7月5日，华盛顿地方法院法官格塞尔宣布，判处诺思3年徒刑，缓期执行，罚款15万美元，禁止出任公职，须从事1200小时无偿公务活动——负责协助华盛顿市区青年的戒毒工作。



在此之前，1989年5月3日，“伊朗门”事件的另一重要成员、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法兰被判处2年缓刑、2万美元罚款和200小时无偿公共服务。

1990年1月24日、2月1日，西科德与哈吉姆分别被判处2年徒刑，缓期执行。

对波因德克斯特的审判，则经历了一番周折。特别检察官沃尔什指控他犯有与他人合谋阻挠国会调查、提供伪证等5项罪名。波因德克斯特大叫冤枉，要求与已下野的里根对簿公堂。结果，1990年6月11日，华盛顿地方法院宣布，考虑到时年已53岁的波因德克斯特长期的军队生涯和大笔的诉讼费用，故从宽判处其6个月监禁。

至此，一场震撼华盛顿的巨大政治风暴在沸沸扬扬闹腾了3年零4个月终于暂趋平息。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由于尚有许多谜团未被解开，所以此案并没有真正结束。

1992年6月16日，调查“伊朗门”事件特别检察官沃尔什旧案重翻，他根据温伯格日记和其他调查材料，对这位里根政府时期的国防部长提出起诉，指控他犯有在国会调查期间对国会说谎、制造伪证和阻挠调查等5项罪名。如果这5项罪名全部成立，温伯格最多可被判处25年监禁和125万美元的罚款。

1992年12月24日，即将卸任的布什总统发布赦免令，赦免了温伯格、麦克法兰等5位与“伊朗门”事件有牵连的前政府官员。结果遭到当选总统克林顿的批评。特别检察官沃尔什更是愤慨，尖锐指出，这次赦免“破坏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它表明，有权有势的人可以在高层职位上犯罪而不用承担后果，这是对公众信任的践踏。”他坚决表示，不管赦免与否，他还要一如既往地追查自己6年来致力调查的以武器换人质事件，以及随后出现的掩盖活动，包括时任副总统的布什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据此，华盛顿新闻界认为，“伊朗门”事件不会不了了之。

是耶？否耶？人们拭目以待。

## 国会山上爆出的“橡皮支票”案

座落在华盛顿市中心高地上的国会大厦是美国首都的象征，也是体现美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神圣殿堂。然而，1991年却从这庄严的国会山上爆出了一大丑闻——众议院“空头支票”事件。又因美国国会素有“橡皮图章”之嫌，故亦有报纸称之为“橡皮支票”案。该案的披露，使数百名衣冠楚楚的众议员惊慌失措，丢魂落魄，在美国政坛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 令人瞠目的秘密

在美国国会大厦的一楼，1938年起就设立了一家非营业性的银行，专为来自全国各地的众议员提供服务，各位议员在该银行都立有帐户，他们平时可以支票方式从这里提取现金或跟外界付款结帐，透支部分的金额可以从下个月的工资中扣除。由于在这家银行存款借钱不用付利息，所以在银行设立不久就出现了爱占小便宜的众议员乱开空头支票、寅吃卯粮的事，不过尚不普遍。此后则愈演愈烈，到80年代末终于形成了不可收拾的局面。

1989年，国会总审计局为此特地致函众议长办公室，以期引起重视，采取有力措施予以纠正。可惜，这一建议未被采纳。于是，国会总审计局根据多方的揭露，在1991年9月对众议员透支情况进行了一次调查，而后向众议院领导提交了一份详细报告，指出自1989年7月至1990年6月的一年中，众议院议员在该行总共开出了8331张空头支票，如按人头摊算，每名众议员一年之内竟开出19张空头支票。对于总审计局的书面警告，众议院领导依然无动于衷，装聋作哑，既不采取补救措施，也不公诸于众，试图捂盖了事。但纸终究包不住火。9月底，“橡皮支票”丑闻终于被无孔不入的新闻界挖了出来。

众议员在国会银行乱开空头支票的消息传出，美国国内舆论哗然，广大选民尤其震惊和愤慨，但最使他们愤愤不平的还不是众议员们开出了多少空头支票，而是王子犯法与庶民不同罪。根据美国有关法规，普通公民如若第一次开出一张空头支票，就要罚款二三十美元。如若屡次惯犯，那就不但要重罚、吊销驾驶执照，相当一部分人恐怕还要吃官司呢，如今这些每年可领取12.5万美元高薪、还可享受许多政治经济特权的国会“赖帐人”却安然无恙，长期逍遥法外，甚至连一个子儿也不用罚。

所以，接连好几天，各地选民纷纷写信、打电话给报社、电台和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强烈要求众议院公布那些乱开空头支票的议员名单和赖帐金额。他们指责那些立法者是“傲慢的高人一等的人”，“习惯于把国家的金库当作自己零花钱的抽屉”，并且气愤他说：“那些议员连自己的支票簿都不能保持收支平衡，还有什么资格来平衡联邦政府的预算。”

在那些火辣辣盼日子里，许多众议员的办公室里经常铃声不断。俄亥俄州众议员查尔斯·鲁肯说，他在24小时内共接到了220多个电话，频率之高令人惊叹。选民们常在电话中直言不讳地询问自己所选的议员是否清白无辜，弄得不少议员一听到电话铃声就心慌意乱，神经紧张，不敢贸然去接。据《今日美国》报道，佛罗里达州退休的金融分析家杰克·加登在得知“橡皮支票”事件的消息后，额手相庆，称：“我喜欢这样的丑闻！我喜欢这样的丑闻！因为它再次证明了我所说的那句话的正确性，就是有些议员已经腐

烂发臭。”他马上发起了一场以“把那些吹毛求疵的无赖们扔出去！”为口号的宣传运动。

## 揭丑与遮羞之争

“橡皮支票”丑闻曝光后，众议员们成了众矢之的。不管他们是否清白，也不管他们走到哪儿，人们都会用异样的目光盯着他们，并不时地嘲讽一番。

有一次，堪萨斯州共和党众议员帕特·罗伯茨正在体育场观看一场足球比赛。突然，有位老兄冲着他大声问道：“嗨！帕特！你最近收到过被退回的空头支票吗？”一向洁身自好、从未开过空头支票的罗伯茨被搞得狼狈不堪，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众议院内也像被捅了的马蜂窝一般，乱作一团。一次，31岁的共和党众议员吉姆·纳斯乐，为表明自己与“橡皮支票”事件无关，竟然别出心裁地头戴纸袋出现在众议院大厅，引起众人驻足围观，面对他人狐疑的目光，纳斯乐解释说，纸袋象征众议院力图掩饰丑闻，用纸包着问题。他建议同行们：如果你们也没有利用权力开过空头支票，那么回转老家时脑袋上也不妨顶只纸袋以示清白。

面对如此大规模的丑闻，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福利忧心忡忡，深感汗颜。他知道公众和新闻界决不会将此事轻易放过，但如果将丑闻全部抖露出来，那对自己以及在众议院居多数党地位的民主党无异是脸上抹黑，其结果可想而知。因此，福利最终决定：家丑不可外扬，尽量低调处理这件事情，并设法保护滥权议员安全过关。但福利这种一厢情愿的做法注定要碰壁失败。在新闻界的揭露和公众的猛烈抨击下，不久福利就被迫改变政策，同意于10月3日召开全体众议员大会，让大家决定如何处理这一棘手问题。经过唇枪舌剑的激烈争吵，众议院以多数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于年底前关闭众议院银行，责成众议院道德委员会对议员滥用权力乱开空头支票一事进行调查并提出初步处理意见。

经过5个月的调查，1992年3月初，众议院道德委员会调查小组提交了一份报告，指出：在1988年7月至1991年10月的39个月中，355名众议员共在众议院银行开出空头支票2万张，超支总额1080万美元，平均每人超支3万多美元。其中一位众议员开出的支票金额竟高达60万美元，平均每月透支1.8万。另一位议员开出空头支票996张，等于每个工作日开一张，雄居355名议员之首。

调查小组在这份报告中没有直接透露355名滥权议员的姓名，只是使用了他们的银行帐号，以便道德委员会对报告进行公正的审查。不过，报告点名批评了众议院侍卫长、银行总管杰克·鲁斯，认为他应对如此普遍的透支现象负责，而且他本人在1988年7月至1989年8月间也开过19张总金额达5.61万美元的空头支票。

由14名众议员组成的道德委员会，民主党和共和党各占一半。在对调查报告提出具体处理意见时，委员会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多数成员（7名民主党众议员和3名共和党众议员）主张建议众议院只公布24名情节特别严重的超支议员名单。他们为这些滥权议员定性的标准是：在被调查的39个月中至少有8个月开过空头支票，并且透支额都超过了下个月的工资额。按照这一标准，其余331位与透支丑闻有染的议员就可安然过关，其中包括一位开

过 800 张空票、透支额高达 15 万美元的议员。但道德委员会的另 4 位共和党议员坚决反对这种遮遮掩掩的做法，他们另行起草了一份报告，要求众议院公布进入前 55 名乱开支票的议员名单，同时说明其余 300 位滥权议员的透支情况，好让公众明辨是非曲直。

类似道德委员会的意见分歧在整个众议院范围内同样存在。

民主、共和两党在决定应公布多少议员名单的问题上，出于不同利益的考虑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就民主党方面而言，尽管一小部分年轻或比较廉洁的众议员对国会内发生如此规模的空头支票事件感到震惊，不理解那些开过空票的同事为何还能处之泰然、高枕无忧，为避免累及自己的清誉，他们也主张公布全部滥权议员的名单。但绝大多数民主党议员认为公布名单与本党利益休戚相关，如果将 355 名与空头支票事件有关的议员全都公诸于世，那么人多势众、在众议院比共和党足足多出 101 席的民主党势将受到极大的冲击。因此，应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则，尽可能少地公布赖帐议员的名单。

而在共和党内，虽然也有一些与民主党沆瀣一气、滥用银行特权的众议员，但绝大部分众议员都没有干过这种缺德事，所以身正不怕影子歪，强烈要求把所有开过空头支票的议员名单昭示公众。肯塔基州共和党众议员邦宁毫不留情地指出：道德委员会 10 人提出的建议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不会使众议院通过公众的“臭味检测”关。还有的共和党众议员呼吁选民向民主党议员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同意将“橡皮支票”丑闻的盖子彻底揭开。

其实，共和党议员之所以这样不遗余力地要求全部公布赖帐议员名单，根本不是为了什么纯洁美国政治，而是想借此良机大造舆论，搞臭民主党，使大批资深的民主党众议员在即将到来的国会选举中败下阵来，一举改变共和、民主两党在众议院的力量对比关系。这一点可以从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金里奇的讲话中看得一清二楚。金里奇在众议院辩论和电视采访中，一再指责众议长福利试图掩盖银行丑闻，认为民主党把持下的众议院行政管理已变得腐败不堪，必须立即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但若想指望由民主党领导人来设法消除众议院的种种丑行，不啻是天方夜谭。金里奇讥讽民主党是一个“反动的自由派体系，是一个由破产的大城市机器、脱离现实的工会老板、审判的律师、左翼积极分子和职业政客所组成的政党”，鼓吹：“只有共和党才能重振美国的活力，才能建立起一个诚实的、对美国人民负责的国会。”

共和党的蛊惑宣传在广大美国民众中还真发生了作用。因为自 1989 年以来，美国经济出现衰退，许多人面临失业或被迫大幅度削减工资。但在这种情形下，美国参众两院却自行通过法案，规定从 1990 年起分别增加年薪 23% 和 30%。此举引起公众的不满。《华盛顿邮报》撰文指出：“美国国会会在选民心目中的信誉向来就不高，因为他们在夜深人静、记者离去的情况下，在国会大厅为自己大涨薪水，同时，每人拥有一大批工作人员，还有慷慨的津贴、奢侈的公费旅游以及其他数不清的办公津贴。”普通百姓在经济衰退时期往往入不敷出，向银行借钱更非易事，而那些给自己涨了薪水的众议员们竟然还在滥开支票，随意亏空支钱进行挥霍，这种行径更激起一般民众的愤慨，他们强烈要求对“橡皮支票”丑闻予以彻底清查。

在共和党的步步紧逼和公众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众议院民主党领导人只得退让，同意就公布滥权议员名单问题进行众议院大会辩论。

1992 年 3 月 13 日清晨，经过一天一夜的激烈争辩，众议院大会以 397

票对 36 票通过决议，决定先在 10 天之内张榜公布 24 名情节最严重的滥权议员名单，10 天之后再公布其余 331 位所有开过一次或一次以上空头支票的议员名单以及他们的超支情况。

### 达摩克里斯之剑

众议院大会通过的决议产生了巨大的震慑作用。因为这一年恰好是国会选举年，如将透支丑闻一古脑儿地兜出，那么大批议员将因此而身败名裂，断送政治前程。

于是，那些滥开空头支票最严重的众议员们，为保住政治饭碗、使自己榜上无名，使出浑身的解数，进行紧张的幕后游说活动。至少有 10 位议员在道德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痛哭流涕，申述自己透支的情况和理由，希望能够网开一面，得到宽恕。结果，还真有 2 位众议员成功地说服道德委员会，把自己的大名从准备首批公布的滥权者名单上一笔勾销了。所以，第一批最后只公布了 22 个人，其中民主党议员 18 人，共和党议员 4 人。这些人在 39 个月内总共开出空头支票 11096 张，占众议院全部空头支票数的一半以上，透支总额 660 多万美元，平均每人 30 多万。数目之巨，令人咋舌。

第一批名单的公布，彻底暴露了这 22 位议员大人阴暗龌龊的一面，打碎了他们编织多年的政治美梦。所以暴跳如雷、破口大骂者有之，文过饰非、咬牙切齿者有之，向隅而泣、痛心疾首者有之。

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众议员罗伯特·姆拉泽克一直梦想着有朝一日能登堂入室、荣升参议员，但众议院道德委员会将他曾开过 972 张空票的丑行公布之后，给了他当头一棒。4 月 1 日晚上他就在众议院大厅大发雷霆：“我被毫无章法的银行帐务惯例所误导、蒙骗和出卖，然后被道德委员会扔出去喂大灰狼！”伊利诺斯州民主党众议员查理斯·海斯，正在本州全力以赴竞选连任，形势看好。可就在正式投票前 3 天，突然从华盛顿传来了他在“橡皮支票”丑闻中榜上有名，且开过 716 张总额近 30 万美元空票的消息，顿时风云突变，广大选民无情地抛弃了这个骗子。海斯痛不欲生，迁怒于美国新闻界，竟然荒谬地要求重新考虑国会对新闻界的授权。他说：“难道我们真的希望让新闻界来决定由谁领导这个国家吗？”

开过 386 张空头支票的共和党众议员米基·爱德华兹也愤愤不平，指责道德委员会行事草率。他怒气冲天地在众议院大厅说：“从来没有人对我的尊严产生过怀疑。但由于道德委员会拒绝重新考虑‘滥权者’的定义，使我今天带着耻辱站在这里演讲。”

看着 22 位滥权同事的可悲下场，其余 300 多位心中有鬼的众议员不免兔死狐悲，闻风色变。一些议员自知此事躲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就干脆采用“自己认错”的策略，主动站出来坦白，以“卸掉包袱”。明尼苏达州民主党众议员杰里·亚科斯基就公开承认自己曾开过 617 张透支支票，他说：“对此我表示遗憾和道歉。”据美国《新闻周刊》调查，已有 140 多位议员先后公开交代了自己开空头支票的情况。

共和党初战告捷，使民主党陷入了手忙脚乱、空于应付的困境之中。但天有不测风云，不久，在对空头支票事件深查细究的过程中，布什政府的 3 名内阁成员：国防部长切尼、劳工部长马丁和农业部长马迪根，也被牵扯了进去，这是共和党始料所未及的。为了洗刷自己，切尼、马丁和马迪根通过

举行记者招待会或散发书面声明的形式，就他们在众议院银行超支的情况作了解释。

马迪根坦陈自己总共开过 49 张空头支票，其中金额最大的一张超支 8600 美元。马丁女士称自己曾开过 16 张空头支票，总额 5125 美元。切尼估计自己共开过 21 至 25 张空头支票，金额则从 12 美元到 1945 美元不等。

这 3 位部长在说明自己的超支情况时，都承认自己有疏忽，但又一致认为众议院银行对此应负主要责任，因为该银行的经营管理存在着严重问题。切尼就说，他压根儿不知道自己开过空头支票，他在银行的每月记录也从没显示过他的帐号曾经超支，银行职员更没告诉他有关超支的情况。所以，切尼认为自己的超支情况与那些滥用银行特权的议员们是有本质区别的，不应等量齐观。

除切尼等人外，另外 3 名曾在众议院供过职的政府部长也奉命发表声明，宣布自己与空头支票丑闻无丝毫关系。

由于“橡皮支票”丑闻多少也牵涉到了布什政府的 3 名部长和一些共和党众议员，所以相应减弱了共和党在国会竞选期间对民主党的攻击力。

### 风波未平亮黄牌

第一批 22 名滥权议员名单公布后，确实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迫使许多涉嫌议员不打自招，主动供认自己的透支情况，但其中也有不少人是避重就轻，或把丑行诿诸“技术原因”，试图蒙混过关的。因而此举并未能彻底消除公众强烈的不满情绪，许多选民已经明确表示，在 11 月的国会大选中要用选票来警告那些与空头支票丑闻有牵连的议员。

更使透支议员惊恐不安的是，1992 年 3 月 17 日，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发言人杰伊·史蒂芬斯宣布，他们正在对 355 名众议员滥用银行特权一事进行刑事调查，目的是使所有在首都华盛顿生活、工作的公民都能严格地遵守联邦法和地方法。

据新闻界透露，这项刑事调查主要是为了查清众议员们是否在利用众议院银行从事以下几方面的非法活动：一、诈骗。如果有人明知道自己的银行帐号上已分文全无或所剩无几，却仍故意开支空头支票，并且透支达 100 美元以上者，即构成为诈骗罪。根据法律，此类罪犯将被判 3 年监禁，另外每张空头支票要处罚 3000 美元。二、偷税漏税。如果有议员钻众议院银行借款无须支付利息的空子，常在该银行透支领款用于投资做生意，那么因其违反纳税法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三、违反竞选财政法。即议员通过银行透支手段来筹集竞选经费，或利用剩余的竞选捐款来偿还银行的超支。

尽管人们对这项刑事调查最终能否收到预期效果并不抱太大的希望，但在国会选举前夕采取这一行动对滥权议员来说毕竟是个不小的威胁。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当国会内外为空头支票事件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从众议院又接连传出了邮局贪污、不少议员在饭厅吃饭不付钱等丑闻，这等于往众议院的伤疤上又撒了一把盐，使愤怒的美国选民更是火上加油，共和党乘机旧话重提，要求在众议院进行彻底改革。

在共和党人的压力和要求下，1992 年 3 月下旬众议院领导同意马上成立一个由民主、共和两党组成的特别工作组，商讨一个改革众议院日常行政管理的方案。

商讨期间，民主党议员主张就事论事，对众议院的行政管理制度进行一些局部改革。而共和党议员认为，行政管理制度上的小改小革丝毫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在民主党人对众议院运作程序拥有绝对控制权的情况下，要想完全戒除已经暴露的那些弊端，就必须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更加深刻的改革。

民主党人认为，这是共和党人乘人之危，落井下石，试图乘机进行“夺权”和政治讹诈，因而拒绝再作让步。共和党人则在表白他们这样做无可厚非的同时，讥讽民主党人冥顽不化、固步自封。

由于双方意见相左，4月8日，特别工作组的谈判陷于破裂。

沉重的外部压力使民主党内部矛盾激化，许多与“橡皮支票”案有关的议员纷纷对福利众议长展开攻击和批评。有人认为，如果福利在1989年出任众议长后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解决银行超支问题，那么这一丑闻很可能就永远不为他人所知了。遗憾的是，福利议长并未就此有所动作。丑闻曝光后，他又没有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以制止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初则想息事宁人，掩盖了事，后又试图丢卒保车，结果在共和党人的步步追逼之下，不断退却，以至全线崩溃。4月2日，在民主党众议员进行的一次闭门会议上，许多议员也群起批评福利等民主党领袖领导无方，当断不断，反为其乱，在“橡皮支票”丑闻中没有尽力保护民主党议员的正当权益，使他们失去了做人的尊严、梦断国会山。部分议员因此愤而吁请福利议长引咎辞职。来自得克萨斯州的约翰·布赖恩众议员言辞激烈地指出：“对福利来说，政治领导不是一种责任，而是一场痛苦的政治战斗；即便是管理众议院的日常事务，也成了—一个烦恼，更不用说作出重大决策了。”他公开要求福利到1992年年底就下台。

吵吵嚷嚷中，第二批333位开过空头支票的议员名单迟迟未见出台。盖第一批滥权议员名单公布后所产生的影响已使许多议员吓破了胆，于是那些企望在秋后的选举中获选连任的议员们竭尽全力、想方设法推迟甚至阻止该批名单的公布。当然，也有部分任期将满的众议员已公开宣布不再谋求竞选连任，理由是年迈、体弱、无法照顾家庭等。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们中的大多数实际是担心“橡皮支票”丑闻将使他们在选举中走滑铁卢。对他们来说，与其失败受辱，不如“激流勇退”，这倒尚不失为明智之举。

## 拳王泰森凌辱弱女子

1992年3月26日，美国印第安纳州马里恩县地方法院宣布：前世界重量级拳王泰森因犯有强奸罪和其他2项行为不端罪被判处6年监禁，立即执行，不得保释。

法官宣判完毕后，泰森发表了简短讲话，然后无可奈何地摘下自己的手表和领结别针，交给身边的辩护律师富勒，再转过身，满怀深情地拥抱了受审期间始终在法庭陪伴他的养母卡米尔·埃瓦尔德。最后，在5名警察的押送下黯然走出法庭，坐车前往印第安纳州监狱。

昔日荣耀万分的拳坛霸主而今终因凌暴弱女子而沦为阶下之囚，令人扼腕长叹，叹息之余，人们就试图从泰森的成长历程中寻找其蜕变的原因。

## 少不更事 顽劣成性

1966年6月30日，正当拳王阿里主宰世界拳坛的时候，未来的拳击冠军迈克·杰勒德·泰森降生在纽约州布鲁克林黑人聚居区的一个穷苦家庭里。由于身处贫民区，秩序混乱，犯罪盛行，耳濡目染，给泰森幼小的心灵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刚踏入小学校门不久，小泰森就经常旷课，终日在街上东游西荡，嘻戏取闹，后来又和一帮小学高年级的害群之马纠合在了一起。由于他长得人高马大、膀圆臂粗，打起架来像拚命三郎似的，所以别人都怕他三分，他也因此而远近闻名。大约从10岁开始，泰森就加入了犯罪团伙，成了一位“技艺高超”的神偷。他们在布鲁克林区打架斗殴，偷盗抢劫，胡作非为，无所不能。

在这样的环境下，泰森逐渐把违法行为视为自己生活中的一大消遣和乐趣，他在大街上找到了属于他的那个世界，并对那种生活方式感到适应满意。他认为，学知识没用，读书没用，这些都是“为了胎儿的生存而人为弄出的雕虫小技”。

由于泰森经常在外偷盗行窃，警察也就三天两头地光顾他家。据统计，泰森在12岁前共被警察逮捕过40多次。初登法庭时，泰森对法官的严词警告还真有几分害怕呢，但时间一长也就习以为常了。他后来回忆说：“法官老是对孩子们喊‘狼来了！狼来了！’但听得多了我们也就不信了。”所以泰森开始更大胆地去打、去冲、去为铁哥们儿拔刀相助。结果被捕的次数越来越多，连警察都感到有点束手无策。最后，警方和泰森家人联合设计了一个圈套，在一个夏日的晚上，将在时代广场作案的泰森等人一网打尽，关入拘留所，准备好好地教训他一下。刚到拘留所，泰森做了个恶梦，觉得有点压抑、后怕。但第二天早晨一踏进食堂，这种恐惧感就烟消云散了。因为他在这儿发现了许多幼时的伙伴，有这么多的难兄难弟在一起，谁也不敢欺侮他。过了几天，泰森被送上法庭。上堂时，他面带微笑，露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他母亲却在下面伤心得直掉眼泪。法官严厉地对泰森说：“小伙子，你在斯波福德的拘留所里小住了几天，要感谢法庭对你的帮助。下次再犯，法庭可不客气了，拘留你的时间会更长一些。”泰森抬头望着法官，可怜巴巴地央求说：“我想回斯波福德拘留所，请现在就让我回去吧！我的朋友都关在里面，我想念他们！”一席话惹得整个法庭哄堂大笑，法官也被弄得啼笑皆非。



从斯波福德拘留所出来后，泰森自以为已历经大难，再无艰险可言，所以更加肆无忌惮，隔三差五地就进局子一趟。左邻右舍都认为，这小子劣性难改，终难造就，恐怕就要在这浑浑噩噩中虚度一生了。

谁知浪子还真有回头的时候呢！

## 十年磨练 勇夺三冠

1979年，尚不满13周岁的泰森终因作恶多端、不思悔改，与一批狐群狗党持刀抢劫而被送进了位于纽约城的约翰斯当少年犯管教所。

初进管教所，泰森还是那种满不在乎的样子，吊儿郎当，松松垮垮，不过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在这里面不仅要读书劳动，还可以参加各项有益于身心的体育活动。

一天，管教所的拳击教练博比·斯图尔特看到泰森身高力大，就把他叫到身边，细细打量了一番，拍拍他的肩膀说：“来吧，小伙子，我教你打拳。”

打拳？泰森眨巴着双眼，觉得不可思议。斯图尔特见他茫然不语，就干脆以命令的口气说：“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得来学拳击。”

斯图尔特曾是位出色的业余拳击运动员，在美国最高级别的业余拳击赛上荣获过“金手套”奖。他从基本动作要领讲起，把泰森引向迷人的拳击世界。在基础课程讲授完毕之后，斯图尔特循序渐进，一面继续讲解高难度的拳击技巧，一面开始进行对打训练。泰森认真领会，刻苦训练，进展神速。一次，他在与斯图尔特进行演练时，没打几个回合便用一连串漂亮的出击把对方击倒在地。斯图尔特没料到泰森有如此深厚的潜力，因而大吃一惊。他感到自己已力不从心，必须为泰森另延名师指点。于是，他盛情邀请拳击界泰斗库斯·达马托前来实地观看泰森的拳击训练。孰料，年迈的达马托一眼就盯住了这个身高体壮的黑孩子，心花怒放地对斯图尔特说：“如果你让这个孩子和我在一起，我可以使他成长得更好，过得更愉快。在几年内，我保证他可以当上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这正中斯图尔特的心意，两人当即商定办理法律手续让泰森离开管教所。

第二天，泰森便手持斯图尔特的亲笔信独自一人前往距离管教所仅几公里的可斯基尔街，找达马托先生。尽管只是20分钟的路程，但在小泰森的眼里却是既漫长又陌生，不知花了多少时间他才怯生生地来到达马托那幢共有18个房间的住所。达马托私人还拥有一个拳击训练馆，他和妻子厮守着偌大的房产安度晚年。泰森的到来使老夫妇俩欣喜不已。在了解了泰森的辛酸身世后，达马托情不自禁地对他说：“你没有父亲？从来没有父亲？可怜的孩子！那么，就让我来当你的父亲吧！如果你不反对，我们就去办理法律上的手续。”从小失去父爱的泰森激动地点头答应。

从此，达马托把迈克·泰森当作自己亲生的孩子，不仅在生活上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而且在事业上倾注了全部心血，决心把他培养成第二个弗洛德·帕特森。帕特森是达马托的早期学生，也是一位黑人拳击手。1956年11月30日，时年21岁零10个月的他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重量级冠军。达马托鼓励泰森打破这项尚无人打破的纪录。

泰森牢记恩师的教诲，全身心地投入到训练中去。每天早晨5点，他就起床在乡间公路跑上六七英里，上午听达马托先生上课，下午泡在训练馆里打沙袋、练体操，和助理教练进行模拟拳击练习，到了晚上，达马托就坐下

来和泰森聊天，谈人生，谈拳击，谈英雄。谈懦夫，把为人处世和干事业的道理灌输给泰森，告诫泰森要成为一名出类拔萃的拳击选手，不仅要掌握精湛的技巧，而且必须具备坚强的意志和无所畏惧的勇气。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数载苦练，泰森拳击技艺突飞猛进，开始走向正式赛场。1981年，在全美少年奥林匹克重量级拳击比赛中，年方15的泰森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半决赛。1984年，他又一举夺得“金手套”拳击赛第二名。一颗耀眼的新星在美国拳坛冉冉升起。

可与此同时，过去的荒唐经历开始在泰森思想深处隐隐作祟，来自布鲁克林街区的嘈杂声开始敲打他的脑袋，呼唤他回头。训练生活渐渐失却了往日诱人的光彩，泰森于是常常不辞而别，专与一些行为不轨的人搅在一起，酗酒吸毒玩女人，生活放荡。达马托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怒不可遏地责问泰森：“你这一生到底想要做什么，你该下决心了。如果你想做个拳击手，那你就听我的话，只有这一条路。你若不照我的去做，那你永远也成不了我所希望你成为的那样的拳击手。如果你希望我在其他事情上帮助你，你尽管说，我会帮助你。但你以后绝不能再干那长时间无影无踪的事了。我是绝不会容忍你这样干的！你下一次要是再未经批准就离开这儿，那你就干脆呆在你去的那地方。我不会要你回来。我给你几天时间好好想想。”泰森知道自己错了，立即痛心疾首地对库斯说：“我是去找我那些朋友了。我错了。那不是我想过的生活，我要干拳击这行，我要当拳王。”

1985年春天开始，泰森犹如一股强劲的旋风横扫美国职业拳坛。梅塞德斯、辛格尔顿、哈尔平、斯佩恩、奥尔德森、西姆斯、卡纳德、约翰逊等悍将，在泰森的重拳之下纷纷倒下了。于是，人们称泰森为“烈火与恐惧”、“霹雳”、“钢铁的重压”，预言泰森时代即将到来，当然，最为高兴的还是库斯·达马托，因为他看到自己辛勤的汗水终于迎来了收获的季节。可是，天不遂人愿。1985年秋冬之交，77岁的达马托偶感风寒，引起其他并发症，一病不起，终于在11月4日永远闭上了双眼。弥留之际，他还喃喃地说：“一年，再有一年，世界冠军就是泰森的。”

为了使恩师的遗愿早日变成现实，泰森练得更勤了、更苦了，击倒了一个又一个对手，夺得了向世界拳击理事会重量级冠军保持者特雷弗·伯比克挑战的资格。

1986年11月22日晚，万人瞩目的世界拳击理事会重量级拳王争夺战在美国著名赌城——加利福尼亚州拉斯维加斯举行。赛场所在的希尔顿饭店9000个座位被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观众一抢而空。晚上10时，扣人心弦的比赛开始了。第一回合，泰森一记有力的直拳就将伯比克打倒在地，牢牢地掌握了主动权。第二回合，在你来我往中，泰森先做了个假动作，然后以雷霆万钧之力朝伯比克的右太阳穴打出一记左勾拳。伯比克猝不及防，跌翻在地。裁判员开始弯腰数秒。伯比克挣扎着站起来，想抬起双拳继续战斗，怎奈已力不从心，又倒了下去，再也爬不起来了。拳王争夺战至此已见分晓，年方20的泰森获得了世界拳击理事会重量级冠军的称号，实现了达马托的遗愿，成为拳击史上最年轻的世界冠军。

在拳击界有3个自成体系、相互独立的国际性组织，即世界拳击理事会、世界拳击协会和国际拳击联合会。3个组织各自举办比赛，于是就同时有了3个重量级世界冠军。1978年，这3个组织联合举行了一场比赛，由各自的世界冠军参赛一决雌雄，但此后再未进行过。泰森的崛起使3个组织的领导人

觉得有必要再来一次 3 拳王大战。于是，三方商定，先由泰森与世界拳击协会冠军史密斯一比高低，胜者再与国际拳击联合会冠军塔克争夺唯一的世界冠军称号。

照此安排，1987 年 3 月 7 日，首先由泰森与史密斯进行较量。只见泰森在拳坛上似猛虎下山，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和旺盛的斗志向对手频频发动攻击，打得史密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最后只能俯首称臣。这样，泰森又轻而易举地摘取了世界拳击协会的王冠。数月后，1987 年 8 月 1 日，还是在拉斯维加斯，泰森再次以较大优势击败塔克的挑战，勇夺三冠。在全场观众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泰森穿起了华贵的白色礼服，腰间围上拳王绶带，头顶三冠王王冠，手举镶金短杖，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无可争议的拳王。

### 劣性不改 终成大祸

泰森在一年不到的时间里以无可阻挡的力量连夺三冠，成为世界著名的奇人，身份和地位发生了巨变，荣誉与金钱也随之滚滚而来。可在这突如其来的荣华富贵面前，泰森似乎并未能像在拳坛上一样经受住严峻的考验，他错误地认为只要有了金钱地位就可以为所欲为了，结果是一步步滑向堕落的深渊，直至毁灭。

1988 年 2 月 9 日，泰森与容貌较好的电视演员罗宾·吉文斯喜结连理，并花费数百万巨资在俄亥俄购买了一栋豪华住宅，内设私人影院，还有 30 多辆高级轿车，生活舒适奢侈。可惜好景不长，10 月 6 日，结婚才 8 个月的罗宾就在洛杉矶公开宣称，她丈夫泰森患有严重的躁狂——抑郁症，与他共同生活极其痛苦，他俩的婚姻“纯粹是地狱”。第二天，罗宾毫不犹豫地向洛杉矶高级法院提出了离婚诉讼，状告泰森“一直很粗暴，有身体方面的恶习，总是无缘无故地发脾气，施行暴力破坏东西”，还在家中肆意凌辱殴打她，威胁要杀死她和她的母亲、妹妹。

同年 12 月 12 日，来自纽约的桑德拉·米利埃小姐控告泰森在一次夜总会上强行对她非礼，并无耻地要求与之发生性关系。12 月 15 日，同样来自纽约的洛里·戴维斯小姐指控泰森在非礼米利埃的同时对她进行性骚扰。进入 1989 年，泰森又因在光天化日之下强行将一名卖花女郎推进自己的轿车欲图不轨，而被科以 30 万美元的罚款。1990 年 8 月 17 日，他的前任秘书菲莉斯·波兰纳小姐也在新泽西州纽瓦克控告泰森在其任职期间肆意猥亵她。

由于泰森四处作恶，总共被判罚上百万美元，但他对这一切显得无动于衷，怙恶不悛，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991 年 7 月 17 日，泰森作为社会名流应邀前往印第安纳波利斯城，为第 21 届印第安纳“黑人文化展览会”和“全美黑人小姐选美赛”2 项活动助兴。

泰森的到来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新闻记者对之进行追踪采访，广大拳击迷则为有幸一睹拳王风采而欢欣鼓舞。

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城的第一个晚上，泰森因有摇滚女歌星比·安琪·比陪伴，故过得很快活，一直玩到次日（7 月 18 日）凌晨 2 点多才回到坎特伯雷宾馆下榻的房间。中午时分，他又邀约黑人歌唱家约翰尼·吉尔前往附近的俄姆尼舍伏林宾馆，去观看正在那里举行的美国黑人小姐选美大赛。当时，

那些参赛者正在进行排练。泰森一到现场，就被这些倩女佳丽们团团围住，她们希望能与大名鼎鼎的拳王合影留念，泰森欣然答应。可是在合影过程中，泰森的2只手特别忙活，一会儿摸摸这位小姐的乳房，一会儿碰碰那位小姐的屁股，活像条章鱼。照完像、签完名后，泰森觉得意犹未尽，又在众人面前朗诵了一首色情诗：“一天又一天，我仿佛置身梦境；在这次选美中，我看到了美丽的人儿。”

傍晚时分，泰森和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市长哈德纳特等贵宾一起出席了在胡则尔大厦举行的“黑人文化展览会”剪彩仪式。在仪式上，泰森遇见了上届“美国黑人小姐”罗斯·琼斯，不禁为之倾倒，当时就上去搂住了琼斯小姐的纤纤细腰，并在大庭广众之下乱摸其臀部，竭尽玩弄猥亵之能事。

剪彩仪式结束后，泰森等人开车去它处用餐。之后，又回到胡则尔大厦欣赏音乐会。在后台，泰森又碰见了全美黑人小姐选美参赛者德西雷·华盛顿。华盛顿小姐年方18，身材窈窕，胸脯丰满。泰森一看秀色可餐，就有点魂不守舍的样子，肆意调笑了一番才离去。

7月19日凌晨1点半，劳累了一天的华盛顿小姐已经回到住处就寝休息，突然接到泰森从楼下汽车里打来的电话，只听他以近似恳求的语气说：“明天我就要离开这里，现在我们一起出去逛逛夜景好吗？”

泰森的请求使德西雷颇感为难，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说实在的，泰森是广大拳击迷崇拜的偶像，当然也是许多女孩刻意结交追求的目标，恰巧，德西雷的父亲也是一位狂热的拳击迷，对泰森可以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或许是受父亲的影响，德西雷本人也把泰森视为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可现在已是深更半夜，孤男寡女出去出了事怎么办？就在她犹豫不决之际，同屋的2位女友竭力怂恿她别错过了与名人结识的良机。

经不住同伴的劝说和泰森的一再恳求，德西雷终于答应愿出去与拳王共度良宵，并随身带了架照相机准备与之单独合影留念。

德西雷一坐进汽车，泰森就迫不及待地抓住她，啃西瓜似地使劲吻她。汽车开到泰森下榻的坎特伯雷宾馆门前，泰森邀她上去坐一回。她以为泰森可能只是上楼打个电话，也就没有表示反对。进入606房间后，泰森打开了电视机，两人边看电视边闲聊。

“你喜欢我吗？”泰森突然问德西雷。

“我真的不知道你”，德西雷对此稍感不安，“不过你看起来还不错。”

过了一会儿，德西雷觉得身体有些不舒服，原来她的月经来了。于是她跟泰森打了个招呼，匆匆走进洗手间，想换个月经垫。可是她的手提包忘在楼下汽车里了，最后只能简单洗了一下，打算到一个目的地后再换新的。可当她从洗手间出来、准备叫泰森打完电话快走时，眼前的情景令她大吃一惊。只见原先衣着整齐的泰森不知什么时候已把衣服脱光，全身上下仅剩一条三角裤，正坐在床边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

德西雷突然感到大势不妙，想赶紧躲开。但为时已晚，她刚迈步，泰森就像老鹰抓小鸡似地猛扑过来。她又哭又叫拚命反抗，可无济于事。一个体重仅45公斤的弱女子怎敌得住一个四肢发达、体重75公斤、绰号“铁迈克”的拳击手！

泰森毫不费力地把德西雷压在身下，一面反复劝她不要挣扎，一面飞快地剥去她的衣服……

大约在清晨4点45分，宾馆总服务台接到泰森的通知，说要马上退房，

尽管他的住宿费已预交到后天。早上6点钟，泰森登机前往克利夫兰。

20来个小时后，即7月20日早晨2点52分，德西雷打电话给印第安纳波利斯警察局911报警台，称拳王泰森于19日凌晨在其旅馆房间里强奸了她。7月22日，德西雷·华盛顿正式向警察局报案。

8月7日，前美国黑人小姐罗斯·琼斯也状告泰森在“黑人文化展览会”期间“威胁、殴打并侮辱她”，要求赔偿1亿美元。8月17日，参加选美赛的10位黑人小姐又集体起诉泰森及选美活动的组织者蓄意“强奸和掠夺她们”，要求对他们处以6亿美元的罚款。

肆意妄为的泰森终于使自己陷入了不可自拔的困境。

### 对簿公堂 银铛入狱

1991年8月17日，印第安纳州马里恩县法院决定受理“泰森强奸案”，并立即成立了由8男4女共12人组成的特别大陪审团。

9月9日，法院正式开庭审理泰森一案。代表德西雷起诉的是44岁的加利森律师，他能言善辩，思维敏捷，但对法律条文的运用尚不够娴熟。泰森则大动干戈，从华盛顿等地重金聘请了5位著名律师，为首者乃年届60的文森特·泰勒。此公曾因为暗杀里根总统的凶手欣克利辩护而名噪一时，泰森希望这次富勒同样能为自己带来好运。但经过传讯20多位重要证人及被告本人，大陪审团裁决泰森强奸罪名成立，立刻拘留候审。

富勒律师马上以泰森乃社会名流为由，要求法庭准许交款保释。大陪审团经商议予以应允。

1992年1月27日，马里恩县法院再次开庭，传被告泰森到庭受审。

这天，仅有50个座位的微形法庭年人头济济，座无虚席。泰森身穿崭新的浅绿色双领西服，循规蹈矩地站在被告栏内。

法官宣布，首先由被告泰森进行自辩。

泰森即开始描述1991年7月中旬他与德西雷·华盛顿小姐相识、相交的经过。泰森称：他是7月18日在俄姆尼舍伏林宾馆与选美参赛者们合影留念时结识德西雷小姐的，当天晚上在胡则尔大厦音乐会上两人再次谋面。其后，他便邀德西雷外出与自己共度“欢乐时光”。在前往坎特伯雷宾馆的汽车里，他曾使劲地抚摸、亲吻德西雷小姐，她显得极为顺从。来到宾馆住房后，他又与德西雷在床边拥吻。不一会儿，德西雷就脱去外套，瘫倒在床上。他继续吻她，抚摸她……于是德西雷又脱下了自己的短裙与内裤……

讲到这儿，泰森作出一副害羞状，声音越来越低，以致旁人不知他在讲些什么，法官被迫提醒他把音量放高一些。

泰森接着说，在他俩接吻的过程中，是德西雷欲火难禁而急于做爱的。而且，事毕后德西雷进入浴室冲洗时还愉快地哼着歌曲呢。待其从浴室出来，他要求她留下来过夜，遭拒绝。于是他说自己因过于劳累不想送她下楼上车了，德西雷顿时绷紧了脸，有些不高兴。他继续以玩笑的口吻说，如果不愿以车代步，走着回去亦无妨。德西雷一听大为光火，扬言要对他进行报复，可他实在太累了，迷迷糊糊，不久就进入了甜蜜的梦乡。

泰森最后补充说，德西雷·华盛顿小姐为能与他相识而感到高兴。在选美彩排现场初次相见时，她就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给了他，并爽快地接受了他的约会请求。

泰森在长达 1 小时 17 分钟的自辩中再三强调,他在与德西雷小姐作爱过程中自始至终都未对其施暴,强奸之说乃一派胡言。

事情曲折真伪,一时尚难明了。

1 月 30 日,原告德西雷·华盛顿小姐用纱巾捂着头部出庭作证。这位黑妞来自罗德岛州,正在新英格兰学院一年级就读,曾荣获“国际青年领导奖”,是位品行端正、学业优秀的好姑娘。

她在法庭上侃侃而谈,对自己惨遭泰森蹂躏一事进行了 3 个半小时的指控叙述,讲到最后竟悲从中来,泣不成声。

1 月 31 日,被告辩护律师富勒为使陪审员们对德西雷的指控产生怀疑,在法庭上旁敲侧击,对黑妞进行了长时间的盘问。

“当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吻你的嘴唇时,你不感到惊恐吗?”富勒律师问。

“不”,黑妞轻轻摇摇头,“因为他当时对我并无恶意,而且做得也不算过份。”

“你是去年 7 月 18 日才认识泰森的,可是初次见面没几分钟,他就拥吻了你。你心甘情愿地走进他的旅馆套房,又心甘情愿坐在他的床上。是不是这样的?”

“是的”,黑妞轻声回答。

“你为什么不在沙发椅上?”

黑妞高声而坚定地回答说:“坐在沙发椅上看不见电视。”

几度交锋,黑妞基本上成功地顶住了富勒律师的“狂轰滥炸”,但在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上被富勒抓住了辫子。

富勒问:“你到洗手间去干什么?”

“做女人的事,换月经垫。”黑妞回答。

可富勒律师一口咬定她进洗手间是为跟泰森做爱作准备。“各位陪审,这就是一个品学兼优者的行为:她顺从地和—个陌生男人拥抱亲吻,迫不及待地电话号码相告,心甘情愿地在凌晨 1 点多与男人约会,像驯服的羔羊—般进入泰森的房间,当他—问:‘你喜欢我吗?’她就到洗手间去净身,—出来他就脱光了衣服,配合得多么默契呀!各位陪审,一个 18 岁天真少女能做出这种事吗?她完全具有比 18 岁少女更复杂的性格,她的所作所为说明了一个事实。”说到这里,富勒打住话头,然后—字—顿地说:“自愿,顺从,而绝非暴力!”

听到这,坐在被告席上的泰森得意地呵呵傻笑起来。

接下来几天,原告方面的 15 位证人和被告方面的 20 余位证人依次出庭作证。

2 月 1 日,德西雷的母亲作为原告方最后一位证人出庭作证。她在描述妞儿被泰森强奸后的情形时声泪俱下,慈母的拳拳爱女之情溢于言表。黑妞母亲说,她女儿过去天真烂漫,活泼开朗,自从被泰森强奸后,—下变得寡言少语,举止反常,夜里还常做恶梦,这是因为泰森那张可怕的脸时常出现在她眼前,使她心有余悸。作为母亲,她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希望就是能看到女儿早日从被强暴的阴影中走出来,重过往日的正常生活。有人说她女儿之所以投诉泰森完全是出于一种报复心理。真实目的是想从亿万富翁泰森身上狠狠地捞—笔,这完全是某些人别有用心—的诽谤。最后,她殷切恳求法庭能秉公而断,严惩那个衣冠禽兽。

黑妞母亲的控诉虽只有短短的半小时，却情真意切，极富感染力，举座为之动容，连原来有说有笑的泰森也神情严肃起来，支楞着脑袋，眼睛紧盯着对方，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2月8日，主控律师加里森向到庭的泰森进行了为时80分钟的盘问。因为泰森在自辩中曾指出，他在彩排现场要德西雷跟他外出约会时使用了一个不堪入耳（即作爱）的字眼，加里森就诘问他：“你去年9月向大陪审团作证时，为什么没有提到过那个由4个字母组成的字眼？”泰森辩解说，他去年向大陪审团作证的原稿不准确，在他正想作出进一步声明时，负责审讯的检察官打断了他的话；另外，他对在大陪审团面前使用那个字眼感到极不自在。“你前几天作证时使用了那个字眼，难道你就感到自在了吗？”加里森追问。“我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吐出这个字眼的。当着法官、陪审团和我养母的面再次使用这个字眼，我的确感到非常不自在。”泰森低声答道。他的朋友、黑人歌星吉尔也作证说，他当时在选美彩排现场听到泰森跟一位黑妞交谈时使用了那个难于启齿的字眼，而那位黑妞听到这个字眼后仍面带微笑，没有任何生气的样子，但他没有听到泰森与黑妞的其他谈话，也无法从录像中辨认出哪位是那位黑妞。

在几达半月的庭审期间，被告一方力图证明：德西雷·华盛顿是位圆滑世故、钱迷心窍的女人，她去年7月19日凌晨答应跟泰森出去幽会时，知道泰森不怀好意，只是当发现泰森与之做爱后显得十分冷漠，才感到委屈，于是编造谎言诬告泰森强奸了她。黑妞这样做的动机无非是，先在刑事起诉中告倒泰森，然后再提出民事起诉，最终从泰森那儿获得一笔可观的补偿金。而原告一方则强调：德西雷小姐是一位涉世不深、天真无邪的好女孩，她跟泰森结交纯粹是出于对名人的崇拜，深更半夜去泰森房间则完全是被这条“披着羊皮的狼”甜言蜜语蒙骗所致。泰森强奸了她，使她干了自己所不愿干的事情，因此身心遭到极大的摧残，这是令人发指的暴力犯罪行为，案犯必须得到惩处。

2月10日下午，在原、被告双方辩护律师作总结性辩论后，庭审结束，大陪审团开始举行秘密会议作最后裁决。经过9小时的争议，大陪审团认为德西雷·华盛顿对迈克·泰森的指控证据确凿充分，泰森有罪。

深夜11点，马里恩县地方法院女法官吉福德高声宣读了大陪审团的判决书，并宣布法庭将在3月6日（后改为3月26日）正式对被告泰森作出判决。

女法官宏亮的声音在法庭内回荡，泰森听到这一裁决，犹如五雷轰顶，顿时呆若木鸡，面如死灰。大名鼎鼎的富勒律师也未曾料到会出现这种结局，所以气急败坏地要求女法官准许他对12名陪审员进行民意调查。可当富勒对陪审员们逐个进行询问时，对方都只简单地重复“泰森有罪”几个字。无奈，富勒只得陪伴当事人泰森灰溜溜地离开了法庭。

1992年3月26日，马里恩县法院再次开庭。吉福德法官宣布，判处泰森6年监禁，罚款3万美元，立即收监执行。泰森对此判决表示不服，委托律师立即向上级法院提起上诉，并且即席发表了10分钟的讲话。他再次辩白说：“我作了最坏的打算，但不知道我将如何对待它。我想我没有犯罪，我没有伤害任何人，没有把人家打得鼻青脸肿，也没有打断人家的肋骨。……我没有强奸任何人，我也不打算强奸任何人。我感到遗憾。我知道我干了某种事，但我并不想干那种事。”他承认，去年夏天自己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城的行为是“粗鲁的”，并为自己遭审判而感到耻辱。

3月31日，印第安纳州上诉法院驳回了泰森要求保释出狱的申诉。

美国社会舆论对拳王泰森被判刑一事反应不一：有人为之惋惜，也有人认为泰森是美国种族歧视和不公正司法制度的又一牺牲品，但更多的人则认为，泰森此案足以向体育界昭示，那些运动员不要以为自己有了名有了钱后就可以无法无天了，如果谁今后再想干这类缺德的事，泰森就是他的前车之鉴。



## 巴西总统科洛尔遭弹劾

由于科洛尔总统渎职、受贿而引发的巴西政治危机历时数月，终于在1992年9月29日有了一个初步了断。这天晚上6点46分，巴西众议院经过2个多小时的辩论，以441票赞成、38票反对、1票弃权23人缺席通过了以腐败渎职罪弹劾科洛尔总统的议案。据此，科洛尔必须离职180天，等待参议院对众议院议案的审理和最终裁决。消息一公布，数百万巴西人涌上街头，欢呼雀跃，一表狂喜之情。

在巴西共和国103年的历史上，费尔南多·科洛尔·德梅洛是第一位通过直接选举产生的总统，如今却又成了该国乃至拉美国家中第一位被弹劾的国家元首，其间变化之大，令世界各国舆论感到震惊和困惑。

其实，人们只要好好看看“科洛尔事件”这出真实肥皂剧的发展过程，或许就可以疑惑全消了。

## 巧使手腕 入主总统府

在巴西最落后的东部阿拉戈斯州，有一个权势显赫的科洛尔家族，该家族成员不仅屡任高官，而且控制着当地的一个新闻集团，拥有1家报纸、1家电视台和3家广播电台。1949年8月12日，费尔南多·科洛尔就出生在这一官宦世家中。由于受家庭环境的影响，费尔南多从少年时代起就对政坛弄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79年，凭借家族的势力和个人的才华，外加仪表堂堂、生就一副运动员般的健美身材，30岁的费尔南多·科洛尔摇身一变，被当时的军政府任命为阿拉戈斯州首府马塞约市市长。此后，又升任该州副州长、州长。任职期间，科洛尔种种贪污腐化、恣意妄为的丑行经常成为政敌攻击的把柄。1982年，为了竞选国会议员，科洛尔又从全州各地雇佣1000人，为他四处活动拉选票，而这些人的费用却以辅助学校工作的名义统统由市政府报销。所以在科洛尔贪污渎职案曝光后，他昔日在马塞约的一位政敌幸灾乐祸地评论说：“科洛尔就任巴西总统期间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执掌阿拉戈斯州大权时腐败行为的扩大。”可谓一语中的。

再说科洛尔是个颇具政治野心的人，阿拉戈斯州仅是他走向全国政治舞台的跳板，他的目光始终紧盯着一国之尊——总统的宝座，为此他煞费苦心、绞尽脑汁。1988年，这位州长先生在中国北京逗留。一天，他呆在客房里随手翻阅乔·麦金尼斯撰写的《推销总统，1968年》一书，书中所载尼克松在1968年运用“麦迪逊大街技巧”获任美国总统的事迹给他以很大的启发，认为值得仿效；因为巴西75%的居民都爱看电视，因此他只要通过电视媒介，为自己树立一个鲜明的反腐败政治家形象，就不难赢得民众的欢心，成就总统美梦。

说干就干，科洛尔一回国就拉开了阵势。首先，更改自己的称呼，把“德梅洛先生”改成“科洛尔先主”，使其更响亮易记；其次，抛弃传统的拉美式拍背拥抱礼仪，采用标志现代文明的美国式握手礼仪，起到标新立异的作用；当然最主要的是科洛尔充分施展了在多年仕途生涯中练就的虚实并用的鼓动宣传手段。为了打动经历了长期军政府统治后渴望改革的巴西人民，这位风度翩翩的总统候选人高举“反腐败”的大旗，喊出了颇具诱惑力的口号：“谁当小偷，谁就得坐牢”。在广大选民中引起强烈共鸣。正是凭借政治手

腕和经济实力，原本政绩平平的科洛尔在 1989 年巴西首次直接大选中一炮走红，当选为总统。

1990 年 3 月 15 日正式就职后，科洛尔为了在国民面前塑造自己改革开放的形象，立即不辞辛劳，马不停蹄地出访世界各重要国家，赢得了欧洲、美国及日本外交界、企业界的好评。美国总统布什尤其欣赏科洛尔的果敢，喻之为美国著名影片《印第安纳·琼斯》中的主人公。

内政方面，科洛尔执政之初也采取了一些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如：实行经济开放，吸引外国企业主前来巴西投资办企业或进行贸易往来；推行私有化政策，将国有企业拍卖转让给私人经营；取消耗资巨大的核弹研制计划；扩大土著印第安人的居留地面积；保护森林，限制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的砍伐，等等，收到了相当的效果，民众因而对这位年富力强的新总统寄以厚望，企盼他能再接再厉，引导巴西迈上繁荣富强的康庄大道。

可有谁知道，在这成功称誉的背后却存在着同样令人咋舌的不光彩行为，费尔南多·科洛尔终因积习难改、渎职腐败而早早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 后院失火 保罗现真相

科洛尔的丑行本来尚可掩盖一段时间，不料却因后院失火而过早败露。在后院放火的不是别人，正是总统最小的胞弟佩德罗·科洛尔。佩德罗是阿拉戈斯州颇有名气的青年企业家，同二哥费尔南多一样富有抱负，但两人从小就不太和睦，后来又因家族权力、财产分配等问题隔阂加深。特别是 1987 年，当佩德罗因公去加拿大时，费尔南多竟然趁机去勾引热情奔放、美丽动人的弟媳，对此佩德罗耿耿于怀。此后兄弟两人的关系越闹越僵，佩德罗感到忍无可忍，遂于 1992 年 5 月 24 日向巴西最具影响的杂志《阅读》周刊揭发了二哥费尔南多的密友、大富翁保罗·法里亚斯在费尔南多当选总统前后的许多不法行为、这些活动都与总统本人有关。

一石激起千重浪。佩德罗的揭发在本来就不太平静的巴西政坛掀起了轩然大波，科洛尔总统的支持者们对此感到震惊，反对派则乐不可支，正在长达 2 年的经济衰退中苦苦挣扎的广大民众更是义愤填膺。一时间，全国上下要求惩治犯罪分子、追究总统责任的浪潮铺天盖地而来。6 月初，在反对派的极力怂恿下，巴西国会专门成立了一个由 22 名参众议员组成的调查委员会调查保罗·法里亚斯一案。

于是，一场空前规模的追查活动开始了。警察的调查证据、国会的听证结果和记者刨根问底掌握的材料终于勾划出了保罗·法里亚斯的丑恶面目。

法里亚斯，现年 47 岁，溜肩秃顶，相貌猥琐，但却是巴西富甲一方的大亨，拥有一家航空公司和一家覆盖全国的电视台。科洛尔竞选总统时他担任竞选班子的司库，鞍前马后，呕心沥血，为科洛尔人主高原宫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科洛尔一当选总统就投桃报李。在 1990 年 3 月 15 日宣布冻结全国 500 亿美元存款之前，科洛尔为法里亚斯网开一面，让他从银行提取了价值巴币 22 亿克鲁塞罗的现金，用于购置房地产。此外，科洛尔默许法里亚斯在政府局级干部中安插其认为“信得过”的人，其中有 12 位是法里亚斯的铁哥儿们，人称“12 金刚”、“平行政府”，他们身居要职，组成了一张严密的关系网，而法里亚斯在这张网中稳坐“中军帐”，调兵遣将，呼风唤雨。

正是凭借着和科洛尔总统的这种“特殊关系”，法里亚斯拉大旗作虎皮，采取虚报冒领、私下交易、人情关系、威逼利诱等手段，招摇撞骗，搜刮钱财，稍不如意，就吓唬人家说：“听着，朋友，别拖后腿，这笔生意70%是老板的，30%才归我。”

与此同时，法里亚斯还靠出卖情报获取不义之财。1992年6月警方突击搜查了他拥有的一家咨询公司，发现该公司总共才12名职工，其中无一人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但就是这样一个没有任何技术优势可言的咨询公司却在科洛尔任职的2年中净赚了整整5500万美元，赚钱的诀窍就是向私营公司出售政府合同、决策动向、经济信息等情报。

行贿是法里亚斯发财致富的又一妙法。巴西警方侦探在对法里亚斯办公室进行搜查时，从计算机中发现了一份堪称“贿赂手册”的材料。这份材料建议把经济、交通、卫生等预算拨款较高的政府部门列为主要行贿对象。另外计算机储存有一份人事档案，其材料之详备令人吃惊。上自政府各部部长、社会各界名流，下至各部秘书、办事员，他们的情趣爱好及家庭情况等，事无巨细，一一载明。如对实权人物、经济部长泽利娅·卡多佐，法里亚斯就投其所好，频频发动“银弹攻势”。从短短几星期查到的支票来看，仅在巴西利亚的一家饭店，法里亚斯就为泽利娅付帐28.3万美元。法里亚斯还以其助手的名义，给泽利娅开过金额为23.6万美元的支票，使泽利娅3万美元的月薪一下子增加了7倍。此外，诸如泽利娅母亲去阿鲁巴岛度假疗养、泽利娅本人去纽约等地与司法部长贝尔纳多·卡布拉尔偷情幽会等等，一切费用都由法里亚斯提供。巨额“投资”的结果使法里亚斯在政府部门“所向披靡”、“通行无阻”，从而也获得了十倍乃至百倍的收入。

为了赚钱，法里亚斯挖空心思，用尽手段。哪家公司资金周转不灵财政吃紧，而银行帐户又被冻结，这时候只要求到通天人物法里亚斯那儿，保证能使其帐户解冻，条件只有一个：收取10%的回扣。这样，法里亚斯的银行帐户上来自四面八方的汇款源源不断，然后又被一笔笔地提出来，进行再“投资”。

经过84天的调查取证，议会调查委员会于1992年8月24日公布了长达300页的调查报告，指控法里亚斯犯有行贿受贿、滥用与总统的关系、偷税漏税、结党营私、敲诈勒索、提供伪证和冒名诈骗7大罪状。不法之徒法里亚斯这回终于走入了“死胡同”。

### 负隅顽抗 成众矢之的

保罗·法里亚斯劣迹昭彰，犯罪证据确凿，无可抵赖。但法里亚斯的一系列犯罪活动都是在科洛尔总统的庇护下进行的，而且科洛尔从中大得好处，所以他在这出闹剧中也难辞其咎。

5月24日其胞弟佩德罗愤而发难后，科洛尔立即于第二天发表广播电视讲话，坚决否认佩德罗的指控，声明他与法里亚斯在最近2年内没有任何交往，表示要对弟弟造成的“道义伤害”提出起诉。暗中却授意法里亚斯在国会调查委员会面前只供认一些无关痛痒的罪责，对其余指控，特别是与他有关的事则应坚决否认。于是，法里亚斯向国会调查委员会承认，他在掌管科洛尔竞选基金时犯有错误，在企业经营中也有逃税行为，但矢口否认其他指控。对此，前巴西石油公司总裁维加挺身而出，揭露法里亚斯依仗强硬的“总

统后台”欺行霸市、横行不法、排斥异己的恶行。科洛尔眼见避重就轻的招法失灵，就在6月21日再次向全国发表讲话，否认维加的指控，并反咬一口，指责政治反对派组织“政变工会”，企图搞垮他的政府。

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几天后，报界就披露法里亚斯与科洛尔私人秘书安娜·阿西奥丽曾通过几百次电话，联系为总统一家支付费用事宜。这是科洛尔与法里亚斯有关联的第一个证据，所以对社会各界震动很大，有人要求总统对此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有人要求总统立即引咎辞职，有人主张国会弹劾总统，科洛尔开始陷入窘境。6月30日，为了修补漏洞，科洛尔又一次在全国电视网露面，宣称报界的指责是荒唐可笑的，他没有用过法里亚斯的一分钱，他的个人开支都来自私人存款。这显然是在撒谎！因为科洛尔的税前月薪不过3万美元，在竞选总统时列出的财产也只是一张价值1.6万美元的股票和价值50万美元的小公寓及海边别墅，况且他就任总统进入高原宫后就不再接受科洛尔家族报业公司的红利。仅靠这些财产、收入何以拥有2辆崭新的“奔驰”轿车？何以在巴黎拥有豪华公寓、在巴西也有几处别墅？何以满足其夫人奢侈的生活需求？答案只有一个，就是收受贿赂。那么贿款从何而来？国会调查委员会就此进行追查，通过审查有关银行帐户和支票发现，科洛尔在银行至少有10个假名户头，都由法里亚斯为其存款，总额达630万美元。另有大量确凿证据表明，科洛尔的家庭日常开支、水电房租、总统夫人的日常费用等统统是由法里亚斯支付的，甚至第一夫人罗萨娜修补一颗残缺的门牙所化3.3万美元也是由法里亚斯掏的腰包。最令人感到震惊的是，国会调查委员会在调阅科洛尔私人秘书安娜·阿西奥丽和科洛尔前秘书维也拉的来往帐目时，在安娜的帐户上意外地发现了许多身份不明的人存入的巨额支票。调查委员会迅速传讯维也拉，结果维也拉出示了一张1989年的借据，吱吱唔唔地说总统曾从乌拉圭得到一笔500万美元的竞选贷款，当时没动用，便买成黄金，委托一位金融掮客分批兑成巴币存入安娜的帐户，供总统开销用。但第二天圣保罗一家咨询公司的女秘书站出来揭露说，所谓当年的乌拉圭借款纯系子虚乌有，完全是2周前在巴西国内策划伪造出来的骗局，她亲眼看到她的公司参与了这一伪造活动。调查委员会抓住该线索不放，要求维也拉拿出借款及倒卖黄金的全部证明文件，维也拉却始终拿不出来，骗局被戳穿。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科洛尔是一个披着“清廉”外衣的伪君子，举国上下对他上台后未能把处于衰退中的国家经济迅速搞上去，却挖空心思中饱私囊深感气愤，认为科洛尔如此行事愚弄了对他寄予殷切希望的全国民众，在政治上和道义上都已失去了领导国家的资格，所以各地要求总统下台、惩治腐败官员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此起彼伏，势不可挡。在此情况下，科洛尔的许多“铁杆”盟友开始“倒戈”。政府内阁中教育部长率先辞职，其余部长于8月11日联合声明，他们仍留在政府内只是为了避免政治危机，并非表明支持总统。伯南布哥州州长佛朗西斯科公开宣布与科洛尔总统决裂，一刀两段。科洛尔政府主要支柱——自由阵线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穆西奥表示投票支持弹劾总统，该党最负众望的州长贾梅·坎波斯也说，自由阵线党在这关键时刻“应站在人民一边，否则将受到人民的审判”。圣保罗军人俱乐部主席、退役将军尼尔顿·塞凯拉和前国家新闻局局长牛顿·克鲁斯均认为，科洛尔辞职是“巴西政治危机的最好解决方案”。国会主席伊布森·皮涅罗则表示，国会将尽快表决通过弹劾总统案。

但科洛尔仍不服输，困兽犹斗，始终否认与法里亚斯有任何瓜葛，并多次表示决不辞职。在大厦将倾之际，他还自称是“绝大多数入选出的总统”，呼吁“绝大多数保持沉默的选民”在8月16日上街游行时身着绿、黄两色的国旗色，或在窗前、车上悬挂国旗，以表示对他的支持。

然而，事与愿违。16日这天，多数巴西人身着黑衣、手举黑旗，在各地举行大规模反政府集会游行，要求总统引咎辞职。巴西联邦储蓄银行虽曾电令各分行挂国旗支持总统，并以辞迟违抗者相威胁，可到头来还是响应者屈指可数。民心之向背可见一斑。

巴西各反对党深受鼓舞，开始捐弃前嫌，联手行动。8月19日，社会民主党、民主运动党、劳工党等在首都巴西利亚联合举行会议，决定委托巴西报界联合会主席、全国最具声望的新闻斗士、年已96岁的索布利纽提交弹劾科洛尔总统议案，同时委托巴西律师协会着手起草弹劾案。

8月24日，巴西国会调查委员会在关于保罗·法里亚斯案的结论报告中，同时指控科洛尔总统犯有“渎职罪”和“间接受贿罪”具体而言有下列4条罪状：有意识地撒谎；非法收受贿赂；姑息养奸，包庇纵容；客观上参与了保罗·法里亚斯非法牟利的活动。

国会调查报告公布后，对政府数十宗腐败事件的揭露又接踵而来，其中大部分直接或间接与科洛尔、法里亚斯有关。

科洛尔劣迹斑斑，罪行累累，看来已难逃法网。

### 风雨飘摇 魂断高原宫

包括内政部长、三军部长在内的政府成员看到大势已去，私下纷纷要求科洛尔顺应民心，体面引退。但又臭又硬的科洛尔不仅拒不辞职，反而变本加厉地继续玩弄自欺欺人的花招。为逃避被弹劾的可耻下场，在国会调查报告通过后的48小时内，科洛尔在电台、电视台接连作了3次情绪激动的演说，力图“以情动人”。然而民意测验表明这种手段根本无济于事，对总统表示极不信任者仍达60%以上。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科洛尔又转而求助于金钱收买，决定动用“巴西银行”本应拨给政府各部的资金，建立所谓“反弹劾基金”，给那些仍效忠于他的国会众议员发放“津贴”。每位投票反对弹劾他的议员，可得到500万美元的“酬金”，即使投弃权票，也可获得50万美元。照此计算，为得到众议院三分之一的票数（168票），得花费10亿美元巨款。除此之外，科洛尔还搞了个电脑库，里面储存着所有议员的详细档案，以备分析之用，根据情况给每位议员以最好的“建议”。

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9月1日，巴西报界联合会主席和律师协会主席向众议院正式提交了弹劾总统的议案。9月9日，根据巴西地方法院法官里维伊罗的请求，经联邦警察局及检察院批准，警方开始对法里亚斯、维也拉等人实行保护性拘留。同时，联邦警察加强了对总统官邸及其家人的监视。紧接着，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开始检查政府利用国家资金收买议员投票反对弹劾的事件。新任经济部长马尔西利奥·马尔克斯则着手对“巴西银行”将国家资金用于政治目的进行个人调查。据初步查证，“巴西银行”基金会已拨款1700万美元为248名支持政府的议员办了终身年金。国家税务总局的最新调查结果也说明，法里亚斯犯罪集团是在科洛尔的领导下活动的。

9月14日，巴西总检察长阿里斯蒂德斯·戎凯拉将一份要求科洛尔回答的提问表交给最高法院，表上列举了科洛尔涉嫌贪污受贿案的15个问题。这是检察院处理科洛尔案的第一个步骤，检察部门将在得到科洛尔的回答后决定是否指控他犯有刑事罪。持续数月之久的巴西政治危机进入决定性阶段。反对党加紧行动，策划于18日在首都举行有百万人参加的“倒科”大游行。

眼看包围圈越缩越小，套在脖子上的绳索越收越紧，科洛尔不免有些气急败坏。在16日晚上与100多名议员共进晚餐时，他竟然对反对派议员指名道姓，破口大骂，结果进一步败坏了他自己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17日，他母亲因心肌梗塞住进了巴西利亚的一家医院，病情危急。科洛尔急忙前往探视，可他下榻处那一带的居民彻夜敲打锅盆，以示对他的极度憎恶。

29日，巴西众议院终于通过了弹劾科洛尔总统的议案。10月2日，参议员卡内罗在全国范围电视转播的一次会议上正式通知科洛尔，暂时解除他的职务，副总统佛朗哥自动成为代总统。这天上午11时许，当了930天总统的费尔南多·科洛尔只得携带夫人挥泪离开高原官。

在等待参议院审理、裁决期间，科洛尔依然执迷不悟、不思悔改。他在10月26日向参议院提交了一份辩护书，继续否认在就任总统后与法里亚斯有任何联系。但在11月10日，巴西电讯公司应参院特别委员会送交的一份报告指出，科洛尔在2年零7个月的总统任期中，曾与法里亚斯通话479次，而法里亚斯仅在1990年初到当年5月就与他通话137次，两人最后一次通话是在1992年9月29日众院以压倒多数通过弹劾总统的提案之后，从而使科洛尔辩护书中的一个主要论点被彻底粉碎。法里亚斯的弟弟、众议员奥古斯托·法里亚斯公开披露说，科洛尔完全知道自己的那些钱是非法所得，还给了他哥哥一份《白皮书》责成他掌管这些资金。科洛尔的弟弟佩德罗则重申：“说他（科洛尔——作者注）不知道法里亚斯的事，纯粹是谎言。就这件事，我提醒过他不止一次，而是上千次！”乌拉圭法学家、蒙得维的亚刑法学教授劳尔·塞维尼，针对科洛尔辩护书中再次提到的500万美元乌拉圭贷款，断然指出这是他用来自掩自己非法收入的一种手腕，根据乌拉圭的财政体制，这种所谓贷款是根本不可能的。

11月12日，巴西总检察长在最高法院对科洛尔提出刑事诉讼。在长达55页的起诉书中，科洛尔被指控犯有腐败、勒索、非法致富和与滥用其影响的犯罪团伙勾结等20条罪行。

参议院中几乎所有亲科洛尔的成员，眼见形势已难以挽回，都奉劝科洛尔主动辞职。但科洛尔不见棺材不掉泪，仍一如既往地坚持“绝不辞职”的强硬态度。他在公开谈话中宣称：“我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辞职，不管参议院做出什么样的裁决。对我来说，‘辞职’这个词是不存在的，因为它和‘投降’是同义词。”

但来自各方面的强大压力迫使科洛尔改弦更辙。1992年12月29日，在参议院就弹劾问题开始举行会议后半小时，科洛尔为逃脱审判，只得万般无奈地决定辞职。于是科洛尔的辩护律师马上向公众宣布了这一消息，并要求最高法院院长立即中止参议院弹劾总统的程序。但参议院并没有放科洛尔一马，还是以26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了众议院提交的关于弹劾科洛尔的议案，判定他犯有贪污罪，并宣布剥夺其在2001年前担任公职的权利。

就这样，科洛尔因其本人的所作所为给自己今后的政治前程设置了重重障碍，或许是划上了一个残缺丑陋的句号。诚可谓：“天作孽，尚可活；自

作孽，不可活。”

